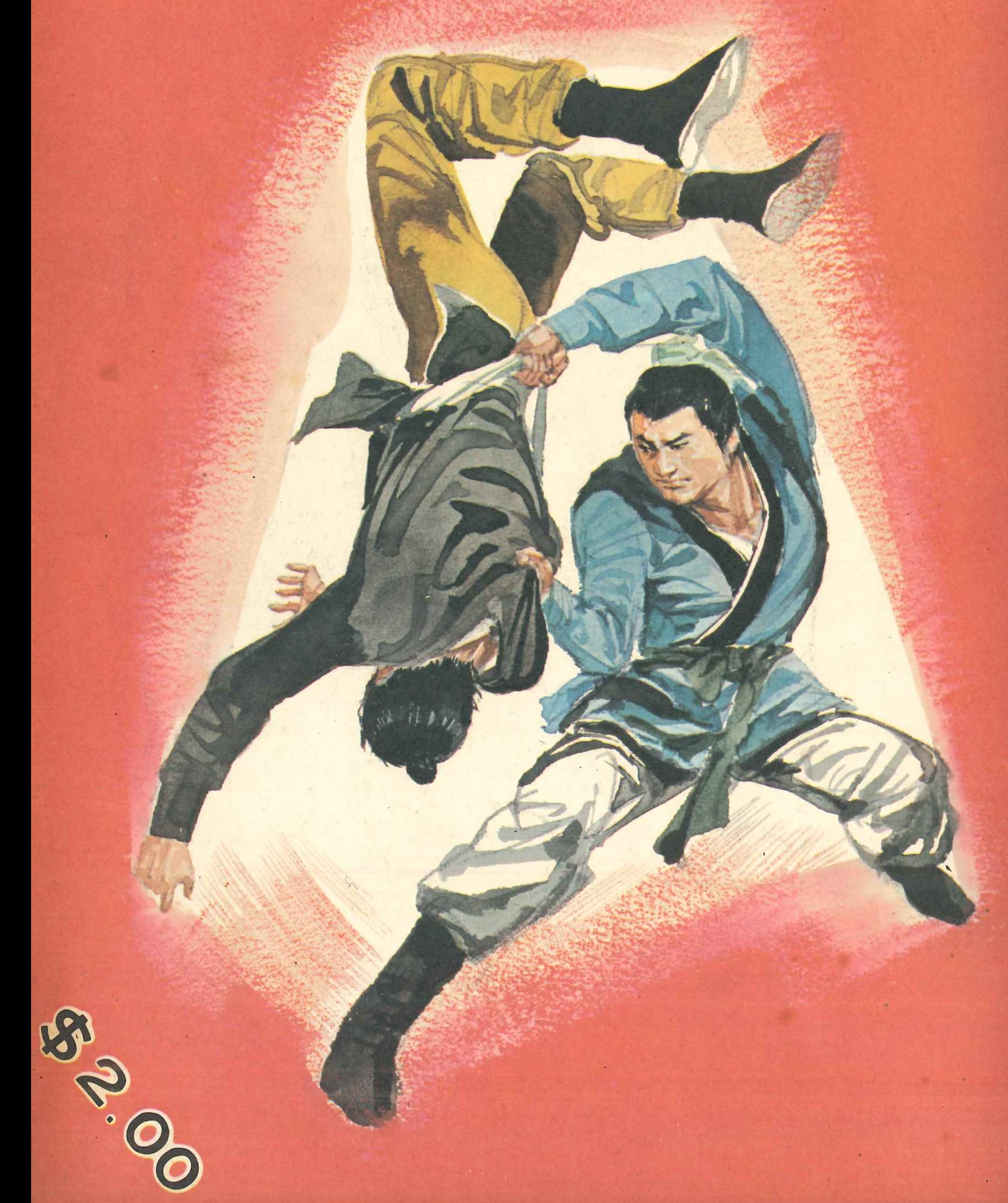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米格廿五 「米格廿五式」戰機有何秘密？揭開了原來是一項驚人的大陰謀；此事仍在發展中，但美國情報人員已向白宮發出緊急報告………



$2.00

921

◀編 後 話▶

「米格廿五」是今期特選本刊獨家專有的鐵拐俠盜故事，內容充滿緊張激烈氣氛，情節迂迴變幻莫測……一架被譽爲「世界最快戰機」——米格25，突然在日本機場降落，是否就是蘇聯一名飛行員叛變那麼簡單？一項發自莫斯科的情報，令到白宮與五角大廈之間爲之震驚不已！三俠等人，事有湊巧，也捲入這件驚人的國際事件中，迭遭險境，死裏逃生！原來內裏包含了一個大秘密……

***　***　***

高庸的「硃砂井」故事今期完結，情節高潮起伏，變生肘腋，一場匝月的羣魔爭財奪寶大鬥智終告結束，貪婪者死，罪有應得！餘者也總算發了一場美夢，了却心願。繼是篇結束後，下期接着推出名作家高皐的俠情故事「狂飈」高皐先生的作品，水準一流，久享美譽，毋庸推介。

***　***

下期「定型性」小說是沈勝衣故事集之「黃金魔神像」，作者黃鷹君擅撰詭秘離奇，驚心動魄作品，是篇爲他特別精撰的「迎春」大貢獻，幸勿錯過。同時，本刊同人等謹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 179－180 號
長 嘉 大 厦 十 一 樓
電 話 ：四 七 四 三 四 零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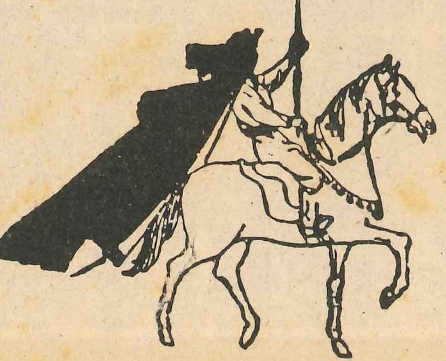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2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米格廿五

古塔遇襲

中國文學名著「西遊記」究竟是眞的還是假的？

如果說它是眞的，孫悟空這一類神化人物又應作何解釋？

如果說它是假的，唐三藏的歷史決不是虛構而來，甚至時至今日，這位高僧的舍利子仍可以在台灣一間寺院內見到。

因此我們不妨這樣說：凡是小說都是虛構的，只不過作者爲求迫眞起見，在虛構的情節中，加入一些眞人眞事而已。

賭場談判

孫悟空一個筋斗可以翻越十萬八千里，聽來似乎太過誇張。不過小說的迷人之處，正是在於它的誇張，尤其是書中所述乃古代的事情。

假如用現代眼光去看又如何？

假如用現代眼光去看，這是大有可能的事，火箭可以飛越數千里以外，甚至可以儎探險衞星到別的星球去。

由地球到其他星球去往往以「光年」爲計算遠程的單位，所以「西遊記」中的誇張之處，也變得「頗爲合理」。

時代不斷進展，人類的智慧也不斷發展，往日被認爲不可能的，也隨着時代的進展而變成可能。

西遊記的地方背景是中國古代一位高僧，帶同他的門徒到西邊去取經。

「西面」就是今日之印度！

印度是東方一個古國，也是佛敎起源的地方，名勝古蹟多得很，應該是個旅遊的好地方。但是，事實是否如此？

香港沒有古蹟，也少名勝，但說出來却令人難以置信，香港的遊客比印度還要多。爲什麼？

香港既無名勝古蹟，近年來物價飛漲，又失去了「購物天堂」的美譽。那麼，到底香港有什麼可以吸引遊客。

唯一的解釋就是，香港交通，比較方便。

印度遊客比不上香港不足爲奇，甚至也比不上泰國之曼谷，芭提雅，究竟原因何在？相信只有到過印度的人才最明白。

呂偉艮等三俠在他們環遊世界的旅程中，竟然來到了印度。

印度，一直是個問題最多的國家，貧窮以及人口膨脹等等，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

印度最大的城市加爾名答，人口多達七百餘萬，但竟有半數以上露宿街頭，彷彿當地剛剛發生了一次大地震似的。

其實這現象絕非天災，而是由於貧窮所造成，鄉下人不斷湧入城市，找不到工作，自然而然就變成乞丐。

上述現象並不限於加爾名答，還有其他城市，唯一例外的是首都新德里。

在首都新德里乞錢是非法的！這可能是政府方面爲了國際體面的關係。

儘管如此，遊客們還是覺得有太多的人與事令他們看不順眼。

遊埠是爲了開心，如果看了心裏忐忑不安，倒不如省回一筆旅費吧。

因此，印度縱然有太多的名勝古蹟，在旅遊業的聲譽，却不算好，熟識「行情」的人，自然也就望而却步。

不管怎樣，鐵枴俠盜故事的三個主人是呂偉艮，阿生和林愛莉等人，已到了這個東方古國來。

他們到這裏來，主要是爲了參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泰姬瑪哈陵！

陵——顧名思義是個存放死人屍體的地方，「泰姬瑪哈陵」也是古代一位印度王爲了紀念一位愛妃的。這位因難產致死的美艷皇后，就叫泰姬瑪哈。

呂偉艮等三俠從响導口中知道，這座宏偉的古代建築物，有着一段永垂不朽的愛情故事。

故事的男主人翁是古印度莫臥兒王朝的第五代皇帝沙加罕。

沙加罕本身是個多才多藝的建築師，未登帝位之前，已名聞於國內。

沙加罕登位後，對皇后情有獨鍾，賜封爲「泰姬瑪哈」，意思就是：「後宮之寶」。

相傳這位皇后美艷絕色，原名阿珠曼斑奴，原籍伊朗「即古代之波斯」。在古代印度的多妻制度社會中，能獲得一位帝王如此寵愛，死後仍念念不忘，可見她的



確是天姿國色。

沙加罕王與泰姬瑪哈結婚前後十九年，生了許多孩子，當生至第十四個時，却因難產而去世，也可算得是天意。

泰姬瑪哈陵建於一六三二年，完成於一六五四年，前後歷時二十二年之久，據說，它用去了沙加罕王在位時的大部份財富。

這名勝古蹟位於印度北部雅慕納河畔的阿格拉市。大約距離首都新德里市約一百二十餘哩。

阿格拉，就是古印度莫臥兒王朝的京都。

未進泰姬瑪哈陵，先見門前廣場上的照影池——這是一個長方形的水池，每個遊客到這兒來，都難免在此留影。

照影池水清如鏡，站在長方形的末端，可以從水中見到泰姬瑪哈陵的倒影，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裏，那長長的水池，彷彿就是一幅七彩的泰姬瑪哈陵複印圖。壯觀而新奇。

沿住水池兩旁前行，可以見到兩列修剪得非常齊整的柏樹。

泰姬陵全用白色的大理石建成，除了中央大堂之外，四周有八個小石室，牆壁之上分別鑲嵌有耀目的名貴寶石。

從外形看，整座泰姬陵被置於一個正方形的大石基之上，中央一個大圓頂，四角有四個小圓頂，外圍另有四個燈塔型的小圓柱及瞭望台。

主要建築物是設計精巧，雕工細緻的大理石與寶石構成的。

所有大理石都是白色的，唯一的一塊黑色大理石，可以在入口處見到，那是用來雕刻着古代經文的。

此外，儲藏着沙加罕王與泰姬瑪哈皇后屍體的石棺，也是用上好大理石雕成。

沙加罕王生前曾吩咐儲君在他死後再建同一樣的陵寢一座，但其子却把他的遺體安放在這裏，讓這對有情帝后永遠在一起，並未依照故王遺志建築另一座陵寢。

最名貴的還是那塊紀念碑，上面鑲滿了各種名貴的寶石，而且雕刻得非常之精緻。

總言而之，泰姬陵是印度旅遊中最值得一遊的名勝古蹟。

當然，印度是東方一個古國，供遊客細心觀賞的地方多至難以勝數，白色的泰姬陵之外，還有全部用紅石砌成的「紅堡壘」！

紅堡壘建成於四世紀之前，是舊德里的著名古蹟之一。

印度的「德里城」也有新與舊之分，但世人似乎只知印度首都是新德里。其實舊德里的歷史更加久遠。至於遠到何年何代？考古學家至今仍然在找尋一個正確的答案。

一般估計，舊德里大概建於三千年之前，包括大大小小七個城鎮。

新德里則由英國人建於一九一一，一面保留古蹟，一面加建新的建築物。成爲目前印度政府的行政中心。

在舊德里見到的紅堡壘，全用紅石堆砌而成，外表却見不到一些痕跡——用灰沙撮合的痕跡。

堡壘分外牆和內牆，內牆高逾百尺，

裏面有皇宮，寺院，市場等等。但最令人欣賞的還是那間玻璃浴室。

玻璃浴室是用一塊塊的鏡子砌成不同的角度，只要在其中點了一支蠟燭，就利用反射原理令到滿室生輝。

浴室一旁是音樂室，至今仍可見到一塊塊不同厚度的石板，這些石板只須用木棒輕輕敲擊，就會發出不同的音韻，與我國古代的樂器有異曲同工之妙。

阿生忍不住笑道：「原來古代帝王入浴時也愛聽音樂，難怪現代人洗澡時都愛唱歌了。」

呂偉艮在旁插咀道：「這個國家貧富不均，就是由古代的帝王，大君造成的，所以甘地這一類人物一出現之後，就大大地受到尊敬。」

林愛莉道：「我們看過了不少建築與藝術設計，可見印度人本來十分聰明，只是他們的兒孫們不爭氣，所以才弄成今日這副樣兒。」

响導是印度人，只會講印度話和英語，却不懂中國方言，所以根本聽不懂三俠的話，更不知道他們正在批評他的國家。

後來他們在响導帶領下又參觀了文拿古塔，許願柱以及望珠寺等等名勝古蹟。

許願柱是一支大鐵柱，這是充份說明古印度人十分聰明的最佳明證。

大鐵柱建於千多年前，另一說則只有數百年歷史。但無論爲何，它的不銹鋼成份之存在，正好說明印度人在古代已懂得鑄造五金。因爲鐵柱一直豎立在露天地方，經得起風吹雨打，却不生銹。因此可見古印度的冶金鑄鐵之術已有很大的成就。

大鐵柱彷彿羅馬的許願噴泉，但在這兒許願是不必花費一分一毛的硬幣，只要反手背柱而立，以雙臂反抱柱身，左右二手的手指能接觸，即許下你的願望，據說十分靈驗云。

當然這只是一種迷信而已。

在印度，迷信是十分流行的，也不妨說，印度之貧窮，也有多少由迷信而引致！這說法聽來好像有些過份，其實想深一層，就知道其中大有道理了。

在印度許多大城的街頭，遊客都可以見到一些牛！

這些牛並無什麼特別，只是我們常見的耕牛而已。

但是，遊客們在印度見到的，又瘦又老，而且簪花掛紅，隨地拉屎撒尿！

爲什麼他們容許牛隻如此放肆？

原來在印度，牛隻並非要來耕種或者食用，而是奉爲神明的。

試想想，一個國家既不開導人民破除迷信，還縱容他們如此愚蠢，國家又如何能富强？

牛隻在農場中除了具有很大的勞動力之外，還可以供我們食用，而且經專家證明，牛肉有非常高的營養價值。

但是，印度人一直以來把牛隻的眞正價值埋沒不特已，還讓牛隻到處亂走，弄得公共衞生不知所謂，難得他們的政府却不加理會。

「傳流」未必一定要加以保留的，一個好的政府，應該告訴人民百姓那些是好的，那些不好的必須改革。

但印度一直沒有一個像樣的政府，於是他們除了向聯合國伸伸手板之外，似乎一籌莫展。

農夫不留在農村裏耕作，反而連羣結隊的，跑到城市來求乞，政府不從基本教育開導國民，反而向列强獻媚求寵！處處求人憐憫，施捨。

如此這般的一個國家，想它强起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印度人是否一直就是這麼貧窮？可以肯定的說一句：絕不。

呂偉艮等三俠遊過了珍珠寺之後，就更加相信這個國家以前的確非常之富有，它之所以弄成今日這樣子，只能說一句，子孫們大不爭氣。

珍珠寺顧名思義是用珍珠堆砌而成的，據說，印度歷代的名貴珍珠，都被收集到這兒來，鑲進雲石的牆壁之上。

這也是世界最大的回教寺，建築物佔地達三萬平方尺之多。

大堂上的牆壁，全用珍珠及寶石堆砌而成，外牆的雲母石則鑲上了雲母殼，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生光，非常悅目。

但是，牆上的珍珠與寶石已有不少被人挖去，不少空缺明顯地被人用貝殼一類東西塡補上，究竟誰這麼大胆？

原來又是波斯人的侵略所致。

在「女奴市場」一文中，我們已介紹過德黑蘭的博物院，裏面有不少名貴珠寶是古代波斯王侵略印度時奪得的，至今爲止，「戰利品」仍然可以在伊朗首都的博物院中見得到。

儘管如此，遊客們仍然可以在珍珠寺中見到很多上乘的珍珠。

在許願鐵柱數十碼外，有座古塔，就是上面說過了的文拿古塔。

據說，這座古塔建於十二世紀，由基層登上塔頂，共有三百十九級。

十九世紀時，一次地震，曾將塔的高層震毀了，後經修建，但傷痕仍舊隱約可見。

據响導說：文拿古塔近代又有了一個新的代名詞，叫做「自殺聖地」！

三俠也感到無限驚奇，爲什麼會叫「自殺聖地」？

原來這是環境特殊，尤其是夕陽西照之際，氣氛更加充滿了哀傷，許多意志薄弱，或者傷心人之類，登上頂層，彷彿受到一股莫名的感召，就此一躍而下！

聽起來，的確有些神化，但根據記錄，這兒確實死了不少人。

迷信的人於是又有話說：原來這兒以前乃祭師們祈禱的地方。

有人說：一定是古代的祭師們，曾在此留下了一些惡毒的咒語。

有關當局除了在塔頂貼上勸人冷靜，小心的字句之外，還派有專人看守。

但是，看守人也有「高處不勝寒」之感，只留在入口處——樓下的塔門看守，每見有人上去，除了口頭忠告之外，還規定單身男女不准上去，必須有伴然後才准登上高處。

三俠連同响導共是四個人，自然輕易就可以獲准進入。

呂偉艮等人登高之後，覺得這兒確實有些陰森，尤其是憑欄俯視之際，景物入眼簾，總覺暮氣沉沉，彷彿一個人的人生旅程，已經到了最後的盡頭處似的，就像夕陽即將下山一樣。

此外，那些雕欄不知是否經過地震的關係，總覺岌岌可危。

總之人在其上，心情大受影响之外，還會雙足無故發軟。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他絕不迷信，但，在此時此地，也覺得有些兒不妙。

是環境造成，還是氣氛影响了到此遊客的人的心情？

阿生正在想得出了神，呂偉艮夫婦二人正在另一邊聽着响導的講解。

突然之間，有個人閃到阿生的背後，作勢就要將呆想中的阿生推下去。

但是，阿生非常敏感，他由剛才剛剛開始聽到那細碎的步履聲，就感到不妙，再聽到幾下急竄聲，立刻就意會到來者不善。

於是阿生迅速將身子一彎，雙手後接，順勢將那人由背後反手扯到前面來。

這幾下動作絕非簡單，因爲阿生從未回過身子來，自然未見過對方的眞面目，更不知他是何方神聖，完全是聽聲辨位，憑影認人。

毫無疑問，這樣做完全是爲了自衞。

但是，對方不知道是因爲事前意料不到阿生有此一着，還是自己低能，竟然被阿生凌空一翻翻越過了欄桿。

眼看就要由那兒直摔下去。

就在千鈞一髮之間，他雙手攀住了欄杆，凌空懸掛在那裏。

阿生立刻衝過去。

呂偉艮夫婦二人和响導也過來，他們已經發覺了這邊有事發生。

阿生伸手將那人從死亡邊緣拉上來，他不是「落井下石」那種人！

那是一個歐洲人，棕色頭髮，三十餘歲，身裁相當魁梧。

阿生雖然不會乘人之危，但也不會給對方有可乘之機。

他非常機巧，當他將對方拉了上來之後，已順手從他的身上掠去了一支手槍，然後才將他推過一旁。

阿生問：「我們從未認識，爲什麼你要暗算我？」

「嗯——」那男子驚魂未定，吶吶地說：「是的，我與你無怨無仇，實在沒有理由暗算你，我只是受人主使的。」

「誰？誰主使你？」阿生盯住他。

「一個俄國人！」那男子說：「如果我殺死你可以得到一萬美元的酬金。」

「那個俄國人在什麼地方？」

「首都一間酒店。」

「你叫什麼名字？」

「沙雅。」

阿生立刻又再次動手去搜索他。

但是，在他的衣袋中，搜不到任何足以證明他身份的文件。

他的口袋中只有一些鈔票——美金和印度盧比。

呂林二人一直在旁監視，响導一再問要不要召來警察，但三俠說不必了。

阿生又問：「你是什麼人？」

「遊客。」沙雅說。

「你的同伴呢？」呂偉艮插咀問道。

「我沒有同伴。」沙雅道。

呂偉艮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阿生也說：「一個普通遊客，怎麼會在他的旅途中接受一件殺人的任務？」

「坦白告訴你吧，我賭輸了！」沙雅道：「我非常須要錢，就在那時候，有個俄國人找我，叫我如此這般，輕易就可以獲得一萬美元的酬勞，而且，表面上這是一宗意外，保證不會令人生疑。因爲這是有名的自殺聖地！」

三俠半信半疑地交換了一個眼色。

呂偉艮向响導問道：「有賭錢的地方麼？」

响導說：「有的，但並非隨便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入去。」

阿生向沙雅問道：「誰可以證明這件事？」

「賭場中人可以證明我輸了錢。」沙雅道：「俄人與我的交易，自然不可能公開。」

「如我發覺你說謊！」阿生把奪來的一柄手槍作勢地說：「你可別怪我了。」

沙雅頹然點點頭：「我不知道你這麼厲害，否則這一萬元美金我也不希罕！」

三俠和响導押住沙雅回到一輛小房車裏。

這小房車是屬於响導巴布星的。

巴布星很年青，只有三十來歲，以當地人的一般生活水準來說，他已經算得上是人上人了。

三俠不參加觀光團，寧願多花一點錢請來一個當地的响導，是憑他們的旅遊經驗而作出是項決定的。因爲觀光團往往爲了「趕時間」，而形成「走馬看花」。

巴布星開着小房車，將各人儎回市區去。

沙雅一直默默無言。

× × ×

不管沙雅的話是眞是假，呂偉艮對阿生之遇襲並不會感到意外。

因爲阿生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經常身負責任，要與罪惡決鬥，他的對手之中包括了各式各樣的人。

而「KGB」只是其中一種。

但是「KGB」却是阿生的對手之中最可怕的一種。

它是蘇聯的特務，「KGB」只是簡稱而已，一如美國情報局的人被稱爲「CIA」一樣。

阿生本身更加明白他自己的處境，無論何時何地，他的生命都會有危險，這是自他加入國際特警隊之後，就一直了解得到的。

國際特警隊是一個反罪惡組織，凡是這組織的成員，都有可能被人仇視，跟踪，追殺以及用種種手段報復。

阿生自從宣誓加入這組織之後，也不知遇上多少次同樣的事件，因此在他來說，像今天的事，正是見怪不怪。

不過，他一定要弄明白，究竟沙雅是誰派來的？爲什麼對方要暗殺他？

沙雅所講的賭場，是一間遊客常到的地方，若以印度而言，只有富貴人家才有資格摸到這兒來。

巴布星是响導，自然曉得這種消費門路，因爲沙雅所講的賭場照例有回佣給巴

布星。

在那間賭場裏面，阿生見到一些印度富貴人家下注，注碼之大，令他們爲之咋舌。

巴布星，阿生和沙雅三個人，在酒吧這邊一個角落坐下來。

沙雅示意着說：「這裏的酒保可以證明我與一個俄國人在此接觸。」

阿生道：「誰可以證明你在這裏輸了錢？」

「經理，這兒的經理，」沙雅道。」

於是阿生問那酒保：「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們的經理？」

酒保往那邊一指道：「我們的經理就在那裏，你可以過去自我介紹，只要你有旅行證件，他會通融你！」

阿生知道酒保的意思，也許他誤會了阿生輸得太多才會找經理。

巴布星朝那邊望了一眼，然後點點頭，表示那個印人，的確正是這間賭場的經理。

那個印人頭纏紅布，滿咀鬍子，皮膚自然是一片黝黑的。

阿生帶着沙雅過去，道：「經理先生，你可認識這個人？」

「噢！沙雅先生，當然認識！」印籍經理說，「沙雅先生，是不是須要我再助你一臂之力？」

「是的。」沙雅乘機說，「我想再見見那位俄國朋友。」

印籍經理道：「他在後面貴賓房！」

沙雅道：「請你帶我去好嗎？」

「請你跟我來！」經理道：「我同情閣下運氣不佳，但我不敢保證柯維夫先生會再貸欵給你。」

說着，他站了起來，帶着阿生和沙雅繞到後面去。

阿生臨行時告訴响導：「告訴呂先生他們，我很快就會回來。」

呂林夫婦二人，正在那邊賭桌一旁下注。

他們並非嗜賭之人，但却一直被吸引住留在這裏。爲什麼？

原來這裏有人正在豪賭，而他們只不過是旁觀者而已。

那豪賭客所賭的是「百家樂」。熟識這種賭博方式的人都知道，這是公開讓旁觀者下注的；只不過下注最大的一個人負責看牌而已。

負責看牌的人就坐在呂林夫婦二人的面前；而呂林二人只是站着。

因爲人太多的緣故，根本坐不下。

「百家樂」通常是賭場中下注最大的一種撲克遊戲。

遊戲的要點，在乎「點數」的大與小，大者最高是「九點」；小者是「一點」。假如「密十」可以繼續「要牌」。

如果再要一張牌又是「公仔」或者「十點」，便輸定了。

同樣的理由，如果對手是「九點」，也是贏定了；萬一兩者點數相同，便是「和」。

下注的人可以賭「庄贏」還是「閒贏」，也可以買「和」。

通常「庄贏」要抽百份之五給賭場方面；「閒贏」則賠十足！

如果「和」就是一賠九。當然，「和」的機會很少很少。

凡是由賭場「上演」的公開賭博方式，必然經過他們的「數理專家」以及智囊人物深思熟慮，然後才訂出博彩方式及賠率。

換句說話：十之八九抱住「不勞而獲」的僥倖心理而臨，甚至信心十足地下注！結果總是輸多贏少。爲什麼？

道理十分簡單，就是賭場方面早已計算過「機會率」！

在正常的情況下，贏面最大的，應該是賭場才對。

當然，如果個別賭徒是賭得清醒的，也有贏錢的機會。

問題却是：究竟有多少人，賭得「清醒」？

眼前有個人就賭得十分清醒！

他就是坐在呂林二人面前的一個中年男子。那冷靜的神氣，那下注時的瀟洒手法，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他面前的籌碼多得幾乎堆放不下，而且多數是大額的。

本來呂偉艮自退出江湖之後，已經很少到這種地方來。

他在某些場合中也有賭，而且賭得十分精明；他覺得每一種賭博並無奧秘之處，亦絕不可能有必勝之術！

當然「出老千」是例外。

因此，參加任何形式的賭博，亦只可以抱住「娛樂性質」——「小賭可怡情」，決不可以抱住僥倖心理大賭。

同時以呂偉艮的性格而言，「一賠一」的賭博方式永遠無法引起他的興趣。

賭場中「一賠一」的賭博方式有多種，「百家樂」便是其中一種。此外還有「賭大小」——骰子遊戲中之一種，也是「一賠一」的。

呂偉艮覺得「一賠一」的賭博方式，非常不值得去「博」，是因爲「賭博無必勝」，既然贏一次或兩次，到頭來亦只可應付輸一次和兩次。結果，到頭來還是輸多贏少。

其次就是缺乏刺激。

呂偉艮最欣賞的賭博方式是賭沙蟹！他覺得這才是最具挑戰性的；講技巧，講胆色之處，還可以贏到大錢。

然則，呂偉艮爲什麼還要獃在這裏？很簡單，他被眼前那個豪賭客吸引住了。

那個豪賭客是什麼人？

呂偉艮當時也想不起他是誰，只是覺得「似曾相識」。後來當呂偉艮記得此人的身份時，便立刻陷入另外一個思潮中。

那人是個美國特務。呂偉艮等三俠在美國見過他。那是阿生在西雅圖市執行任務的時候。

美國「CIA」人員爲什麼會出現在這裏？

呂偉艮雖然站在他的身後，也隱約可以嗅到一陣陣酒精的氣味。

那名「CIA」人員顯然喝了不少的酒。難得他還賭得如此冷靜。

所謂冷靜，亦只限於控制注碼；因爲賭這種「百家樂」遊戲，全憑運氣，絕無技術可言。但美國人懂得跟風，於是贏了

大錢。

無數羨慕的目光，投在他的身上。

也有不少散注，夾叠在他下注的綠絨小方格之上，人人希望藉住他的運氣，帶來橫財。

跟風的人越來越多，彷彿這個美國人主宰了勝負的關鍵。

呂偉艮開始替賭場方面担心，因爲這一次如果又是美國人獲勝的話，賭場方面將要賠它一個滿堂紅。而且這兒繞桌而坐的人，都必有所獲。

但是，當對方開牌之後，美國人和他的擁護者，都輸了；因爲，人家的是「九點」。

呂偉艮覺得「花無常好，月不常圓」，這才是正常的現象。事實上這種遊戲絕無必勝把握的，又何足爲奇？

美國人面不改容。因爲他面前還有許多籌碼，只是四周由於搭注的人太多，個個輸了，立即換來一陣哄動聲。

美國人似有不服，下注很大；這對一個冷靜的賭徒來說，是一種反常的現象。他剛剛輸了，照例要「縮注」才對。最低限度這是一般職業賭徒公認的手法。

但是，他竟然一反常態，越賭越狂；下注也越來越大。

可惜，他的運氣似乎改變了——變得壞透了，一次又一次地輸了。

他越輸越狂，那大堆籌碼，轉眼之間便化爲一無所有。

一切就有如過眼雲烟似的。整個過程呂林夫婦二人都一目了然。

他們只是抱住好奇的心情留下來，既然不賭，當然輸不了錢。

美國人離座而去。

呂林二人覺得這個傻瓜委實太可憐；他早該走了。但他偏不走，反而現在才頹然離去。

沒有人同情他；因爲在人們的心目中覺得他太過貪婪。

可不是嗎？他已經贏了不少，如果早些離去的話，肯定是贏定了。

但是現在他不但一無所有，連自己那一份賭本，也輸掉了。

他很懊喪。

摸摸口袋，還有些零碎的鈔票，於是到酒店那邊去喝酒。

人們似乎很快就忘記了他；唯一沒有忘記他的人好像只有一個。

這個人尾隨而來。他毫不客氣地，坐在那個美國人的身邊。

這是公共場所，美國人自然沒有理由大驚小怪。

美國人小心翼翼地，先問價錢才叫酒，因爲他口袋裏所剩下來的錢數目有限。

但是，他身邊那個神秘客却很大方地對櫃圍內的酒保說：「這位美國朋友所喝的，全入在我的賬內。」

美國人感到出奇地，回過身來，瞪了他一眼。

「謝謝你！」美國人很感激地說，「但是，我們似乎並不認識。」

「天涯何必曾相識？」神秘客笑了笑，「反正這是閣下運氣帶來的錢，請你喝一杯，也可以說是爲了報答。」

「報答？」美國人更加難明對方的意思。

「是的，就是爲了報答。」神秘客道，「你曾經贏過，我在你運氣最佳的時候，跟你贏了不少錢。但我很知足，所以我很快就收手。」

「是的，也許我這個人眞的是太不知足，所以才會樂得如此收場。」美國人苦笑聳肩，「如果再有同樣的機會，我一定及時收手。」

神秘客笑了笑，呷了一口酒，道：「十個賭徒九個貪，這是人之常情，不能只怪你。」

神秘客又與美國人碰碰杯，然後再叫酒。

美國人有點不好意思，那神秘客却表現得一派豪爽；二人在嘻嘻哈哈中，越飲越多，也越談越投機。

呂偉艮與林愛莉夫婦，因爲認得那個美國人是「CIA」人員，所以對神秘客的一舉一動，也變得份外注意起來。

他們反而疏忽了阿生。

直至到那個响導巴布星跑過來對他們說，阿生到後面去了，呂林二人才想到阿生可能有了什麼發現；否則他又怎麼會跑到後面去？

神秘客走了。

美國人最後也走了。

呂林二人以好奇的心情去忖測，這兒是否隱藏着某種陰謀？

× × ×

阿生和沙雅二人被那位印籍經理帶到後面去。

後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有許多房間，每間的房門均已關上了。

走廊入口處有人把守，彷彿這兒是禁區一樣；幾個彪形大漢注視着每一個進入這兒的人；甚至有些人被截停下來問話。

印籍經理帶着阿生入到一間房。

這間房有許多人正在賭沙蟹。但是，印籍經理却沒有與這班人招呼，他只到另一角去，阿生和沙雅也只好跟住他。

房間一角有一度暗門，阿生很快就明白，那是另有機關的地方。

阿生看見他推門而入，也只好跟了入內。

裏面是一間辦公室。

辦公室坐了一個人。

阿生等人入來之後，門立即掩上。

印籍經理道：「這位就是你要見的人了！」

阿生回頭問沙雅：「他就是你所講的俄國人？」

沙雅點點頭。

阿生瞪住那個白髮俄人：「你爲什麼要殺我？」

白髮俄人沒有回答阿生，反而問道：「你就是阿生？」

阿生道：「你既派人殺我，自然知我是誰，還用問麼？」

白髮俄人由辦公桌後面站了起來。

他一邊由後面繞出來，一邊攤手示意：「請隨便坐！」

阿生有些生氣地說：「不必客氣。我只想知道你的身份。」

「你猜猜吧。」白髮俄人笑了笑，「我可以打賭，你一定猜不到。」

「你的意思是——」阿生想了想，又說：「蘇聯特務。」

「不！」白髮俄人笑道：「不要以爲凡是俄羅斯人都是壞蛋。」

「然則你是好人？」阿生冷冷地說。

俄人道：「好人與壞人之分，只是觀點與角度問題。」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你答我，爲什麼派人暗算我？」

「暗算你？這話從何說起？」

「你認識他麼？」阿生指指站在一旁的沙雅。

出乎意料地，沙雅這時，正在輕鬆地笑。

「沙雅，你應該客氣點。」俄國人說道。

沙雅道：「老闆，我覺得只有這樣才可以把他請來見你。」

俄國人道：「沙雅很仰慕你，也許他志在試試閣下的身手。」

「你把我弄得胡塗了。」阿生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沙雅，你詳細告訴他吧。」俄國人道。

沙雅道：「我們是一個反蘇組織，我老闆柯維夫先生是一個白俄後裔。目前我們的總部就設在印度，因爲印度接受蘇援，俄人較多，易於掩護我們的身份。」

「但是，這與我們何關？」阿生道。

俄國人道：「我們須要找一批人協助，去做一件大事。」

「革命？」阿生瞪大了眼睛。

白髮俄人柯維夫道：「是的，這是一次空前偉大的革命。」

「對不起！我不是這種材料。」阿生說，「這是你們俄國人自己的事，沒有理由麻煩到我的身上來。」

「你錯了。」柯維夫道：「我們俄國人爲自由而戰，每個愛好自由的人，都應該伸出同情之手；閣下乃國際特警隊，爲什麼會說出這種沒有道義的話？」

沙雅道：「你是我們名單中要找的人。除了你之外，還有好一些外國人。」

「然則，你要我幹一些什麼？」阿生問。

「至於你的任務，我會慢慢告訴你。現在，先講講你的酬勞。」柯維夫從牆上打開了一個夾萬，取來一叠美金，「你現在先收十萬美金，事成後再收十萬。」

阿生不敢伸手去接。

他說：「我未明白你們用意之前，我不會收這筆錢。」

「嗯——」柯維夫顯得爲難地，欲言又止。

最後還是沙雅代說了：「有個俄國青年，須要用胆色和機智去將他救出來。」

「那青年是誰？」阿生問。

「俄國地下軍首領，他失手被擒，目前囚在莫斯科。」

「要我救他出來？」

「是的，但除了你之外，還有人協助你。」

「誰？」

「我們正在物色，很快就可以找到了。而且——可能是你也認識的人。」

「我不感興趣。」

沙雅望望柯維夫。

柯維夫道：「救人一命，勝做七級浮屠，這是你們中國人常常說的。」

「但是，去莫斯科救一個囚犯，這簡直是開玩笑！」阿生說。

「我找你，無非因爲你是一名世界知名的國際特警；尤其是在我們這圈子裏，誰不知道你的大名。」柯維夫道：「難得你剛好來到印度旅遊，我認爲這是天意安排。」

「你過奬了。」阿生說，「我們國際特警隊的任務，只是反罪惡，不干預各國內政。」

柯維夫道：「反罪惡。別忘記了，這是你說的。對了，現在我們正是反罪惡。所以，我們等於向你和你的組織求助。」

「蘇聯是全世界領土最大的國家。」沙雅說，「也是集體奴役人民最兇的國家，他們甚至令到東歐國家的人失去了自由。這還不算是罪惡麼？」

「好了！」阿生說，「別煩我了，我的朋友正在外面等我。」

阿生說着，回身想走。

一名大漢不知從那兒閃了出來。用手槍指住阿生。

柯維夫立刻斥退槍手：「不要這樣無禮。」

回頭他又對阿生道：「朋友，請坐下來，慢慢說吧。」

阿生心裏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他坐了下來。

柯維夫叫人倒酒來，印籍經理權充侍役。

沙雅則走到那邊去，將一幅油畫推開

，現出了一幅小銀幕。

柯維夫對阿生說：「本來我們不一定要勞動到閣下。但是，看過這套八厘米影片之後，你就明白爲什麼我要找你。」

沙雅開始把燈熄了。

一部自動電影放映機，在另一角開動了。

小小銀幕之上，竟然出現了阿生的影子。

阿生很快就明白了，那是文拿古塔，當時他正在塔頂呆想。

影片是偷拍的，光綫不大好。但是大致上技術不錯。

這分明是一部記錄片，記錄阿生被襲的經過——包括沙雅開始侵襲阿生，阿生閃避，以及沙雅差點摔下去等等。

「好了。」柯維夫道：「你可明白，這一幕是如何上演的？」

阿生搖搖頭。

柯維夫道：「沙雅是個武功頗高的人，也是個雜技專家。」

阿生若有所思，道：「你的意思是：這是存心試一試我？」

柯維夫和沙雅同時點點頭。

沙雅道：「我存心讓你聽到我的步聲，也故意衝出了欄杆。」

柯維夫道：「總之，一切都是預謀，目的有兩個：一是試試你的身手，二是引你到這裏來與我面談。」

阿生嘆一口氣，道：「請你們再坦白一些說個明白好嗎？我從來未聽過有這麼一個反蘇組織。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我們的稱號就是：『自由俄羅斯』，目的是推翻目前的蘇維埃政權。」柯維夫說，「我們須要支持，但却畏懼『KGB』的陰險毒辣手段。因此，我們的存在一直少爲人知。」

「然則，你要我如何帮你？」阿生眼看逃不出去，只好問。

「你，還有一些朋友，與我們的人深入莫斯科，目的爲了救一個人。」柯維夫道，「他是我們未來的命運。」

沙雅道：「你不會孤獨作戰，我們配備好的，都是專門人才。」

銀幕上又出現了另一幅固定的畫面，那是一個俄國青年。

柯維夫道：「他是我唯一的兒子，也是莫斯科地下軍首領。」

沙雅道：「我們一定要救他出來。否則俄國就沒有希望。」

阿生至此才明白，柯維夫爲公也爲私。難怪他要想盡辦法了。

但是，除了阿生之外，他還找了一些什麼人？

柯維夫沒有讓阿生離開那裏，他叫沙雅好好招呼阿生。

阿生担心呂林二人，但柯維夫道：「我會叫人打發他們走。」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暫時留下來。

× × ×

呂林夫婦二人正在酒水部，突然有個侍役遞了一張字條過來。

字條上寫住：「我有事先回酒店，請不要等我了。」

沒有署名，但看語氣分明是阿生的。

林愛莉皺皺眉頭：「你以爲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艮道：「不似是阿生的字跡。」

林愛莉立刻抓住送字條的人，問道：「誰給你的？」

「一位先生。」侍者說。

但是，林愛莉要他指出是那一位先生時，侍者却遍尋不獲。

呂偉艮把响導再找來。

巴布星力指阿生的確到了後面去。

呂偉艮一邊叫林愛莉致電回酒店，一邊帶巴布星到後面去。

但是，守衞不准呂偉艮入內。

呂偉艮問道：「要什麼資格才可以入去？」

「只准賭大錢的貴賓入去！」一名印度大漢說。

呂偉艮掏出一大叠鈔票，揚了揚，道：「我正是想賭大錢。」

「但是，沒有我們經理的引領，也是不准入。」大漢道。

呂偉艮心裏又焦急，又生氣。

這時候，林愛莉匆匆而來，她告訴呂偉艮，阿生未有回去酒店。

阿生究竟去了何處？呂林二人立刻想起沙雅是個危險人物。

响導對大漢說：「他們有個朋友先入去了，叫你經理出來好嗎？」

大漢含怒地盯住巴布星：「你該走了，否則你會後悔。」

林愛莉很生氣，她說：「再不叫你們經理出來，後悔的一定是你們。」

「豈有此理。」大漢向他的同伴打了一個手勢。

二名印度大漢一齊動手，分別向呂林等人展開攻擊。

林愛莉四肢齊全，固然身手靈敏，呂偉艮即使少了一條腿，但那枝鐵拐杖所到之處，虎虎生風，威力十足。

拳來脚往，立刻就驚動了其他人等。

二名印度大漢雖然兇悍，也絕對不是呂林二人的對手。

他們被呂林二人教訓了一頓之後，突然有人吆喝一聲。

那是另外三個人。

爲首一人是那個經理，另外二名是持槍的人。

呂林二人和响導呆住了。

他們三個人被兩支手槍指住。

印人經理過來問：「發生什麼事？」

守衞的大漢回答道：「他們硬要闖入去。」

大漢們被打得雪雪呼痛，印人經理打量着呂林二人。

最後才問：「你們究竟要找誰？」

「一個中國青年。」巴布星代呂林二人答了。

「哦！那位朋友。」印人經理道，「他剛剛才走了不到五分鐘。」

呂偉艮不相信。

經理指指後門：「他是由後門走的，還有我認識的沙雅先生。」

呂林二人打了一個眼色。

响導會意地點點頭：「是的，那兒的確還有一度後門！」

呂偉艮仍然問道：「他爲甚麼要由後門走？」

「我怎麼知道？」經理道：「他和沙雅還帶着另外一個人，那人似乎是個俄國人，他正是在我貴賓室中賭沙蟹，後來三個人談了一陣，就要求我們准他們取道後門走。」

呂林二人與响導又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對印人經理的話，顯得半信半疑。

他們往走廊上看了幾眼，却看不出甚麼，只好走了。

回到酒店，阿生仍未回來。

阿生的房間裏，見不到人，只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寫住：「我有事暫別數天，請勿掛念！」

房間的行李不見了。

阿生難道眞的回過這兒來？呂林二人感到有些懷疑，主要還是那些字跡不是阿生的，呂林二人固然認得。

究竟阿生遇上了一些甚麼人？究竟阿生發生了一些甚麼事？

這時候，响導已經走了，呂林夫婦二人，只好自己去想辦法。

時已深夜，在這裏，呂林二人可以說人生路不熟，如何是好？

突然有人敲門。

門開處，出現二個陌生人。

「你們找誰？」呂偉艮問。

其中一個男子一邊入來，一邊出示他的證件：「我是找阿生的。」

呂偉艮往他手中的證件瞥了一眼：「他不在，你找他幹嗎？」

那是國際特警的證件，呂偉艮自然見過了，只是沒有取過來仔細查閱。總之那是與阿生的特警證件相似。

呂偉艮看得出，這兩人的神色頗緊張。其中一人入來，另一人留在門外監視。入房的人又說：「我們知道他來了印度，據說他今天在文拿古塔出了事，所以我們趕來看看他是否須要協助！」

呂林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表示出他們的驚奇。

呂偉艮道：「是的，他的確出了事，而且，我們也正在找他。」

那男子怔了一怔，道：「他果然出了亂子？」

林愛莉道：「我們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總之一定有麻煩！」

「我叫尊尼，是巴黎總部派在這裏的代表，請將詳情告訴我——」說到這裏，他又頓住，若有所思地說：「不！我想我們還是到辦事處去再說，我不想久留！」

呂林二人不虞有詐，而且他們眼前也確實須要別人的協助，於是便跟二人一齊離開了酒店。

一輛汽車在門外等候。

車子裏有司機，四個人上了車之後，車子立刻開走。

途中，呂偉艮開始把阿生的遭遇和想法，約略說了一遍。

但是不知怎的，呂偉艮總覺得，這兩個人有點心不在焉！

林愛莉也心感不妙，用手肘觸了呂偉艮一下。

呂林二人坐在沙發中央，他們兩旁坐了那二名陌生人，司機獨自坐在前面。

呂偉艮也會意了，他早已覺得事情有點不大對勁，現在越來越像大有問題。

不過無論如何，他們也不能反抗，那並非由於他們夫婦二人沒有把握可以制服車中三人，而是由於阿生的關係。

不管車中這班人的來頭如何，他們一定與阿生有關。

阿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呂林二人既然急於要知道，也就沒有理由冒犯對方。

此後他們就在默默無言之中。

直至到車子最後停了下來，呂林二人才被帶進一幢建築物之內。

那個自稱尊尼的人，安置呂林二人在一間會客室裏，然後獨自離去。

呂林二人往四下裏打量了一遍，憑他們的經驗，這裏似乎沒有竊聽裝置。

「看情形，我們又墮入了陷阱。」呂偉艮道。

「是的。」林愛莉也有同感：「我還以爲阿生會在這裏。」

「現在幾乎可以肯定，他們並非國際特警隊人員。」

「如果他們是阿生的同事，決不會這樣對待我們二人。」

「然則，他們又有何企圖？」

「相信很快就會明白。」

果然又有人入來。

那人說：「兩位在這兒住一晚，一切留待明天再說，這兒比酒店安全得多。」

呂偉艮說道：「我可以見見你的隊長麼？」

那人說：「他出去了，我們今晚很忙，一邊要找阿生，一邊又要保護你們二人的安全，隊長吩咐過，不能讓你們離開這裏。」

呂林二人無可奈何地交換了個眼色。最後他們被安置到一間睡房中去。

深入虎穴　被迫冒險

阿生在二名大漢的陪伴下，離開了那間賭場，回到酒店去。

阿生先回到自己的房間，桌面上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寫住：「我們已知內情，你要依他們的意思，安心工作，稍後我們在莫斯科再見吧。」

下署：「呂偉艮」。

那是用英文打字機打成的。

阿生覺得這分明是冒充的，呂偉艮不會用打字機留條，如果他要說甚麼，必會用中文。

但是阿生在表面上還是若無其事地，將字條撕毀。

他的房間之內沒有行李，他的行李早已被人取去了，只因爲阿生堅持要回來這裏一次，對方才遷就他而已。

呂偉艮和林愛莉二人的房間裏，也見不到行李，侍者却說，他們已經退房了。

阿生心裏明白，一切有人安排，呂林二人並非自動離去的。

誰會作出這種安排？

毫無疑問，一定又是要阿生辦事的反蘇組織。

然則，呂林二人是否眞的會在莫斯科與他們會面？

阿生以爲未必，他認爲對方只不過想利用呂林二人要脅他而已。

二名大漢表面上是陪伴，其實只是監

視而已。阿生當然也明白。

這時候，阿生如果要反抗，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他必須顧及呂林二人的安全。因此，阿生惟有乖乖的跟他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兒是一間貨倉。

貨倉之內，堆放了不少貨物，彎彎曲曲的，有許多通道。

阿生被人帶着轉彎抹角地，走了一陣，最後來到一間辦公室似的地方。

辦公室之內坐了好一些人，他們都是正在等待着阿生的。

這些人之中包括了柯維夫和沙雅在內，他們都是阿生見過了的。

此外還有一張熟悉的面孔，那是一名美國人。阿生記得曾經在西雅圖見過他。

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簡稱「CIA」。當時「CIA」曾與國際特警隊合作，在阿拉斯加和西雅圖等處，一連破了幾宗國際性罪案。

此人叫卡特。

卡特面露尷尬之色！不敢正面去注視阿生。

柯維夫笑笑說：「以後你們就是好搭檔，要不要我先來介紹一下？」

阿生沒有表示。

卡特也乘機佯作不認識阿生。於是柯維夫爲他們介紹。

阿生也循例與卡特握過了手。

卡特苦笑道：「好兄弟，以後還須要你多多指敎！」

「別客氣！」阿生說：「其實至今爲止，我對此事仍無信心。」

卡特聳聳肩，抽了一口烟，也倒抽了一口氣，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樣子。

阿生問柯維夫：「我們到底有多少搭檔？」

「嗯！你問得好，這裏有你們的護照！」柯維夫由抽屜中取出兩本不同顏色的護照來，分別交給二人。

這是二個不同國家發出的護照，所以不同顏色。

其中一本是加拿大政府簽發的，由卡特所持有。

另一本綠色的，是香港一般居民常用的「身份證明書」。

阿生是半個僞證件專家，像他這種人，僞裝得更好的證件，也難以逃得過他的眼睛。

毫無疑問，兩本都是僞護照。當然裏面塡上的姓名也是假的。

照片也是「三分鐘快相」那一種，但若非專家，很難看出其中破綻。

「你們須要先飛到香港去。」柯維夫道：「那裏交通方面，旅行社又多，你們必須參加一個東歐旅行團，然後逐步有人指示你們應該怎樣去做。」

沙雅向阿生補充說：「爲了安全的理由，我們不能告訴你更多，例如有多少人參加是項工作，以及以後的行程等。」

「是的，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柯維夫道：「不過，現在須要你們在這裏接受一些測驗，以各位過去的工作崗位，相信一切不成問題。」

沙雅又說：「柯維夫先生的意思是：你們太久未再受訓練，有些特殊技能，只怕生疏了。」

阿生心裏在奇怪，究竟是甚麼特殊技能？

卡特和阿生被人帶了出去。

這兒分明是一個秘密機關，並非一間眞眞正正的貨倉。

由於沿途有人陪伴，卡特仍然沒有機會和阿生詳談。

阿生很留心貨倉中的環境，但極力避免引起別人太大的注意。

到了貨倉後面一塊大空地，繞過一座小山崗，到達一處防空洞似的地洞裏去。

阿生和卡特心裏充滿了疑問，爲甚麼他們會被帶到這些地方來？

但進入地洞下面之後，他們立刻明白過來了，原來這是一個靶場。

阿生和卡特這一類人，對於練習射擊的靶場當然不會陌生了。

不過，這並非他們在訓練期間的一般靶場，最少光綫的控制就够特別了。

阿生和卡特須要在黑暗中射擊目標，而且目標是活動的。

情形越來越明顯，柯維夫要利用阿生等人去完成的任務，是在黑暗中進行的，而且還可能有開槍互擊的危險。

因此，阿生和卡特便先要來一次「預演」。

地洞中的佈置，據說已有九分相似「目的地」的情形。那兒囚禁一個年青地下軍首領的地方，所以阿生他們必須熟習環境。

地下軍首領具有雙重身份，一是地下反蘇組織的首領，二是柯維夫的兒子。所以柯維夫一定要將他救出來。

但是，爲甚麼一定要勞動阿生他們？沙雅是最早「入選」的人，據說他是雜技家出身。

阿生曾經看過他在文拿古塔所表演過的一幕，絕對相信他是一個技藝超羣的雜技人才。

至於阿生和阿卡特之入選，據說是因爲他們受過特殊訓練。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沙雅，阿生和卡特等三人同是外國人。

假如由柯維夫反蘇組織屬下的俄人担任是項任務，勢必引起「KGB」人員的懷疑，甚至他們進入俄境之後，便受到有關方面的垂注。

阿生很久沒有練習過射擊，想不到水準仍維持到最準確的程度。

卡特雖然追不上阿生，也很有水準。

旁觀的人以欣賞的態度參觀，事實上阿生和卡特的表演也出神入化，臥射，側射，反手拔槍，打着筋斗拔槍快射等等，令人看得眉飛色舞，有如雜技家一樣。

阿生對於這一切雖然感到迷惑。仍以期待的心情等候答案。

他入過鐵幕，而且不止一次，每一次都驚險重重。

但是過去都是主動的，只有這一次被動。

阿生不[illegible]他應不應該幫[illegible]俄人反暴政，但到目前這階段，[illegible]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希望與國際特警隊取得連絡，但沒有辦法知道他同事的踪跡。

他希望總部給他指示，可惜沒有這種可能，因爲他一直被人監視着。

在印度，本來也有國際特警隊人員活動，但却是秘密存在的，因爲印度不是成員國，而是蘇俄的勢力範圍。

這個東方古國的政治家們，一直在學人玩弄政治把戲，忽東忽西，一陣子親美，一陣子又親蘇，目的不外乎一個錢字。

可惜大國紛紛以金錢接濟，仍無法令印度自給自足。

這些年來，蘇聯爲了擴展勢力，已成功地拉攏印度。

於是這個窮國雖然不是正式的共黨國家，實際上却與東歐共黨國差不多。都成爲蘇聯人的勢力範圍。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一個如此落後的貧窮國家，又沒有一個傑出的政治家，缺乏一個精明能幹的領袖，那就惟有做人家的附庸了。

在一個蘇聯勢力範圍的國家裏面，竟然存在着一個反蘇地下組織，這就是最令阿生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但根據沙雅代柯維夫向阿生的間接解釋，反蘇地下組織之所以以此爲基地，正因爲這裏的俄人很多不易被人過份注目。

無論如何，阿生已被人控制，在未知道呂林二人的安危之前，他不想反抗。

在休息的時候，阿生終於有機會與卡特悄悄地談幾句。

他們彼此間早已認識，也知道對方的身份。

阿生問卡特：「你怎麼也在這裏？」

「我墮入他們的陷阱，賭輸了。」卡特頹喪地說道：「你有辦法和你的人連絡麼？」

阿生聳聳肩：「沒有。」歇一歇他反問：「你呢？」

「我們CIA有人在這裏，但我正在渡假，不知他們有沒有我的消息？如沒有人注意我的下落，就很難與他們連絡。」

阿生道：「看情形，我們要被迫進入虎穴了。」

「是的，目前我們不可能逃走。」

「千萬不要逃走。」

「爲甚麼？」

「我們要將計就計，看看這個組織的內容究竟是甚麼？」

「是的，我們CIA，也希望了解一下。」

「那麼，我們必須做得更好，博取他們的進一步信任，同時……」

他們想再談下去，但是，對方的人又來催促，他們要加緊練習。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翌日醒來，天色只剛剛放亮。

他們沒有好好的睡過，因爲他們不知道目前的處境如何，還有阿生的下落……

他們要想的，以及要討論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呂偉良悄悄下床，扭動門環，門被人在外反鎖住了。

林愛莉放輕脚步走過來問道：「怎麼樣？」

呂偉良傾耳細聽，但聽不到外面有聲音，也無法從門縫中見到甚麼。

他打了一個手勢，林愛莉立刻會意，從頭上取下一枚髮夾遞過去。

呂偉良輕易地將門鎖開啓了。

門外沒有人。

走廊之上也沒有人。

一切看上去很靜，也許這裏的人都未醒過來。

呂偉良夫婦二人由走廊上悄悄走過，發覺一間辦公室的門半掩着。

走廊盡頭處有人把守，於是他們迅速閃進了辦公室去。

那邊傳出步聲，可能有人走過來。

呂偉良輕輕把辦公室的門掩上，把耳朵湊在門縫之上。

步聲掠過了。

林愛莉好奇地走到一張辦公桌後面去，發覺桌面有些文件。

順手翻閱之下，發覺是國際特警隊的文件。

呂偉良在桌子的另一邊也看見了，覺得有點兒意外地瞪住他妻子。

他們本來以爲對方是冒充國際特警隊的人，想不到竟然會是眞的。

既是眞的特警隊人員，爲甚麼要如此對待他們二人？

夫婦二人正驚愕之際，辦公室的門突然打開。

「不要動。」一名大漢突如其來地，以手槍指住他們。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沒有反抗，因爲他們都可以聽得清楚，對方不止一人，外面還有步聲急促地奔跑而來。

所有面孔對呂林二人來說，都是陌生的，只有三兩個昨日見過了。

爲首一人態度和藹，他抱歉地說：「對不起，呂先生，是我的下屬太過份，他們不該將你們反鎖在房中。」

跟住他又自我介紹，原來他就是這間辦公室的主人——柏頓。

柏頓是歐洲人，根據他自我介紹說：他是國際特警隊派駐這兒的負責人。

當然，這個辦事處是秘密存在的。因爲他們的組織未爲當地政府承認云。

呂偉良又聽柏頓解釋：他忙於其他事務，所以昨天的事，交其下屬處理，下屬因爲不知道呂林夫婦二人身份是否眞實，爲防他們潛逃，才會將房門反鎖。

現在經柏頓解釋清楚之後，呂林二人也放下了心頭大石。

那個叫魯尼的人，向呂林二人道歉，柏頓也當面責其魯莽。

呂偉良笑道：「事情既然弄明白，那就是最好不過了。你們太客氣，反而令我心裏不安。」

但柏頓道：「眞正感到心裏不安的是我，我不該分心理別的事情，根據剛得到的消息，阿生可能已離開印度。」

呂林二人大吃一驚。

他們正要知道阿生的下落，想不到柏頓會有此一說。

柏頓道：「阿生已證實落入蘇聯人手中，但對方的身份仍待追查。」

「蘇聯人？」呂偉良怔了一怔：「又是KGB人員？」

「未必！」柏頓說：「蘇聯人在印度也分幾種之多。有些是白俄，有些是反蘇組織份子，有些是僞裝成商人或外交人員的KGB特務。」

林愛莉緊張地問：「你怎麼知道他已經離開了印度？」

柏頓說：「我們一直派人分頭搜索和打聽他的消息，今天得到的消息說，他已被人帶離印度，前往蘇聯途中。」

呂偉良問：「然則，你們採取甚麼行動？」

「通知總部。」柏頓說：「因爲前往蘇聯的路綫很多，我們不知道如何追踪和兜截，只有通知總部，讓其他人協助。」

呂林二人都知道世界各地有國際特警人員駐守，有些是公然存在，有些則秘密存在，如果巴黎總部下令各地的國際特警一齊動手協助，相信阿生可以在進入蘇境之前被找到。

在柏頓的一番解釋和安慰之後。呂林夫婦二人總算放下心頭大石，現在只等待進一步的結果，那就是要看各地國際特警人員的努力了。

× × ×

阿生和卡特二人可以談話的機會越來越少，因爲柯維夫的手下對他們看管得很嚴密。

相反，阿生可以常常與沙雅交談。

沙雅是歐洲人，也是在文拿古塔頂上「暗算」過阿生的人。

那一幕暗算據說是事先安排的，目的是爲了一試阿生的身手云。

阿生起初也有些懷疑他們的解釋，後來看過了他們偸拍的電影記錄片，才不得不相信下來。

沙雅是一名雜技專家，所以阿生擇他落塔下時，他可以攀住欄杆，不致粉身碎骨。

柯維夫也曾向阿生解釋，一切安排都無非爲了考驗他的功力和反應。

阿生等人終於被帶到機場去。

機場很疏落，搭客不多。

飛機是飛往香港的，柯維夫的人爲阿生他們辦手續，所以阿生很清閒。

阿生正到處張望，突然有人閃到他的身邊，那人表面仰望一張飛機班期表，實則正以英語問阿生：「你可是叫阿生？兄弟。」

阿生一怔，但像他這種人，不敢大意，而且反應十分敏銳。

他若無其事地答了一句：「是的，你是何方神聖？朋友！」

「巴黎黑鷹。」那人眼睛方向不變，仍盯住班期表。

國際特警隊人員都知道，這是總部的一句「暗語」。

於是阿生問：「總部有何指示？」

「將計就計，回頭我們會再派人接應你。」那人又說：「祝你順利。」

說完，那人便走。

阿生回顧身旁，沒有人接近他，較遠處沙雅正向他招手。

手續辦妥了，他們一行數人可以登機了。

阿生希望剛才的情形沒有人見到，更希望他們的對話未被第三者聽到。

× × ×

飛機在香港啓德機場降落。

這是阿生所熟識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多矛盾的城市。

阿生等人剛步出關卡，立即有人趨前招呼。

那是一間旅行社派來的代表。

阿生等人事前聽過了柯維夫的吩咐，所以心裏亦已有數。

旅行社派有專車接送，一切看來，顯然是早已有了安排！

阿生等人被安置在一間豪華的酒店內，像其他遊客一樣。

阿生只知道除了他本人之外，還有沙雅，卡特二人是被僱性質，至於其他同來的「遊客」，是否與他們三人一樣？阿生不得而知。

也許其他人是柯維夫派來的親信，專責監視他們三個人亦未可料。

柯維夫雖然是俄人，但他的組織既然如此龐大，自然有不少職員，而這些職員除了俄人之外，還有其他人，包括東歐人在內。

所謂「東歐人」，包括了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人在內。

上述國家都是正受到蘇聯變相統治的。這種事實已是舉世皆知。柯維夫揚言只要他的革命一旦成功，必然給予這些東歐國自主獨立——眞眞正正的獨立。

所以，阿生知道這個反蘇聯組織之內，有着各種不同國籍的人。

那一晚，阿生等人被招待在一間一流夜總會晚宴，菜色和表演，都是一流的，但是，阿生不但食而不知其味，也看不入眼。

他視綫之內，發現了好一些似曾相識的面孔。記憶中，這班人是香港皇家警察隊裏面的便衣警探！

這班人爲什麼跑到這兒來。

以前香港未有廉政公署之前，三五成羣的公務員，像蟹行似的出現夜總會，是常見的事，但時移勢轉，今時不同往日了，照計他們不會是爲了消遣而來。

既然不是爲了消遣，自然只有可能爲了公事。

阿生心裏有事，因爲他的護照，身份以及一切旅行證件都是假的。

難道警探們有了綫報。

然則，阿生他們的處境便堪危！

自從在新德里機場遇見過那神秘客傳來了口訊之後，阿生滿以爲可以暫時鬆一口氣，安心地進行一切已定的工作。

因爲在阿生的心目中，總部既然也知道了他目前的處境，還叫他「將計就計」，又說另外會派人與他連絡。

所以阿生最少不必担心總部會怪責他，如此輕易被人利用，除非那神秘客是假冒特警隊員傳出口訊。

但是，特警隊總部的暗語——「巴黎黑鷹」却不是容易被外人偵知的。所以阿生極之相信那是「自己人」。

阿生在忐忑不安中想着。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阿生的視綫在有意與無意之間，三番四次地，與那數名便衣警探接觸。

七彩繽紛的表演台上，正在演出一幕來自花都的歌舞，席上大部份人的視綫，都集中在表演台上。

為什麼那些便衣警探，會不斷的望過來？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自然有過不少機會與各地警探接觸，香港警探便是其中之一。

憑記憶，這批探員似乎屬於政治部，所以阿生更加有些担心。

政治部是專責處理間諜特工的，看情形，香港的警探們已有了綫報！

阿生想進洗手間，但立即有人陪同，那是隨行的一名歐洲人——阿生相信他是柯維夫派來的隨行監視他們的人。

歐洲人說：「別胆怯，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破綻露出！」

當時他們是併肩走進洗手間去，所以二人的交談不易被第三者聽到。

阿生明知一名探員亦已離座跟入了來，但却沒有理會他們。

當阿生與那歐洲人在洗手間出來時，又發現另一名探員在外監視。

阿生大惑不解地問：「為什麼我們會被監視？」

「因為我們之中有不少俄國人。」歐洲人說，「這裏的探員很敏感，尤其是有俄人在場，他們就感到神經緊張。」

回到座上，表演已經完畢。經歐洲人解釋後，阿生也放下了心頭大石。

返回酒店，因為一早被安排兩個人一間房，所以阿生始終被監視着。

阿生很想找機會與他的上司任如重連絡一次，雖然這是俄人老早警告過他千萬不可的冒險行動，但阿生仍等機會。

任如重是阿生最直接的上司，也是最先發掘阿生的人。

阿生已經很久沒有見過他了，自從阿生跟隨他師父呂偉良周遊列國之後，阿生實際上已直屬巴黎總部。

但阿生是個念舊的人，他一直希望有機會見見任如重。

可惜，同房的人很機智，阿生幾乎無機可乘，那一晚就只有乖乖地睡覺。

本來阿生以為最少會在香港停留兩三天，只要對方稍為疏忽，他就有機會。但是，翌日中午，他們一行人，就已起程離港。

「為什麼這麼快便走了？」阿生問沙雅。

沙雅苦笑道：「我們這一團人，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

原來這是香港政府的主意，他們這個旅行團受到壓力，必須提早離開香港。

為什麼不受歡迎？當然是因為有人不喜歡蘇俄與東歐人！

阿生這才明白，他們這一團人處處受到監視，原來如此。

儘管如此，他們這一個旅行團的成員，又增多了數人。

阿生不知道這些人的身份，只知道他們是在香港加入的。

根據柯維夫在印度告訴阿生，旅行團來香港的目的，只為了這是交通中心，辦旅遊手續較為容易云。

但照阿生親歷其境的印象所得，並非就是這麼簡單。

在香港加入的幾個人，有美國人和日本人，表面上也是遊客。

直至到登上了飛機之後，阿生才知道飛機將飛往日本東京。

這是頗為意外的安排，但阿生他們已經身不由主。

為什麼要先飛東京？

阿生固然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沙雅也有點莫名其妙。

阿生被安排和俄人索基，還有沙雅等三人坐在一列座位之上。

俄人索基儘管表面上是個遊客，但阿生早已看得出，他實際上是柯維夫派來的一名親信以及監視者。

阿生覺得往東京的路綫有點意外，是因為這條航綫不是進入蘇聯境內，除非他們另有安排。

相反，如果往歐洲，他們反而可以找到許多掩護地點，因為蘇聯在歐洲這邊與許多隣國國境接壤。

究竟柯維夫的手下們又打什麼主意？這種安排會不會是事先作出的？

阿生等人不知道蘇聯人的用心，也不便追究。

× × ×

東京機場很繁忙，阿生等人在旅行人員的陪同下，登上了一輛大旅遊車。

表面上他們是來此遊覽的，但阿生眞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如此浪費時間！

假如眞的要在日本遊覽，最少得花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可以遍覽日本各地的名勝，即使只限於東京，最少也要逗留一兩天。

東京是個現代化的大都市，阿生曾經到過，但從未試過像現在一樣，步步被人監視。

相反，有些「團員」於抵達酒店之後不久，便不知所踪。

突然「失踪」的團員，都是柯維夫派來的人，他們究竟去了那裏？

阿生那一晚睡得不好，只因為想得太多，而且越想越不明白。

翌日醒來，阿生被召到酒店頂樓去吃早餐。

不久，領隊宣佈行程。

據領隊說：他們這一團人，將先飛仙台，再飛函館，最後進入蘇境海參威！

事情越來越明確了。他們並未變卦，仍照舊朝目標前進。

所謂遊日本，大概只是掩飾而已。

國際特警隊在東京設有辦事處，但阿生不敢輕舉妄動，以免被監視者發覺。

在日本的內陸飛機之上，阿生無意中發現一些不尋常的鏡頭。

像阿生這種人，對一切事物難免產生敏感。

例如有人朝他多望一眼，他可能以為對方另有目的。

但是，這一次他肯定不是敏感，而是內裏大有文章！

一位空中小姐曾接近卡特，表面上只是向卡特遞過酒水，但是阿生却是個明眼人，清楚見到他們的一些小動作。

不過，無論如何，阿生也不會識穿他們。

阿生就坐在後一排座位，接近通道，卡特坐在前一排，也是接近通道的座位，

所以阿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空中小姐推着滑動的小酒櫃到卡特身邊，卡特向她討了一杯馬天尼。

空中女侍應雙手遞酒，卡特也以雙手接過了，就是如此這般，他們的手曾經一度接觸。

在那一刹那之間，阿生見到一些白紙似的東西，由她的手中滑入他的手中。

這些小動作做得又好，又快，幾乎沒有破綻可尋！

但是，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對於這一切，可以瞞過別人，却不容易騙得過他的雙眼。

不久之後，卡特果然進入洗手間去。

阿生也在一分鐘之後離座。

兩個洗手間同樣有人用，阿生知道卡特正在左邊一個。

阿生故意獃在那兒等。

三分鐘之後，阿生聽到左邊一個洗手間內有人拉水厠聲。

於是阿生不難想像得到，卡特已經看完了那一張字條。

這麼看來，空中小姐可能也是「CIA」人員，奉命向卡特傳達命令。

但是，阿生無法可以猜測得到這項命令的內容如何。

他看見卡特出來，却不便直接問他。

卡特亦若無其事地，回到座位去。

只有阿生在呆想中進入了洗手間去，其他人似乎一無所覺。

× × ×

在仙台漫遊時，阿生又發覺一些人無故「失踪」。

這種「失踪」只是暫時性的，不久之後，當阿生等人回到酒店時，「失踪」的人又回到了他們的身邊來了。

換句話說，這些人是暫時離隊而去，至於他們何故離隊，以及何事要隱瞞住各人，那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們都是柯維夫的人。

阿生於是想像到：這個旅行團，可能被利用作為掩護某種活動的工具而已。

然則，幕後又在進行何種活動？

阿生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中，又隨團飛往日本北部。

日本北部城市的函館，是最接近蘇聯海參威的地方。

蘇聯人在二次大戰之後，佔領了日本四個島嶼，目前日本正要求他們歸還。

但是，蘇聯也有一些條件開出，那就是日本必須利用他們的先進科技和多餘的資金，開發西伯利亞！

蘇聯號稱超級强國，但科學十分落後，不要說英美西德，就是連日本也追不上，所謂「超級」，也只不過指軍事實力而已。

在函館中，蘇聯人仍不例外，有過短時期的失踪。直至晚上才歸隊。

阿生越來越担心，他覺得事情太不尋常，最大問題就是他們會不會變成「代罪羔羊」？

然則，這件事便有重新考慮的必要！

翌日早上進早餐的時候，阿生有個機會接近卡特。他們趁住坐在一起進餐時，低聲淺談了幾句。

阿生問：「這是什麼詭計？蘇聯人似乎鬼鬼祟祟的。」

「不管怎麼樣，我們也要帮他們帮到底！」卡特說。

「在飛機上，你接到什麼指示？」

「什麼飛機上？」

「你騙不了我雙眼，那位空中小姐手法雖然不錯，可惜仍被我見到。」

「我怕了你，我承認了。」

「字條上說什麼？」

「叫我將計就計，乘機到蘇境去活動，就是這樣。」

「將計就計？」阿生不禁想起新德里機場上那個神秘客的說話。

那個神秘客也是說過了一句「將計就計」。

看情形，國際特警總部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方面，都是事先洞悉了反蘇組織的陰謀。否則決不會叫他們將計就計。

早餐之後，他們乘旅遊車到郊區遊覽，但當蘇聯人要求車子開得更遠時，遭到日本司機的婉拒。日本人說：那是軍事重地，閒人免進。

甚至蘇聯人要拍照，也被日人警告。

阿生不大明白這是什麼基地，日本人何故會如此神秘？

× × ×

阿生他們的旅行團竟然獲准進入蘇境內旅行這是比較罕見的。

蘇聯所以被人稱為「鐵幕」，是因為他們「門禁森嚴」不易被外人窺見國內的事物。但自從奉行了修正主義之後，眞正開放門戶雖然未能做到，但是在若干方面最少也做到半迎半拒的程度！

例如在香港就有不少旅行社可以取得蘇聯的入境簽證。

因此，這一個旅行團之所以先取道香港，是否與此有關？阿生極感懷疑？

阿生等人到達海參威之後，落機第一件事就是受到特別囑咐，在這個城市之內，不論何時何地都不准攝影。

到機場來接他們機的人，是旅行社派來的代表——一個英國人，帶同二名俄人助手。

在海關檢查時，蘇聯人受到較嚴密的查問，只有阿生等人受到優待。這與柯維夫事前的忖測差不多！

但是無論如何，海關總算賞面給旅行社，他們一行人等，很快就可以過關。

在警衛森嚴的情況下，他們步出了機場範圍，彷彿開始進入虎穴一樣！

阿生等人這一回的確有如身在虎穴，而他們竟然企圖從虎穴中救人，也就等於與虎謀皮。

萬一這是蘇聯人的圈套那又如何？

阿生一想到這裏，就有些忐忑不安。

身入虎穴的心情，阿生不是第一次嘗試，但從來未試過這麼緊張。

「KGB」人員是否一直在暗中監視着他們？阿生不知道，但酒店的房間內，則必然有隱蔽式的竊聽裝置！

這些電子竊聽儀器，大多數隱藏在封密的水泥牆壁之內。

因此，如果表面上的檢查，根本就查不到任何蛛絲馬跡。

阿生知道，假如有儀器的話，一定可以查出。但他手上沒有這種儀器。

在美國派駐莫斯科的大使館裏面，每一幅牆壁之內，幾乎都有這一類電子竊聽裝置，雖然大使館建築期內，美國人已非常小心監視住每一個就地僱用的蘇聯工人，但他們之中仍有不少「KGB」冒充的工人，順利地將電子儀器裝到水泥牆壁中去。

至於竊聽儀安裝在牆壁之內，又如何收集所需的資料？這是一種專業性的高超技能，非一般無綫電知識可以解釋。

大致上說來，就是那些電子儀器非常精密，它可以將空間的些微聲音也收集進去，然後反映到接收的母機之上。

更為新式一些的竊聽系統，還可以透過人造衛星，加以分析，轉播！

俗語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軍事專家們為了收集敵方的情報，而不惜工本，當然有他們的理由。

在日本，泰國等地，美國空軍就有不少龐大的電子竊聽基地。這些基地的儀器之精細程度，以及天綫系統之龐大，非我們常人所能够想像得到。

然則，當美國「CIA」人員偵知美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牆壁之內有竊聽器裝置時，又怎麼辦？拆了它麼？

拆了牆壁之後，仍須再建。

只要再建，就得就地僱用蘇聯工人，「KGB」仍有機會可乘，那只等於浪費時間而已！

所以，「CIA」人員目前仍用一種反偷聽裝置——一些特製的金屬片，可以擾亂對方的微波收集器。

阿生手上既無檢查儀器，也沒有反偷聽的儀器，有什麼辦法可想？

唯一的辦法就是：少說話！

阿生和沙雅一間房，只要阿生不主動說話，沙雅很少開口。因此在阿生來說，他是比較放心的。現在阿生反而担心其他人。

阿生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如何，萬一他們說話不小心，就可能牽連到大局！

因此那一晚，阿生幾乎睡不闔眼。

他一直注意着外面傳來的一動一靜，萬一有什麼變化，阿生決不會獃在這裏等死。

這是一個極權國家，到處充滿秘密警察，說不定那些侍應生就是「KGB」人員的化身。

沙雅很早巳經倒頭大睡，他似乎什麼都不管，只難為了阿生。

首先是目的地的變更，起初說是莫斯科，怎麼又會來了這裏？會不會下一站再去莫斯科？柯維夫和他的手下為什麼要故弄玄虛？

其次就是他們此行的任務！

阿生早巳知道他們的任務是為了救人，但是，沿途上那些俄人何故不斷離隊而去？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睡了過去……

× × ×

阿生在矇矇矓矓中被人推醒。

那是沙雅。

沙雅站在床邊，向阿生先打手勢，叫他切勿亂說話。

阿生感到意外地瞪住他！

沙雅這才開腔道：「起來吧，時候不早了，大家快要去吃早餐了！」

阿生故意打了個呵欠，伸一下懶腰，道：「今天的節目秩序如何？」

「遊覽名勝。」沙雅不斷打手勢，叫阿生小心說話，一邊又道：「相信我們的領隊一定有很好的安排，你先起來更衣再說。」

「好的，」阿生由床上跳下，朝四下裏張望。

看沙雅的手勢，他顯然也知道房內有竊聽器的設備。

至於是他自己發覺的，還是別人通知他的，那就不得而知。

早餐時，領隊特別向各人提出口頭警告，在禁止攝影的地方，切勿拍照。

阿生看得出，那二名俄籍响導，最少有一個是「KGB」人員的化身。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在這鐵幕國家之內，能够容納得下這個旅行團，批准他們到來參觀，巳經是難得的事了。

現在為了防範萬一，派特務沿途監視，也是想像得到的。

後來各人登上旅遊車，直駛郊外。

× × ×

在旅遊車上，阿生一邊聽着响導員的講解沿途風光，一邊留心觀察車內各人的表情。

根據沙雅說：他們不久將見到一座建築物，那兒守衞森嚴，等閒人不容稍越雷池半步。但是他們可以從一處山崗之上遠瞭。

言下之意，顯然是暗示那兒就是他們採取行動的目的地。

旅遊車在山崗上停了下來。

車上的人紛紛落車遊覽。即使開車的司機也不會例外。因為長時期坐在車廂之內，的確不是一件想像中那麼舒適的事。

响導講的只是蘇聯革命黨人如何與沙皇在此血戰的故事；又說更北的一個城市「康索摩爾斯克」，又名共青城，是為了紀念蘇維埃共產黨青年團的。總之一派共黨八股，聽得阿生懨懨欲睡。

儘管蘇聯共黨到處張牙舞爪，向小國們振臂逞強。但是，列寧革命成功之後，轉眼數十年，所謂「五年建設計劃」一個又一個地過去了，所得到後果又是什麼？

簡單地說一句：貧窮，負債再加上世人的交相指責。

無可否認，至今為止，蘇聯仍然是數一數二的軍事强國。

他們的軍備是舉世知名的，紅軍的陣容也算得上鼎盛。

但是，這個「軍事强國」名是用什麼代價換來的？

代價就是人民的血汗，節衣縮食，捱飢抵餓而換來的。

這說法絕非過份，試看看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至今為止，歷年向外舉債的總數字，就是一個最佳例證。

歷年以來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欠下外債高達三百二十億美元。而且，這數字仍在不斷增加之中。

蘇聯人將他們的社會制度說得這麼好，為什麼人民還要捱飢抵餓？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想得出了神。

突然有人在他的肩膊之上拍了一下。

那是什麼人？是「KGB」化身的响導麼？會不會是有人窺破了阿生的心事？

阿生平空吃了一驚。

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在鐵幕的世界裏，人民的思想亦受到極嚴格的控制。

在自由世界裏，人民不滿意政府，不但可以透過報章和各種方式質問執政者，但在蘇聯，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即使在思想上有「作反」的意圖，亦屬違法；輕者送去勞改，重者處決。

阿生不是頭一次踏足於鐵幕國家，耳聞目睹，也不知見過多少殘酷的事實。所以有人突然而來地一拍。他又無可避免地大大地吃了一驚。

其實來者只不過是沙雅。

沙雅叫阿生過去參加他們的討論會。

原來那邊一班人巳圍攏在一起，研究着一些繪圖的內容。

那些繪圖是山下一座建築物的。他們正商量着行事的步驟。

阿生感到驚奇。為什麼他們如此大胆？難道不怕「KGB」化身的响導。此外還有駕駛旅遊車的司機。

後來阿生才發覺，他們正獃在那邊，不停地吸烟。

吸烟與吸毒的情形，阿生都見得多了。尤其是一些道友毒癮發話時的神情，阿生更見過了不少。

但像目前這種情狀的，阿生還是第一次見到。

二名响導與一名司機，目定口呆的站在那裏，木無表情。

他們不斷吸烟，但對外間一切事物，似無所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想問沙雅，看情形沙雅也一定知道。

但是，沙雅只叫他爭取時間，聽索基與蘇聯人的講解。

阿生因為明白到這次任務的重要性，也只好專心於那些繪圖之上。

繪圖分為兩大類，一是室外，二是室內。

室外部份，包括了四周的環境，關卡以及衞兵站崗的位置。

至於室內的，包括了各處通道，辦公室，警衞室和囚室之所在。

毫無疑問，阿生他們須要冒險進入裏面去救一個人。

現在蘇聯人就是要實地讓阿生他們了解一下環境。

阿生對於這種冒險行動，巳經不是第一次，但與俄人合作似乎還是第一次。

回頭看看，那三個人的香烟差不多抽完了，而俄人的講解，也告一段落。

阿生看見各人很有默契地散開，他惟有將沙雅留住。

「這是怎麼一回事？」阿生問沙雅，「他們為什麼這樣？」

「你是指响導和司機們麼？」沙雅笑了笑，「你是聰明人，更加是內行人，不難想像得到。」

「他們——」阿生瞥了各人一眼，忖測地說：「他們被痲醉了？」

「是的。」

「用什麼方法？」

「香烟。」沙雅會心一笑，「一切秘密盡在香烟之內。」

「不怕露出破綻麼？」

「在老虎籠內玩把戲，沒有百份之一百的把握，你肯冒這種險麼？」

「我眞奇怪，他們必然是受過訓練的，怎麼可以輕易接受你們授予的香烟？」

「我們抽的是美國香烟，無論香味與裝璜，都十分吸引他們；甚至在蘇聯各地的黑市，也有人出高價收購。可見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品，在這裏十分之搶手。」

阿生明白了，响導和司機們一定以為這是普通的美國香烟，接過手之後照吸如儀，想不到其中大有文章。

「迷魂香烟」足以令人暫時失去了知覺，阿生不但明白，而且亦見過，但像剛才這種情形——吸了之後。令人依舊站立在那裏，動也不動的，却從來未見過。

根據沙雅說：這是「反蘇」俄人的神秘武器之一。

他們還會把這些香烟設法送到山下守衞的蘇聯兵手上。

阿生開始覺得這個「反蘇組織」的人神通廣大，但也越來越替他們担心。

豈料阿生這份担心還未完結，山頭上便出現了一些吉甫車。

車上坐滿了蘇聯的武裝士兵。他們荷槍實彈跳下車來，分別朝阿生等人展開了包圍的態勢。各人登時被嚇得手忙脚亂。

响導和司機們巳經逐漸清醒過來。

阿生担心等會兒响導們會把吸烟的感受向蘇軍們反映，屆時他們這班人就會百詞莫辯。

但是，索基等一班柯維夫的手下們，却若無其事似的，處之泰然。

蘇軍包圍的目標顯然是他們這班人，那麼，等一會兒搜查和盤問每一個人，似乎也是無可避免的事。

索基手上的地圖，以及那些香烟，毫無疑問都是最好的證據。

阿生越想越覺不妙。

但是這時候巳是勢成騎虎，他們根本不可能逃走。

只要任何人在這時拔足飛奔，都有可能被蘇軍射殺。

一切既成定局，阿生也無可奈何，惟有靜觀其變。

轉眼間，蘇軍巳到了跟前。

各人在愕然之際，响導首先向蘇軍頭目問道：「同志，什麼事？」

一名蘇軍軍官反問道：「你們在此幹嗎？」

「這是遊客。」响導說，「我們領有特別人情來此觀光。」

「這是禁區，你不該讓外國人到此旅遊。」軍官生氣地說。

「同志，眞對不起。」响導說，「我只知道這裏不准攝影。我巳警告過他們，只准觀光，而且不准走出這範圍。」

「我們要搜查！」軍官向他的下屬示意。

阿生暗暗替他們着急。因為那些繪圖將令他們欲辯無從。

士兵們開始採取行動。

他們首先注意的，就是部份遊客掛在肩上的影相機。

紅軍們將菲林拆下曝光，然後又以雙手掠過各人的衣物。

這種搜查方式很禮貌，目的大概是要證明一下各人有沒有携械。

既然沒有搜索各人的衣袋，索基等人也總可以鬆了一口氣。

阿生等人十分合作，也令到紅軍十分滿意。

蘇聯軍官態度變得和藹。與响導們談笑，氣氛變得融洽。

索基乘機遞過香烟，軍官欣然接過。其他士兵也不落空。

阿生又開始担心。

他覺得這些香烟萬一又是「迷魂香烟」，那就糟了。

奇怪的是响導們也無反應。照計他們領教過「迷魂香烟」之後，也要向紅軍們提出警告才是。但事實他們却若無其事。

究竟那些香烟是否與眼前這些相同？然則，等會兒這些紅軍士兵們會不會一一進入催眠狀態？

阿生看着他們吸烟時的悠閒情趣，却暗自爲他們担心。

索基突然拿出一條十包裝的美國香烟，送給那位蘇聯軍官，還故意大聲說：「這是送給各位同志的，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美國香烟包裝十分美觀，軍官接過手之後十分欣賞。

他隨即納入軍褸之內，收藏起來。

由於剛才索基的話其他士兵也聽到了，他們自然心有不甘。因爲這份「禮物」明明是大家都有份兒的。

軍官可能也從面色中見到了，於是他對各人說道：「這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大家回到營裏吸食時必須小心，不要讓同志們批評。」

如此一來才將那十包香烟拆開分派給下屬們。這才皆大歡喜。

阿生看見他們走了，雖然舒了一口氣，但却滿腹疑團。

後來他問沙雅：「送給蘇軍的，是什麼香烟？」

「美國香烟啊！」沙雅會心地一笑。

阿生道：「我的意思是，其中是否滲了一些迷魂藥在內？」

「是的。」沙雅低聲說，「別讓响導們聽到，送給紅軍的，與他們吸食的，完全一樣。」

阿生反而因此担心起來。

因爲他們這個旅行團的人還要留在蘇境，萬一蘇聯軍方發現烟中的秘密，相信他們這班人想離境也難。

但是無論如何，目前主動之權却不在阿生的手上，只有空焦急而已。

旅遊車又儎他們到老人院觀光。

蘇聯的老人院份外多。由於他們的國家推行社會主義制度，老人和幼兒都有地方收容；天倫之樂，實在是罕見。

在老人院之內，索基鬼鬼祟祟的會見了一個年青的女人。

其他人都在响導的引領下，忙於與老人們交談。有些老人已超過一百歲以上，因此每個遊客均對他們的長壽之方大感興趣。也因此沒有人注意到索基的行動。

但是，阿生爲了本身的安全，却一直暗中注視着俄人的一舉一動。

索基與那女子用俄語交談，令到存心竊聽的阿生無可奈何。

阿生只懂普通三兩句，根本不明白他們在談一些什麼。

只知那女子的身份有如護士，職責是負責照顧這兒的一班老人們。

那女子只有二十餘歲，以俄國女人而言，她算得上是年青貌美了。

阿生發覺她面帶愁容有如驚弓之鳥。

索基似乎很關心她，最後將一包東西塞到她的手中。

阿生担心被人見到，回頭想離開那兒，却被人一手搭住了肩膊。

阿生吃驚之餘回頭張望，又是沙雅。

沙雅笑道：「你在這裏幹嗎？人人都在追問長壽秘方，你却在這兒偸聽人家講話。」

阿生被沙雅窺破心事，紅了面道：「我只是覺得有些古怪。」

「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沙雅道，「那是索基的表妹，他暗中給她一些金錢上的接濟而已。」

阿生這才釋然。

虎頭捫虱　險中求勝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一直受到欵待。

柏頓爲了表示對他們關懷，一直派尊尼陪伴住夫婦二人，到各處遊覽。

但是，呂林二人只担心阿生的安全，那裏還有心情觀光？

柏頓雖然自稱是國際特警隊人員，但是呂偉艮總覺得他的態度十分可疑。甚至派來陪伴他們的尊尼，呂偉艮也覺得他只爲了監視他們夫婦二人而來。

柏頓究竟是否眞的就是國際特警隊暗中派到印度來的頭目？

這問題一直困擾住呂偉艮；儘管林愛莉一再證實她見過辦公桌上的文件，那文件的確是國際特警組織的密件，外人不易得到。

但是，呂偉艮是個十分細心的老江湖，對於江湖中的爾虞我詐，實在看得多，見到慣了。

林愛莉也許不會看錯，密件的確是屬於國際特警組織的。

但是呂偉艮不禁懷疑，既然是「密件」，爲什麼會放在案頭之上，輕易讓林愛莉見到？

此外，那晚的情形呂偉艮還記得清楚，就是那間辦公室的門半掩着。

這一切都似乎太不合情理。身爲國際特警隊一名派駐海外的頭目，豈可如此粗心大意？萬一當晚不是他們夫婦二人，而是另有其人，後果又將如何？

那一定是秘密外洩。

照計身爲一個國際特警隊海外負責人，不可能大意到這個程度。

呂偉艮心裏既已生疑，就一直想辦法要弄個明白。

再回心細想，連日以來，尊尼只是陪伴呂林夫婦二人到處遊覽，對阿生的事反而絕口不提。

表面上看來，柏頓正在與他的隊員處

理着阿生的事。

但呂偉艮是個頭腦冷靜，胆大心細的人。經他分析過之後，總覺得不大對勁。

尊尼表面上看來也十分負責。柏頓要他負責陪伴呂林夫婦二人，他也盡了「義務响導」之責。帶了二人到一些名勝古跡觀光。

印度是個落後國家，尤其是環境衞生方面，更加令人担心不已。

舉世皆知印度境內有一條「恒河」。照計境內有河流，對水流灌漑應該利大於害才對。

但是，這條恒河正與印度的耕牛一樣，也是給「迷信」二字害死。

印度人將這條河視作「聖河」，每隔十二年舉行一次的「甘巴美拉節」，大約在數達二千萬的宗教信徒，在河上進行沐浴。據說如此可以「洗脫滿身罪狀，獲得清白之軀」云。

就在平常的日子裏，印人仍在河上洗澡，洗衣服和雜物；更糟的就是：他們食水也依靠這些河水供應。

如此一來，他們的環境衞生大受影响，因此，霍亂及各種病症經常一發不可收拾。

萬一瘟疫發生，印度人往往不求諸現代醫學，反而向上天禱告，祈求上蒼與「妖魔鬼怪」討價還價。

年來聯合國衞生組織開始插手去理，仍舊難以改變這落後民族的舊觀念。

另一方面恒河河床太淺，旱季水源缺乏，水乾見底；雨季却泛濫成災。

總之，這條「聖河」不但未帶給印度人什麼好處，反而不斷帶來了災難和疾病。不知道是他們不從事改革的惡果，還是天意如此。

根據尊尼說：每屆的甘巴美拉節，可謂盛況空前。因爲要隔十二年才舉行一次，所以印度人必然大事慶祝。

上次舉行過之後，至今已有十一年，明年又是下一屆甘巴美拉節舉行之期。料將有二千萬信徒來自世界各地。

印度聖城阿拉哈巴市，目前已開始着手籌備明年的慶祝大典。

據說：舉行的佳期，是須要由星相學家推算出來。明年的佳期是一月五日開始，連續四十三天。由此可見其規模之大。

目前距離一月五日還遠，呂林夫婦二人當然不可能逗留到那麼久遠。他們既非信徒，對這一類的宗教節日也不感興趣。不過尊尼既然一番好意介紹，他們也只當作增廣了見聞而已。

歸根究底，他們還是要設法查出尊尼這班人的眞正身份。

於是呂偉艮開始想辦法擺脫尊尼的糾纏。

這些日子以來，尊尼與他們夫婦二人形影不離，令到呂偉艮幾乎無所施其技。

呂偉艮畢竟是個老江湖，在未想出一個徹底解決的辦法之前，他是不會輕擧妄動的。

他們夫婦晚上可以睡在一起，但呂偉艮發覺房中裝了竊聽儀器，所以連說話也得小心。因此他們要商量大計，也只可以利用尊尼不大留意的短時間之內。

還好夫婦二人平時合作慣了，在若干地方總有一定的默契。

現在所等待的，只是機會。

這一天，呂林夫婦二人與尊尼遊覽完郊區之後，返回市區。

呂林二人表示對印度咖喱十分欣賞，想一試個中滋味。

於是尊尼帶他們到市中心區一間高尚的正宗印度餐廳。

這裏面佈置是正宗的古印度色彩，許多印度貴族也在些進食。

呂偉艮在這此日子裏，見過不少印人進食，他們喜用手指代替刀叉筷子，看上去的確令人有些胃反。

當初他們以爲只是下層社會的印人才會如此，想不到在這間被稱爲「高貴」的印度餐廳情形仍然如此。

唯一不同的就是：每一張餐桌之上，照例都擺放了刀叉；至於用得着與否，乃是貴客的事。

呂林夫婦二人在這兒混了幾天，對市區的大致情況已相當熟悉。

他們知道可以打長途電話的電報局就在附近不遠處。

他們又知道這一間是正宗的印度咖喱餐廳，尊尼只要想起咖喱，幾乎肯定會帶他們二人到此進食。

果然，尊尼這一次上當了。

當他們進食過之後，呂林二人故意要喝一些洋酒。

尊尼正是求之不得。

當尊尼喝得幾分醉之後，呂偉艮借故進了洗手間去。

尊尼雖然有酒意，但仍舊未忘記他的眞正任務就是監視呂林二人。

因此呂偉艮離座時，他也要去。但是却給林愛莉借醉大獻慇懃，纏住他喝酒。

尊尼有了酒意，加上林愛莉的美色，他只好留下來陪她飲。

呂偉艮於是得以從容地，越窗而出，跑到隣近電報局去。

呂偉艮老早就想過了，惟一可以證明柏頓和尊尼的身份者，就是「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

但是，如果他們當住柏頓和尊尼面前致電巴黎，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假如柏頓和尊尼是眞的特警人員，當然不成問題。

萬一是假的，他們一定不會放過呂林二人，那就危險了。

因此，呂偉艮不得不想出了今天這個辦法來：一邊叫林愛莉纏住尊尼，一邊偸溜了出來打長途電話到巴黎去。

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的范梅力副總監，他是負責海外行動組的，對呂偉艮等三俠十分敬重。所以在電話中知道是呂偉艮之後，十分緊張。

范梅力知道呂偉艮不會無故來電。現在知道他們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又知道他們不同的遭遇，大爲震驚。

范梅力肯定地告訴呂偉艮：他們遇上了的人不可能是國際特警隊人員。因爲不久之前，他們派到印度首都的秘密人員，才與總部連絡過。

呂偉艮非常吃驚。

現在事情已經擺明擺白，就是阿生被人利用，如今不知所踪。

另一方面，呂林夫婦二人被不知來歷的人從中監視。

究竟他們意欲何爲？這件事看來絕不簡單。

呂偉艮只約略報告了目前他們夫婦二人的行踪之後，便匆匆掛綫。因爲他不想離開餐廳太久，以免引起尊尼的疑心。

但是，就在他剛剛離開電報局之際，就遇上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他們是柏頓和他的手下。

柏頓和他的手下怎麼會在這裏？大概這又是早有預謀！

呂偉艮想反抗，但一輛汽車之內，出現了他妻子的影子！

林愛莉正被人挾持着。

柏頓還担心呂偉艮見不到，揚聲提醒他，叫他不要胡來。

「請上車，我們有話好說！」柏頓打了一個手勢。

二名大漢分左右而來，將呂偉艮推上汽車裏去。

林愛莉被人挾持在另一輛車子裏，離遠瞪住她丈夫。

呂偉艮覺得這一回又是棋差一着！

也許他不該太過相信對方，也許他早就應該先行擺脫尊尼，然後再求證實對方的身份。

但是，當汽車先後開動了之後，呂偉艮才從柏頓口中知道，除了尊尼之外，還有另外一些暗中監視他們夫婦的人。

所以，呂偉艮根本無機可乘！

柏頓又說：「最可惜的就是：我派出監視你的人太過愚蠢！他們不該讓你打出一個長途電話。但是，這班蠢才竟然先向我報告，然後才帶我趕到電報局來。可惜爲時已晚！我想，剛才那個長途電話，你一定是打到巴黎去的。是不？」

呂偉艮道：「你既然知道了，我也不必否認！」

「那麼，我們的眞正身份，你一定也知道了？」柏頓問。

呂偉艮苦笑搖頭：「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們不是國際特警人員。」

「爲什麼你要追查到底？」

「因爲我越想越覺得不是味道，尤其是我那個徒弟的下落！」

「他去了蘇聯！」

「他到蘇聯去幹嗎？」

「代我們辦一件事。」

「然則，你們又是什麼人？」

「你猜猜吧！」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柏頓含笑望住身邊的助手：「你以爲他猜中了麼？」

助手道：「差不多了。」

「你們爲什麼要用這種詭計？」呂偉艮有些氣！

柏頓道：「不想你破壞了我們原來的計劃，才迫不得已！」

「什麼計劃？」呂偉艮問。

柏頓道：「我們CIA海外人員存心協助一個反蘇組織，將計就計，協助他們進入蘇境去救一個人出來。」

呂偉艮生氣地說：「這是你們CIA的事，不該牽連到我們的身上。」

「本來不關你二位的事，可惜你們一則是阿生的至親，二則知得太多，三則太過愛理閒事。所以我們也不得不監視你們！」柏頓說得十分明白。

呂偉艮有些啼笑皆非：「然則，你打算將我怎樣？」

「只要你乖乖的合作，不冒險，不反抗，我可以保證不傷害你！」柏頓面色一沉，又說：「但是，相反，如果你不合作，沒有人敢保證你的安全。相信CIA的手段，閣下或多或少總也聽過一些吧！」

呂偉艮自然明白「CIA」的毒辣手段，但想不到對方竟會明目張胆地提出恐嚇！

林愛莉在前面一輛車子裏，呂偉艮爲了她的安全，只好忍氣吞聲！

但是，呂偉艮內心的疑問，仍然未找到一個較合理的答案。

例如阿生究竟被那一方面的人利用？他們要阿生做何事？

又例如柏頓口中所說的「將計就計」，又是怎麼一回事？

照計「CIA」與「國際特警組織」一向有連絡，柏頓既然是「CIA」的人，自會明白，他不該這樣對待呂林二人。

但是無論如何，呂偉艮到現在爲止，總算明白一點，就是阿生果然去了蘇聯！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又被帶到那個秘密辦事處去。

現在呂林二人已經明白了，這兒不是國際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而是另外一個不知名組織的秘密辦事處。

至於這是一個什麼組織，呂偉艮不得而知；也許眞的是「CIA」，也許是另外一個組織。

呂偉艮乘機又向柏頓問：「爲什麼你們故意讓我們見到那些屬於國際特警的密件？」

柏頓嘻嘻哈哈的大笑起來：「你倒問得好，我們能够安然渡過難關，就是全靠那些密件。相信你們也得承認，只因爲相信我們是國際特警，才不去追踪阿生的下落！」

呂偉艮終於明白了過來，原來當晚的事（尊尼去酒店將呂林二人帶走）固然是一個局；就是翌日讓他們逃走，也是一個局！

他們故意讓呂林二人在逃走時，進入那間辦公室，讓他們見到那桌上的國際特警文件，因而誤解他們的身份。

呂偉艮不否認，他當初太過相信對方，所以沒有親自去追踪阿生；因爲在國際特警組織的立場上，他們一定比呂林二人更焦急要找出阿生的下落。

呂林二人當時就這樣想：以國際特警隊如此龐大的組織，相信他們一定有辦法可以把阿生找回來。

直至到後來，呂林二人才越想越不對勁，可惜爲時已晚！

呂偉艮暫時不得不屈服下來。但是，他不是一個被人征服的人。

當他再見到他妻子林愛莉的時候，二人已經被軟禁在那處秘密地點！

這是有竊聽儀器的裝置，所以呂林二人不敢亂說話。

屋子裏面，到處有帶槍的人。因此呂林二人對他們身份推測，更覺神秘莫測！

這班人對呂林夫婦二人尚算客氣，最少未有當他們是監犯一樣。

但是，呂林二人既然明白了事不尋常，又怎會安份地在此獃下去？

黃昏時份，有人送食物入來。

呂林二人平時是被人請到食堂那邊去進食物，但今天夫婦二人被命令不能隨便走出那間房。因此一切飲食有人送入來。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一邊進食，一邊用眼色，手勢「交談」。

他們儘管不作聲，雙方却明白對方的意思；即使間中交談，也只是談一些無關重要的事。

當然，他們明知有專人偸聽，又豈會讓對方知其心意？

呂偉艮忽然說：「把收音機扭開聽聽吧，悶死了！」

林愛莉道：「聽來幹嗎？我們又不懂印語！」

「希望聽到音樂節目，總好過悶氣沉沉的。」呂偉艮說。

林愛莉於是扭開了收音機。

雖然是音樂節目，但呂林二人仍然無法可以聽得懂。

不過呂偉艮的目的只是爲了製造一些音響，並非志在欣賞！

不久，有人入來將碗碗碟碟收去。

呂偉艮悶聲不響，自後面將那個印度人掩暈。

林愛莉非常合拍，幫手將印度人抬過一旁，迅速解下他的纏頭巾。

呂林夫婦二人是因爲剛才那印人送食物入來，才想起這計劃來的。

現在呂林二人仍在交談。

但林愛莉却對鏡纏頭——她要把自己暫時打扮成印度人。而呂偉艮却故意將那些碗碟弄得鏗鏘作响——彷彿有人正在收拾碗碟似的。

林愛莉以最快的動作，完成了僞裝。然後托住碗碟出去。

通道之上，光綫暗淡，林愛莉出去之後，佯作回頭反鎖那度房門。其實她這一下是假動作，門根本沒有反鎖。

一個帶槍的守衛由那邊過來，與林愛莉打了一個照面。

林愛莉俯首避過對方的視綫。

那是一個歐洲男子，他與林愛莉擦肩掠過之後，隨即感到不妙！

儘管光綫暗淡，他仍然察覺得到林愛莉的僞裝！

於是他立即回轉身來。

但是，林愛莉的動作比他更加快了一步。

林愛莉棄去碗盆，一手反扣住那名槍手，以第一時間自他腰間奪去他的手槍。

那男子連呼叫的時間也沒有，就聽到林愛莉的低聲警告！

「不要妄動！」林愛莉以手槍抵住了他的背脊，「告訴我由何處可以安然離開這裏！」

那男子道：「你們別冒險，那太傻了，我們只想你倆獃在這是一個時期，無意傷害你兩位！」

「別嚕嗦！」呂偉艮這時也跑了過來，插咀道：「時間無多，快帶我們走。」

呂偉艮是探首張望時，發覺他妻子順利完成第一步計劃的。

但是，就在這僵持的刹那間，那邊通道盡頭處有人聲吆喝過來。

毫無疑問，呂林二人的行動已經被其他守衛發覺了。

林愛莉反而扣緊手上的人質，迫他進入最接近他們的一間房——就是軟禁過呂林夫婦二人的一間房。

這時候，那名一度暈倒過去的印人，正逐漸甦醒過來！

他抓抓頭，一派莫名其妙的神氣！

呂偉艮把他帶到門口，做擋箭牌。

林愛莉則對他們手中的人質說：「叫你的人退下去，否則我會先殺你再說！」

那歐洲人說：「請你們冷靜一些，我們有話慢慢說。」

但是林愛莉却咬牙切齒地，將槍咀指向他的太陽穴，狠狠地說：「老娘沒有耐性跟你慢慢說，我要你立即喝退他們，叫他們讓開一條路，讓你帶我出去。」

那男子無可奈何，只好照辦。

豈料聲音傳了出去之後，對方竟然毫無反應。

呂林夫婦二人非常担心，如此這般的僵持下去，只有對他們不利。

走廊那邊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人聲吵鬧，間歇地傳來槍聲。

呂林二人當初也不明不白，還以爲是對方向他們警告。

但，不久之後，走廊上傳來人聲和步聲，

有人說：「他們就在那間房，我不敢騙你，他們剛想逃走！」

呂林二人奇怪這個人爲什麼會這麼說話。

轉眼之間，有人押住尊尼等人過來。這些人荷槍實彈，聲勢洶洶的，尊尼等人顯然被他們殺個措手不及，因而變成了俘虜！

呂林二人在未明眞相之前，仍然戒備着。

他們見過無數的奇謀妙計，說不定這正是對方的「苦肉計」！

因此林愛莉作勢地警告道：「你們站住，誰也不許前進一步。」

尊尼處於夾縫之間，但任何一方面開槍，必然最先射死他！

他嚇得呱呱大叫：「別開槍，後面這些是你們的人。」

林愛莉冷笑道：「見鬼！什麼自己人？我從來見過他們，你別施詭計！」

尊尼十分焦急，欲辯無從，反而後面的人揚聲說道：「裏面可是呂先生和呂太太？」

呂偉艮覺得事有可疑，也揚聲問了出去：「來者是誰？」

押住尊尼的人道：「我叫查理士，是這兒的國際特警負責人；我們不久之前接到巴黎總部的指示，奉命前來找尋二位的下落！」

林愛莉還是不敢大意，道：「有什麼證明？」

「我有特警證件，只要你保持冷靜，我可以讓你驗明眞假！」那個年青人很爽快，說完就叫人遞了一張證件過來。

呂偉艮接過了。

這一次，他可以將證件拿在手中慢慢的看個清楚。

但上一次，他只能從別人的手上見到，根本無法接觸那證件，所以才會上當！證件是眞的。

呂偉艮向他妻子遞了個眼色，然後點頭示意。

林愛莉於是將那名歐洲男子以及一名印度人由房間裏推出去。

查理士帶來好一些人，有些是歐洲人仕，有些是當地的印度人。

他們都是查理士率領下的國際特警人員。

在查理士的指揮下，他們迅速自林愛莉手中接收那名歐洲槍手，以及一名印度人。

查理士是英國人，他在印度長大，所以對這兒一切都十分之熟悉！

他是不久之前才接到巴黎總部一份密令的！范梅力要他設法把呂林二人找到，因爲有人冒充特警隊扣押住夫婦二人。於是查理士便帶人追查到這兒來。

查理士是個很有幹勁的青年，儘管俄人在印度各地的勢力日益龐大，但他領導的國際特警隊人員，仍活躍於各地。

查理士將一干人等立即帶走，連印度警方也不必驚動。

三輛大卡車，來時有如閃電，走時也彷彿一陣風似的。

最後回到眞正的特警隊秘密辦事處，那是近郊的一個舊車場。

柏頓和尊尼等，大約有二十多人被特警隊秘密押回這裏來。

查理士首先向呂林二人表示道歉，因爲他們不能好好保護三俠他們！

但呂偉艮等人的行踪事先並未知會特警隊，所以呂偉艮說：「要道歉的應該是我！」

無論如何，事情至此，總算告一段落了！

查理士告訴呂林二人；他們爲了追查二人的下落，也費過了一番心思！

最初特警隊以爲他們被美國「CIA」人員秘密囚禁起來。

但經過一番明查暗訪，才知道呂林二人落在這班人手中。

這班人是誰？

查理士和他的隊員們能够迅速找到他們之所在，又可以輕而易舉地將他們制服，可見得查理士這班人不但有組織，消息也十分靈通！

因此，查理士很快也清楚知道了他們這班人的眞正身份。

原來柏頓和尊尼等人，也是「反蘇組織」中的一個分支機構；他們直屬柯維夫指揮。大部份成員是東歐人。

國際特警隊的任務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但有時他們也會處於矛盾之中。

例如這一次他們既然知道了「反蘇組織」的救人行動，却不加干預！萬一事敗，會不會觸怒蘇共？然則，一場國際糾紛似乎無可避免！

但是，呂林二人認爲這是值得同情的行爲。

查理士惟有將一切實情向巴黎總部回報。

巴黎國際特警總部聞報後，立刻與華盛頓方面的「CIA」總部連絡。

凡是這一類情報機構，儘管彼此立場相同，有時爲了種種自私的理由，會將許多事實眞相隱瞞起來。

「CIA」亦即美國中央情報局。這機構所作所爲，是功是過，年來正在美國國內外展開爭論之中。

不管怎樣，「CIA」與國際特警隊一直保持密切連繫却是事實！因爲美國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最大成員國，所以許多重要情報，他們照例通知巴黎的特警總部。就是這一宗却未見提及。

現在國際特警總部既然主動提出，「CIA」也惟有直認不諱。

根據「CIA」總部的答覆，以柯維夫爲首的「反蘇組織」，的確有一項冒險救人行動！

由於「反蘇組織」中的成員，大部份被蘇聯「KGB」特務掌握住名單，所以他們必須另外物色一批有胆有色，受過訓練的人，協助他們去進行是項任務。

阿生，卡特和沙雅等人，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柯維夫的手下們選中了。

當卡特墮入柯維夫的圈套之後，「CIA」人員經巳發覺，但是，他的上司，不但未加阻止，還叫他將計就計，進行到底！

阿生也聽過有人叫他「將計就計」，但那些並非他的同事；只不過是柯維夫的人假扮的特警人員。

柯維夫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阿生他們盡心盡力去爲他完成是項危險的救人工作！

至於柯維夫如何知道特警隊的暗語，以及如何獲得特警隊的密件信封，這點連柏頓他們也不知道。

不過，柯維夫這班人既然在印度各地如此活躍，一定是耳目衆多，神通廣大的，特警隊只要稍爲疏忽，就會洩漏秘密！

「CIA」總部又承認，在阿生等人的僞裝旅行團前往海參威途中，柯維夫的親信們曾一再與「CIA」海外特工秘密接觸。

這正是沿途俄人何故經常失踪的最大理由。原來他們正是與「CIA」特務連絡。

「CIA」究竟與柯維夫的人又有什麼勾結？

「CIA」總部在回覆特警總部的密件中未見提及。

但是，國際特警總部也知道「CIA」特工深入蘇聯境內；相信柯維夫的人一定是求取「CIA」知會他們的敵後人員，屆時加以援助！

事情發展至此，呂林夫婦二人比較有了一個輪廓！

呂偉艮最少巳知道，阿生處於險境之中！

他就在查理士的辦事處之內，用長途電話與巴黎總部的范梅力連絡。

范梅力雖然只是特警副總監，但統理海外事務，權力甚大！

他答允下令全力保護阿生。

同時特警總部也向「CIA」總部提出備忘錄，要他們負責阿生的安全！



呂偉良和林愛莉將看守他們的槍手制服，脅令他帶引他們安全離開。

儘管如此，呂林夫婦二人仍然放心不下，迅速離開印度東飛——沿住阿生他們的路綫，經香港飛來京，然後由東京北飛函館，設法進入海參威……

× × ×

阿生，卡特，沙雅以及其他人等，作好了最後的心理準備！

因爲他們不久之後，就要出發，目的地就是他們日間見過了的一處秘密基地。

每一間房都有竊聽裝置，照計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很易被人察覺。

但是，索基他們早有了準備，每間房放了一具手提錄音機，間歇地播出鼻鼾聲，輾轉反側聲等等。讓竊聽的人以爲房間裏的人早巳紛紛睡去了。

其實阿生等人早巳分別悄悄自窗口越去，穿上了渾身黑色的夜行衣，在街上走動，然後到另一條街道一角集合。

天氣十分寒冷，尤其是沒有陽光的晚上，在這種環境底下，等閒人也不易挨得住。難怪柯維夫要選擇受過特殊訓練的人員！

阿生等人蛇行鼠步，在黑暗的街道上急竄，根本就沒有人去理會他們。

一輛軍用的大卡車，早巳停在那兒等候！

阿生只知道索基等人巳在車中，並未追究他們如何弄到這輛軍車。

當各人到齊了之後，車子立刻開動。

這時候，車內的燈光才亮了起來。

卡車四周密不透風，相信外面一定見不到這裏面亮了燈。

索基等人開始向阿生他們解釋工作程度，同時要大家再看一次那些繪圖。

繪圖是指示他們熟習現場環境的，萬一任務失敗，也能及時撤退，以免落入蘇軍之手。

駕車的人，以及坐在車頭的俄人，都穿上了蘇聯紅軍的制服。

表面上看來，這完全是一輛蘇軍的大卡車。至於他們如何瞞天過海混入軍營去這是俄人的事，阿生他們竟然完全不知。

阿生所以如此相信他們，除了神秘客能說出巴黎總部的暗語之外，還有那一句「將計就計」，此外就是卡特的影响。

卡特是「CIA」人員，這點阿生是知道的，他們在西雅圖見過面，也合作過，因此阿生不會懷疑其人的身份。

卡特曾悄悄告訴阿生，「CIA」總部也密令他「將計就計」，助俄人一臂之力，救人之外，順便搜集情報。

卡特爲了「將功贖罪」，自然希望一切順利。

阿生因爲勢成騎虎，也只好盡力而爲了！

當軍車開出了市區之後，更加是寒風刺骨，還好阿生等人個個都受過訓練的特殊人物，身體總要比一般人强壯！

車子直駛秘密基地。

當軍車通過第一度閘口時，只有一個俄兵過來查問。

檢對過番號，問過了口令之後，軍車竟然順利通過。

各人暗自捏了一把汗。

車子的速度放慢，然後停在一處軍營外面。

四周環境一片黑暗，尤其是當車頭燈熄滅了之後，更加沉寂。

沒有人過來查問，彷彿所有的人都被寒冷征服了。

索基首先指揮第一批人下車；他們全是穿上了俄國紅軍制服的俄人。

然後又叫沙雅等人準備。

沙雅不停地在車中做柔軟體操，目的是保持身手靈活；事實上天氣太凍，人們的動作很易受到限制。

冒充俄國紅軍的俄人，操到了閘口，立即受到守衞住第二度閘口的衞兵查問。

原來這是索基等人的詭計，目的是引開守衞們的注意。

這一邊，沙雅等人在黑暗中翻上了車頂。

車頂之上，有特殊的裝置，沙雅站在一塊臨時裝上的機動跳板之上，由阿生開動了活掣，隨即在昏天黑地之中聽到「卡察」一聲，一條黑影巳凌空飛出。

沙雅凌空翻了一個筋斗，越過那幅高達丈半的鐵絲網，在另一邊輕輕落下，身形之輕巧，點地無聲。

阿生尾隨其後，也跳到那邊去，然後是卡特。

三個人先後會合，最後才摸索前進。

這是生死關頭，只要驚動了守衞的衞兵，就可能死於亂槍之下。

他們現在只能憑記憶中的圖形，找尋一座「營房」——那是囚禁一位青年俄人的地方。

根據索基的指示，那青年人被軟禁在這座營房之內，接受思想改造！因此這裏不是一般監獄。詳細情形阿生知道得並不

太清楚。

突然前面出現了一點火光，令到三個人迅速閃過一旁。

那火光忽光忽暗，令到三人躊躇了一陣。

那邊就是他們的目的地，因此他們顯得份外緊張。沙雅隨即取出一副紅外光望遠鏡來，朝那邊望過去。

阿生和卡特二人分別陪伴在沙雅的左右。

沙雅一邊用紅外光望遠鏡監視那邊的情形，一邊道：「原來是守衞吸食香烟，那只不過是香烟的火光。」

三人又繞道前進。

營房四周一片沉寂。

站在營房入口處的衞兵，實際上已在室內，只不過由於角度的關係，他吸烟時的火光才會讓阿生等人離遠見到。

索基雖然安慰阿生他們，說出晚上在此值班的蘇軍，都須要吸烟提醒精神。因此，日間在山崗之上，索基曾乘機將一些特製的迷魂香烟分贈蘇軍。

由於那是美國香烟，相信蘇軍爲免同僚追究，必在晚間始敢拿出來吸食。

表面上看來，索基的「神機妙算」，對阿生他們的行動極之有帮助。

但是，阿生覺得未必如此簡單。

最顯淺的就是：值班的衞兵，未必就是他們日間見過的蘇軍，因此他們未必在此時吸食特製的迷魂香烟。

因此，阿生不敢大意，還提醒沙雅和卡特，不可太過樂觀。

當三人蛇行鼠步地，走得較接近那衞兵時，他們才覺得索基的忖測可能靈驗。

可以在黑暗中見到一切的望遠鏡透視之下，發覺那衞兵的確木然而立，痴痴呆呆的，只會間歇地吸烟。

沙雅向二人打一個手勢，竟冒險先竄了進去。

衞兵毫無反應。

阿生一直在旁小心監視，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會先發制人。

營房之內，有另一名蘇軍正在伏案而睡。

沙雅摸出一支痲醉針，朝他頸後插進去。

阿生和卡特迅速摸到裏面去。

裏面一片黑暗，還好各人早有了準備，亮起手電筒。

手電筒光圈之下，發覺有一度房門，門掩上了。

沙雅向阿生打了一個手勢，因爲阿生是一個開鎖專家。

阿生只花費數秒鐘光景，門即應手而開。

黑暗中突然有人由床上跳下來，神經質地叫了起來。

沙雅手急眼快，一個箭步衝了過去，用手將他的嘴巴掩住。

一邊又在他的耳邊低聲說道：「不要吵！中尉，我們是來救你的。」

那位中尉果然安靜下來。

沙雅將手放開，然後約略交代，催促他趕快更衣，跟他們一齊離去。

阿生憑電筒光圈帶來的印象，只覺得這位中尉年青，強壯，雙目烱烱，是個很機智的軍人。

各人正待離去，門外傳來步聲。

有人入來。

各人大吃一驚，急忙廻避。

進來的竟然是門外守衞的蘇聯士兵。

看他的神智仍然不大清醒，但手上已沒有香烟，這表示他的迷魂香烟已經吸完了。

迷魂烟只能帶給食者短暫的痲醉；而在痲醉的時候，對外面一切事物會一無所覺；至於吸食者個人的感受，則在狂想的狀態中，有如發白日夢一樣。

這情形有些像吸食迷幻藥一樣，就是沒有怪叫和露出狂態；前者是靜靜的陷於夢想之中，後者則失去了常態。

迷魂香烟的功用，也是由沙雅口中傳出，阿生才清楚的。

現在那蘇聯士兵吸完那支香烟之後，神智可能正逐漸清醒，於是入來喚醒他的同伴輪班。

沙雅担心行藏敗露，向阿生和卡特遞了一個眼色。

於是三個人出其不意，自後偸襲，那士兵終被擊暈。

四個人迅速離開那座軍營。

沙雅帶住各人由營房的出口處步去。

根據事先的安排，索基等俄人，會在阿生等人偸入營內之後，沒法制服出入口處的蘇軍守衞。

但是，凡事總難免有意外的，究竟索基他們能否順利得手？

爲了證實這點，沙雅使用紅外光望遠鏡，朝那邊望過去。

只見他們的大軍已停在閘口之外等待着，這也表示索基等人已順利完成了任務，正等待撤退。

於是阿生等人竄至閘口——這只是第二度閘口。

他們等一會兒還要透過第一度閘口。

然後才算脫離險境。

索基帶來的僞裝俄兵，正在第二度閘口站着。當他們看見阿生等人順利歸隊之後各人紛紛搶登大卡車之上，迅速離去。

大卡車駛向閘口——這是進入軍營的第一度閘口。

閘口的蘇軍士兵向司機盤問，車內各人屏息着氣，靜觀其變；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會先發制人。

各人都配備武器，阿生等都身懷手槍；這時候，各人都拔槍在手，以防萬一。

蘇軍守衞終於將大卡車放行。

車中各人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大卡車於駛離軍營的視綫範圍之後，立即加速開行。

阿生覺得這一次的行動有如虎頭捫虱，甚至到了現在，他們仍未算脫離險境；熟識鐵幕情形的人都知道，到處都可能有秘密警察。說不定他們返到了市區之後，才是最危險的時刻。

阿生不知道他們用何種方法可以將這位中尉運出鐵幕以外。

大卡車在黑暗中疾馳，只有司機才最熟識這兒的環境。

阿生非常焦急，因爲軍營中現在大概已經有人發現昏倒的人，以及中尉被人帶走的事。

他忐忑不安，恨不得長了一雙翅膀，凌空飛去。

這時候還坐在這輛軍車之內，假如前面出現檢查崗哨，相信他們這班人一定是一網成擒！因爲軍營中發覺有事發生，勢必想到與這輛大卡車互有關連，自會通電軍警追查卡車的下落。

思想間，軍車停下了。

阿生與各人奉命換車。

原來這是郊區一處樹林，數輛房車早已在此等候。

這時候阿生才明白，索基等人另外有人爲他們接應和安排。

數輛房車風馳電掣地開進市區。

阿生等人奉命悄悄返回酒店，佯作熟睡，其他事情一概不必他們去理。

雖然看見索基等人的行事步驟有條不紊，但返回酒店簡直是開玩笑；蘇軍士兵可能胡塗，但蘇聯「KGB」特務却像狐狸一樣狡猾。他們豈可就在酒店的房間中等他們逮捕？

但是，事實上却又不到阿生爭辯，卡特和沙雅等都乖乖地聽了他的命令；同時數輛房車之中，有些人根本沒有下車，就匆匆駛往了別處。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由窗口原路爬返酒店的房間中。

返回酒店房間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將錄音機悄悄按停。

然後，佯作剛剛睡醒，起床到洗手間去。

第二件事就是偸偸到房間門口的門縫處，看看那「小機關」。

「小機關」只是一條頭髮，是索基他們老早吩咐各人依法泡製的。那條頭髮用口水沾在門縫之間，假如在他們離開酒店的一段時間，如果有人偸入房內，這頭髮就會掉下。

否則，頭髮照舊貼在門縫之上。

這小機關的作用是要看看有沒有人窺破了他們的行動，以及錄音機的假局，萬一有的話，就要即刻想辦法對付和補救。

但是，阿生沾上的頭髮仍在門縫之上，證明未有人入過這間房。

至於其他又如何？阿生自然無法知道，也不必去理會。

因爲索基說過了，這是一個旅行圈，表面上各人一定要佯作互不相識。別的團員有事，他大可以不理。

天寒地凍，酒店的房間裏竟然沒有暖氣，這可能就是這裏的酒店的特色之一。只是難爲了手脚凍僵了的阿生。

好不容易才睡着，突然有人敲門；而且敲得又响又急。

阿生起床開門，一邊抓着頭皮，一邊雪雪呼凍。

是來查房的。

阿生心裏暗暗吃驚！希望只是例行的公事，否則就糟了。

不像是普通民間警察，是便衣人員和二名武裝軍士。

後面捧住一大本住客名册登記記錄的，是阿生認得的酒店櫃房。

一名便衣人員在一邊打量着阿生，一邊索閱他的護照。

他用生硬的英語與阿生對話。這傢伙可能是「KGB」。

阿生本來與沙雅同住一間雙人房，後來左轉右換，終於又獨自睡到這間單人房來。他心裏想：假如沙雅在着，最少多個人好說話。

便衣人員核對過護照上的相片，又問阿生今晚有沒有離開過酒店？

阿生心知不妙，自然否認。

其實阿生幾乎可以肯定，他們一定先向酒店的侍者查問。

另外幾個人也正在分別向其他房間的人客查問。很明顯的，已經出了事，所以「KGB」特務人員才會突擊檢查。

還好他們是遊客，而且國籍複雜。（他們這一個旅行團故意改名爲「友誼觀光團」，成員也故意包括了數個不同的國籍與人種。）

因此，正要攪好國際公共關係的蘇聯人，對住這個旅行團的成員，也不得不格外小心，以及保持禮貌。

儘管只是短短的幾句，已經令到阿生吃驚不小。

查房的人走了。

阿生悄悄舒了一口氣，縮回床上。

此後他一直睡不着。

他盤算着目前的形勢，看看還有什麼破綻留下。

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對於這一切自然非常熟悉。

他早已想到有些事情可大可小，就是仍留在錄音機中的錄音帶。

那是索基交來的。主要爲了裝成一個假局，讓竊聽者以爲有人在房間中。

相信剛才「KGB」人員前來查房之前，一定也向竊聽的人問過誰曾離開酒店，以及他們竊聽到的情形。

阿生雖然可以將那卷聲帶的錄音洗掉，但如此一來，便變成一卷空白的聲帶，萬一「KGB」人員搜查，一定會生疑。

所以阿生將它錄進了音樂。

這些音樂是由酒店的音响系統供應的，阿生只要一邊開機一邊開啓酒店的音响系統，就輕而易舉地錄成一卷音樂聲帶。

他們的竊聽系統一定已聽到阿生的房間有音樂聲，說不定等會兒會有人來查看。但阿生却不管了，反正他睡不入眼。

翌日一早，旅行團又要依照行程表出發。

他們的行列之中，見不到那個「中尉」。當然他不可能在這裏出現，但是，他被救出來之後，去了那裏？

阿生不便追問，也只有在心裏胡猜亂想。

假如這兒是自由世界，即使報紙來不及刋登昨夜的突發案件，晨早的電台新聞廣播中，亦必會有提及。無奈這是鐵幕國家。

鐵幕國家中的特色，就是沒有新聞自由。

電台廣播的，是口號式的文章，一切只爲了宣揚共產主義。

報紙從不刋登事實，若非爲了宣傳，就是黨國元首的大篇演詞！至於民間疾苦，讀者意見等等，更加欠奉

當然，報紙，電台一切都是官辦的，他們沒有理由「唱衰自己」。

阿生知道，根據行程表，今日將到一處港口參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然後由海道離開蘇聯國境。

也就是說，只要過得了今日，他們這班人就可以安心了。

在大型旅遊車之上，各人懨懨欲睡。大家心裏明白，昨夜都沒有一覺好睡。

依舊是那兩個响導，同樣是那位司機負責開車。只是多了一個英國人，他是那間國際旅遊公司派來的高級職員。

在車子裏，阿生忍不住悄悄問沙雅：「我們的行程完了麼？」

言外之意，是問沙雅他們的任務是否算是就此完結？沙雅也聽得明白。點頭道：「是的，參觀完港口我們就落船。」

阿生不敢多說。一則他担心車內有竊聽裝置，二則怕多生枝節。

車子直駛往一處港口。沿途上，响導以英語講解眼前的景色。

响導就像唸書一樣，阿生他們連日來已聽到有些厭倦了。

他口中所講的都是極盡誇張的美麗詞句，與各人實際所見有着好大一段距離。因此响導有响導講，各人有各人睡。這情形的確令人啼笑皆非。

無論如何，各人能安然離開那個驚心動魄的小城，總可以暫時鬆了一口氣。

不過大部份人的心裏仍在問：被救的人何處去了？

諜海風雲　你虞我詐

這是一艘蘇聯客貨輪，噸位不大，但設備倒還稱得上第一流。

可能是爲了到外洋做國際性的旅遊生意，蘇聯的國營公司不想失禮外國人。

不知是否心理影响，阿生總覺得沒有安全感，無論海員，水手以及船上的侍應生等等，只要是蘇聯人，阿生就担心他們是「KGB」派在船上的特務。

一直等到船開出了公海，朝住日本海岸駛去，阿生才稍爲放心。

阿生與沙雅同住一間房，但他一直未敢談及此行任務後果。爲的是恐怕船上有竊聽裝置，那就自招痲煩。

但是船行數小時之後，阿生已看過驗過，船上並未見有竊聽裝置。

儘管如此，首先開腔說話的，還是沙雅。

沙雅半開玩笑地笑道：「你眞有耐性，我一直等你先開口問我，結果還是我先開口。」

阿生示意着說：「小心隔牆有耳，講得多錯得多啊。」

沙雅笑道：「放心吧，這一類外洋客輪，是蘇聯唯一最正派的輪船，那是爲了保持國際聲譽的緣故。反而那些貨輪與漁船最危險。」

阿生一直未敢肯定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但聽了沙雅的話之後，無論如何總比較放心了。

阿生說：「我們這次旅行，算是完畢了？」

「是的，任務也完了。上岸之後，我們會直飛東京。然後去那兒領取每人應得的獎金。」沙雅含笑伸出手來。

阿生面上沒有笑容。他比以前更加成熟了，就是閒聊，也要步步爲營。

他說：「你似乎太樂觀了，兄弟。」

沙雅說：「這是公海，如果你還不放心，可以登上甲板，放眼四望，一定可以見到不少美艦，換句話說，我們有什麼風吹草動，必然會引起一次國際糾紛。」

阿生這才問道：「那位中尉呢？」

「交給我們的僱主了。」沙雅含蓄地笑了笑。

「僱主？」阿生莫名其妙地怔了怔！

「你的意思是——」

「CIA。」

「中央情報局？」

「正是！」沙雅道，「要解釋這件事並不太痲煩。首先要向你道歉的就是，這件事由開始至現在爲止，其中有若干眞相隱瞞了你。」

「嗯！你的意思是——」阿生早已有一種被人利用和欺騙的感覺。想不到沙雅現在也這麼說。

「我們的反蘇組織的確秘密存在，而且總部也實在設於印度。我們的成員包括有幾個被蘇聯統治的東歐國家。其中包括了捷克的『反統治聯盟』，波蘭的『工人防衞委員會』。後者在波蘭幾乎是半公開的。成員有著名作家安茲祖斯基，經濟學家賓斯基等等，最少有超過二十名知識份子爲骨幹，其他有工人和學生等。他們在波蘭國內十分活躍。蘇聯和傀儡政府視爲眼中釘。」

阿生焦急地說：「我要知道的，並非這些。」

「你要知道的，一定是我們救出來的中尉，是不？」沙雅問。

阿生道：「正是。」

沙雅道：「老實對你說，柯維夫並未說謊，他的確有個兒子在蘇聯境內從事反蘇活動，但被捕後，送去勞改。當初他的計劃要齊集人手，傾全力將他兒子救出來。但是，當找到了你和卡特等人之後，計劃要被迫臨時改變。」

「爲什麼？」

「因爲來自莫斯科地下人員的情報，柯維夫的兒子已送往西伯利亞，下落不明。可能已被秘密處決。」沙雅道。

「那麼，我們救出來的中尉是——」

「他叫貝倫科，是一位空軍中尉。因爲生活奢侈，被認爲有資產階級思想，被軍方軟禁，進行思想改造。」沙雅道，「柯維夫因爲一切救人計劃已定好了，不想就此放棄，就在這時候，美國CIA人員知道我們收買了卡特，追上門來。」

「我明白了！」阿生說，「於是柯維夫便與CIA達成這項救人協議是不？」

「是的。我們依舊要冒險入鐵幕救人，但所救者已非原來的地下軍首領，而是貝倫科中尉。同時這工作是爲美國CIA効勞。」

「他們用錢收買了你們？」

「是的，你也有一份可觀的獎金。」

「聽口氣，你也是柯維夫的人？」

「不錯。我是德國人——東德。」沙雅呷了一口氣，「我眞希望我的國家也有一天擺脫蘇共統治，可眞正完全獨立。」

阿生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現在他總算明白了，沿途上爲什麼俄人一再離隊失踪。

根據沙雅現在這麼說，美國「CIA」人員一直與柯維夫的人保持接觸。

阿生雖然被利用，但事情既成過去，也無可奈何。

其實阿生早就感到事情有變，包括柯維夫所講的目的地——最初莫斯科，後來又海參威。這樣忽東忽西的，其中顯然是另有原因。

還有呂林夫婦二人，也沒有在蘇聯境內與阿生會合。

阿生當時若非身不由主，一定會追究到底！但當時他在鐵幕之內，一切言論行動均受到極度的限制，又豈敢造次。

阿生雖然知道了事情眞相，但仍然不明白，以爲什麼貝倫科中尉沒有跟他們一齊走？

沙雅道：「中尉被救出之後，我們即晚移交到給CIA人員。當然，他不能與我們公然離開蘇聯。」

「什麼？CIA有人在蘇聯？」

「何必這樣大驚小怪？他們何止有人在蘇境，而且數目頗大，信不信由你。」

「那麼，他們如何將貝倫科偷運出境呢？」

「我不知道，那已經是CIA他們的事了。總之，我們的任務已告完結。」

阿生不禁呆了一陣。他實在想不到國際間的明爭暗鬥，竟然如此不擇手段。

阿生問：「我師父他們呢？」

沙雅道：「我不知道。不過，相信CIA人員一定會有安排。」

阿生想了想，又問：「CIA爲什麼要救貝倫科中尉？」

沙雅聳聳肩，苦笑道：「天曉得！總之國際間諜鬥法，爾虞我詐，往往不擇手段！也許，不久之後，將會有一宗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

阿生還想問下去，外面有人拍門。

進來的是卡特。

卡特滿面春風的，竟然伸手向阿生道謝。

阿生與卡特一齊出生入死，相處了這段日子之後，本來已成知己，但想起他所屬的「CIA」組織如此利用了自己，深感不值！因此，阿生拉長了面孔，沒有與卡特握手。

卡特討了一個沒趣，尷尬非常。

沙雅心知肚明，在旁做好做歹的說：「此事與卡特無關，他也是後來才知道任務有了改變的。請不要怪他。」

阿生只瞪了卡特一眼，不作聲。

卡特在床邊坐下，問沙雅：「你都告訴了他？」

「是的。」沙雅點頭道，「他都知道了。」

卡特道：「好兄弟，你何必這樣？一切危險皆成過去，我你二人已爲自由世界立下了一個大功！到了東京之後，我們就可以領到一筆獎金，屆時我你一齊飛到南韓的華克山莊去，好好的博一次。」

南韓的華克山莊是個賭場，阿生知道卡特是個典型的賭徒；若非他嗜賭如命，就不會墮入這個圈套，他們更不會聚在一起。

現在阿生只担心呂林二人的下落，所以他一言不發，只默默地想。

但是，卡特却在旁極力討好阿生。

阿生想深一層，卡特雖然是「CIA」，但他也是個被動者，命運與自己差不多，怪他又有什麼用？加上沙雅在旁做好做歹的，阿生也只好放寬了面孔。

卡特道：「除了金錢上的報酬之外，我的上司一定非常感激你、欣賞你！何況，這一次任務總算順利，又沒有傷殘人命，單是這樣，就並未違反東方三俠的行事標準。」

阿生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但聽卡特這麼說，最少他對呂偉艮等東方三俠，總算有點認識。

阿生心裏想：沙雅無法作答的問題，也許卡特可以。

於是阿生問：「你們救出貝倫科中尉之後，將他如何處置？」

卡特苦笑聳肩：「老實說，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們派駐鐵幕的人很有辦法，相信好戲一定還在後頭呢。」

船繼續朝日本海岸進發；日本海上空的雲層正與世局一樣，變幻莫測。

× × ×

九月六日下午一時二十分。

日本北海道的防衞雷達系統突然發出了一項緊急警告。

根據初步報告，雷達網上出現了一種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

該物體以超過音速三倍的速度，直闖日本海。

負責監視雷達系統的人員立即向防衞廳長官報告。

與此同時，各單位亦先後接到了同一報告。這些單位之中包括了日本防空自衞隊，以及由自動警報系統轉達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

各方面立刻引起了一陣緊張。

自從二次大戰之後，日本受到國際監視，只許有自衞隊及自衞性的武器。因此日本防空自衞隊目前所擁有的飛機，都是較爲舊式的。

警告發出五分鐘後，日本海上空出現了兩架「F——四型」幽靈式戰機！這是日本得自美國的舊式機種，性能僅僅比軍刀機先進，但與最新的「F——十六型」戰機相比，相去太遠。

甚至「F——一〇四星式」戰機的性能，也要比它更爲優越。

因此，當二架「F——四型」戰機升空後，仍然無濟於事。

駕駛員向地面控制站表示，他們見不到那可疑物體的影子。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據雷達控制站的估計，可疑物體以三倍音速突如其來地闖入日本領空。以「F——四型」戰機的速度又如何追踪那可疑物體。

同時日本北海道雷達站亦一度失去了可疑物體的所在，日本軍方聞訊，更加大感恐慌。

美國第七艦隊派駐太平洋司令部，匆忙下令海空軍戒備。

華盛頓五角大厦（國防部）的首腦們，密切注視局勢的發展。

第七艦隊的艦載機紛紛升空，飛入日

本海上空協助搜索。

日本海岸防衛隊，防空火箭部隊等單位，迅速進入緊急狀態。

日本首相、國防部委員會人員奉命緊急召集。

剎那之間，彷彿一場大戰即將發生。什麼東西可以以三倍音速飛行?什麼東西可以避過雷達系統的搜索?

不但日本防衛廳的長官們大惑不解，就是美國海空軍官員也莫名其妙。

日本防空自衛隊一架「F——四型」飛機的機師突然發出報告:他在日本海北部上空見到一個可疑的黑點，正以極高速一掠而過。

奇怪的是地面的雷達系統竟然未有發現;是可疑物體有反雷達裝置，還是另有原因?官員們萬分吃驚。

機師們自問無法追得上可疑物體的速度，自然無法跟踪。

轉眼間，又失去了可疑物體的踪跡。

參加搜索行動的一架美國海軍戰機，機師突然發出一項驚天動地的報告:「注意，注意!我看到了，那是蘇聯米格廿五『狐蝠式』戰機，飛得好快啊!藍雀七號，你快去攔截它。」

「藍雀七號」是他們每次升空出擊時的暗號。

當另一架美國海軍戰機企圖攔截時，那架「米格廿五」却以高速下降。

它沿住日本海岸低飛，令到雷達系統又一次失去了它的下落。

海岸防衛隊的地對空飛彈已經作好了最後準備。

更多戰機奉命升空。

整個日本的海陸空三軍作了一次緊急召集，立即進入備戰狀態。

美國太平洋艦隊奉到華府密令，非到迫不得已，切勿先行開火。

於是唯一可以追踪「米格廿五」戰機的美國海軍戰機，只能在日本海上空監視，與「米格廿五」有如捉迷藏一樣。

美國機師都知道「米格廿五」戰機的優越性能。它曾被譽為當今世界上最快的戰機，時速高達三點二倍音速。

因此，美國機師在無可奈何之餘，只有向對方發出無綫電訊號。

但是，對方毫無反應。

「究竟他想怎樣?」一名美國機師對地面控制人員說，「我們可不可能等它投彈之後才動手。」

美國指揮官也明白，根據資料:「米格廿五」戰機不但最快，而且可以飛到最高，還可以携帶四枚飛彈。

但華府的命令他們又豈敢反抗?

因此，指揮官只能對他的下屬說道:「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先開火!假如他們再有伙伴加入，或者先動手的話，我們就格殺勿論。」

「米格廿五」戰機低飛掠過了日本海上空，朝函館方面飛去。

日本空防司令部在與美軍指揮部取得連絡之後，亦已下令各單位小心從事。

於是有關單位只以緊張萬分的心情監視，不敢開火。

下午一時五十七分。

那架「米格廿五」戰機在函館機場的上空盤桓。

函館機場控制塔一再企圖與機師連絡，無奈對方沒有反應。

那架「米格廿五」戰機在函館上空盤桓了兩次，隨即下降。

戰機開始着陸之後，機尾立即打開兩個掣動降落傘。

函館機場的二千公尺跑道，再加上二個掣動降落傘，仍然不足以制止這架「米格廿五」的高速降落。

(按:一公尺等於三·二八〇八英呎。因此二千公尺的跑道，大約有六千五百多英呎那麼長了。)

結果，那架「米格廿五」戰機，拖住掣動降落傘衝出了跑道的盡頭處，再滑行了六百公尺，然後才在草坪上停下。

大批軍警車輛，十字車，消防車以及載住特務人員的車隊，紛紛開過去。

那架「米格廿五」狐蝠式戰鬥機停下來之後，機艙頂上的玻璃罩打開，有個穿着蘇聯空軍機師制服的人走出來。

一隊荷槍實彈的軍警在旁戒備。

一名防暴警察長官首先接近那名蘇聯機師。

蘇聯機師突然伸手去拔槍，在旁戒備的軍警立即引起一陣緊張。

但那位長官很冷靜。

他是個有經驗的長官，看得出對方的意圖和反應。

於是他只伸手過去，接收了機師繳出的一支航空曲尺型手槍。

在旁的人都舒了一口氣。

那位日本長官正担心他自己無法聽得懂俄羅斯話。

這邊蘇聯機師已操着英語道:「對不起，害得你們緊張一場!我是蘇聯空軍中尉貝倫科，本來打算飛往美國尋求庇護，但中途發覺油量不足，被迫在此降落。」

那日本人呆了好一陣。

一名特務人員過來說:「好的，我們會帶你去見美國人。」

「謝謝你!」貝倫科說，「這是世界上最快的東西，希望你們趕快用油布將它掩飾起來，說不定我的同伴就會追踪而來，將它炸個粉碎，那才是你們的損失。」

說着，貝倫科中尉含笑跟隨特務人員登上了一輛汽車，匆匆而去。

在場的日本防暴警察長官，立即指揮一隊六十人的防暴隊，在現場佈防;一邊以帆布遮蓋那架「米格廿五」戰機，一邊展開戒備，不准閒雜人等，接近這一帶。

函館機場只是一個新建的民航機場，五年前才落成啓用。它一直寂寂無名，想不到這一次却是名聞世界。

全世界的電訊(除了鐵幕國家之外)都報導了這件事。

西方國家的通訊社報導:一名蘇聯空軍中尉駕駛着最新式的「米格廿五」式戰機變節，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

但蘇聯駐東京大使館立即作出反應，認為只是「油盡迫降」。

除了東京之外，北海道附近的扎幌市也設有蘇聯領事館。館中外交人員立即奉到東京蘇聯大使館的命令，要求會見該飛行員。

但是，蘇聯大使這一項要求，迅速被

日本外務省拒絕。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說:在日本保安官員未完成對該飛行員的問訊之前，任何外國人不准接近他。

言下之意，暗示包括了該飛行員要求會見的美國人在內。

這當然也只是表面上的事。日本一方面要表示保持獨立和主權，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日本人也尊重人權。

其實美國人早已介入此事。

但無論如何，美國佬自從越戰失敗後，已經學乖了。

他們固然不敢公認曾出動海軍戰機追踪「米格廿五」，也不敢承認立即介入此事。如此一來日本人也樂得面子好過。

一隊美國人，包括東京美國大使館武官以及「CIA」派駐東京的特務頭子，匆匆乘專機飛往了函館。

函館市區的一間酒店，被當地警方徵用。

保安人員佔用了最高一層，天台架上了機關槍，許多房間被他們用雷達儀器探測過。許多房客被貼錢遷出。

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隣近酒店的幾條街道，平空多了一些不明來歷的小販。他們都是警探，奉命在此監視可疑人物，以防不測。

小市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還以為有什麼大富大貴的遊客來了。

已故美國富豪侯活曉士往往就是包下整層的酒店，難怪函館市許多日本人也作如是想。

一名外國通訊社的記者比較心水清，較早他與一班行家追踪貝倫科中尉的下落，但在保安人員的掩護之下，很快就失了踪。

現在這名記者趕到這家酒店來，向櫃面的職員說:「那名俄國飛行員貝倫科中尉是否就住在這裏?」

那職員還未答話，就有個高大男子過來:「先生，對不起，我們這裏沒有俄國住客!你到別間去找吧。」

那名記者知道他是日本保安人員，不是酒店職員。

記者靈機一觸，道:「我想租一間房!」然後他又掏出銀包來:「請問多少錢一天租金?」

「單人房廿七美元。」職員又說:「但是很抱歉，本店已告客滿。」

記者呆了一陣!之後，他又想登上樓上去，但立即有人攔住去路問:「你想到幾多號房間去?找什麼人?」

「嗯——」記者答不出。

「既然不是找人，對不起!」那大漢將手板一攤，「請你離開這裏吧。」

記者無可奈何，只好走了。

× × ×

另一方面，函館機場外面擠滿了自各地湧到的記者。

他們千方百計，拍攝「米格廿五」的眞正面目，但防暴警察已開始用一幅巨型帆布，將戰機蓋住。

外國通訊社只能憑手上已知的資料，發佈電訊。

根據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的資料顯示，這種「米格廿五」式戰機，又稱「狐蝠式」，時速高達每小時二千一百一十哩，這大約等於音速之三倍。

「米格廿五」式戰機可以在五萬呎高空飛行，最高可以飛到八萬英呎。

每架「米格廿五」式戰機可以載四枚飛彈。但沒有資料顯示它能否載核子彈頭的飛彈。

此外還有機上裝置的電子儀器、雷達系統，所採用的金屬構造，以及燃料成份等等，都一直吸引着西方戰機設計人員的興趣。

「米格廿五」式戰機又被人譽作「載人的飛彈」，意思是它的速度有如飛彈一般快。

美國在航空技術方面一直遙遙領先，自從「米格廿五」面世後，美國才發覺自己原來還落後得太遠。於是若干年來，「CIA」人員一直希望獲得「米格廿五」的秘密。

這一次他們不但得到了，而且還是整架完完整整的「米格廿五」式戰機。

在外人看來，這是「意外收穫」。

甚至各國電訊也稱:「這是西方情報界的一筆意外橫財」。

但是，它的背後實情又有多少人能知道?

較早時，美國最先進的「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也曾在北約國的軍事演習中，失事墮海，引致盟國大為緊張。

當時蘇聯特務也確實千方百計，希望撈獲這架「F——十四型」戰機，以及它載住的「鳳凰飛彈」。結果却上了美國人的當。(詳情見「黑海禁令」一文。)

但是，像這一類幕後鬥爭的故事，一直不會為世人所知，也永遠不會被有關方面承認或公開。

總之，只要一日這個世界上存在着兩個不同思想的陣營，類似的鬥爭也一日不會停止。

遠在五十年代，當時蘇聯設計了「米格十七」型戰機。

以當時的航空技術而言，美國人已經認為「十分先進」。

「CIA」人員曾半公開揚言，只要有人能設法弄一架「米格十七」出來，交到美國手中，他們可以付出五十萬美元的代價。

二十多年前的五十萬元美金，的確是個不少的大數目。由此可見，「CIA」這機構往往為了達到某一項目標，便不惜用盡一切手段。

這一次，他們竟噤若寒蟬。

甚至全世界的電訊連「CIA」的大名提也未見提及過。

究竟這次「米格廿五」事件是否與「CIA」扯上了關係?

可以肯定的說一句，不但與「CIA」有關，而且早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已告開始。

在此之前，「CIA」人員一直苦苦沉思，如何能獲得一些有關「米格廿五」的資料?即使是一點，對美國也有好處。

到了一九七四年，機會終於來了。

一名奧地利工程師，應邀參加一個高空飛行技術研討會。

這項會議由蘇聯召開，在蘇維埃聯邦

的亞美尼亞共和國舉行。

會議的目的是讓東西方科學家有機會研究和討論一下太空及高空飛行在科技方面的先進知識。

參加會議的，有蘇聯的太空科學家，飛機設計師，優秀飛行員以及由他們邀請的外國機械工程師；而奧國工程師即其中受到邀請者之一。

會議在一九七四年八月舉行。

這位奧國工程師也在會議之餘，結識了蘇聯飛行員貝倫科中尉。

表面上看來，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彼此以賓主關係，共處一室，一齊研討。

會議之餘，總有休息時間。此時賓主言歡，閒聊一番，也是人之常情。

可惜蘇聯的「KGB」保安人員發夢也想不到，他們認爲「中立」的奧國工程師，竟然是替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工作的。

就在會議舉行期間，貝倫科中尉的弱點已被這位奧國工程師找到了。於是下一步就是進行游說、誘惑、收買。

會終人散，奧國工程師亦告任務完畢，打道回國去了。

以後的事情，便交由「CIA」人員直接負責。

貝倫科中尉是一名蘇聯軍人，自然明白到叛國之罪非同小可。

因此，在奧國工程師與他分手之後一段長時間，貝倫科一直陷於矛盾的思想鬥爭中。

毫無疑問，在蘇聯的生活水準而言，身爲飛行員的貝倫科中尉，生活得比一般平民，甚至軍人，都較勝一籌。

但是，近年以來，蘇聯行的是修正主義，門戶正逐漸開放。西方文化以及生活方式，亦漸漸爲蘇聯人民所知。

凡事好與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最怕就是放在一起比較。

人類本來就是爲了求生而來到這個地球之上，對於生活方式又豈可不加講究？但是「美式生活」與「蘇式生活」一比較之後，優劣立判。

在蘇聯，人民購買日用品，包括吃的、用的在內，都要大排長龍，而且未必可以購到；即使購到了，吃的用的，也未必就是最好的。

以上只是講生活上的起碼條件，根本談不上「享受」二字。

試想想，硬硼硼的麵包，粗衣麻布，是不是起碼的生活條件？

但反眼看看西方國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吧，即使是一個小職員，也可以擁有一輛代步汽車；食物和日用品，既不用排長龍購買，又不會缺乏，而且價錢不貴。

總之，正如俗語說得好：「最怕貨比貨」！好好歹歹，一比之下，立即原形畢露。

因此年來蘇聯人民的思想，已有很大的改變。曾經被游說的貝倫科中尉，在長期的思想鬥爭中，也須要有個抉擇了。

貝倫科中尉有個年青美麗的妻子，他們夫婦間十分恩愛，這也是令到他遲遲未能作出抉擇的原因之一。

他想過了，他可以逃到國外，但是要他們夫婦二人一齊就沒有把握。

在這期間內，「CIA」人員一直苦苦糾纏住他。秘密接觸、金錢誘惑，用物質餽贈等等，令到貝倫科驚喜難分。

如果貝倫科是個忠於國家的人，只須告知「KGB」，「CIA」人員就會全軍盡墨。

但是，貝倫科和他的妻子，都是講究享受的人。尤其是年來東西方生活方式逐漸影響了他們。

於是在欲拒還迎的情況下，貝倫科開始接受了「CIA」的秘密津貼。

但是，「CIA」的金錢不是白花的。然則，貝倫科又要替他們做些什麼事？

交換的條件就是：把「米格廿五」式戰機的詳細資料供給「CIA」。

貝倫科是個空軍中尉飛行員，他駕駛的戰機正是「米格廿五」。關於這一點，「CIA」人員當然老早已經十分清楚。

但是，即使是飛機修理師，也未必會懂得其中奧秘。

何況「米格廿五」式戰機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飛得最快，最高，最遠。

即使身爲空軍中尉的貝倫科，極其量也只不過是個飛行員而已！對於飛機的設計，構造等等，即使知道，也不會詳細。

因此，「CIA」人員幾乎由一開始，就想到最後的結局。

結果一定是「CIA」與貝倫科的勾結，最後必須公開。

「CIA」必須將整架「米格廿五」弄到手。

但他們不想一開始就嚇怕了貝倫科。於是只有用他們的計謀。

果然不久之後，貝倫科中尉夫婦二人的奢侈生活方式，逐漸被「KGB」特務注意。

「KGB」人員開始監視貝倫科中尉的一舉一動，希望找出破綻。

但是，「CIA」人員既然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又怎會上當？

他們立即停止與貝倫科的來往，同時還及時向貝倫科警告。

貝倫科仍不知是計，仍然在內心感激「CIA」的警告。

相反，他對於「KGB」人員的嚕嚕囌囌，感到十分討厭。

「KGB」人員找不到證據，只好通知軍方。

軍方的政治委員召見貝倫科。

經過一連串的談話之後，連軍方也覺得貝倫科的思想有問題。

於是軍方立即採取內部紀律行動，將貝倫科進行思想教育。

但是一個人的思想，是否眞的可以改造？

除非有實質的感召，以及環境上的直接影響，否則，一個人的思想絕不容易改變。

蘇聯官方動輒將反叛份子送往西伯利亞勞改，目的不外乎折磨他們，以及利用他們的剩餘勞力，好過一槍了結他們的生命。

無論勞動改造，或思想改造，只有增加對方的仇恨而已！主觀上認爲成功，不過是自欺欺人。

被認爲「已改造成功」的人，表面上

一定是貼貼服服，試問經過了一連串的折磨之後如果是你，你的內心又有何感受？

所謂「貼貼服服」，也只不過是爲環境所迫，不得不暫時俯首稱臣而已！只要機會一來臨，就有如山洪暴發。

可惜習慣了使用暴力的人，從未理會到眞正的人性。

貝倫科中尉就是在這種壓力之下，離心日增。

他一方面欣然接受軍方的思想改造，一邊等機會再與「CIA」人員接觸。

他知道自己的每一行動均受到嚴密監視，於是惟有依靠他的妻子。

貝倫科太太每次獲得會見丈夫，就將消息傳遞。無形中她已成爲她丈夫與「CIA」之間的連絡人。

「CIA」表面上感到遺憾，對貝倫科太太表示，他們連累了她丈夫。

其實，「CIA」派駐鐵幕的行動小組，正暗自慶幸，他們的初步計劃已告成功。

「CIA」雖然是美國情報機構，但成員却包羅萬有。

正如他們利用一名奧國工程師去收買貝倫科一樣。

只要是被認爲可以利用的人，「CIA」就會不惜代價，收爲己用。

因此，潛伏在蘇聯境內的行動小組，露面的都不是美國人。

「CIA」的行動小組開始策劃下一步行動。

下一步行動就是物色一個身裁樣貌有幾分相似貝倫科中尉的人。當然，這個人最好是蘇聯人。

貝倫科中尉身裁高大，樣子也相當英俊，所以找起來，十分困難。

但是「皇天最怕有心人」，在行動小組的努力下不但找到了，而且出乎意外地理想。

開始是由於行動小組人員對貝倫科太太的秘密跟踪。

「CIA」人員是老於經驗的，他們身在虎穴，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所以他們不得不小心，尤其是曾與他們秘密接觸過的人，他們更加要小心提防，以防中計，那時就只有束手就擒。

貝倫科太太會不會是反間諜？會不會秘密爲「KGB」工作？這些問題一直令到「CIA」人員十分關心。

所以行動小組的人，常常跟踪和監視貝倫科太太，以防不測。

這一天，貝倫科太太前往拜訪一位年青飛行員，事後行動小組的人查出他叫布哥夫。

布哥夫官階是空軍上尉飛行員，原來與貝倫科中尉是同事。

貝倫科太太找布哥夫，是爲了帶一個口訊進軍營裏去給她丈夫。

當時貝倫科正接受一連串的思想改造，連返家見妻子的自由也沒有。

「CIA」人員發現了布哥夫之後，立即訂下另一套「偸龍轉鳳」的妙計。

布哥夫是蘇聯空軍的現役飛行員，所以對「CIA」行動小組來說，最是適合不過，尤其是布哥夫目前所駕駛的飛機，也同樣是一架「米格廿五」。

於是行動小組開始分頭進行。

他們的計劃包括了進入軍營將貝倫科救出來。

但是，這是一次十分危險的行動，萬一失手，勢必影响「CIA」在鐵幕內以後的活動。因此他們才想到利用外力。

計劃反映到「CIA」總部，他們的海外人員立即找合作對象。

剛巧柯維夫的反蘇組識有「深入虎穴」的救人計劃傳出，「CIA」便想利用他們「搭單」。豈料反蘇組織的地下人員自莫斯科發出消息，他們準備要救的人，忽然下落不明。

因此，在討價還價一番之後，「CIA」和柯維夫的反蘇組織終於達成協議。

一個出錢，一個出力，這就是那項秘密協議的特色。

此外「CIA」有卡特滲入救人隊伍之內，同時他們又知道有一名國際特警隊中最出色的隊員在內。自然更爲放心。

這位出色的隊員當然是指阿生。

可惜阿生一直不知道此中內幕，當他知道的時候，事情已告一段落。

卡特只告訴阿生，他會在日本一處海岸登陸，然後有專機送他們到東京。

屆時阿生不但可以在東京收到一筆酬金，還可以見到呂林二人。

那麼，貝倫科中尉當晚被救了出來之後，又去了那裏？

當晚索基就將貝倫科中尉交到「CIA」人員的手上。以後的事，索基不必再理，只管他的「旅行團」就够了。

貝倫科中尉被救出後，立即聽取「CIA」行動小組的計劃詳情。

「CIA」人員於獲悉貝倫科獲救之後，立即把布哥夫上尉秘密綁架。

現在事情越來越明顯，「CIA」人員要用貝倫科去冒充布哥夫。

因爲貝倫科已失去了上司的信任，暫時不可能駕機升空。

因此「CIA」的計劃就是要貝倫科冒充布哥夫。

貝倫科經此一役之後，也明知無法再留在蘇聯境內，有「CIA」代爲策劃，他正是求之不得。

至於他捨不得離開的妻子，到了現在，也無可奈何！

他還年青，他不想一輩子在西伯利亞渡過，所以他只有硬住頭皮去做。

「CIA」人員將布哥夫上尉的軍服交給貝倫科。

又將布哥夫上尉執行巡邏任務的時間表，秘密番號等等，一一查出，都告訴了貝倫科。教他只須鎭定從事，一切危機將會成爲過去。

貝倫科穿上布哥夫的制服，對鏡自照，果然也有幾分相似。

加上天氣嚴寒，若以衣帽稍加掩飾，相信一定可以瞞過守衞，混入基地之內。

只要知道番號以及例行升空巡邏的詳情，一切都不成問題才是。

貝倫科向「CIA」人員表示，希望見愛妻最後一面。

但是，「CIA」人員担心事情有變，婉拒了；而且時間上也不許可。

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當貝倫科被救

出之後，有關方面第一件事大概就是去找他的妻子。所以「CIA」人員勸他不要冒險。

「CIA」人員以大局爲重，按照原定時間表把貝倫科送出。

貝倫科於是依時進入基地。

寒冷的天氣，加上天色昏暗，這對貝倫科十分有利。

經過檢查關卡時，番號，證件，一切都是布哥夫的，自然可以順利通過，加上樣貌和身裁也相似，看來確天衣無縫。

但是，當地勤人員爲他整理飛行衣時，他却身不由主地發抖。

地勤人員好奇地瞪住他問：「布哥夫上尉，你無恙吧。」

這是十分正常的事，一個飛行員假如身體不適，絕對不能升空。

貝倫科當然明白這點，他忙說道：「今天的天氣太冷，但我一切正常，請你放心。」

他已戴上了護眼罩，所以地勤人員應該看不出破綻。

唯一的破綻也許是聲音。

但是，貝倫科早已想到了這點，將咀巴部份也掩飾起來，因此聲音在糢糊中改變。看情形地勤人員不會生疑才對。但貝倫科作賊心虛，却怕了他怔怔的盯實他。

他越想避開他的視綫，越引起地勤人員的注視。

還好機械人員已將飛機檢查妥當，正催促他登機。

一切難關應該過去了。

但是，當貝倫科坐進他所熟識的「米格廿五」之後，便感到不妙。

當然，這架不是他常常駕駛的那一架「米格廿五」；這原是由布哥夫駕駛的。

但是，這一架「米格廿五」却是較舊式的「A」型；「B」型才是新欵的。

其次就是油錶上的油量，在貝倫科來說，嫌它太少了。

他計算過，要由此飛到美國領空，這油量絕不足够。

由這兒飛到美國最接近的基地，應該是阿留申羣島。

貝倫科想召地勤人員過來，但又怕要求他加油時引起對方的疑心而功虧一簣。

因爲一般巡邏飛行這油量已足够了。

當貝倫科還未決定是否要求加油之前，地勤人員已在上面問他：「一切妥當吧？布哥夫同志。」

貝倫科只好答應一聲：「一切妥當了，同志，謝謝你，回頭見。」

其實只有他心裏最明白，他們可能永不會再見了。

地勤人員開始將機頂上的防護罩推上，還說了一聲：「祝你好運。」

這才是貝倫科中尉最欣賞的一句。

的確，目前他的確須要「好運」。

在不足油量的情況之下，他如何飛抵美國軍事基地。

這不但要講究技術，還要講運氣。

指揮塔開始發出指示，他回了話。

燈號閃動了，地勤人員在風雪中揮動顏色指揮板。

貝倫科中尉在心裏說了一句：「再見，親愛的俄羅斯。」

飛機急急衝出跑道，凌空而去，貝倫科的心情儘管更緊張，也獲得了刹那間的鬆弛。貝倫科中尉一邊與指揮塔保持連絡，一邊在心底盤算。

他要計算機上的油量最多可以飛到多遠，然後選擇一個目標降落。

但是，他又不能不理會指揮塔。

萬一他引起對方的懷疑，第一件事就是被其他同伴追擊。

只有他才明白，這是舊式的A型「米格廿五」，無論速度和性能，都無法追得上經過改良後的B型「米格廿五」。

因此，只要軍方派出另一架「米格廿五」B型，就足以令他葬身於天空之上。

他飛越了日本海，以全速直飛阿留申羣島——他知道那兒有美國派駐太平洋北部的空軍基地。

但是，突然之間，他發覺油量消耗得極快——比他想像中更快。

這可能就是舊式A型「米格廿五」的缺點之一，但無論如何，他必須迅速改變主意，否則就只有葬身於太平洋之上。

貝倫科是個有經驗的飛行員，他立即回航，當然，他不會重返蘇聯，只是改變了降落地點。

他未被軟禁之前，常常担任飛行巡邏任務，自然知道日本海上空的形勢。

他知道日本有美式的地對空飛彈，也知道日本北海道的雷達網。

貝倫科又知道雷達網的「盲點」往往因爲山峯而造成。於是他選擇了那些可能出現「盲點」的地方飛行。

另一個避過雷達的方法，就是低飛。

貝倫科中尉就是以他的經驗，胆色和身手，以捉迷藏的方式，闖入了日本海的上空。當時亦引起了美日海空軍以及防空單位的一番緊張……

現在這一切已經成爲過去了。

貝倫科正躲在函館市一間酒店的套房裏，面對美日保安人員。

他曾問日本人，爲什麼要送他到這兒來？爲什麼不住軍營和警局？

日本人坦然告訴他，這是爲了遷就他的志願，因爲他渴望先見美國人。

日本人說得好，美國人協助他們的國家戰後復興，使他們由一個戰敗國而成爲今日一等經濟强國。

因此，他們帮美國人，乃天經地義的事。但是，有時國內民心以及國外的政治壓力，往往令他們難以適從。

例如年前日本人就曾經爲了美國核潛艇進入日本港口，而發生騷動。

最近，日本要求蘇聯歸還戰時四個被佔的島嶼。

所以，日本人處理這一次「米格廿五」變節的事件上，必須做得「大公無私」。最少表面上要由日本作主，表示他們不受美國影響。

其實，美國人在不足一小時之內，已經有人趕到現場。

但外務省還口口聲聲說：要先問過貝倫科的口供，才准外人接見，這只不過是爲了面子，以及照顧蘇聯的反應而已。

這是旅遊酒店，英美人仕來日觀光的很多，所以日本人把貝倫科安置在這裏，即使美國「CIA」人員前來，也不會太

過惹人注目。

如果在軍營或警局，有美國人出出入入，一定被記者們大事渲染。

貝倫科聽了這番解釋，覺得也十分有理。反正日本人已讓他見到了「CIA」人員，只要保安工作做得好，貝倫科就沒有意見！

貝倫科還不敢對「CIA」人員提及「米格廿五」機型分「A」與「B」兩種，只要求他們安全將他送到美國去。

「CIA」人員自然答應了！這是他們夢想了多年的事，如今一旦成爲事實，自然是萬二分高興。

但是，如何能安全將貝倫科送離日本，帶返華府？

這的確是一件頭痛的事。

「CIA」人員知道蘇聯「KGB」人員也有不少殺手潛伏日本。目前此事已告公開，蘇聯人一定會設法殺人滅口。

因此，「CIA」人員除了協助日本保護那架「米格廿五」之外，還要絞腦汁保護貝倫科中尉。

最重要一點，就是如何將他運走。

外國電訊記者的盡責，等於帮助了「KGB」人員。

「KGB」的耳目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知道貝倫科中尉在此。

因此，「CIA」的保護工作就更加覺得難上加難！

也像過去一樣，每遇到這一類頭痛問題，他們照例去找國際特警隊。

這時候，阿生剛好被送到東京。

在國際特警人員的安排下，阿生就在東京與呂林夫婦二人重聚。

國際特警隊派駐東京的負責人木村，代表巴黎總部向阿生道歉，主要是他們無法制止「CIA」這一次的行動。

阿生能平安歸來，明知此事與總部無關，也無話可說。

呂林夫婦二人將貝倫科中尉駕機變節的事告訴了阿生，阿生綜合了卡特和木村等人的說話加以分析，心裏才恍然大悟。

但是，外間仍不知此事與「CIA」一開始就發生了關係。

甚至所有電訊只說：貝倫科中尉是不滿蘇聯現政府而變節的。

阿生以事情既成過去，也不便去揭穿這些政治騙局。

但是，正當阿生與呂林二人在特警隊東京辦事處共進晚餐時，巴黎總部竟然來了一個長途電話。

那是副總監范梅力打來找阿生的。

范梅力除了問候阿生之外，還以半命令的口吻，要阿生協助「CIA」，設法將貝倫科中尉安全運到美國。

阿生正想破口大罵美國人！想不到現在他的上司竟有此一着。

阿生道：「我剛由鬼域回來，我倦極了！可派其他人去協助他們麼？」

范梅力道：「這是基於人道，萬一蘇聯『KGB』派人殺了貝倫科，我們也看不過眼，何不早些替他們想想辦法？我也知道你討厭他們，但看在我份上，而且，他們是我們的成員國，算了吧！」

阿生無可奈何，最後只好說：「辦法可以替他們想想，但最好由他們自己執行。我只可以遷就到這個地步。如果你再迫我——」

「算了算了！」范梅力在電話中不等阿生講完，就說：「我最怕聽你辭職，你就替他們想一個妥善的辦法好了。」

范梅力還未掛斷電話。

他叫阿生召來木村接聽。

原來范梅力要木村協助阿生，代表他對「CIA」說話。

於是木村把「CIA」駐東京的頭目巴力克找來。

木村要巴力克向阿生道歉。

巴力克不但向阿生道歉，還將他應得的獎金奉上。

三俠就在「CIA」人員的安排下，坐專機飛函館。

呂偉艮爲人較有修養，他怕阿生年少氣盛誤了大事，一再好言相勸。

阿生也知道「KGB」手段毒辣，如果他們要殺貝倫科，一定想盡千方百計。

阿生看過了那間酒店，之後，覺得日本人這一回未免自尋煩惱。

這是酒店，也是公衆場所，自然什麼人也可以在此出入。

假如這是軍營，一切自然易辦了。

但一切已成爲事實，埋怨也沒有用。

還好除了阿生之外，還有一個呂偉艮在旁。

呂偉艮問美國人：「最接近的空軍基地在什麼地方？」

巴力克道：「札幌市附近，日本空軍有個千歲基地。」

「只有空軍基地才是最安全，又最不易爲人注意！」呂偉艮說，「札幌離此不遠，你們就利用千歲基地好了。」

巴力克道：「就這樣把貝倫科送到千歲基地去？」

「不！」呂偉艮道：「表面上你們仍未插手此事。那麼，向外宣佈，由日本保安人員將中尉直送東京。」

「嗯——我不大明白——」巴力克抓抓頭皮。

呂偉艮道：「找一個替身，扮成貝倫科中尉由日本人押走。要大陣大仗，讓『KGB』的殺手也信以爲眞，然後……」

「我明白了。」巴力克拍案叫絕！「你們中國人眞有辦法！這就叫做『調虎離山』，對嗎？哈哈。」

呂偉艮笑道：「又叫偷龍轉鳳。」

各人也會心一笑。

最後，貝倫科中尉就在這種巧妙安排之下，離開了日本，也避過了「KGB」的殺手們。

但是，外間很少人曉得報紙上出現的「貝倫科」只是替身而已。

眞正的貝倫科，早已直飛美國去了。

「米格廿五」被拆卸後，美日專家大表失望，因爲一切太陳舊，除了速度驚人之外，一無是處。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發生了之後，雙方互有損益：——

美國收了宣傳之效。

蘇聯乘機撒賴，指日本不友好，拒絕歸還戰時四個島嶼。

「米格廿五」最後還是由日本歸還蘇聯，但貝倫科中尉却一去不回。（完）

其人其事

龍華拳倒非洲拳王

希華

由於李小龍在中國功夫方面顯得非常出色，雖然他已不在人間，但仍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最低限度使全世界武林中人都知道中國功夫是超級武功，不容輕視。不過，中國的功夫只是在赤手空拳較量高下的時候顯得出威風來，如果叫那個人戴了拳術手套，在繩圈之內交手，便會失敗，原因是戴了拳術手套之後，多了一層棉花，那種勁度打不出去，對方練過西洋拳，拳拳到肉，捱得多了，便會吃虧，中國功夫不重視肌肉隆起，有如體育家的，故此，他們捱打的本領不高，練習過中國功夫的人，一定要在西洋拳的繩圈裏面作戰，往往吃虧，原因就在這裏。

有時一個人因爲際遇方面未能發揮所長，迫於把中國功夫拋開，要在西洋拳的繩圈之內打鬥，那是相當吃力的，龍華就是這一種人。

龍華現年只有二十八歲，他是在二十六歲那一年開始就以職業拳手的姿態在美國紐約拳鬥場出現，爲了要活，他只好屈充西洋拳手，戴了拳術手套在那個地方跟眞正懂得西洋拳的拳師苦戰。

現時在美國舊金山，芝加哥，以及紐約等地，都有西洋拳的拳鬥場，晚晚有些拳師比賽，那些人的收入有限，有點像表演性質，借此吸引遊客購票入座，僅此而已，他們很少打到頭破血流的。龍華靠這種生涯混飯吃，實在不舒服，況且他打拳的時候無法把本身最擅長的龍形拳施展出來，更加難過。

那晚他離開了紐約拳鬥場，回到唐人街那邊，在一間新開張不久的中國餐室之內坐着喝啤酒，因爲心情太過苦悶，他無意中伸手在枱上使勁拍了一下。

在他這方面說，這樣做只是發洩心裏的苦悶，並非蓄意示威，但因他一下子打裂了那張木枱的枱面，便使餐廳裏面負責做保鏢的人發生誤會，走過來干涉他，有一個彪形大漢姓宋，叫做宋大牛，擅長牛角捶，碰頭就打，龍華雖然有點醉，但仍知道自己無緣無故打爛了一張圓枱，於理不合，當然他不想動手，只是想解釋幾句，殊不料對方只說了兩句話，就向他發招，他爲了自衞，迫於應戰，雙手往上一迎，把牛角捶格開，隨卽退後兩步，對方施展上邊牛角捶，下邊用膝蓋頂撞的絕招，竟然給他躱開，更加憤怒，衝過去亂拳打下，拳密如雨，可是，龍華身懷絕技，絕不畏懼，連消帶打，一個霸王敬酒的絕招，右拳由下邊衝到上邊來，宋大牛的下頷吃了這一拳，登時有幾隻門牙跌下來，唇角流血，倒地呻吟。

宋大牛是保鏢領班，尚且如此不濟，跟宋大牛並肩作戰的伙記，更加鬥不過他，當時五六個人圍攻，眼見龍華把身形左閃右避，突然施展風車脚，連續飛出幾條腿來，受擊的人紛紛退後，有如風捲落葉，倒在牆角。

打贏了這一場仗，龍華並不逃走，反而站定脚步，問他們那個人想再打一次，沒有人敢應戰，就在這時，姓梁的經理急急忙忙的走出來，拱手爲禮，說：「彼此都是中國人，何必計較呢？請閣下到經理室坐坐，我有話想跟老哥談談。」

龍華跟隨梁經理進入經理室，兩人坐定，梁經理先行向他道歉然後說：「老哥貴姓？」

龍華把他的姓名說出來，梁經理說：「龍先生，眞是對不起，剛才的一場打鬥，純然出於誤會，因爲這個地方的治安欠佳，經常有些人在餐廳裏面顯點顏色出來，表示他們的武功犀利，試過一次，有一個日本人喝醉了酒，用手拍爛枱面，引起一場龍虎鬥，兩敗俱傷，閣下剛才也是喝完酒之後打爛枱面的，負責保鏢的宋大牛率衆圍攻，他們固然是有眼不識泰山，另一方面，職責所在，無法不動手的，敬請閣下原諒，然後再談。」

原來如此，龍華當然是不想計較的，說：「梁經理，我不但無心計較他們的過失，還應賠償，我打爛的枱面，請你叫人另做一塊枱面，需欵若干，我必如數奉上。」

說完了他寫下了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梁經理苦笑一下，搖一搖頭，說：「龍先生，你誤會了，我邀請老哥到這裏細談，絕非因爲一張枱面，坦白點說，這個地方需要一個好像龍先生那麼精於中國功夫的人座鎭，最好是單人四馬已經够力量對付那些流氓，我願意付出每晚五十美元的代價，請先生在此喝酒，照料一切，如果某一晚需要跟甚麼人交手，那晚就加付一百美元，萬一先生受傷，醫藥費當然是我們付給的，住在醫院的費用，全歸我們負責，這是很誠意的，請龍先生帮帮我的忙。」

龍華正在沉思，未能立刻決定，梁經理續說下去：「龍先生，我邀請老哥帮忙，除了保護我們這間餐室，使一班兄弟有飯吃之外，還想借此顯出中國的功夫來，使當地人士知道，並非僅有李小龍打得如此出色，凡是懂得中國功夫的好漢，同樣能够打贏他們。」

這句話很有份量，龍華聽了，眉毛往上一揚，笑着說：「既然蒙經理有意栽培，兄弟在此答覆你的邀請，甚麼時候返工呢？」

「再好也沒有了，明天就請上班吧，未知龍先生是否方便呢？」

龍華再度點頭，這件事情已經說妥，龍華便卽飄然而去。

翌日開始，龍華就不到拳鬥場好像表演似的打西洋拳了，他索性坐在中國餐室的牆邊一張小圓桌之旁，慢慢的喝酒，有時也跟伙記談幾句話，消磨時間，隨時出擊。

唐人街以前並非很熱鬧的，外來的流氓也少，但因它的街頭跟密街街尾相接，密街那邊認眞繁榮，就連帶唐人街也多了夜遊人的足跡，既然市面生意旺盛，開設的食物館比較多，自然會發生磨擦。另一方面，確實有些流氓借故鬧事的，想借此勒索，收保護費，梁經理迫於聘請宋大牛等六個打手，就因爲他們確有這種需要，不過，那些人因傷送入醫院治療，暫時不到餐室了，如果發生打鬥，只有龍華一個，孤軍作戰，在這種情況下，他特別重視龍華，而且有些擔心，那是理所當然，龍華並不辜負他的期望，返工第三天，靠近深夜，忽然有四個黑人衝進來，既然喝酒，同時大聲叫喊，似乎罵人，又像是唱歌，伙記不敢干涉，龍華也忍住氣沒有理會他們，怎料到了埋單的時候，特別巨型的一個黑人忽然用英語大聲交談，自稱是黑鬼祖，亦卽當地惡霸，如果他們收錢，就把啤酒瓶向櫥窗那邊拋去，打爛了櫥窗，然後再打一場，不管誰勝誰負，吃虧的總是餐室，因爲櫥窗碎了不能够在兩三個時辰把新的玻璃裝上，他以爲餐室有了這種顧忌，就不敢收錢，抓住這個弱點加以威脅，收銀員不敢作主，報告梁經理，梁經理走過來跟他們交涉，黑鬼祖迎面一掌，梁經理就倒退四步，坐在地上，這傢伙殺得性起，一個轉身，就把兩瓶仍有啤酒的大酒瓶向櫥窗拋去。

說時遲，那時快，龍華突然從斜裏一躍而出，左右兩手向上擋格，兩個啤酒瓶雖然給黑鬼祖拋出來，但未能擊爛櫥窗玻璃，就給龍華的拳風掃蕩，砰嘭一聲，瓶子破裂，啤酒流在地上。

跟黑鬼祖同來的人紛紛拋瓶，可是，龍華一個轉身，施展他最擅長的風車脚，左右兩脚，上下翻飛，竟把五個啤酒瓶一齊打落，不管瓶內有酒抑或空瓶。

黑鬼祖知道遇了勁敵，不敢怠慢，立刻揮拳，龍華不高興跟他們在餐室裏面作戰，免得打爛枱椅或玻璃，一個箭步，走出戶外，他們看了發生誤會，以爲自己人多勢衆，對方孤掌難鳴，迫於逃走，立刻一窩蜂似的走出戶外，圍着龍華團團轉的打起來。

他們怎樣是龍華的敵手呢？三幾個回合，就給龍華擊退，龍華打贏他們，然後說：「今晚你們沒有帶刀，否則，我還可以打得更加燦爛些！」

黑鬼祖從地上躍起，憤然說：「好的，明晚我們帶刀子來！」

龍華三言兩語，就把這帮名符其實的黑帮殺退，店伴看了，喜出望外，紛紛趨前道賀，更妙的是無人受傷，不必驚動官府，梁經理更加高興，對他另眼相看，立刻跟他在店內喝酒，不消說，自然是對他頻頻祝賀了，殊不料龍華聽了眉心一皺，說：「梁經理，這件事情仍未了結，黑鬼祖揚言明晚帶刀子來，可能有一場更加燦爛的打鬥。」

梁經理哈哈大笑，說：「龍先生，你不必擔心，我們跟警方的人早有聯絡，既然他們有這種威脅的說話講出來，我就通知警署派人在附近埋伏，只要他們亮刀，便把這班傢伙拉進警署，判他們入獄一個月。」

龍華嘆息了一聲，說：「身上帶着武器，只判一兩個月的刑期，太過輕了，無怪他們有膽威脅良民。」

梁經理說：「刑期並非僅限一兩個月，因爲他們身上帶刀，沒有傷人，而且並非在拔刀打架的時候拘捕，他們可以說帶刀只是自衞，刀上沒有血，故此，刑期較輕，如果在拔刀打鬥的時候被捕，便會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

龍華聽了，非常高興，說：「好極了，他們必須刀上有血，但却不是我的血！」

龍華果然說得出做得到，翌日晚上，黑鬼祖連人帶刀，登門挑戰，龍華一個打七個，連刀子也打落，他身上沒有武器，手裏也沒有握着木棒，更沒有握刀，故此，警探聞聲圍捕，帶進警署問話，龍華自稱是夜間行走，碰着箍頸黨，迫於交手，警方相信他，黑鬼祖等七個人就分別判入獄一年又六個月，正如梁經理所料。

龍華一戰再戰，俱是打得非常出色的，很快他的大名就在唐人街响起來，並不遜色於舊日的李小龍，不過，人怕出名，豬怕壯，不久之後，便有一個瘦長的青年，自稱非洲拳王，向他挑戰。

龍華打出了一個名堂來，綽號唐人街小霸王，沒有人敢捋虎鬚，凡有多少名氣的人向他挑戰，總是在中國餐室外邊的長街交手，時間照例是深夜，一來免得驚動街坊，二來離開餐室，就不會打爛各種傢俬什物，那一次非洲拳王奧圖巴克向他挑戰，就是如此，兩人在夜間長街交手，事前雙方給街坊在身上摸過，沒有武器，然後一聲號令，就此打起來。因爲雙方都很有名氣，各有朋友到場助威，打得更加燦爛。

龍華雖然對中國功夫極爲精湛，但却不知道對方用何種拳脚進攻，不敢輕敵，剛剛交手，就連退十多步，先行看看對方的拳路，這種想法很是高明，奧圖巴克只知瘋狂發招，剛剛交手就像犀牛似的衝過來，用短拳出擊，這是他最擅長的一套，衝到貼身然後發拳，對方不容易使用中國的功夫擋截，就算西洋拳也吃虧，因爲西洋拳往往使用勾拳或直拳出擊，需要較長的距離然後發揮那一拳的威力，短拳貼身作戰，顯然吃虧，這個黑色的拳王，就憑短拳取勝，由於拳頭太短，不易變招，而且不能够起脚，故此，他這一招一碰頭就打的時候，施展出來，然後充份發揮他的威力，給對方看穿了，他反而吃虧。

龍華連退十幾步，看見他只知俯頭直衝過來，發拳又短又快，知道他的本領不過如此，立刻凌空一躍，掃脚剛剛落地，就整體俯伏下來，施展連環掃堂腿，連掃七脚，非洲拳王奧圖巴克根本上沒有跟這種懂得脚法的人交過手，充其量只是知道如何閃避泰國拳的高脚，或者攔腰腿等，不知道掃堂腿的厲害，他突然看見對方的來勢，心裏吃驚，趕快退後，而且跳起來閃避，他躱得一脚，兩脚，無法繼續閃躱，龍華的掃堂腿能够連閃五十六次，奧圖巴克如何能够閃得那麼快呢？到了第七下掃堂腿，這傢伙就轟然一聲，倒地打滾，龍華走前兩步，一脚踢去，他不使對方受傷，只是在臀腿之間起脚去踢，這一脚把體重一百九十磅，高六尺五寸的非洲拳王踢得在地上滾了二十多尺，然後停下來。

經過這一次惡鬥，龍華的大名更响了，現時他仍在紐約居住，揚威唐人街。（完）

小啓：「春秋筆」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祈希見諒。

司馬洛傳奇故事

換心殺手（三）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去除卡特，用強懲處虎倀郭雄之後，又與朱先生的手下幹部簡小姐，監視貝杜西的辦公處，但一連三天並沒見到貝杜西出入，簡小姐對他說知，他們的組織一向都想除去貝杜西，但沒法找到他犯罪證據，而他們只是情報組織而不是暗殺團體——

緊張的追踪　驚疑的等待

「但這一次！」簡小姐說，「我們是對付定他了。當你在他的身上完事之後，剩下來的就由我們來收拾。」

「但，」司馬洛說，「我們得先找到他才行呀。」

簡小姐把車子停了下來，說：「我們到了地方了。」

司馬洛抬頭看看車窗外，頗感訝異：「怎麼，這是一間夜總會呀，簡小姐。」

「是的，」簡小姐微笑，「夜總會也是吃晚飯的地方，而且氣氛比較好。」

「唔，」司馬洛點頭，「看來你也是相當講究生活享受的！」

「倒不是這樣的，」簡小姐說，「我本人很少到這種地方來，不過，我聽說你是很講究這些的！」她對他作了一個嫵媚的微笑。

司馬洛的心裏一陣飄飄然。他看得出這是哪一種微笑，這是那種解凍的微笑，看來她是在表示，不論他要什麼，她都可以給他的。就可惜，她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不醜，但是不很美麗。

「多謝你，」司馬洛說，「既然我們來了，那就讓我們在這裏講究一下生活享受吧！」

於是他們進入了那間夜總會，在那裏吃晚飯，並且在那裏跳舞，她顯得很鬆弛，似乎認為在他的身邊是一種享受。後來她說：「司馬洛，我聽說你是一個風流人物，你果然是的。」

「你憑什麼覺得呢？」司馬洛笑了起來，「我們不過是一起跳舞吧了，我們並沒有風流呀。」

「你跳舞已經跳得不錯了，」簡小姐說，「和你跳舞是一種享受。在你的懷中，人也像變得特別輕了。」

「這是因為你跳舞也跳得很好！」司馬洛說道。

這也是真的，簡小姐雖然不是一個夠水準的美女，但她跳起舞來却是一流的，事實上司馬洛也正想說，和她一起跳舞是一種享受。

簡小姐也毫不謙辭地微笑着：「假如你不稱讚我的舞術的話，那我可要很失望了，司馬洛先生，信不信由你，我本來是研究舞蹈的，小時學芭蕾舞，後來研究各種舞蹈，在幹這種工作之前，我還是教跳舞的。」

「我早就覺得你是一位專家了，」司馬洛說道，「你却會幹上了這種工作，我看這其中一定有一個曲折的故事！」

「當然了，」簡小姐說，「如果不是的話，誰會幹這種工作呢？不過，我不準備談那個故事了，我不喜歡提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在今天晚上！」

司馬洛奇怪她的故事又是怎樣的？他也知道，做這種工作的人，多數是因為本身有過一些悲慘的遭遇，而痛恨罪惡，不會單單是為了那份待遇。事實上她的待遇不會太高，而且，一個人假如祇是為了那份待遇而幹這種工作，那這個人也是不大值得信任的。

但，既然她不想提，他也不去提了，反正，她的故事又是與他無關的。

他們祇是在那裏享受着一段鬆弛的時光。後來，還是她再提起了他們的工作。她說：「好了，我們也應該去探探貝杜西了。」

她不讓他付帳，因為這是可以開公費的。她說難得有在公費上揩油的機會，現在揩一次，應該是不妨事的。

她又開着那部車子回到了那座古舊的大廈前面。現在那裏已經是水靜河飛，街上悄無人踪了。商業中心區，在辦公時間內會很熱鬧，但一到入夜，就靜下來了，由於再沒有什麼人有理由和有需要到這裏來。

她把車子停在路邊的另一部車子旁邊。那部車子裏面有兩個人在着，是她手下的人員，也就是負責接替他們監視着貝杜西的寫字間的人了。

開車的一個對簡小姐搖搖頭，說：「沒有看見他的影子。」

簡小姐說：「那麼，我們祇好上去探他一探了。」

她把車子再開前了一段路，在路邊停好了，然後和司馬洛一起下車，走到那座商業大廈的門口。

這大廈是有一個司閽人的，如果司閽人向他們問話的話，簡小姐是已經準備好了一個答案了的！

她也有證件，她可以說他們兩個人是警探派來的，要在這座大廈裏巡視一下。當然，假如用不着她取出這些證件，那是最好的了。

那個司閽人倒沒有向他們問話，他似乎很有相人的眼光，一眼就看出這兩個並不是歹徒。也許他們是有些生意上的事務，白天還未曾了結，現在趕回來做好吧了，他祇是看看他們，就讓他們上樓了。

簡小姐和司馬洛乘升降機到了貝杜西的寫字間的再上一層，然後走下一層樓梯。到了貝杜西的寫字間。這一層樓之中，走廊盡頭的一間寫字間的門內還透出着燈光，顯然並不是整間大廈的人都全部下了班，也有些公司事情太忙，那就不得不亮燈趕工了，這也許就是司閽人並不留難他們的原因。

他們到了貝杜西的寫字間的門口面前，發覺那門上的塑膠字指出這是一間出入口公司，這是最含糊的名目了。出入口公司可以做任何生意，亦可根本不做生意。

司馬洛對簡小姐說：「你能打開這門嗎？」

簡小姐搖搖頭。「不能，這些事情我要做時通常是另外帶一個人來做的。但我還以為你能打開。」

「我能的。」司馬洛說，「不過我不敢掠美而已。」說着他就取出一串百合匙動起手來，果然很快就把那度門打開了。

他們進了裏面，關上門，開了燈。這裏面的面積也是很小的，兩個人在這裏辦公也嫌多了，顯然貝杜西也和郭雄一樣，是經營着一間一人公司。事實上，他這種生意亦是不適宜聘請職員的。多一個人做事，就得多提防一個人，而這種生意乃是一種不能信任別人的生意。

裏面是亂七八糟的，但主要的原因並不是貝杜西不善收拾。

「有人比我們先來過！」簡小姐吃驚地說道。

她也看得出，這亂糟糟乃是給人搜索過而造成的。文件櫃，寫字桌的抽屜全都拉開了，文件散了一地。

甚至那張給客人坐的沙發，外面包的塑膠皮也給割破了，似乎那個搜索的人懷疑這裏沙發裏面也有藏着什麼東西，也許那裏面正是藏着什麼東西，而現在已經給拿走了。

司馬洛在寫字桌後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有點洩氣的。

簡小姐蹲下來檢視着散在地上的文件，司馬洛並沒有參加這樣做。進來搜索的人，一定已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了，即使沒有找到，他一定也會把與他有關的資料帶走，總之他們不容易證明先他們一步進來的人是誰。不過，這些散了一地的資料，對簡小姐那個部門，可能有用處。可能幫助他們知道貝杜西有過一些什麼客戶之類。

「究竟是誰，來這裏找什麼？」簡小姐奇怪地說。

「我猜貝杜西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他幾天沒有回來這裏，也幾天沒有回家。到這裏來搜索的人，一定不讓他活着，假如讓他活着，那他會知道來搜索的人是誰，他一定不會罷休。」

「但是，」簡小姐說，「是誰來這裏搜索的呢？」

「我猜就是馬覺。」司馬洛說。

「馬覺？為什麼是馬覺呢？」

「初步推測，馬覺已經知道我正在找他了，」司馬洛說，「而很不幸，貝杜西是可以幫助我找到他的人，馬覺知道我下一步就會來找貝杜西，於是，他就是先行把貝杜西消滅了！」

「那他豈不是自斷門路？」簡小姐說。

「是的。」司馬洛說，「他這樣做，對於他的生意當然是會有頗大的打擊的，不過，我相信，他是沒有選擇餘地的，假如讓我找到他，那他不但斷了生意上的門路，而且一切的門路都要斷掉了。」

簡小姐還是在檢視着那些紊亂的文件，司馬洛站起來，說道：「這件工作，留給你的手下們來做吧，讓我先到貝杜西的家去看看！」

「我相信，」簡小姐說：「我們也不會是先到他家的人了。」

「不論是不是先到，」司馬洛說，「總之我們是一定要去一趟的。」

於是，簡小姐拿起電話打出去，與她的總部聯絡，她是叫人來接收貝杜西這寫字間了，寫字間裏留下來的文件，可以由她的手下加以詳細的研究和分析。

後來，當她手下的人到達的時候，她便和司馬洛一起離開，仍然是由她開車，開到貝杜西的住宅去。

貝杜西在住的方面也不太講究，也許是因為他的收入並不太好吧，或者，是因為他是一個節儉的人。他住的地方並不豪華，祇是一座普通住宅大廈中的一個單位。甚至不是一座特殊的住宅，那種住客很多，出入的人也很多的住宅，那裏的司閽人甚至不去注意每一個出入的人。出入的人太多了，記也記不清楚這許多的。

簡小姐和司馬洛順利地進入了升降機，乘升降機登樓，到達了貝杜西所住的那一層，到了貝杜西所住的那一個單位的門口前面。

按門鈴祇是一種例行的手續吧」，貝杜西已經幾乎沒有在家出入過，簡小姐這個部門自從接到了司馬洛通知之後，就派人在這附近的街上監視着，卻一直沒有見過貝杜西。看來，貝杜西也不會現在忽然在家裏應他的門的。

果然，貝杜西也沒有來應門。

過了一會，簡小姐說：「好了，我們也祇好做個不速之客了。」

「對不起，貝杜西先生！」司馬洛說着，又把他那套百合匙取了出來。

仍然是沒有什麼大困難，他就把貝杜

西的門打開了。門通常是難不倒司馬洛。

門一打開，他們就嗅到了一種不尋常的氣味。那是一股中人欲嘔的難聞氣味，好像一隻放了一星期的垃圾桶，而難聞的程度還要再加三倍。

「我的天！」司馬洛說，「這像是死屍的氣味呢！」

而廳中的景象也是淒涼的，和貝杜西的寫字間裏的情形差不了多少。一切都翻亂了，而沙發也是全部被割破了，連牆壁上裝飾用的掛畫也除了下來，畫從鏡架內取出，顯然來此搜索的人是懷疑這些掛畫的後面也可能藏着什麼的。

司馬洛和簡小姐沒有理會廳中這些東西，而是一直衝進睡房中。那氣味就是從房中傳出的，而且那濃烈的程度也使人難以忍受，一踏進去就不能不退出來。

簡小姐跑到浴室去嘔吐，司馬洛則連忙打開一隻窗子，呼吸着窗外吹進來的新鮮空氣。如果不是這樣，他也會嘔吐起來了。

而且，也用不着再進房裏看清楚了，祇看一眼，就已經足够了。貝杜西是已經死了，就死在房中的地上，而且已經死了好幾天，不然，就不會有那種難聞的氣味了。這就是爲什麼貝杜西沒有出現。

他並不是沒有回家，而是沒有性命出外。

司馬洛深呼吸了一陣，走進浴室，看見簡小姐已經嘔吐完畢了，正扭開了水喉，用水喉水在替自己漱着口。司馬洛說：

「你還是叫你的人來這裏替貝杜西辦理後事吧！」

他在藥櫃裏找到了一瓶消毒藥水，倒一些在手帕上，用手帕掩着口鼻，然後再進入貝杜西的房間去。這消毒藥水的作用，乃是利用那氣味，使他嗅不到屍體發出來的那難聞的氣味。他再看清楚貝杜西。貝杜西的屋中是還亮着燈的，不過全部窗子的前面都下了厚厚的窗簾，而這厚窗簾是不透光綫的，所以從外面望進來，也看不出這裏是亮了燈，祇以爲是仍然烏燈黑火的。

他看見貝杜西死得很怪，咀巴間有一大堆白色的泡沫，而他的身邊還棄着一具小型滅火筒。這些泡沫就是從滅火筒裏出來的。情形似乎相當簡單，這個殺人的人把滅火喉塞進了貝杜西的嘴巴，而把那些滅火泡沫灌進貝杜西的肚子。不管那些泡沫有沒有毒，這樣一灌，人沒法呼吸，自然也活不了。

這當然是馬覺幹的事了。明顯得好像留下了一隻註册商標。由於這是馬覺用過的一種手法。因此，現在是用不着推測這是否馬覺幹的事情了。

司馬洛出來的時候，簡小姐已經打好了電話。她東歪西倒地走過來，扶着司馬洛的肩，挨在他的身上，說道：「我們走吧，我實在受不了，我不能够繼續留在這裏！」

「怎麼了？」司馬洛微笑，「這一點點，你也受不了，那你怎能够做這種工作呢？」

「我——我又不是做收屍工作的，」簡小姐說，「信不信由你，我看見死屍的機會是不多的。」

司馬洛扶着她出了門外的公衆走廊中，關上了門。另一個單位之內也有一個婦人正在出來，不禁奇怪地打量着他們，一方面是奇怪屋裏怎會有這樣難聞的氣味，另一方面則是奇怪簡小姐的臉色怎麼如此難看。

他們一起進入了升降機，下樓，回到了簡小姐的車子。簡小姐却坐進了客位，讓出司機位來，說：「你來開車吧。」

「開車？開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問，「你不等你的人來了嗎？」

「不等了，」簡小姐說，「我手下的人自然會辦妥這件事的，我要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開到海邊去吧！」

司馬洛把車子向海邊開去。對於這座城市的道路他雖然不太熟，但是海邊在哪一個方向，他倒是知道的。

後來，到了一段僻靜的海邊，他就把車子在一棵樹下停了下來。

簡小姐下了車，走到沙灘上，司馬洛也跟着她。她深呼吸着，嘆息着說：「我對屍體是特別敏感的，這是因爲以前——」頓一頓，「還是不說好了，我已經發過誓不提以前的事，爲什麼又要再提呢？」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陪着她在那裏散步。她的神情是不安寧的，還是靜一靜，讓她有機會安寧一下吧。

後來，她又領先走回車子。

司馬洛還是坐到司機位上，說：「現在，又要開到哪裏去呢？」

「不要到什麼地方，」簡小姐說，「就在這裏坐一坐好了！」

「還是在附近兜兜風吧，」司馬洛說着，要發動馬達，但是簡小姐却按着他的手。

她說：「不，不要開車！」

司馬洛把脚從油門拿開了，又扭動車匙，關上了馬達。

「司馬洛，」簡小姐說，「你可以帮我一個忙嗎？」

「我們是互相帮忙的，」司馬洛說，「什麼都可以商量的，你要我做什麼，你祇要開口就行了。」

簡小姐向他挨過來，頭伏在他的肩上，呻吟地說：「我想你愛我！」

司馬洛愕在那裏了，心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簡小姐這一步是令他意外的。當然，她早巳有風騷的表現，他知道她的心裏是在想着什麼的。然而，她如此直接而坦白地向他提出，這還是使他感到意外的。

「我——我知道我不够水準，」簡小姐說，「你一定不會對我這樣平凡的女人感興趣，所以我說我需要你帮我一個忙，因爲我在這樣的時間實在需要一點愛！」

司馬洛現在心中的感覺，決不是她所能够明白，並不是她所能料想的。他感到是很濃的興趣，由於她平凡的樣貌，是給她近乎懇求的態度所補救了。

他把她擁着，輕輕吻她的嘴唇，低聲在她的耳邊說：「我們不要說誰帮忙誰吧，要做就做好了，這又不是苦差。不過，我們應該到什麼地方去？」

「這裏……」簡小姐說。她伸手按了車上的一隻按鈕，前座的靠背向後面倒下去，剛好與後座的坐墊邊緣相嵌，於是車

子的內部就變成了一張床一樣了。

「唔，」司馬洛說，「你對於這件事情，似乎也是頗有一點經驗的！」

「不是我的經驗，」簡小姐說，「這個設備，本來不是爲了這件事而用的。這部車子常常用作監視的用途，有時要日以繼夜，車中的人往往需要在車上輪班睡覺，因此，假如車子能够變爲床，那就方便得多了。」

「現在就很方便了，」司馬洛說。

簡小姐躺了下來，動手解除自己的衣服。這車中的光綫不多，祇有街燈的光綫從遠處射來，僅僅可以看到物件的輪廓。

她的動作是生硬的，雖然脫衣穿衣是每天必做的事，決不會不習慣，但是司馬洛相信，這是因爲她不習慣在男人的面前脫衣服。他用不着問也知道她不是一個風流人物。她不是那一型，雖然她也不算是一個醜陋的女人。

她終於把身上的衣服都解除了，而司馬洛也差不多一樣，由於她在脫衣服的時候，他也是正在同時脫衣服。他不希望讓她太難爲情。自己脫而對方不脫，這照例是會使人感到難爲情的。

然後，她就祇是這樣躺在那裏閉上了眼睛，任從他擺佈了。她似乎除了脫衣服之外，就不知道應該幹什麼了。而且，她的衣服脫去了之後，吸引力却又大大增强了。她是十分豐滿的。絕對不是肥胖；那祇是一種健康的豐滿。盆骨的部份特別豐厚，而且林木茂密；茂密到引起人的食慾。司馬洛的手碰上去的時候，又發覺她是已經淋漓氾濫了。她是那種分泌豐富的類型。豐滿的女人，通常都是如此的。

他第一步是先在她身上動手術，觸摸每一處敏感的地方，而她的反應是非常之强烈的。她的身子不斷地抖着，有時又緊咬牙齒，不斷地扭動着頭。他知道在這樣情形之下，他的手術是不要動很久的，而他也沒有動得太久。

她的身子和頭的扭動頻率，以及她的呻吟，使他知道她是不希望他再拖下去的，於是，他也不再拖下去，就和她貼在一起。

簡小姐吐出了長長的一聲「呀」。

司馬洛發覺她是非常緊凑的，緊凑到就像一隻鉗子，或者，像是一團非常濃稠的膠，不論是前進和後退，都有吸力和阻力，不能够那麼順利。雖然，在這樣一件事情之中，太順利並不是一個優點。愈有吸力和愈有阻力，就有更高的快感了。

她則快感到簡直狂亂起來了，兩手和兩脚不斷地揮舞着，喉嚨間發出着低沉的哼聲，而司馬洛的襲擊是愈來愈兇猛了。

她是那種高潮連綿不斷的女人。有些女人的反應是和男人一樣的，一達到了一個高峯，就非要停止一陣不可，但有些女人却不是如此，有些女人是波浪式的，一個接一個，不需要停，祇是一個比一個更高，直至他也感到精疲力盡，而得到了最後的發洩。

於是車子就從劇烈的搖幌之中靜了下來，他們也在平靜之中躺在那裏。車子的長並不够司馬洛伸直腿子，於是他祇好把兩脚擱在方向盤上了。

他摸出香烟來，點了一根，和她輪流抽吸着。自然，他並不是吝惜這根香烟，也並不是祇有這根香烟，祇是，輪流抽吸，在情趣上是高得多的。

簡小姐笑起來：「怪不得人家說事後要抽一根香烟，事後抽一根香烟，味道果然是不同的，我雖然平時不抽烟，現在抽一兩口，也覺得味道很不錯了！」

「香烟也許就是爲了這個而設計的，」司馬洛說，「但，你覺得怎樣了？我的服務，使你還滿意吧？」

「很滿意，」簡小姐說，「而且我要多謝你！」

「別這樣說吧，」司馬洛說，「不然我也要多謝你了。」

「你——你不覺得乏味嗎？」簡小姐說，「我的意思是，你常常有這許多漂亮的女人，和我比較起來——」

「漂亮祇是次要的條件，」司馬洛說，「最重要的還是頭腦和趣味的問題，假如一個女人有一副骯髒的頭腦，那美麗又有什麼用？」

「謝謝你的開導，」簡小姐說，「你使我的信心大大增强，也許以後，我會浪漫起來了！」她咭咭地笑着。

「你既然是一個獨身女人，」司馬洛說，「又是一個成年的女人，你是有權浪漫的。」

簡小姐又是笑。她說：「你知道嗎，如果有人知道我今天晚上做了這件事，那他們一定大爲驚異了，大概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我會變得這麼厲害。」

「變？」司馬洛問。

「是的，」簡小姐說，「這是一件人們做夢也想不到我會做的事，事實上，就在昨天，我自己也是做夢都想不到我會做這件事。不錯，這就是夢，有時，人生的變化，是奇妙到無法想像的！」

「我奇怪，人眞是會變得這麼厲害的嗎？」司馬洛說。

簡小姐點點頭：「人的確是會變的，我也見得多了。有些人，一夜之間會變得很厲害，明天會做出今天做夢也想不到會做的事！」

「我却一向不是這樣想的，」司馬洛說，「我一直以爲，人是受着性格的規限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就是變也不會變得那麼多。」

「我知道。」她說。

「知道什麼？」司馬洛問道：「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是的，」簡小姐說，「我知道你是正在爲馬覺的事情而困擾。你仍然不肯相信馬覺會做這種事。」

「不錯，」司馬洛說，「就因爲我了解馬覺，我認爲，他不應該會做出這種事來。」

「我說你是不肯相信，而不是不相信，」簡小姐說，「因爲我知道你是正在自己騙自己。你知道這是馬覺所做的事情，你祇是不肯相信吧了。」

「但，」司馬洛說，「一個人是不會變得這麼厲害的。」

「別人我不知道，」簡小姐說，「但是馬覺嘛，這似乎才是一個最難測的人。他受過這麼大的刺激，誰能知道他會變多少？」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把烟蒂拋出了窗外，擁着她說：「現在不是談這個的時候，所以，我們也不要再談這個了。還是讓我們盡量爭取享受的好！」

「再來一次？」簡小姐笑起來，顯得受寵若驚的，「看來，你是眞的對我感興趣了！」

「我不能不承認，」司馬洛說，「我對你的興趣是相當濃厚的！」

簡小姐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不過，她卻有着一具一流的肉體。在官能上，這具肉體是能够給予一個男人以高度的享受的。

× × ×

司馬洛拿起了酒店房間裏的電話，小心地撥了那個號碼，電話响了一會，那邊就有人接聽了，一個女郎的悅耳聲音傳過來：「太陽神電話傳呼服務中心！」

「我想找張明先生。」司馬洛說。

「他來電話的時候我轉告他吧。」那女郎說，「是哪一位？」

「我叫司馬洛。」

「你找張先生有什麼事，要不要留下話來？」那女郎問。

「不必了，」司馬洛說，「你祇是叫他給我一個電話，我要跟他談談，就是這樣。」

「好吧，」那女郎說道，「我會通知他！」

「謝謝你！」司馬洛說着掛斷了。

他所找的這個「張明」，實在就是馬覺的化名。馬覺就是利用這個電話傳呼中心作爲聯絡的。由於貝杜西已經死了，再沒有人能提供現在的馬覺的下落，於是司馬洛就祇好用這個電話去和馬覺聯絡了。

他不知道當馬覺和他聯絡的時候，他應該和馬覺講些什麼。叫馬覺來自首嗎？這決不是馬覺會答應的事情。叫馬覺收手嗎？這也未必是馬覺答應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周先生心目中要他做的事。馬覺現在即使肯收手，也是已經太遲了。周先生要的是把馬覺找到，把馬覺消滅。

司馬洛站起來，在屋中踱來踱去。他不喜歡事情的這一步驟，亦不喜歡這座城市。他不喜歡這座城市是因爲大厦太多了，一點點樹木都沒有機會看到。而且，這裏甚至沒有一個美麗的女人會和他合作。甚至像簡小姐那樣，不大美麗的女人也沒有。

和他合作的是一個男人，很醜的，是一個怪物。雖然，就是英俊的也沒有用，反正他對男人是沒有興趣的。

而當司馬洛正在這樣煩着的時候，門就敲响了，他說：「進來。」

敲門的人進來了。那個怪物。臉像晒乾了的橘皮，兩顆凸出的大眼睛前面還有一副鏡片極厚，圈圈甚多的大近視眼鏡。

「司馬洛先生，」那怪物說，「我不會打攪你吧？」

「不，」司馬洛大方地搖搖手，「請坐吧，李先生。」

李先生坐下來了。他說：「司馬洛先生，你已經打了那個電話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已經打了那個電話，很快，馬覺就會知道我是正在找他的。」

「這——」李先生說，「你認爲這是一個聰明的做法嗎？」

「這是我的辦法，」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是由我做主的，不是嗎？」

「當然，」李先生說，「我是不能干涉你的主意的，我祇是提供意見吧了。我在想，打這個電話也許不是聰明之舉，因爲，這等於是向馬覺挑戰，本來他是打算逃避你的，現在也要殺死你了！」

司馬洛對這位李先生更加感到不滿意了，這位李先生並不是要提供意見，而是要硬把自己的主觀推過來，代替他的主觀。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讓我來決定這個好不好？我相信我比你清楚馬覺的爲人的。」

「但——」李先生又說，「我還是提議你找一個地方躲起來好一點。」

「躲起來？」司馬洛說着抬起了一邊眉毛。

「我的意思是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李先生說，「我們這裏有一些屋子，專門收容需要受到保護的人的，你可以——」

「這裏行了，」司馬洛說，「當我需要你們的保護的時候，我自然會向你提出要求，用不着你費心的。」

「那麼，」李先生說，「我祇好多派一些人在這酒店附近守衛着了，雖然，這樣做是比較困難的，由於這不是我們的酒店。」

「我已經說過了，」司馬洛說，「假如我需要你的保護，我自然會提出，我沒有提出來，就用不着你勞神了。在我未曾向你提出要求之前，你千萬不要派什麼人包圍着這間酒店，因爲馬覺可能會來這裏找我。假如你派了許多人來，就會引起不便了。」

「但——但——，」李先生吶吶着說，「假如馬覺來，那不是更好了嗎？我的人可以帮助你把馬覺捉住。」

「你千萬不要這樣做，」司馬洛說，「像馬覺這樣一個人，你以爲會是你的人把他捉住呢，還是他把你的人殺死？而且，馬覺是我的，要把他捉住，就讓我來動手，用不着你來越俎代庖！」

李先生的臉紅起來了。「我——我祇是想帮忙吧了。」

「你最大的帮忙就是不要搔擾我，」司馬洛說，「讓我靜一靜好不好？」

這是很不客氣的逐客令了，因而李先生的臉也更紅，他祇好站起來，伸出手，訕訕地說：「那我也不騷擾你了。我們以後再聯絡吧！」

司馬洛和他握手，說：「再見！」

李先生走了，司馬洛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

這個人眞痲煩，司馬洛眞想向他的總上級投訴，因爲司馬洛是直接由最高上頭派來的，和他合作的人，應該絕對和他合作，也可以說，應該絕對服從他的指揮，然而這一點李先生這個怪物則顯然做不到了，李先生是那種什麼都愛出主意的人，他的主意未必一定不好，但，司馬洛帶喜歡依自己的主意做事，假如他每出一個主意，李先生都和他爭辯一番，那他們就很難合作下去了。

他在床上躺了下來，繼續抽烟。

李先生已經令他心情不好了，而令他心情更加不好的就是，他在未接到馬覺的回電之前，他不能出外。

李先生並沒有說錯，馬覺也有可能企圖殺他而不覆他的電話。雖然他相信馬覺對他是不會這樣的，但，誰知道馬覺變了多少呢？

他祇能希望馬覺並沒有變那許多，並沒有變到使他無法捉摸的程度。不過，在未曾證實馬覺變了多少之前，他卻是必須小心的。

因此，他就祇能够暫時躲在這房間裏等待着了。

他忽然覺得手中的香烟也是完全沒有味道的，多吸幾口，也未必能够使他寧靜下來，而祇是徒然使他感覺到更加煩躁而已。於是他就索性把那根香烟在烟灰盅捺熄了，然後在房中踱來踱去，直至他終於感到疲倦了，覺得他是應該睡覺了，於是他就把門鎖好，躺到床上去。事實上，現在夜已經相當深，也是應該睡覺的時間。

他昏然睡着，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不過照他自己的計算，他則是睡了不久的。後來，他忽然驚醒過來了，眼睛警惕地望着門口。

門口正在响着細碎的聲音。好像外面有一個人正在用鎖匙開門，但是因爲他已經把門閂推上了，所以即使把門鎖扭開，也還是不能够把門推開的。他伸手進枕頭下拿出了手槍，就光着脚走到門口前面。

起先，他是想把眼睛湊到匙孔上去，窺看一下門外的究竟是何方神聖。但是隨即，心中一陣警惕又使他沒有這樣做了。

因爲他這時忽然記起了一件馬覺做過的事情。

有一次，馬覺殺死的一個人就是這樣的。這個人倒在門邊，一顆子彈從眼睛穿了進去，而門鎖的匙孔給子彈射破了。照事後的推測，一定是馬覺在門外做出企圖用鎖匙開門的聲音，門內這人聽見了，就下意識地走到門口前面去，就着匙孔張望一下，看看門外企圖開鎖的是誰。然而他看見的卻是一隻槍咀。這隻槍咀放出一顆子彈，射進他的眼睛，就是這樣簡單了。

這個人簡直是自動把眼睛送上去的。

司馬洛並不想重蹈這個人的覆轍。

他站在房門的旁邊，考慮着，而那開門的聲音還在响着。這簡直是豈有此理的。門外的人一定是要用同樣的方法了，因爲一個兇手假如企圖開門進來向他偷襲，一定不會把門弄得這麼响的。即使並非一個一流好手，企圖開門亦不至於會發出這麼响的聲音的。

終於，司馬洛伸出手去，輕輕地把門閂拉開了，看看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下一步所發生的，卻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那開門的聲音繼續响，鎖匙再扭動了一下，門便給推開了。

門外的人踏進來。一個美麗的女人，帶進來了一陣濃烈的香水氣味和輕微的酒氣。她踏了進來，手中並不是拿着槍。一隻手中拿着酒店房間的鎖匙，另一隻手拿着一隻手袋。

她呆呆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也呆呆地看着她。

她在幾秒鐘之後才能開口說：「你——你在我的房間裏幹什麼？」

「我看，」司馬洛說，「我們之間是有點誤會了。」

接着她一眼瞥見了他手中的槍，就把手中的鎖匙和手袋也丟下了，尖聲大叫起來，忙向門口退出去。但是這樣一退，剛好把門撞得關上了，因此她退不出門外，而是祇能把身子挨在門上。

她一面企圖把門再拉開，一面繼續尖聲大叫。司馬洛覺得，他是沒有足够時間解釋清楚的，他祇好把手中的槍一擺，說：「你再叫，我就開槍了！」

那女人果然不敢再叫了，她呆在那裏了，拳頭遞起在嘴巴前面，恐怖地把指節塞住自己的嘴巴。

司馬洛拾起了她的鎖匙，看看鎖匙上那隻大大的塑膠牌，那上面有房間號碼的。他說：「你弄錯了，小姐，我們是隣居，你要進的應該是隣房！」

「我——我弄錯了？」她皺着眉頭張望一下房中，「這——這很像是我的房間呀！」

「房間的佈置是差不多的，」司馬洛說，「我看你的毛病是多喝了酒！」

「我——我沒有醉呀。」她說。

「我知道，」司馬洛又微笑，「醉了酒的人，通常總是不承認自己醉了的。」

「我眞的沒有醉，」她說，「難道沒有醉的人就應該承認自己是醉了嗎？你不相信，我可以再和你喝兩杯，我的房間裏有酒。」

「你似乎一定要喝醉了才能心滿意足！」司馬洛微笑道。

她也對他作了一個嫵媚的微笑，說：「假如我眞的喝醉了，對你也不會有什麼損失，是不是？你祇會佔到便宜吧了！」

司馬洛打量着這個女人，很感興趣，因爲無論面貌，身裁和談吐她都是很符合他心目中的水準的，而且，在一把手槍的面前，她也並沒有繼續慌張下去，這便是最令他感興趣的一點。但是，唯一的煩惱就是，他不想佔一個醉了酒的女人的便宜。這不是英雄的行徑。他說：「來吧，我送你回房去。」

他把槍收了起來，扶着她的手肘，帶她到隣房，替她用鎖匙把門打開了。隣居的佈置果然是一樣的，而且門口除了號碼之外也是一樣，一個人酒喝得多了一點，是很容易摸錯的。

「你回到家了，」司馬洛說，「休息一下吧！」

「怎麼了，你害怕嗎？」她看着他，帶着挑戰的眼光。

「害怕？」司馬洛說，「爲什麼你覺得我害怕？你認爲害怕什麼？」

「害怕和我喝酒，」她說，「我說和你喝兩杯，你似乎忘記了這件事！」

「以一個醉酒的人來說，」司馬洛又微笑，「你的記性倒是不壞的。」

「我並沒有醉！」她在沙發上跌坐下來，把手袋向床上一丟，「來，酒櫃裏有酒。給我一滿杯白蘭地，你自己喝什麼，隨便吧！」

「謝謝你，」司馬洛說着關上了門，走過去斟了兩杯酒，一杯是他自己的，另一杯是白蘭地，祇有一點點。

「我說一滿杯，」她說，「這算是一滿杯嗎？」

「你喝得下這個再添也不遲，」司馬洛說，「而且，白蘭地是一種淺嚐的酒，也不適合牛飲的。」

「唔，你對酒也有一點認識，」她說，「我很喜歡你，你懂得喝酒，而且又是一個很漂亮的男人！」

「謝謝你，」司馬洛說，「你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乾杯！」她把杯子舉起來。

他們乾了杯。她要司馬洛替她再添酒，司馬洛祇好替她添了，但祇是添了一點點。她搖着杯中的酒，打量着他，說：「你究竟拿着槍幹什麼？也許那不是你的房間吧？你是來打刦的？」

「那是我的房間，」司馬洛說，「槍是用來保護自己的。你看，是這樣的，我是一個珠寶經紀，經常帶着貴重的珠寶樣辦，雖然已經買了保險，我還是不喜歡碰到刦匪！」

「很合理的解釋，」她說，「但我犯了一個錯誤！」

「你後悔把我請到你的房間裏來？」司馬洛問道。

「不，不，」她說，「我回來之前喝的都是威士忌，現在喝的却是白蘭地，兩種酒一混和就很糟糕了！很多自以為會喝酒的人都是這樣醉的。我看——我會醉得很苦。醉得很苦很苦的！」

「幸而你現在是在自己的房間裏，」司馬洛說，「醒了，你祇要在床上一躺就行了！」

「但醒來之後，」她說，「醒來之後，我的頭會痛得很厲害的！」

「我很抱歉，」司馬洛說，「我是不該給你酒的。」

「算了，」她把手揮揮，「不給也已經給了啦！」她在沙發的靠背一靠，閉上了眼睛。

司馬洛說：「我看你還是休息一下吧，我也該回到我自己的房間去了。」

「唔……」她說。

「小姐，」司馬洛說道，「我要失陪了！」

這一次，她則甚至連發出「唔」一聲作為回答也沒有了。司馬洛站起來，看清楚她，才發覺她是已經睡着了。

這使司馬洛相當失望。他對這個女人是深感興趣的，他很希望能够和她作進一步的發展。然而她却醉倒了。自然，她爛醉如泥的時候，毫無抵抗，司馬洛要在她的身上做什麼事情都無不可的，不過，司馬洛這種人，却不是用這種方式做這種事的。這樣雖然可能逞一時之快，但以後必然會引起她的惡感。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祇好彎身把她拖了起來，放到床上，為她蓋上了一張被子。然後他走到梳粧枱前，用她放在那裏的一管唇膏在鏡上寫字。他寫道：

「你醒來後可能忘記有過我，但萬一記得，請過來，我請吃午飯！」

唇膏在鏡子上寫字，是另有一種風味的，很好看，很富於詩意。

寫好了之後，司馬洛就退出了她房間，順手替她把門帶上了，而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裏。這樣短一段時間內，大概電話不會響過而他不知道的吧？而且，他也故意把彼此的房門都開了一綫，以方便聽到他房中的電話，有沒有響，以免為了女人而延誤了正事。他沒有聽到他的電話響過。

而這個電話一整夜都沒有來，司馬洛很慢才入睡，因此也很晚才起身，當他起身時，是已經過了中午時份了。

這一次，倒是電話鈴聲吵醒了他。司馬洛拿起電話，却是管房打來的。他說：「那位葉小姐在催你了，司馬洛先生！」

「催我？催我什麼？」司馬洛說，「葉小姐是誰？」

「就是住在你隣房的那一位葉小姐，」侍者說，「似乎你是約好了和她在下面餐廳中吃飯的，她現在正在等你。」

「哦，哦，對了，對了，」司馬洛說，「麻煩你替我告訴她，我馬上就下來，馬上就下來。」他放下了電話，就匆匆盥洗打扮，出門之時還吩咐了管房的，假如有他的電話，就轉駁到餐廳去。

然後他就下樓，到了餐廳中。那位葉小姐已經在餐廳中等着他了。她對他微笑為禮，他說：「我還以為你不記得——」

「我記得的，」她說，「如果有人在我喝醉了之後佔我的便宜，我一定記得。因此我也記得，你並沒有佔我的便宜！」

司馬洛聳聳肩：「不是沒有這個念頭，祇是沒胆量吧了！」

「我看你不是沒有胆量的人，」那位葉小姐說，「你有胆量拿槍，那還有什麼事情是你沒有胆量做的，我看你祇是不屑做這種事情吧了。這很好，證明你是一位君子。我是最欣賞君子風度的男人！」

「謝謝你，」司馬洛說，「你已經知道我叫司馬洛了——」

「那是我向管房打探出來的，」她說，「我叫葉麗！」她伸出手來，司馬洛和她一握。那是一隻小而柔軟的手，很白皙的。

「葉小姐，」司馬洛說，「我猜，你一定是遊客了，像我一樣，也是剛來此地的？」

「這是很明顯的了，」葉麗說，「如果是本地的居民，不會住在酒店裏的，對不對？」

「不過，」司馬洛說，「像你這樣一位美麗的小姐獨自一個人旅行，這却是小有的事情。你應該有幾十個男人追隨在裙下才算是合邏輯的。」

「正確的數目是九個，」葉麗說，「有九個男人正在纏着我，所以我要作這一次旅行，避一避。」

「找個機會清靜一下，」司馬洛說，「好能決定接受那一個的愛？」

「不，」葉麗說，「但，讓我們先叫一點吃的東西好不好？我的肚子巳經相當餓了！」

他們各自向等在旁邊的侍者點了他們要吃的東西，然後葉麗又說：「不，司馬洛先生，我早巳決定不接受他們了，九個都是庸俗的壞男人，我覺得我的運氣並不很好，沒有够條件的男人來追求我，我正希望在我的旅行中能够找到一個理想的結婚對象？」

忽然之間，司馬洛感到相當尷尬了。

因為葉麗一開始就提起了他最不想面對的問題。他喜歡美麗的女人，他認為葉麗是適合他的，而他對葉麗也相當適合。然而他們却也有一個不配合的地方，那就是，葉麗需要找一個結婚的對象，而司馬洛知道他是不會成為她這個對象的。他就是害怕提到結婚的問題。也許他是不想犯馬覺的錯誤吧。總之，他就是害怕。因此他不敢做聲了。塲面馬上就冷落起來。

還是葉麗再打開話匣。她說：「如果我沒有記錯，你告訴過我你是一個珠寶經紀，你帶着槍就是保護你的貨物？」

「是的，」司馬洛說，「我曾這樣說過。」

「你手上有些什麼珠寶，這樣重要的呢？」葉麗又問。

「呃——」司馬洛吶吶着，「我看，我們還是不提這個的好。」

葉麗微笑，道：「怎麼了，司馬洛先生，你不是懷疑我會在你的貨物上面打主意吧？」

「不，不，」司馬洛忙說，「絕對不是，我祇是不想談這個會令你感到乏味的題目吧了！」

葉麗看着他，眼睛裏閃爍着一種近乎頑皮的神采。她說：「我還沒有見過一個會認為珠寶是乏味的女人。珠寶是為了女人而存在的，沒有女人，也不會有珠寶的行業了。珠寶和男人，這是兩個令女人最感興趣的題目。而且，我也正打算買一些貴重的珠寶，存起來保值，我們除了做朋友外，也許還可以做成一單生意。」

司馬洛忽然又覺得葉麗和他原來是還有相當多不配合的地方的。譬如，她老愛提起這個他不願意提的題目。

他說：「我相信你對我手上的珠寶是不感興趣的，那是一批未琢的鑽石，祇有珠寶商會對此感興趣而已！」

「我不明白你這個人，」葉麗說，「酒店是有一隻保險箱，專為替客人保管貴重物品而設的，既然你有一批這樣貴重的鑽石，為什麼你不存放在保險箱裏呢？」

司馬洛聳聳肩：「我巳經這樣做了，但我沒有辦法告訴每一個人我巳經這樣做了的，所以我還是要提防有人不知道我這樣做了而對我作不軌的企圖，所以我還是得準備着一把槍保護自己的。」

「唔，未琢的鑽石，我是不感興趣的，」葉麗說，「不過你可以介紹我買另一些較為值錢的珠寶！」

「唔——這個——」司馬洛遲疑着，「恐怕這個我是辦不到了。你看，我不是那種珠寶經紀，我祇是做珠寶商的生意，珠寶商要買若干克拉未琢的鑽石，我便把貨帶來給他們看，如此而已。對於那些巳經鑲好了的珠寶，我反而不大在行！」

司馬洛心裏有點焦急，他實在不想談這個。對於買賣珠寶，他是並不在行，尤其是買。他這一生買珠寶的機會甚少，反而是賣的機會較多。偷珠寶的經驗也相當豐富，由於有些時候，他亦會扮演一下珠寶賊的角色的。

他們的食物來了，他們就開始動手進食。

葉麗嘆了一口氣說：「我眞拿你沒辦法，我給你一個藉口和我接近，你却拒絕了，我還有什麼別的藉口呢？」

司馬洛心裏覺得非常可惜。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他却沒有機會和她接近，由於他連離開酒店也不能。他要守在酒店裏等着那個電話，而像她這樣一個女人，當然不肯一天到晚陪着他呆坐在酒店裏的，起碼他要陪她遊遊地方，逛逛夜總會之類。這些是把一個女人引到床上去的最佳橋樑：對一個女人，你可不能貿貿然硬生生地把她拉上床的。看來，他是祇好等下一次，而放棄這個機會了。他說：「對不起，葉小姐，但我祇是在考慮着，我是一個配不起你的婚姻對象。」

「哦，你巳經有了妻子的了？」葉麗問。

「不，」司馬洛說，「我祇是那種不相信結婚的人，起碼現在不相信。」

「那很好，」葉麗說，「因為我也並不打算嫁你，你也不是我心目中的結婚對象，但，你却是一個理想的人。我相信，我和你在一起一定可以過一段很快樂的時光！」

司馬洛凝視着她，感動地說：「我很感謝你這樣開明和坦白！」他拉起她的手來，在她的手背上吻了一下，然後又在她的掌心上吻了一下。當他吻她的掌心時，他是吻得很技巧的。他主要是用咀唇在那上面輕揩。

她顫了一顫，眼睛也不由自主地閉了一閉。多數女人的掌心都是敏感的，而她則似乎是在這個地方特別敏感的一個。

「我看，我們應該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好好地談談！」她柔聲地說。

「例如夜總會之類，」司馬洛說，「在燭光之下跳舞？」

「這是一個好主意，」葉麗說，「我們就這樣做吧。」

「我們都有一間寬大的套房，」司馬洛說，「假如我們在房間裏開了音樂，熄了燈，那氣氛更美好了，起碼不會有第三者在塲打擾！」

她咭咭地笑了起來。

她說：「你這個人，不像是連夜總會的消費也吝嗇的吧？」

「我不是，」司馬洛說，「我是有苦衷的。你看，是這樣的，我現在是正在等着一位客戶的電話，這位客戶去了遊埠，這兩三天會回來，很難肯定他什麼時間回來，當他回來時他會打電話給我的，我不想錯過了這個電話，不然，我就可能失去了這一椿生意了！」

「我很失望，」葉麗嘆了一口氣，「你把生意看得比我重要，證明我在你心目中的份量究竟有多重了！」

「你也許不相信，」司馬洛說，「你比我所見過的最大顆的鑽石要可愛得多。但是，這是我的事業上最大宗的生意，我不能弄糟了。假如我變成了一個窮光蛋，那我和你一起，你也會覺得討厭了。這並不是說你是個拜金主義者，而是，我們總不能到每一個地方都由你付賬的。」

「你知道嗎？」葉麗還是微笑的，「我覺得你這人很有味道，你是第一個對我說寧可放棄我而不放棄你的事業的人！」

司馬洛聳聳肩：「我並不是喜歡這樣說的，但形勢所逼，沒有辦法！」

葉麗說：「不要緊，我原諒你，好吧，既然你認爲在房間裏好一點，那我們就在房間裏吧。」頓一頓，「現在？」

「現在？」司馬洛望望窗外，「現在天還沒有黑，不過，我猜假如把窗簾都拉上了，那就跟晚上沒有什麼分別了。」

「那我們吃好了飯之後就試一試吧，」葉麗說，「看看你這究竟是不是一個好主意！」

司馬洛這也許並不是一個太好的主意，但也不見得是一個太壞的主意。

他們在司馬洛的房間裏，把窗簾完全拉上了，也不開燈，於是房間裏面就和黑夜沒有什麼分別，簡直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而音樂是由酒店供應的，祇要把床頭櫃上的音樂掣扭開，就有源源不絕的美妙音樂播放出來。

他們在黑暗的房間裏，在地毡上相擁起舞，已經喝了下肚的兩杯香檳使兩個人都有着一種放縱的傾向。

「這果然是一個好主意，」葉麗雙手在司馬洛的頸後，咀巴凑在他的耳邊說，「在這裏，沒有別人，我可以脫掉了鞋子！」

她咀巴裏噴出來的暖氣刺激着他的耳朶的神經，使他感到一陣飄飄然。

司馬洛說：「那你隨便好了。」

「但是我在想，」葉麗說，「假如脫掉了鞋子，我會太矮了，當你需要吻我的時候，你就吻不到！」

「這不是一個大問題，」司馬洛說，「我可以把頭垂低一點的。你何不試一試呢？」

她果然把鞋子踢掉了，而她也果然低了一級。但是，這並沒有引起什麼困難。司馬洛把頭垂下去，還是可以吻到她的咀唇。

這是試吻，不過兩片咀唇一接觸之後，他們就捨不得分開了，而且他們也忘記了舞步，祇是站定在那裏，吻着，葉麗的兩手緊摟着司馬洛的頸子，而司馬洛也緊摟着她的腰，兩具身體貼得緊緊的！

這果然是個好主意，在夜總會裏，他們就不能這樣做。

後來，當她的手轉到他的背後，不停地撫摸的時候，他就把一隻手移到她的身子的前面來了。

他說：「原來你穿得很少！」

隔着衣服，他可以感覺到她的乳頭硬挺起來。她在下面並沒有乳罩。

「你忘記了穿一種衣服！」司馬洛吃吃笑着說道。

「我已經兩年沒有穿了，」葉麗說，「我認爲這是束縛女性的東西，而我是反對女性受束縛的！」

由她沒有乳罩，所以司馬洛的手很容易就鑽了進去，觸到他要觸的東西了。用不着再解開一重，也用不着再鑽過一重。

她的身子緊貼在他的身上，急促地喘着氣，而兩隻手把他的手臂抓得緊緊的，那尖尖的指甲就像鷹爪似的。

司馬洛的手在她的胸前活動了一番之後，就滑到了她的身子旁邊，去解開那裏的一條拉鍊。拉鍊拉開了之後，她的衣服就滑離身上了。

司馬洛說：「你既然是反對縛束的，那你一定也贊成解除這種縛束了。」

「我不反對，」葉麗說，「祇要你做得不太自私。」

「怎樣才算是太自私呢？」司馬洛問道。

「假如你祇是嚷着替我解除束縛，而你自己却不解除束縛，那就是太自私了！」葉麗說道。

「這個容易了！」司馬洛說。

跟着，他就動手做起一件殊不易做的事情了，那就是一面替她解除縛束，一面就替自己解除縛束，而且兩種縛束還是同時解除完畢的。

這時，當他的手再觸到她身上去的時候，就完全沒有衣服的阻碍。

葉麗深呼吸着，對他的觸碰毫不躲避，而且還把身子挺前去接受他的觸碰。而且她也毫不害羞地，對他作同樣的觸碰。似乎，她是的的確確不贊成女性受到拘束的。

音樂雖然仍在响着，他們已經完全忘記了跳舞的事情，兩個人四隻手都忙於探索，而這樣探索下去，他們自然也覺得站着是不大方便的，希望有一個地方能讓他們躺下來的。

「床呢？」葉麗小聲地說，「床在什麼地方？我要躺下來！」

由於房間裏是那麼黑暗，他們還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來吧，跟我來，」司馬洛說，「我帶你去好了！」

他是記得床在什麼方向的，於是他就領着葉麗向床走過去。（未完）

奇招絕技

自然門的拳脚

賴嚴霜

因爲寫一本武俠巨著：「武術滙宗」的書籍就享譽至今的武林高手萬籟聲，他本人是學習自然門的，故此，在他寫的那本書裏面，對於自然門有較爲詳細的報道，照他說，自然門這種功夫是比較特別的，一向喜歡練武之人，總是把功夫分做內功和外功，只有自然門然後把內功與外功這兩種門派混而爲一，既然本身練習靜坐，而且練勁，又再把各種散手加在一起，化爲硬碰硬的招式，故此，變成另外一派，因爲萬籟聲寫過這本書，因此之故，當時自然門相當蓬勃，後來却逐漸少人學習，原因是練習內功的人，認爲這種門派太過膚淺，反之，喜歡練習硬打硬的外家拳脚，則認爲自然門太過緩慢，發招亦非狠毒，故此，把內功與外功混合爲一個整體這種見解似乎空疏遼闊，但從客觀的看法，自然門另有特色，值得談談。

首先指出的是這一點，練武之人，還沒有研究如何發招，先要珍惜健康，自然門的一切拳脚以及靜功，都是以健康爲主的，這種觀念值得一讚，再其次自然門的出手踢脚，都是把自己的肢體順其自然發揮，並不是主張各種奇形怪狀的招式，因此容易學習，至於它的見解，認爲一切招式是錦上添花，更重要的還是如何練功，手脚有勁，打出的時候順其自然，便可取勝。

說到自然門這種拳脚的來源是否很古，那就無法追查了，所得而知的是萬籟聲由杜心五學到這一門派的拳脚，杜心五則隨徐祖師學習，徐祖師身長僅有三尺多些，並無姓名留下，因爲他的語聲是川音，故此把他看到四川人，僅此而已，當時杜心五是華北的著名鏢師，來往四川貴州，聽到任何地方的武林高手，總是親往拜訪，他到荒山的木屋訪徐祖師較量高下，連續多次襲擊，都是敗陣，然後跪地拜師，留在木屋學習八年之久。至於徐祖師，他自稱到峨嵋山修道，後來不知所踪，照這樣看，自然門派的拳脚是有道家根基的，學習之際，以靜爲主，靜極而動，絕非碰頭就打的那一種拳脚可比。

由於自然門的基本功夫有別，拳脚亦有特色，故此，萬籟聲傳授這種門派給後學之輩，亦非有固定的層次，只是把根基較好的人加以提點而已，至於他的拳脚，最初學習自然門是以內圈手作爲根基的，即是下邊踏着丁字步，兩隻手分長短，提起掌心向內，有如太極避勢，然後把兩手向外用暗勁推動，有如轉動石磨，左手在前，則右手在後，跟住右手由下邊提高，變爲前手，左手則縮後，如是者推動多次，然後由丁字步化爲八卦步，繞着一個圓圈走。

跟住就練習推手，單推手與雙推手，而且學習陰陽推手，再加踢脚，前踢後踢，並在走步的時候踢，這一類拳脚都是沒有講究紥馬的，認爲紥馬開拳太過呆板。

所謂自然門，照萬籟聲稱述，必須手上有勁，如果發力無力，踢脚也沒有勁，那就不容易打傷別人，故此，自然以靈活爲主，有些要訣如此稱述：「吞身如鶴縮，吐手若蛇奔，活潑似猿猴，兩脚如磨心，若問眞消息，氣穴尋原因」。

走圈子的時候，還有下面一句：「身似彎弓手似箭，眼似流星腿似鑽」，另一方面，自然門的打法有十九種，用字句表示出來，那是：「生擒捉拿，閃躲圓滑，吞吐浮沉，綿軟巧脆，化妙神奇」，手上功夫又有下面一句：「扣如鋼鈎刺如刀，堅如鐵石黏如膠，相對如嬰兒，舉手不能逃」。

身上功夫以十五字表現出來，那是：「手眼身法步，肩肘腕胯膝，頂項胸腰背」，即是說，十五處部位都要打好基礎，如果做得到，特別出色的高手，那就發掌可以斷石，手指能够穿板，手如鋼鈎，身如鐵石，沉重得落地生根，輕飄則柔若柳絮，手出一條綫，打出人不見其快無比。

自然門的招式確有特異之處，照萬籟聲稱述，每天必學習的一套拳脚，簡單可行，第一招叫「青象吸針」，兩脚站穩，脚跟靠攏，雙手直出如鈎，由下邊伸直提到上邊與肩膊的高度相等，跟住俯頭下去，雙手捉住自己的脚，直到兩手反抱自己站起的脚跟，臉孔愈沉愈低，可以用呼吸去吸取地上的細針，然後算做大功告成，故此稱做「青象吸針」。

單是這兩個式，做得好就可以使全身筋骨鬆開，那是練武之人必須學習的，再其次叫做倒八字，雙脚分開，與肩膀相齊，然後把兩隻脚的脚趾彎入內部，雙手按住膝頭，脚尖相對，跟住就把兩條腿反轉過來，脚跟相對，脚尖向外，變成正式的八字步，至於兩手微按自己的大腿之上。

再做令牌式，那是四平大馬，雙手互抱，變成青龍抱背的手法，這種手法叫做令牌手，因爲雙手交叉，有如一個令字。

做完這一招，便卽化爲內圈手，這種手法上文已經講過，不再多贅。至於鬼頭手，卽是推手，所須注意的是這一點，伸直右手的時候，盡量把手掌豎高，掌心向外，然後能够使氣勁集中在掌根，推動有力，陽手直出，陰手由前手的下邊打出，稱做鬼頭手。

自然門的脚法，亦有奇異之處，單脚站定，以另外一脚踢出，那種脚法屬於低脚，或踢或掃，都是坐低馬步踢出的，沒有學習過金鷄獨立之人，難以如此施展，不過，練習既久，一條腿能够承起全身之力，另外一脚便可發勁，當年徐祖師三敗杜心五，就靠這種低脚取勝。

此外，自然門還有脚尖走步的絕招，稱做站步，把一雙脚以四平大馬站穩之後突然提起來，只用脚尖站立，站定就學走步，能用脚尖支持全身的體重，走得靈活，一旦放開，雙脚落地，那就走得更快，這種馬步稱做吊馬，這招叫做吊馬站行。

自然門喜歡用橫掃之脚，忽然轉身一脚掃去，那一脚是向橫掃出的，有如攔腰脚，這一脚踢出之後，收回少許，繼續打出，那是穿心腿了，攔腰腿變穿心腿，快如閃電，敵人不易躲閃。

自然門還有伸縮之妙，能够坐低馬步，一脚跨在另一脚上，雙手沉踭落膊，縮做一團，看來有如一個田螺，這是螺形的一招，靠它避免敵人撲攻。

自然門還有鴉雀步，前掌後鈎，先出左步，後再出右，出完右，再出左，提氣發力，務求脚步輕盈，這是另外一種功夫，向雀鳥學習，步法走得快，但却手上有勁。

自然門的回身步，稱做麒麟步，能够閃電般轉身發招，坐低馬步，右脚騎在左脚之上，忽然轉身，轉左或轉右均可，一轉卽時發掌。

自然門的掌，有時單掌打出，有時連環發掌，先出左，再出右，又再出左，每一掌都以鬼頭手推出，愈推愈快，盡量把那隻手推到盡，稱做「長手推掌」。

自然門喜歡使用翻捶，這種拳脚有如白鶴派的翻天印，南拳習慣把它稱做冚捶，表示由高處打落。

自然門的劈捶稱做撩打，左手用掌磅住右掌，一劈卽起，剛剛抬高，又再劈下，可以連劈數次。

自然門的手踭稱做肘打，肘打以低步出擊，希望一個手踭打中對方中部的要害，爲了使手踭有勁，左手出踭之際，右手還把手掌抱住左拳，使打出去的手踭有兩臂之力一齊打出。

自然門的側掌也是一種絕招，左掌平，右掌由上邊側下，剛剛側到中部，便卽變成內圈手。

有一種脚步是向老虎學習的，稱做「上山虎」，斜身，面向敵人，左手在前，右手在後，先用劈拳，然後挑上，有機會則右拳打出。

有時兩個身體非常接近，在短綫發拳，稱做靠打，卽是兩人靠緊然後發招，自然門的靠打，能够豎高一隻手在一尺之內發招，上打面部，下踢丹田，銳不可當。

自然門的打法如此，至於該門派練勁的功夫，相當複雜，特別重視抓勁，最喜歡把木條揷入地中，單手把它抓起來。

新派俠艷奇情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情人劍（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青與上官紅喜結鴛侶，就在洞房之夜，司馬青獨自前往八大胡同，找到兩年前他派往花叢中棲身，暗中探聽江湖動態的小桃紅，透過小桃紅，叫遍八大胡同的紅妓，廣事結交風塵中人，以為他日之用。天剛濛亮，司馬青往找空空門掌門人談必中，遇楊仲岳和朱泰山二武師率領一批門徒，他們原想借故生非，向司馬青圍攻，詎被一空空門徒叫破行藏，楊仲岳和朱泰山本想罷手，但司馬青却不放過，向朱泰山挑戰，將朱泰山長劍擊落，朱泰山落敗，各自掄起兵刃就要圍了上來——

智結天下事　力負萬鈞担

司馬青微微一笑：「北方武林朋友，就這麼輸不起？」

這句話使得一旁的楊仲岳，更臉紅了，硬着頭皮，叫道：「住手，全都給我滾下去。」

那些人在楊仲岳的喝聲下停住了手，但看的人還是不服氣，盯着司馬青狠狠地道：「楊師父，這小子太狂了，把他殺了就是。」

楊仲岳看看那說話的人只是京裏的一個青皮混混，雖然在牛化雨家裏掛個護院教師的名義，但是却只跟着牛化雨身後帮閒跑腿，是個十足的小人奴才，心中不禁感到一陣委屈，更感到非常後悔，跟這種人混在一起，把自己的身份也貶低了，因此沉着臉道：「牛五，閉上你的嘴，給我走到一邊兒去，此地武林朋友的臉都給你丟盡了，你還有臉說！」

牛五是個十足的小人，這種人手底下平常，嘴皮子却不輸人，何況他在牛家也稱個護院教師，儘管身份低微，但也要看對什麼人，牛化雨是他的主子，就算伸手摑他的左臉，他也會把右臉湊上來，但是對楊仲岳，他却並不覺得自己低到那裏，因此也一瞪眼道：「楊師父，昨兒個在大鴻樓上說大話的是你們兩位，今天叫人打了是朱老師父，跟你是同在貝勒府的同事，眞要丟臉也丟不到咱們頭上，大伙兒是為了朋友義氣來帮忙的，想不到却落下不是了，旣然如此，咱們還獻個什麼殷勤，黑瞎子拉磨碾子，出了力還落了個熊，哥兒們，往後站站，瞧咱們鐵府的楊大教師怎麼樣把臉給我找回來。」

給他這麼一攪，有四個大漢都收起傢伙，退到一邊了，只有兩個人還站在那兒，牛五上前拉拉他們道：「兩位兄弟，我不知道你們那個府上的，但想來也跟我牛五差不多，是名不見經傳，端人飯碗的小

脚色，人家楊大師父要為北地武林掙面子呢，二位別妨了他的英名！」

連推帶拉，硬把那兩個人給架到一邊兒去了，楊仲岳看得心頭更凉，因為這兩個人才是天風堡遣來協助行事高手，沒想到却被牛五給擠了開去。

那兩人無可奈何地看了楊仲岳一眼，楊仲岳怔住了，司馬青是名滿江南的劍客，要不是有了天風堡撐腰，他跟朱泰山根本不敢去找司馬青挑戰的，何況彼此河水不犯井水，也沒有去找人麻煩的理由。

昨天是受了尤青雄的懇託，當衆擺下了一番大話，找個藉口一鬥司馬青，然後會同了天風堡的無名劍手，一起把司馬青給狙殺在北京，天風堡答應這個盛名就算是他們兩個人的，就在名心的驅使下，他們答應了下來。

今天一早，原打算在八大胡同外面就截住司馬青的，後來因為聽見司馬青在打聽天齊廟的去路，這個地方更理想，所以隨後趕了來，而且為了掩人耳目，還特別把牛化雨家裏的帶了一批來，便於天風堡的劍手掩藏身份。

牛化雨家中養着的都是一批酒囊飯袋，這個牛五因為是牛化雨同宗，搭上五百年前同過祠堂的那麼一丁點關係，而且又巧言令色，善於逢迎，才巴結上牛化雨，算是這批打手們的頭兒，靠這批人，連司馬青的一根汗毛都動不了，因此在羣毆中鬥殺了司馬青，也沒人相信是靠着這些人帮忙的，這份榮譽，自然是屬於他跟朱泰山的。

如意算盤打得好，結局却不如意，首先是藉口生事的計劃受了阻碍，朱泰山草率出手，叫對方輕輕鬆鬆地擊敗了下來，牛五要發動羣毆，本來是頗合自己心意的，可是自己還沒有出手，他們就亂來一通，即使能得手，也沒有自己的份兒了，因而才發聲喝止。

同時更因為自己對那個牛五十分厭惡，當着人前，他還客客氣氣地稱一聲楊老師，私下背人時，居然稱兄道弟，彷彿跟自己是一樣身份了。

這已够使他火氣大了，而牛五在路上還喋喋地吹擂，說這一次大家能够把司馬青擺平下來，將是一次大大的成名露臉機會，一定要在大鴻樓上擺他十幾桌酒席，好好慶賀一番，竟把擊敗司馬青攬成他的功勞了。這使得他更為惱火，剛好司馬青扔了一句話過來，他逮住機會，把牛五好好地訓斥了一頓！

沒想到這種小人得罪不得，他們根本不講什麼道義，也不會顧全大局，唯利是圖，睚眦必較，楊仲岳見在最重要的關頭，兩個得力的帮手又被牛五拉走了，心裏恨不得統上他兩劍，可是司馬青還在面前，四周圍着一大圈看熱鬧的人，使他發作不起來。

而且面對着司馬青的挑戰，使他更是進退兩難，動手必無倖理，就此而退，丟人更大，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朱泰山是深深了解他處境的，知道這時祇有自己厚着臉皮再跟他聯手一戰，或許還能扳回一點面子，否則楊仲岳再敗下去，他們兩人今後都休想混了。

因此他一彎腰拾起了被擊落的劍，朝楊仲岳一點頭道：「楊兄，小弟一時疏忽，着了人家的道兒，對別人小弟不敢相求，但楊兄與小弟的交情莫逆，小弟斗膽相求，無論如何也要帮小弟出出這口氣！」

楊仲岳連忙道：「朱兄說那兒的話，我們是幾十年的交情，又同在一個地方做事，一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司馬青折辱了你，就是折辱了我，扳回面子是我們兩個人的事！」

他也不再多說，畧畧交代了一番門面話，立刻就揮劍進擊，朱泰山也配合着進招，這兩個人多年在一起，動手搏擊，自然而然地養成了配合的默契了，而且對彼此的劍路都熟得不能再熟，一人出手，另一人立刻就知道以後的變化，發劍出去，不是補己方的實，就是攻敵之虛。

因此這兩個人聯手出戰，威力竟是大了好幾倍，何況他們兩個人也是有幾分眞才實學的硬底子！

司馬青初時還不以為意，因為他擊敗朱泰山太輕鬆了，不知不覺間輕估對方的實力，所以開始十幾招，他完全地被人制住了先機，完全落入了下風，好不容易慢慢地才能穩住了陣脚，掙回到一半主動。

但是朱泰山與楊仲岳的劍勢也行開來了，攻勢越來越凌厲，司馬青縱然是看準了對方的弱點反擊，但未等劍威運足，另外一支劍又攻了過來，迫得他必須回劍去應敵。

就這樣一來一往，鏖戰了四五十個回合，司馬青始終都未能發揮劍勢，形成了膠着的狀態。

這時候只要再有人能加上一手，司馬青絕難招架的，天風堡遣來的兩名劍手看出了便宜，正想覷空拔劍進去，那知道牛五又討厭地擠了過來，握着那傢伙的胳臂道：「兄弟，你這是幹嗎呀，人家都是有名的大劍客在動手，有你我的份兒嗎，玩藝兒不行，上去了只有碍事，要是你插手上去，壞了兩位老師父的事兒，他們再叫人打了，責任可全是你的，你拿什麼賠人家的臉呀！」這傢伙被牛五一打岔，錯過了一個最有利的時候，心中很光火，振腕一抖吼道：「滾開！你少來攪和！」

這一振倒是把牛五給振開了，可是他自己也怔住了，因為他突然感覺到臂上一陣痠麻，那隻手居然不聽使喚了！

他的同伴見他拔出了劍，半舉在空中，居然不再動作，使得本來配合好的突擊行動阻滯了下來，不禁詫問道：「老韓，你是怎麼了？」

這個叫老韓的傢伙神色一變：「不好，我着了道兒了，牛五有問題，姜維，逮住那殺胚，他八成是對方的人！」

聲音說得很低，這個叫姜維的傢伙錚的掣出長劍，正準備去找牛五，忽地斜裏竄出一條人影。「好啊！兩個打一個已經够丟人了，你們還想四打一，本姑娘可容不得你們！」

劍光一閃，那個叫老韓的傢伙首先在喉嚨頭挨了一劍，砰然倒地，姜維臉色大變，正待運劍攻去，腿上忽然一痛，像是

被什麼利器扎了一下，低頭一看，腿彎上已經釘着一枝小袖箭，還沒來得及伸手去拔，眼前寒光一閃，跟着喉頭也是一涼，身子倒了下來。

殺人的正是穿了一身紅的上官紅，她手中挺着劍，擧目四顧，牛五却趁此機會大叫道：「不得了嘍，殺了人嘍，在場各位都是見證，是這兩條命的人命官司，快去報官去。」

他不叫還好，一叫，看熱鬧的人都怕沾上痲煩一哄而散，跑得一個都不見了。

這邊一亂，司馬青那邊也得了手，不過他心存忠厚，未忍遽下殺手，只在兩人的肩頭劃了一劍，使他們一時無力再戰，雙雙棄劍撫肩護疼。

戰鬥終止了，牛五還在叫道：「這個婆娘殺了人，把老韓跟姜維給殺了，楊師父，朱師父，你們看着她，我報官去！」

回頭要跑，上官紅沉聲喝道：「回來！把話聽清楚了再走。」

身形一閃，長劍封路，牛五嚇得叫一聲，雙手抱着頭，但口中仍是逞强叫道：「惡婆娘，妳敢殺牛五爺，戶部尚書牛大人是我的本家，牛五爺有着百來個弟兄，都會跟你沒完了。」

上官紅冷笑一聲：「我不殺你，你也不配我動劍，我只是要你帶句話回去給天風堡，告訴衞天風人是我上官紅殺的！」

牛五聽說不殺他，膽子又大了，放下了手：「什麼天風堡，衞天風，我一個也不認識！」

上官紅冷笑道：「你不認識，這死的兩個人認識，那兩位大教頭也知道，那位吳海獅更知道，這兩個傢伙死有餘辜！」

牛五一怔道：「姑……姑娘，莫非妳跟這兩個死者有過節？」

上官紅道：「跟你說沒有用！」

牛五一拍胸膛道：「怎麼沒用，我牛五在江湖上雖然沒沒無聞，可是在京師，提起我九頭金剛牛五，多少還有那麼一點小名氣，要是妳姑娘眞跟這兩位有過節，看姑娘也不是沒名沒姓的，對了！姑娘剛才已經報了姓名，叫上官什麼來着……」

「上官紅！紅裳仙子上官紅！」

牛五臉色一變，伸了伸舌頭道：「哎！敢情姑娘就是已故的武林盟主上官大俠的千金上官姑娘呀，這可太失敬了，上官姑娘，那這位是……」

上官紅淡淡一笑道：「是我的丈夫，青衫客司馬青，你們聚衆圍殺他，替天風堡做走狗，難道還會不知道他是誰？」

牛五更是變了臉色道：「這牛五可是眞的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昨兒有人包了八大胡同的全部姑娘，讓牛公子丟了個大臉，覺得他太狂了，敢情這個司馬青，就是那個司馬青呀，那就難怪了，難怪八大胡同的窰姐兒一個個如癡如顚，寧可得罪所有的豪客也要趕回去應局了，要是我牛五也在八大胡同落籍，我一樣的會……咳！我這是怎麼了，儘說這些廢話，我說上官姑娘，司馬大俠，既然是你們二位，那還有什麼好說的，不用說宰了那兩個人，就是再多宰兩個，也是白宰了！」

上官紅冷冷地道：「我可不是隨便殺人，這兩個傢伙原是我父親手下的親信八衞士之中的兩個，他們賣主求榮，勾通外賊，害了我父親，又追殺我們夫婦，像這種不忠不義之徒，我若是不殺他們，就沒有天理了！」

牛五道：「對！殺得好，我說楊師父，朱師父，你們二位可就不該了，你們是北方武林道成名的人物，二位能夠在鐵貝勒府得到這個職位，也是當年上官堡主給推薦的，要不是上官堡主的保證，貝勒府怎麼用來歷不明的江湖人，二位不思感恩圖報，反而也恩將仇報，幹出這種事，可眞替武林道上的朋友們丟臉……」

楊仲岳與朱泰山在司馬青的劍下受了傷，又被牛五這一激，心裏這股子味兒就不用說了，尤其是楊仲岳，更是熱血上湧，一口鮮血噴了出來，栽倒在地下。

牛五冷笑道：「楊師父，你可眞能裝，一口血忍到這時候吐出來，恰好及時遮了羞，否則你只好一頭撞死……」

朱泰山實在忍不住了，跳了起來，伸拳要打，牛五却不含糊，挺挺胸膛道：「姓朱的，你要打人儘管伸手好了，牛五敢說就敢當，存心讓你打幾拳作成你的英雄，否則你那有臉再回到北京城去，更沒面子在貝勒府裏躭下去呀，這年頭一年幾千兩銀子的差使不好找，牛五怎麼忍心叫你敲了飯碗。」

這傢伙這張嘴實在够陰損的，朱泰山一張臉脹得血紅，舉起了拳頭却說什麼也打不下去。

牛五更不放鬆，拉開嗓子叫道：「姓朱的，你打呀，不打你就是孫子，把我牛五打趴下，你回去可以向人吹了，今天雖然沒有能擺平了司馬青跟上官紅，却把牛五打得倒地不起，那也够露臉的……」

楊仲岳掙扎着從地下爬了起來，嘆了口氣：「老朱，算了，跟這種小人嘔什麼氣，走吧。」

朱泰山放下了拳頭，過去扶着楊仲岳，向着另一個方向走去，牛五叫道：「二位走錯了，這不是回程的路。」

楊仲岳回頭道：「牛五，我們不是回城，而是回家。楊某實在佩服你，我們雖傷在司馬青劍下，却是栽在你的手裏。」

說完又向前走去，牛五頓了一頓才道：「把他的馬匹牽過去，去一個人陪着他們，另外一個上鐵府去爲他們辭職，整頓一下他們的行李物件，然後給他們送去，劉二混混，把兩個死人馱在馬上，送到天風居去交給吳大爺，看他怎麼說法。」

另外那些漢子似乎都是牛五的手下，一個個答應了，立刻分頭行事，各自分散了。牛五這才說道：「司馬大俠，上官姑娘，廟裏清靜，二位不去坐坐去。」

他領先在頭裏走着，四周都沒別人，上官紅才道：「牛五哥，多謝你帮忙。」

牛五笑了笑道：「上官姑娘，說這個不太見外了嗎，憑老爺子跟二位上面的交情，這是我們該做的，不提上一代交情，以空空門宗旨，也該爲二位盡這份心。」

司馬青這才愕然道：「原來五爺是談老爺子門下的。」

「不敢，牛五在門戶裏行五，老爺子

從二位到達了長辛店就知道消息了，也知道大俠到天齊廟是爲來了要找他老人家，但是老爺子吩咐下來，說您的身份太明顯，目前還是別見面的好，如果有必要，敝門的弟兄自會來另約的，天風堡派了兩個海盜頭兒來，想在京師創一番基業，老爺子正在全力對付他們，目前，不便洩了行跡。」

司馬青點點頭，隨即笑道：「既然談老爺子已經有了準備，那我就不打擾了，不知道老爺子有什麼要我們夫婦効力之處嗎？」

牛五怔了一怔道：「原來二位已經大喜了，恭喜，恭喜，什麼時候的事？」

司馬青笑了一下道：「爲了名正言順地好爲家岳盡力，我們提早正了名份，就是昨天，內子正在忌中，所以也沒驚動朋友，五爺在老爺子面前說一聲，請他老人家見諒，等風平浪靜，雲破月明之日，我們再給老爺子叩頭去。」

牛五拍着巴掌笑道：「其實二位早該恭喜了，不知有多少人盼着你們這一對早成佳偶，只是突然聽見了這個消息，仍是使人感到意外……什麼，司馬大俠，你說昨天是你們的喜期……」

司馬青含笑點點頭：「是的，花燭良宵，內子一個人在逆旅中淒涼地度過，兄弟却在八大胡同中大荒其唐，五爺一定要罵我混帳吧！」

牛五怔了一怔後才大笑道：「換了別人，我牛五豈僅是罵一聲而已，非把那小子狠揍一頓不可，但發生在你司馬大俠身上，自當另作別論了，而且司馬大俠也够光采的，打從八大胡同設立香巢以來，還沒有人有過如此盛擧，這倒不是錢的問題，眞要數家財，也有人花得起，只是這種事不是錢能辦得了的……」

司馬青笑笑道：「我也不是爲尋歡而去的，主要的是想把事情鬧得大一點，使天下矚目，讓衞天風無法明目張膽地，對付我們，因爲我一到長辛店，就發現衞天風的勢力已經深入此地了。」

牛五道：「可不是，這傢伙的確神通廣大，一聲不響的，居然在這兒紮了根，連我們都疏忽了，不過他要想在此地稱霸，至少得先要我空空門點頭才行。」

司馬青道：「他對談老爺子還沒有什麼行動吧？」

牛五傲然地笑了一笑：「怎麼沒有，他對空空門很注意，渤海的那條孽龍早已潛伏京師，目的也是在跟空空門打交道。但老爺子早料到了這一點，把我們手下的弟兄早就安挿在別的行業上生了根，只留下一些不起眼的小脚色在撑場面，因此他們連老爺子的姓名都沒摸出來，對了，二位往後……」

司馬青忙道：「五爺放心，我們知道談老爺子一生只把他的大名告知了先師與先岳父兩個人，因此我們兩個人也會謹記着這件事，絕不向任何人道及的。」

牛五笑道：「說了也沒什麼，眞正知道他老人家名諱，見過他老人家眞面目的只有我們十三太保，而我們這十三個弟兄都是他老人家最忠心的弟子，但他老人家覺得目前只宜暗鬥，還不到攤明時候。」

司馬青再問道：「老爺子有什麼指示沒有？」

「沒有，老人家說二位才是正角兒，咱們空空門只是旁邊敲鑼打鼓的文武場，再多也只是抹上臉，粉墨登場跑跑龍套，所以老爺子請二位敞開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不必找敝門連絡，眞到需要人手的時候，敝門的弟子，自然會出來的，老爺子還說二位不必顧慮，來到直隸地面上，絕不會讓人動二位一根汗毛，二位只管放心。」

上官紅笑道：「看五爺剛才的身手，我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姜維與韓大魁是先父昔年手下八衞中的佼佼者，五爺一伸手就把他給制得牢牢的。」

牛五有點訕然道：「那祗是他們把我當作混混，絲毫未存戒心而已，否則那有這麼順利的，不過我也祗能陰着使壞，眞刀實槍的正台戲，還是二位來唱的，唯有這樣，咱們才能穩操優勢，像剛才，爲了事機緊迫，我制住了韓大魁，却不能殺他，否則我以後就不能再混了。」

上官紅點點頭道：「五爺派去通知我的小弟兄已經跟我說了，這兩個叛徒罪大惡極，我也不能容他們，不過五爺，你現在跟我們在一起了，以後還能擠進他們的圈子嗎？」

牛五笑笑道：「沒問題，牛五給他們的印象是個沒出息的標準小人，即使我跟二位公開結伴而行，也沒人能相信我能跟二位交上朋友，何況我還有一番說詞，說不定他們以後還會更看重我，慫恿我跟二位套近呢？」

司馬青沉思了一下，微微一笑，說道：「妙！妙！妙極了，他們會要五爺來刺探我們的動靜。」

「我就是這個主意，不過他們眼睛裏的牛五，不會有多大的份量，我也不必眞有什麼表現，但二位却知道我是空空門中的老五，二位如果有什麼行動時，先透個底給我，我就可以叫他們一個個抹脖子上吊。」

司馬青道：「五爺今天制住韓大魁的手法雖然巧妙，却瞞不過明眼人，萬一落入對方的眼中就不妙了。」

牛五微微一笑道：「這個請二位放心，吳海獅鬼得很，在沒有摸清二位的來意前，絕不會把他的人遣出來的，今天除了這兩個殺手外，連楊仲岳跟朱泰山都是臨時起意，擠過來的人，而且司馬大俠要上天齊廟來，我是料得到的，他們却不清楚，我早作了準備，他們則是跟在大俠後面才行動，天齊廟前的看熱鬧的人，一大半都是我們的弟兄，其餘則是附近左右的居民，個個的底子都很清楚，即使有一個陌生人，我們的人也留神，絕不讓他們有機會把話傳過去的。」

「楊仲岳跟朱泰山呢？」

牛五笑道：「他們跟天風堡，沒有很深的淵源。叫我那樣一氣，他們還會有臉回去嗎？」

「不可大意，楊仲岳走的時候，話中有話。」

牛五一笑道：「我知道，但是那話只能說給他自己聽了，我已經叫弟兄們送他們離開，連行李都不用他們自己去拿，所以，他們這一走，他們就算是在江湖上除名了。」

司馬青忽覺意有不忍，只是未便啓齒，但是牛五已經猜到他的心事了，笑笑道：「司馬大俠放心，空空門只對萬惡不赦之徒，才用嚴厲的手段處置，那兩個人只是意志薄弱一點，我們不會要他們如何的，只是爲他們找個僻靜的地方，請他們修身養性，過幾年安穩的日子而已，等事情告一段落後，他們就可以自由了，那個時候，也不怕他們抖出什麼秘密了。」

司馬青這才安慰地呼了口氣，牛五道：「二位逛逛，還是回長辛店去吧，最好是跟天風堡的人多作正面接觸衝突，好讓我們摸出他們的實力以及那些隱藏的高手，一個個地解決掉，談老爺子認爲這是打擊天風堡最好的一個方法，因爲在這兒，他們無法明目張膽地聚衆鬧事，就必須來暗的，咱們張開了網，等他們一個個地自動投進來，等到那天衞天風忍不住了，自己也送了過來，網住他這頭大魚，天下就太平了。」

司馬青俊眉一展道：「我原來也是這個主意，談老爺子既然也想到了，可見我們就是行動一致了，吳海獅曾經說過兩天後天風居酒樓要開張，到那天我們再去給他賀一賀去。」

牛五也笑道：「那敢情好，老爺子就是這個意思，跟天風堡的人，衝突必須公開，而且要佔住理，一個理字活活蹩死他們。」

他告辭着走了，上官紅這才看着司馬青道：「你倒好，撇下我一個人，跑到京裏逛花街了。」

司馬青忽然變得非常高興，拉着上官紅的手道：「紅紅，妳怎麼也不想到昨天我是怎麼過的。」

上官紅噘着嘴道：「我當然聽說了，江南情俠司馬青昨夜在京師八大胡同開花國從未有過的創舉，一個人叫了八大胡同全部姑娘的局，在綺芳閣徹夜笙歌，幸好還沒有帮你宣揚說昨天晚上是我們的洞房花燭之期，否則你就更轟動了。」

司馬青知道她不是眞生氣，於是大笑着擁着她的肩膀：「妳不說我可替你說了，剛才在牛五的面前，我不是直言無隱地坦承昨天是我們的婚期嗎，一個男人新婚之夕在窰子裏度過，怎麼說都不是件光榮的事，因此我宣佈這件事並不是爲自己，而是作成妳，讓人知道女俠上官紅是怎麼樣的一份氣度。」

上官紅忍不住笑了：「算了，洞房第一夜，新郎流連花街，澈夜不歸，這個好名聲也光采不到那兒去。」

司馬青笑道：「發生在別的女人身上，大家可能會想到那新娘子一定是個醜八怪，但是在妳上官紅身上，絕不會有人認爲妳醜得把新郎嚇跑了吧！」

兩個人都笑了一陣，上官紅才道：「無怪有人說女兒家出嫁了，臉皮就厚了，在昨天之前，我絕不敢跟你談這些的，可是今天我談起這些，好像滿不在乎。只要有一點不解的，青哥，你偏偏選昨晚上去鬧那麼一下，一定有什麼特別道理吧？」

司馬青道：「當然，昨天，我是去赴一個約會，原沒打算留那麼久的，可是到了那兒，我知道戶部尚書的兒子牛化雨在昨天過生日宴請京師羣豪，叫了十幾個紅姑娘的局，又聽說天風堡借了牛化雨的身份，在八大胡同遍布眼綫，要每一個姑娘注意那些江湖客談話，尤其是有關天風堡跟我們兩人消息，立刻通知吳海獅……」

上官紅冷哼一聲道：「天風堡的威風不小，居然把眼綫佈到這種地方去了。」

「這才見得衞天風的才幹，妓院酒樓，是最易洩漏秘密的地方，尤其是江湖中人，酒色當前，往往會忍不住炫耀一番，自己沒有英雄事跡可誇，也要把所知道的一些武林秘聞，吹出來以自重其身價，所以衞天風把眼綫設到那個地方，益見其有過人之處，憑心而論，衞天風如若做武林盟主的確比妳父親稱職。」

上官紅嘆道：「我父親是義不可却，勉力而爲，但衞天風却是爲權勢所誘，拚命地想幹。」

司馬青正色道：「紅紅，我說句公平話，衞天風除了心術不正外，他的確是個最恰當的武林盟主，而妳父親如果眞的無意及此，就應該盡力推辭，勉力而爲，難任其職，也不是好事，假如妳父親能像衞天風這樣察察爲明，廣事搜集各地各人的動態言行，就不會受到蒙蔽與愚弄，貽下今日之患，衞天風如果心術正一點，無須謀求，他就會成爲武林盟主。」

上官紅的眼睛望着他，臉上有着奇怪的表情。

這種眼光使得司馬青有點不安，連忙道：「紅紅！我只是把事情分析一下，並不是對上官老伯……不，我現在也應該跟妳一樣，稱他老人家一聲爹了，我並不是對爹有所不敬。」

上官紅搖搖頭：「青哥！你的話很對，爹在生前也說過同樣的話，他最後一次跟我談話時……那時他已經發現到衞天風的陰謀和企圖，但是衞天風的勢力太大了，他不能也不敢立予揭發，抓破了他的臉，使衞天風惱羞成怒，走上絕端，受到傷害的將不止是爹一個人，上官一家人，還有許多忠心跟隨爹的部屬，許多與爹生死共與的朋友，而掀起北五省武林中一次最大的殺刦，一場最大的流血慘劇。」

司馬青點點頭道：「那是可能的。」

「爹容忍了衞天風，不是爲了自己，他早已知道自己必將受到衞天風的謀害，一個不着痕跡的謀害，但是爹寧願選擇這個死法，即使衞天風留下幾分體面，爲了這幾分體面，他必須在表面上維持個仁義的幌子，對武林中的正道之士，不致立即遭受他的毒手。」

司馬青肅然道：「這一點爹很偉大，也正是一個武林盟主應具的胸懷。」

上官紅的眼睛有點潤濕。「爹承認自己不是一個稱職的武林盟主，就武林盟主的職分而言，衞天風會做得更好，但是爹也說過一句很有意義的話，武林盟主的心術比稱職更爲重要，爹的盟主是應武林道上友人之請而推舉的，不是自己去營求而來的，而衞天風營求大力，絕不會是一個好的盟主，因爲衞天風着眼在武林盟主的權限而不是着眼在盟主的職守，所以爹寧可在他的迫害下而死，也不肯推介衞天風爲繼任的盟主。」

司馬青默然了，這是他沒有想到的，上官紅又道：「武林盟主是以道義爲本來排解武林的糾紛，是以正義來壓制邪惡，不是用權術來統治武林，衞天風的作法爹不是想不到，做不到，而是不敢爲，不屑爲。」

司馬青長長的嘆了口氣：「我師父也說過一句話，武林中根本不應有盟主，因爲江湖人天生傲骨，各不相下，誰也不願有個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來壓着自己的。」

「爹也是這麼想，可是他沒辦法，他也很後悔，年輕時鋒銳太露，自己招攬來這個擔子，北五省的武林盟主已經組成了，很多人也深受其惠，不肯撤消，爹屢次想辭掉都未果，只有硬撐下去，最後他明白了，已經成了名的江湖人都有一份恐懼，恐懼自己所有的一切會失去，要倚仗着武林盟來保持它，所以大家把這個擔子加在爹的頭上，爹知道只有犧牲了自己，讓大家知道武林盟會有什麼弊害，那麼人才會覺醒，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辦法，但也是唯一的辦法。不過爹沒有忽視到自己的責任，他因爲姑息與容忍使得天風堡的實力坐大，必須也要留下一分力量來抵制天風堡的猖獗……」

司馬青道：「我知道，他把這個責任交給了妳。」

「不，青哥，他把一切都交給了你，他知道在北五省沒有一個人能挑起這個擔子的，他寫了十封信給南方的十位知己朋友，五封信給北方的朋友，說出他的隱憂，希望他們留意推介一個可靠的人，結果十五封信回來了，一共有五個人選，都是名震一時的俊傑，爹在五個人中選定了你，青哥！你知道有幾封信推介你？」

司馬青搖搖頭，他實在不知道。「十五封信中只推荐五個人，至少有四封信集中在我身上，才會使我膺選，但是我相信不會有四個人看中我。」

「不錯，十五封信裏，有八封是推介少林的俗家弟子李志華，三封推荐武當的青年高手潘人鳳。」

司馬青道：「很好，李志華爲人正直，劍術無敵。潘人鳳機智過人，行事果斷，如果要我推荐，我也一定擇其中之一，咦，十五封信裏，這兩個人已佔了十一封，剩下只有四封了，却還有三個人，我想最多也只有兩封信是我的，怎麼會最後選中是我呢？」

上官紅笑道：「兩封是峨嵋門人方天華，你只有一封。」

司馬青並不感到沮喪或失望，笑笑道：「方天華一代英傑，論武功人品尚在李、潘二人之上，只是生性淡泊，不太願意出名，五大門派論劍時，他代表峨嵋較技，只用了三手劍法，却擋過了李志華一百零八手伏魔劍，眼看着勝劵在握，他忽然棄劍認輸，把劍法魁首讓給了李志華，而李志華也很坦率，堅辭不受，結果使得五大門派的論劍大會化爲一團和氣，這幾個年輕人都很了不起，他們都比我強。」

上官紅道：「但是爹却選中了你，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我不知道，而且無可想像。」

上官紅道：「那些推荐的人有些不是三派的人，他們只是根據外面的口評而作推荐，但是，你那一封信却是你師尊清道長親自推荐的，爹就是以此作爲選擇的根據。」

「那……實在是太過輕率了一點，我知道了，那三個人各有師承門戶，也許他們自己不願意。」

上官紅道：「不，爹跟這三家掌門人都有交情，而且推荐者就有三家掌門人在內，只是他們的掌門人沒有推荐自己的門人。」

「內舉避親，這是應該的。」

「這是何等大事，怎可拘此小節，他們對自己的弟子應該最清楚最了解，却把這個責任推到別家去，證明他們懷有私心，不願意結怨得罪天風堡，尤其是少林，有八個人認爲李志華可當大任，但是這八個人中却沒有他們少林掌門人在內，爹感到很難過，也很痛心，所以對清道長這一封推荐書特別重視。」

司馬青苦笑道：「我師父一向穩重，他推荐我的原因不是特別看重我，而是因爲他推荐別人，却沒把握叫人家答應，他只有我這麼一個俗家子弟，如此而已。」

上官紅莊容道：「不然，清道長不是隨便說話的人，如果他認爲你不行，他會謝絕推荐，他既然在信中把你推荐出來，除了確定能要你答應負責外，還知道你確能勝任。」

司馬青只有肅穆地道：「師恩深重，我祗有全力以報了。」

上官紅的眼眶有點濕潤：「青哥，爹把這個責任交付給你，他也感到很抱歉，因爲這不僅是一個沉重的責任，還有着很大的危險，他無以爲報，只有我一個女兒，而且我還不太醜，對爹而言，等於是他的性命，他把這顆掌上明珠交付給你，是對你唯一的報答。」

司馬青握住她的手道：「紅紅，妳怎麼這樣說呢，妳我之間的婚姻，與我要負的責任毫無關係。」

上官紅感激地道：「我知道，但是我必須說明這件事。」

司馬青一笑道：「大可不必，我眞不知道妳心裏是怎麼想。」

上官紅道：「昨天你去了之後，薛大叔來找我，薛大叔叫薛大忠，是我爹最信任的一個老兄弟，老早就被遣在京師，帶着一部份人，從事暗中貯備人力，這件事也是薛大叔告訴我的。他對你的行動一直在注意中，怕你受到傷害，也一直在保護你，當然他也知道你昨夜在八大胡同的一切，怕我知道了會小心眼兒跟你嘔氣，才特別說出來……」

「妳是否生氣了呢？」

上官紅笑了一笑：「怎麼會呢，我知

道你的爲人，再荒唐的男人也不會在新婚之夕去做這種荒唐事，除非是有着特別的緣故。」

「妳要不要知道那特別的緣故。」

「你剛才已經說過了，是去赴一個約會。」

「是的，一個很奇特的約會，一個很痴情的女人。」

「在你面前，那個女人不怎得痴情呢，青哥，我們兩個雖然都很出名，但是我明白了，我的出名是假的，江湖上傳言說沒有一個男人忍心傷害我，可是一連幾次，都有人想要我的命，但是我相信你的魅力是眞的，沒有一個女人捨得傷害你！」

司馬青只有苦笑：「紅紅，妳說得我臉都紅啦！」

「我說的是眞心話，而且我也不會吃醋，反而感到驕傲與感激，感激你娶了我，這一陣子相處，我對你的武功人品心性以及應變的能力都有了新的了解，你比我想像中還要好，而我却不如傳言中那麼好，我有點自慚，覺得我配不上你。」

「別胡說了，上官紅與司馬青早就被人配成一對，沒有人能比我們更相配！」

「那只是傳聞而已，而且在別的女人心裏，可不會這樣想，她們雖不至於恨我，却也不會承認這個說法的。」

司馬青笑道：「那妳就錯了，別的女子心中如何想我不知道，因爲我跟她們沒有深交，但小桃紅却是眞心誠意地認爲我跟妳才是最適合的一對佳耦。」

「小桃紅是誰？」

「是八大胡同最紅的一個姑娘，以前也是揚州的名妓！」

「昨夜你去約會的就是她？」

「是的，我答應過她，當我跟妳成親的那一天，一定請她來喝喜酒，請她做我們婚禮上的第一個嘉賓，昨天我們成婚，情形很特殊，我不能請她來，也不能帶妳去，但是這個約定却必須遵守。」

「她跟你有這麼深的感情？」

「是的，昨天妳也問過我，是否有別的女人，我沒有否認，事實上她是我第一個女人，也是唯一的一個。」

上官紅笑了：「青哥，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否則我定會跟你去謝謝她，謝謝她對你的關懷照顧，使我在新婚之夕得到那多的快樂，我絕不會小器或嫉妒的。」

司馬青笑道：「我知道，否則我也不會在昨天就去看她了，那究竟是不太合理的，但是我必須去告訴她我已經來了，而且我不能帶妳去，那太招搖，使她在京裏變得多餘了。」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她還是爲了什麼特別的目的而來的嗎？」

「是的，是我請求她來的，京師雖然是銷金窟，若論繁華，遠不如揚州，那兒的鹽商才是天下最大的豪客，她在揚州一月所得的纏頭之數，比這兒一年還多，但是爲了我的請求，她毫不考慮地來了。」

「青哥，你要她做什麼？」

「兩年前我就得到師父的遺命指示，要我幫助你抵禦天風堡的侵害，我也知道天風堡要想稱霸武林，一定會在京師爲重點，我要她在京師預爲立足，了解一下天風堡的作爲，天風堡欲圖大舉，一定要結交一些知名人士，她的姿色才藝，在那兒都能獨樹一幟，也必然會有機會，接觸到那些人，知道一些秘聞。」

上官紅不禁黯然：「青哥，你不該要一個女子做這些事的！」

「我知道，聽來有點卑鄙，但是她自己願意的，她一定要爲我做點事幫助我，所以她選擇了這個方法，她說反正是承歡色笑，在那兒都一樣，差的祇是賺錢多少而已，但她跟我相處了一個月，她覺得此生已滿足，再多的錢財她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不，妳可以要她從良，找個好的歸宿。」

司馬青嘆了口氣道：「紅紅，千萬別開那個口，那是逼她上死路，一個像她那樣的女子，自已知道應該如何生活的。」

「我知道，她不會再去嫁人了，但是可以嫁給你。」

司馬青望着她，上官紅莊容道：「我不是說着好玩，是出於眞心。」

「我知道，我也答應過她，我告訴她，我有一項責任未了，如果將來我還有命在，絕不負她，但是她拒絕了。」

上官紅笑了笑：「我知道，她是爲了我的緣故，你放心，我去求她，向她求親，歡迎她跟我們一起生活，這樣子不會傷害到誰了，青哥，這些地方我比你了解，一個女人她會拒絕你，但不會拒絕我。」

司馬青一嘆道：「也許是吧，可是她堅持一定要爲我們的事盡點力，她既不會武功，又別無所能，只有用這個方法！」

上官紅道：「那就應該叫她脫離那種生活，我去求她。」

司馬青莊容道：「紅紅，她之所以肯爲我如此犧牲，不是因爲我英俊，也不是因爲我慷慨，更不是因爲我有一點薄名，而是因爲我尊重她，並沒有因爲她是個青樓女子而輕視她，如果妳去叫她脫離這個生活，雖是一片好意，可是她心裏會怎麼想？怎麼想，總不成她喜歡這生活？」

「沒有人會喜歡這種生活，祇是她在未曾識我之前已經過着這種生活，妳要她收幟謝客，固然是好意，但何嘗不表示妳鄙視她的生活呢？」

上官紅怔住了：「那怎麼辦，就讓她這麼下去？」

「目前必須如此，讓她建立起自己的尊嚴，使她覺得自己對我們有所貢獻，認爲她的一切作爲是在犧牲，這樣我們成功之日，她覺得自己也盡過力，她才覺得自己的生活才有意義，也不會爲她的過去而感到自卑。」

上官紅深思片刻才道：「青哥，難怪會有那麼多的女子爲你痴心，爲你傾倒，你確實有人所不及之處，因爲你想得深，看得遠，激起他人內心深處的共鳴。」

司馬青一笑道：「其實這本是很簡單的事，我只把每一個人都當作人，尊重他們的人格，維持他們的尊嚴而已，江湖上說我生性孤僻，不善交往，落落寡歡，不過我從不辯解，但是我不承認這句話，我有很多朋友，只不過我的朋友都是沒沒無聞的人，倒是我的仇家全是些有名望的江湖大豪。」

上官紅笑了笑道：「青哥，就照你說的，讓那位小桃紅做她喜歡做的事吧，反正我對她只有尊敬，沒有嫉妒，更沒有卑視，昨日你的收穫如何？」

「目前不多，只知道天風堡也在八大胡同下了工夫，那就證明小桃紅在那兒的確有點作用的，現在我們可以不必緊張，在長辛店躭上兩天，看天風堡變出什麼戲法吧，有空空門，那位薛大忠以及小桃紅三方面爲我們打聽消息，我相信任何行動都不會瞞過我們的了。」

司馬青是步行而來的，上官紅却騎了馬，他們在天齊廟閒逛了一陣，然後兩人一騎，緩緩地囘到了長辛店的客棧中，這所由聞人傑開設的酒樓因爲有了上官紅與司馬青的落脚，變得成爲了一個特殊的地方。

原來常來光顧的一些江湖人居然不來了，他們大概是怕痲煩而引起了天風堡的誤會。

但是也有一些江湖人却老遠地趕了來，有的只是慕名來訪，有的是爲了瞻仰一下這一對人間英雄天嬌的風采，但也有人慷慨激昂，表示對他們絕對的支持。

因此高陞樓的生意突然鼎盛了起來，一開門就有客人登門，到了深夜，座客不散，幾間客房住得滿滿的。

這些客人很明顯都是武林中人，但是一個個却又藉藉無名，更妙的是他們各不相識，却又是懷着同一的目的前來，人前不露一點形色，然後每個人悄悄地找到了店夥，遞上一張名帖，請求一會司馬青與上官紅。

整整兩天，司馬青與上官紅幾乎足不出戶，就在他們住的單跨院裏，會晤那些川流不息的客人。

來人都是透過聞人傑引見的，但是上官紅却一個都不認識，司馬青認識的倒有一大半。他們都是司馬青在江南行俠時結交的朋友，司馬青在南宮上官嵩的葬禮上鬧了那一手後，他們風塵僕僕，不遠千里，跟到長辛店來爲司馬青助陣來了，他們有的是沒沒無聞的江湖客，有的雖然出身名門，却是從不在江湖走動的世家子弟，有人住了廂房，套房，有人則擠大統鋪，有人在酒樓中叫酒吃喝，有人買幾個窩頭夾着鹹菜，蹲在炕上裹腹，有人見面略道契闊，有人却只打個照面，拱拱手，說一聲：「司馬兄，我來了！」

司馬青也不跟他們客氣，只是點點頭笑笑，或者說一聲：「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玩兒兩天再走。」

有時則打趣地道：「你怎麼捨得下那個小脚婆娘的。」

還有一些人更妙，既不投店，也不找屋子，只蜷在街尾的破廟裏，衣着也很襤褸。

聞人傑瞧着很納悶，忍不住道：「司馬大俠，這些朋友是來幫忙的？」

司馬青道：「是的，他們知道天風堡的勢力很大，怕我吃虧，所以千里迢迢，趕來看有沒有能盡力的地方。」

「他們都是你司馬大俠的朋友？」

「是的，有些是萍水相逢而成的莫逆之交，有些則是欠我的情，有些是來要債的。」

「來要債，你欠他們什麼債？」

「人情債，他們幫過我忙，我還沒有報答，他們怕我死了，早先放在我身上的債沒有着落，所以來保護他們的投資，好有一天本利無缺地收囘去……」

「司馬大俠，你眞會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這些朋友都是性情中人，我向他們求助，不是爲了我自己，他們要我出力，也沒講什麼請求的話，大家以眞誠相交，如此而已！」

「這些朋友的功夫都很了不起嗎？」

「我不知道，因爲有些我自己也沒有見過，他們是受人相托，前來幫我忙的，我也不能問。」

聞人傑道：「司馬大俠，你眞是奇人，交的朋友也怪，居然連底細也不知道，那又如何幫你的忙呢？」

「談得投機就是朋友，又何必要知道人家底細呢，能够幫什麼忙，他們自己有數，辦得了的，他們不會誤事，辦不了的，他們也不會逞能，也許其中有一兩個只會找幾塊板子，釘一副薄皮棺材，來給我收屍的。」

「司馬大俠，你不是開玩笑吧！」

司馬青正色道：「不要開玩笑，你剛才送走的李二鋸刀是個木匠，他來到之後就說我是來爲你收屍的，最好用不着。」

上官紅也道：「不錯，他的確是這麼說的，我正感到奇怪，難道他千里迢迢，只爲了這件事而來？」

司馬青笑道：「他這麼說，我就這麼相信，也許能給我幫助的不止這個，但他自己不說，我就不問，而且能够做到這一點也足令我心感了，至少他讓我安心，死了不致暴屍荒野，無人收埋，天下能交到這樣的朋友又能幾人！」

聞人傑道：「有幾位住在破廟裏？」

「他們只能住在破廟，因爲他們沒有錢。」

「這是什麼話呢？既是你的朋友，兄弟無論如何也得負責招待他們的食宿，囘頭兄弟就……」

司馬青忙搖手道：「聞人兄，千萬別這樣做，司馬青豈是虧待朋友的人，可是有些人的脾氣很孤僻，他們身無分文，可以與一個富甲天下的富翁交朋友，却絕不肯沾一分光，朋友就是朋友，豈有貧富之分。」

「可是朋友該苦樂相與有無相通。」

司馬青一笑道：「他們趕來了，不就是與我共患難嗎？他們有破廟住，有冷麵饅頭吃，並不缺乏什麼，等他們眞的有需要時，他們會開口的，而且也不會假客氣，我有十兩銀子，他們絕不會只問我要九兩九錢，而且他們開了口，我如只掏出九兩九，就必須把留下一錢銀子作一個絕對使人信得過的理由，否則……」

上官紅忙道：「否則會怎麼樣？」

「否則他們就會把九兩九銀子全都還給我。」

聞人傑道：「以後，你也失去了這個朋友。」

「不，他們還是會把我當朋友，我有急難，他們仍然會竭盡全力幫助我，只是他們再也不會要我幫忙，當然也不會這樣千里迢迢趕來替我收屍了，他們不輕易交友，交上了也不會輕易捨棄，只是他們只有一條命，這條命要留一個可共同生死的朋友，如此而已。」

聞人傑道：「兄弟懂了，司馬兄譽滿江湖，並不是僅僅仗着武功與慷慨好義，而是以一腔眞誠熱情，所以才能交到這些江湖奇人，捨死相助。」

司馬青一笑道：「眞誠熱情是必要的，只是我跟他們交朋友，並沒有認爲他們是江湖奇人，我根本也不知道他們奇在何處，我交的朋友很多，來的就是這些個，也許他們中間有一二奇人，也許一個都沒有，也許有的奇人沒有來，也許來的都是不是奇人，但是這些有什麼關係呢？」

聞人傑若有所悟，一躬道：「司馬兄，兄弟懂了，兄弟自承做不到，但是對司馬兄只有萬分的欽佩。」

他告辭退出，上官紅靠在他的身上，柔情無限地道：「青哥，我眞高興，也很幸運能嫁了你這樣一個丈夫。」

「紅紅，妳會失望的，我是個很平凡的人。」

「不，你不是，不，你是的，雖然別人把你看得很不平凡，但是你始終却以一個平凡的人自居，所以你的朋友都是平凡的人，但是那些平凡的人中間，却有不少不平凡的人，不，我又錯了，你自視爲平凡，任何人在你面前都是平凡的人，你的眼中沒有一個不平凡的人。」

她一連數變，但是總算已能够進入司馬青的世界裏，司馬青笑了起來，興奮地握着他的手：「紅紅，妳不但美麗，而且還絕頂聰明，現在我總算放心了，妳能了解到我，也就可以跟我一起生活了。」

「我眞高興你能够說這句話，這也是我所聽到最感安慰的一句話，青哥，從現在起，我會忘記了我叫上官紅，忘記我曾是武林盟主之女兒，而是司馬青的妻子，一個平凡的江湖人的妻子。」

司馬青笑了笑道：「那又矯情了，妳本是武林盟主的女兒，應該有妳的一份驕氣，一份傲性，不要勉强自己，做另外一個人。」

「是的，在那些崇尚權勢名利的人面前，我是上官紅，是武林盟主上官嵩的女兒，但是我同樣也是司馬青的妻子，在你的朋友面前，我只是個平凡的女人。」

司馬青笑道：「人貴自然，不必做作，我的那些朋友仍然把我當司馬青，在他們面前，我也是司馬青，並沒有故意去討好他們，只是我沒有一個當過武林盟主的老子，沒什麼架子！」

上官紅笑了：「不過你有一個曾經是武林盟主的岳父，有時也可以搭搭架子，不要太丟了老泰山的臉。」

兩個人相互大笑，司馬青抱住了她，上官紅有點不安地推開他，嬌羞地道：「青哥，門開着，闖來個人看見了成什麼樣子。」

司馬青却笑道：「那也沒什麼，我們是夫婦，誰還能說我們小口子親熱不對，再說，妳放心，有我這一些朋友在，這個地方就是一隻蒼蠅都飛不進來。」

「阿彌陀佛，蒼蠅飛不進來，和尙却進來了。」

聲若洪鐘，震得二人耳殼直響，上官紅倉惶躍開，伸手拔劍，但司馬青却很穩，徐徐轉身，看見一個黑胖和尙，手托鐵鉢，挺着一個大肚子，濃眉粗眼，慢慢地向前走來，司馬青淡然道：「大和尙有何見教？」

僧人哈哈大笑道：「和尙聽說此地住了一對絕代天驕，特來拜候。」

司馬青一笑道：「此乃我夫婦二人的私室，出家人不該前來。」

僧人大笑道：「和尙也是人，一樣有七情六慾，和尙曾經公誓，要見到一個絕世美人才肯還俗，怎奈尋訪多年，始終未曾見到一個人間絕色，久聞上官女俠，乃武林第一美人，故而特來要求布施，一結善緣。」

司馬青笑道：「這就是拙荆上官紅，和尙見到了，覺得如何？」

僧人笑道：「果然人間絕色，和尙雖覺仍有美中不足，但是人間再無美女，也可差强人意了，但不知施主可肯慈悲一二，助小僧還俗？」

司馬青道：「和尙，你當眞看準了，拙荆可以幫助你還俗？」

「是的，和尙雖然覺得略有瑕疵，比如說下巴稍尖了一點，眼睛太兇而帶煞氣，但是和尙還俗心切，只好將就了。」

司馬青笑道：「好，紅紅，這個和尙人雖無禮，但是眼光還不錯，我認爲你已經十全十美了，他居然還能找出妳兩處缺點，咱們就布施一下他吧，他叫鐵鉢和尙，還有點名氣。」

上官紅却叫了起來：「什麼，鐵鉢和尙，江湖上聞名的兇僧！」

鐵鉢和尙大笑道：「不錯，和尙是聲名狼藉的大兇僧，今日前來，向女菩薩化一番善緣，請代和尙洗洗這雙泥脚。」

說着就地一坐，把鐵鉢往面前一放，鉢裏有着半缸清水，然後把一雙泥脚往旁邊一放。

鐵鉢和尙在江湖上的名氣很大，因爲他喜歡殺人，而且殺得很多，他殺人全憑高興，不論善惡，不分男女老幼，凡是他看中了，認爲該殺的，他絕不放過。

不過他的武功也很高，被他殺死的人中，有些是極具名望的武林名師，但也有不會武功的女人與小孩子，因此才被人目爲兇僧。

他的兵器就是這口鐵鉢，而被他殺死的人却妙得很，不是身首異處，就是攔腰斷成兩截，要不然就把人從頭到尾，活劈成兩片，斷處如經利刃所削，眞不知道他如何用鐵鉢造成那個結果的。

有人親眼看過他殺人，沒有用別的兵器，鐵鉢出手，從對方的身邊擦過，即已

屍斷兩截。

因此，鐵鉢和尙殺人的方法，就成了江湖上的一個謎。而鐵鉢和尙的人，也像個謎。

沒有人見到他，他突如其來的出現了，殺過人之後，有人追蹤他，但是一眨眼，他又突如其然地消失了。

這份形相，再加上他手中的鐵鉢，應該是很好認的，但是從沒有人能摸準他的下落。存心找他找不到，但他要找的人也跑不掉。

上官紅沒想到這個謎樣的人物會突然出現在自己的面前，而且看他的樣子，竟是正在等着自己去替他洗脚。

照上官紅平時的脾氣，早就拔出劍來跟對方拚命了，但是這兩天跟司馬青相處，她早已學得溫柔多了。所以她看看那雙泥脚，又看看司馬青，但司馬青却可惡地別過臉去，不給她任何一點暗示。

上官紅只有皺皺眉頭道：「青哥，我當眞要替他洗脚？」

司馬青道：「當然不是非洗不可，不過這和尙法眼很高，肯讓人替他洗脚的對象並不多。」

鐵鉢和尙笑道：「豈止不多，而且少得可憐，連尊夫人算上，也不過才三個而已。」

上官紅不禁好奇地問道：「以前那兩個是什麼人？」

「一個是位得道的高僧，他立志要渡化洒家，叫洒家放下屠刀不再殺人，跟洒家對談了三天道理，把洒家說服了，最後洒家提出一個條件，就是要替洒家洗洗這雙泥脚，只要他答應了洒家立即戒殺。」

上官紅道：「那他一定答應了？」

鐵鉢和尙哈哈大笑道：「那是五年前的事，在這五年中，洒家又殺了不少的人，可知他答應了沒有。」

上官紅不禁怔道：「他既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又立志要渡化你向善，這點事他難道不肯做嗎？」

鐵鉢和尙笑道：「他生性愛潔，嫌洒家的那鉢水太髒。」

「豈有此理，那有這種事的。」

鐵鉢和尙一笑道：「洒家所取的水的確太髒，那是一個婦人臨盆分娩後洗濯身上血污的殘水，觸鼻一股腥臭，洒家捧了進來時，他已嘔吐了兩次，最後洒家要他洗脚，他說什麼也不肯，更說出家人最忌此類血污，他已修成正果，一着污穢，前功盡棄，不願壞了道基。」

上官紅嘆了一聲道：「這位高僧參的是野狐禪，已經入了魔道，怎麼還能稱爲得道之大呢！出家人四大皆空，而無禁忌，眼中看相，便是未悟，何况婦人生育所流之血乃自然之現象，說它髒可以，說沾上了就壞了道基，則是走火入魔了，因爲這些血污乃母體孕育子女辛勞的表徵，乃極爲神聖之證物，童兒無知，不知母者生育之苦，成人觀之，始知呱呱墮地時，母產之艱辛而體親恩之深，何污之有！」

鐵鉢和尙大笑道：「高論，高論！和尙說給十個人聽過，那十個人有九個認爲洒家太過份而强人所難，因爲一般出家人是最忌血房，有一個人則認爲那老尙心口不一，既然立志渡人，就應該不顧一切，捨己而耘人，他却把自己的道基看得太重，可見他以前所做善事，只是爲了積滿功德而成正果，旨在修己，非爲渡人濟世，不過這十個人都認爲洒家殺了那老和尙不當。」

上官紅愕然問道：「上人殺了那個和尙？」

「不錯，難道他不該殺？」

上官紅笑笑道：「這一點我暫時不予置論，我倒想問問第二個人是誰。」

鐵鉢和尙道：「是一個名妓，洒家許她百金爲酬，叫她洗脚，她嫌髒不肯，洒家增至萬金時，她終於動心而肯了，所以洒家在她洗過脚後殺了她，遺下萬金作爲她的修建廬墓之費。上官女俠認爲這人該不該殺？」

上官紅說道：「這個妓女，倒是不該殺。」

「爲什麼？洒家最痛恨心口不一的人，百金之數她嫌髒，萬金之數她就不嫌了，可見她是嫌錢少而不是嫌髒。」

上官紅笑道：「她身在青樓，原是爲待價而沽，既爲名妓，身價自然高一點，上人出的價不够高。」

鐵鉢和尙瞪起大眼道：「她陪人一夕纏頭之數，不過是十金而已，百金怎麼還嫌少了。」

上官紅笑笑道：「這價格是她自己訂的，她認爲替上人洗這雙泥脚必須要萬金之數，正如她夜渡之資爲十金，如果有人以一金求歡，她不肯答應的道理相同，代價不足，交易不成，這是很合理的呀！」

鐵鉢和尙拍拍他的光頭道：「不錯，洒家是殺得魯莽一點，不過洒家一聽她爲萬金而易志，已經一肚子火，那裏還有精神去問其他了。」

上官紅道：「上人承認殺錯了？」

鐵鉢和尙點了點頭：「現在洒家只好承認錯了，不過洒家也沒認爲錯到那裏，那個婆娘若論人品材貌，似乎並不比上官女俠差到那裏去，叫做萬人迷，也確有那麼一點顚倒衆生的本事，却有辜負了一付好容貌，唯利是圖，眼睛裏只看到黃金，全無一點骨氣，貪而無厭，如此賤婦就該殺。」

上官紅笑道：「上人雖然爲人目爲兇僧，但據我看來，上人非濫殺無辜之徒，每次殺人都有理由的。」

「當然，像那個和尙，打着濟世渡人的幌子，自稱活佛臨凡，巧言善辯，論歪理是有兩下子，洒家一向愚笨，被他竟說動了，幸好最後難了他一難，才把那個混球禿厮的虛僞面目揭開了，連他自己都是個渾蛋，居然還敢說渡人，那不是害人嗎？所以洒家殺他的理由，與上官女俠一樣，殺他的動機則是不讓他害人。」

上官紅笑道：「那個老和尙倒也罷了，至於那名妓萬人迷，上人既然認爲自己殺錯了，內心有何感覺呢？」

「屁的感覺，人那有不犯錯的，錯了要改就行了，洒家如果爲了那個賤貨而償命，豈非太冤枉了。」（未完）

大俠溫振眉傳奇故事／溫涼玉・文
盧令・圖

龍虎風雲（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長笑帮發動總攻擊，金鷹帮、涵碧樓、青雲鏢局全遭血洗，同期間，溫振眉和司徒輕燕、司徒天心逃脫長笑帮的樊籠，遇路英風，溫振眉斥穿他的奸細行爲，着他自行反省，當溫振眉在我是誰約晤地點會面，兩人就要動手決一死戰之際，驀見蔣清風狂奔大喊而來，溫振眉急迎前點了他昏穴，扶他坐好，再解開他的穴道，以眞力輸入他體內，蔣清風甦醒過來，說出長笑帮屠殺青雲鏢局之事，此時突又見一中年婦人狂奔而來，在他們面前傷重倒地，我是誰認出中年婦人是丹鳳帮主沈非非——

拳揮星斗動　脚踢山岳移

只聞沈非非喘息急促，掙扎道：「我……我要，要去『試劍莊』……要見……見司徒……」

我是誰看見沈非非已雙眼翻白，顯然活不長久了，急道：「妳有什麼事？沈前輩，妳可告訴我？」

沈非非有氣無力地看了我是誰一眼，無力地點點頭，忽地劇痛攻心，慘叫了一聲，急促地道：「我……我活不成了……我是被……『長笑帮』……兩名旗主……『枯屍』歐立仁及……『中原神鷹』……尚……尚步雲所傷，『長笑帮』……已打進『涵碧樓』了……請『試劍莊』……派人……呃……司徒莊主……我……小心……」說到這裏，已語不成音。

我是誰心急如焚，急用自身眞力，逼入沈非非體內，問道：「『涵碧樓』怎麼了？『涵碧樓』怎麼了？」

沈非非雙目一睜，啓唇道：「死、傷、姦、殺……都——喔！」說至此閉目長逝！

我是誰臉色鉄青，勃然而立！溫振眉已隱約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當下道：「你若有事，可先去『涵碧樓』，『長笑帮』勢力强大，『涵碧樓』非其之敵，你快去救！我力助這位蔣鏢師回復神智，將即與輕燕、天心，至『涵碧樓』助你一劈之力！」

我是誰斬釘截鉄地道：「好！」

× × ×

「長笑帮」。

曾白水爲了溫振眉與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突圍一事，怒震「長笑帮」，已砍下第十一個帮徒的首級了，正在這時，路英風來報，屈雷、方中平等已回來了。

曾白水下令道：「傳他們進來。」

屈雷及方中平一臉春風得意地大步跨入，曾白水冷冷問道：「事情怎樣了？」

屈雷道：「『含鷹堡』毁。」

方中平道：「『青雲鏢局』滅。」

屈雷大笑道：「我們先佈下樁子，讓『血魂鏢局』的人先去探探虛實，認定點

子，我們先在三更時聚於一起，一俟我是誰離開後，即刻向『涵碧樓』下手，哈哈哈……」方中平笑着接道：「都巳鷄犬不留！」

曾白水鉄色的臉閃過一絲喜容，道：「我們的人損失有多少？」

方中平立躬身道：「回報帮主，屈二哥攻打『含鷹堡』時，黃旗香主『九指追魂』葉長舟被郭老頭兒所殺；我帶人去毁『青雲鏢局』時，手下堂主旗主香主俱無傷亡；唯我們合攻『涵碧樓』時，折了黃旗旗主『無指掌』詹雨餐、黑旗堂主『霹靂火』萬滿堂以及『血魂鏢局』的三名主腦人：洛天池、沈七山與馬仇夫三人。」

曾白水動容道：「很好，有此成續，是你們的功勞，他日我帮稱雄武林，威震四方，你們就是武林副盟主及天下英雄之總管人，男兒漢能於在世之日得此成就，夫復何憾！」

屈雷與方中平對視一瞥，臉呈喜色，拜倒齊聲道：「全仗盟主提拔！」

曾白水淡淡地道：「好。我們可以發動攻擊『試劍山莊』之大計了！」

屈雷、方中平俱爲一震，道：「可以發動了？」

曾白水揚聲道：「中平，告訴我目前『長笑帮』的人手。」

方中平恭聲道：「是。」略一沉思，揚眉道：「『長笑帮』五名堂主除殉職之白旗堂主『閃電劍』倪向天，黑旗堂主『霹靂火』萬滿堂二人外，尚有紅旗堂主鐵嫣嫣，青旗堂主陳冠采，藍旗堂主趙寮分；五名旗主除白旗旗主『無指掌』詹雨餐、紅旗旗主沈四神君、黑旗旗主『奪命飛斧』謝安政殉職外尚有藍旗旗主『枯屍』歐立仁及青旗旗主『中原神鷹』尚步雲；至於五名香主，傷亡很大，黑旗香主『九指追魂』葉長舟、青旗香主『鳳凰鈎』孫玉堂、白旗香主『九環刀客』趙崑及藍旗香主『六親不認』休起原皆已殉職，只賸紅旗香主穆另魯一人而已。現下紅、藍、青、黑、白五堂的人，以青、藍二堂弟子死傷最多，這幾日來連番征戰，馬二、郭傲白、『青雲鏢局』、『含鷹堡』、『涵碧樓』等事之後，尚賸一百七十三人，紅、黑、白三堂，死傷有限，大部份是精力充沛，躍躍欲戰，鬥志十分高昂！」

曾白水臉色微變，隔了一會喟歎道：「死傷那末大啊。」隨即輕咳了一聲，揚聲道：「他們對攻打『試劍山莊』的演習如何？」

方中平斷然道：「這點帮主不用担心，他們巳訓練演習了上千次，只要您一聲號令之下，就可把『試劍山莊』夷爲平地了。」

曾白水一陣長笑，疾聲道：「好。紅旗堂下弟子由鉄堂主帶領，青旗堂下弟子由陳堂主帶領，藍旗堂下弟子由趙堂主帶領，黑旗堂下弟子，由歐旗主主領，白旗堂下弟子，則由尚旗主主領，僅留下穆香主一人隨我，今夜入黑時，屈雷爲主將，中平則爲參將，攻打『試劍山莊』！」屈雷，方中平齊聲道：「是！」曾白水略爲一頓，接下去道：「至於溫振眉與我是誰，由我來料理，你們毁了『涵碧樓』，不愁他們會不來。」

方中平一怔道：「帮主，他們不是在今晨打了起來嗎？」

曾白水冷笑道：「不，你們殺得還不够乾凈，『青雲鏢局』的蔣清風及『涵碧樓』的沈非非逃了出來，在他們還未打起來的時候趕到，你想他們還會再打嗎？」

屈雷，方中平齊齊一呆，互覷了一眼，齊聲說道：「卑職辦事不週，請帮主恕罪。」

曾白水淡淡一笑道：「別以爲我不知道，你們不單殺人，而且還嚐到了甜頭——不過你們去做的事皆未辱命，將功贖罪，我不怪你們，不過，要提防我是誰便是了。」

屈雷，方中平驚出一身冷汗，道：「多謝帮主開恩！」屈雷又奇道：「帮主，你是從何得知溫振眉和我是誰並未打起來的呢？」方中平也問道：「帮主，你獨個兒應付溫振眉與我是誰，只怕——」

曾白水仰天大笑，響遏行雲，屈雷和方中平都怔住，曾白水笑了好一會兒才停了聲音，道：「江湖上，你倆被稱爲『拳劍雙絕』，但在天下武林人士眼中，『南拳北腿』又是什麼人？」

屈雷不作聲，方中平看了一眼，道：「『南拳北腿』指的是現今江湖上兩位青年高手，『南拳』者是江南我是誰，『北腿』者爲冀北霍無敵。」

曾白水淡淡一笑道：「對，就是霍無敵。」

屈雷一呆，隨即道：「霍無敵也要加入『長笑帮』麼？」

曾白水笑道：「不錯。」

方中平奇道：「據江湖中傳言，霍無敵非俠非惡，但却十分孤傲，不喜與武林中人往來，而且淡泊名利，怎會……？」

曾白水大笑道：「淡泊名利？哈哈哈哈……少年技高，怎不想出人頭地，所謂淡泊名利者，根本是因爲無人賞識，自己難成大事，只好憤世嫉俗，歸隱去也；哈哈哈，若有一個武林供奉之職，看他淡泊不淡泊？」

屈雷的臉上立現不快之色：「什麼，霍無敵是供奉？」

曾白水笑聲更大，好一會兒才道：「屈雷，你看我會要他去供奉些什麼人嗎？」屈雷一怔，忽然恍然大悟過來，曾白水繼續笑道：「我只是利用他搏殺溫振眉，我是誰等，若他還留得了命，則我要他去動動『風雲鏢局』，龍放嘯一死後，就輪到他了，這些小雛兒，也想作『長笑帮』的供奉？哈哈哈哈……」

屈雷也仰頭大笑，道：「帮主妙計，妙計……」

方中平也笑道：「聽說，這霍無敵十分機智，但而今也中了帮主的計，哈哈哈哈……」

屈雷說道：「我也曾聽說過，霍無敵的腿法無雙，又急又凌厲，一旦給他搶攻上一招，則連綿不絕，決不終止，把敵人踢死爲止，只怕溫振　，也未必是他的對手……」

曾白水得意至極，笑道：「就是他，我命他暗地跟隨你們到『涵碧樓』，萬一有事時有個照應；然後再去看溫振眉與我是誰的決鬥，及幹掉溫振眉；」曾白水目

注屈雷與方中平道：「好，你們二人先去歇息，午時三刻，即到校場整頓人馬，傍晚出發，並帶路英風一同去，若『試劍山莊』毀後，我將給他一個武林副總管之職。」然後望望晨光普照天色，喃喃道：「只怕而今霍無敵已和溫振眉打起來了。」

× ×

清晨漸漸過去，已是旭日當空時分。

溫振眉雙掌貼在「雪花神劍」蔣清風的背心上，兩人盤膝而坐，汗水不斷冒出，濕透了衣衫。

司徒輕燕在一旁看着溫振眉，看得呆住了，司徒天心却不斷拉着司徒輕燕的衣角，司徒輕燕不耐煩地說道：「幹什麼嘛你！」

司徒天心小聲道：「現在溫叔叔替蔣叔叔運功療傷，我聽說別人運功療傷時，即喪失戰鬥力，若有任何人騷擾，隨時可能導致走火入魔，甚至岔氣而死，姊姊，我們此刻是不是該替溫叔叔護法啊？」

司徒輕燕聽了嚇了一跳，東看看，西望望了一會，才挺胸道：「不錯，唔，是護法，現在由我替溫叔叔護法。」

司徒天心叫道：「姊姊，不止是妳，我也有份護法啊！」

司徒輕燕端詳了司徒天心一眼，翹首道：「你也護法？你保護得了誰？」

司徒天心忙用手指抵着口唇「噓」一聲，道：「不要吵呀，我聽說運氣調息的人連說句大聲的話也會受傷的呀。」

司徒輕燕伸了一下舌頭，道：「眞的呀？」

司徒天心傲然道：「當然囉，我武功雖不如妳，但見識可比你博大多了。」

司徒輕燕跳起來叫道：「見鬼——」

司徒天心又「噓」了一聲道：「妳別老是那麼破鑼嗓子嘛——」忽然臉色大變道：「姊姊，妳背後有人——」司徒輕燕頓足道：「你這個鬼靈精，哪有什麼人，你活見——」說到這裏，看到司徒天心的臉色確爲不對勁，不禁回頭一望，「赫」地嚇了一跳，一個人幾乎與她胸背相貼地站在那裏，她那個「鬼」字再也說不下去了，期期艾艾地道：「你，你是誰——」

那人廿歲出頭，貌不驚人，但却十分深沉，一身黑衣勁裝，並無配劍，但雙腿又長又粗，比平常人都高出一個頭。只聽那人冷笑一聲，理也不理，直向溫振眉行過去。

司徒輕燕給那人看了一眼，只覺頭皮發炸，又見那人正向溫振眉行過去，急叫道：「你給我站住！」一伸手，向那人後肩抓去！

眼看要抓着那人肩膀的一刹那，那人忽然遠去了四五步左右，仍保持原來的姿態，往溫振眉繼續走去。

這一來，司徒輕燕疑是自己花了眼，但也不禁大驚失色，呆在那兒，司徒天心却在一旁催促道：「姊姊，護法呀，妳護法呀！」看到姊姊還在那兒怔住，喝了一聲，拔劍往那人左肩便刺；司徒輕燕猛然一醒，知道司徒天心絕非那人之敵，立時也拔刀，疾斫向那人的右肩。

這一下，他們覺得配合得天衣無縫，就算那人不致受傷，亦得回身應敵；但在他們一刀一劍攻出之際，忽然下盤一輕，一個觔斗倒下地來！

原來在司徒姊弟衝上前的刹那間，那人連頭也不回，左脚忽然一攔，不偏不倚，橫掃在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的脛骨上，這一下，把他們同時掃得倒了地！

那人連頭也不回，冷哼一聲，已走到溫振眉面前，司徒天心跌得較近，一見此情，不顧危險，大叫一聲，撑地一劍，直掃那人之左腿。

那人仍然連看也不看，一抬腿，一脚踏下，剛好把司徒天心的手踩住，痛得連劍也鬆脫了。

那人冷笑一聲，右脚如飛，疾快踢向盤膝替「雪花神劍」蔣清風療傷中的溫振眉。

司徒輕燕一個飛身撲起，手上單刀，不知在何時已跌飛了，只得情急生智，連人帶掌劈過去。

只是，司徒輕燕又怎的快過那人的一脚？

眼看那人一脚踢中溫振眉之際，那人忽然看見，溫振眉張開了眼，直向他笑。

那人一怔，那疾快無倫的一脚，再也踢不出去了。

那人一呆之間，司徒輕燕已然撲到，「砰」一聲，一掌擊中那人，那人連幌也沒幌一下，司徒輕燕自己却震飛丈外。

那人仍然盯着溫振眉。

司徒天心一見那人居然停手，勉强自地上抬起頭來，看見溫振眉，大叫道：「溫叔叔，你醒過來啦。」

溫振眉笑了笑道：「誰說我睡了？」

司徒天心道：「你不是在替蔣叔叔療傷嗎？」

「那是療傷，我不過以自身眞氣，以塡補蔣先生內力之耗損而已，不一定療傷就是走火入魔啊。」

「啊！天啊！」

「我看這位兄弟無意要傷你們，所以沒馬上出手，這位兄弟本來是看得出我並非全力以赴，可惜就是聽了你們這番鬼話，相信了。」

司徒輕燕在丈外扒了起來，嗔道：「溫叔叔，你忍心看我們爲你而被打成這樣麼？」

溫振眉笑笑，沒有開口。

那人目中殺氣暴閃，忽然道：「好，果然名不虛傳。」

溫振眉忽然道：「你是霍無敵？」

那人又是一愣。

溫振眉笑道：「除了無敵生，誰能出腿如此之快？」

霍無敵冷冷地道：「憑你這句話，留你全屍。」

溫振眉緩緩閉目：「可惜呵可惜。」

霍無敵盯着溫振眉，問道：「可惜甚麼？」

溫振眉輕嘆道：「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霍無敵怒道：「甚麼意思？」

溫振眉一字一句地道：「以閣下身手，不需作曾白水之奴。」

霍無敵向天大笑道：「誰說我作曾白水之奴？我乃『長笑帮』之供奉。」

溫振眉皺眉道：「曾白水眞的肯尊人爲供奉麼？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三十年前

曾白水的故事？」

霍無敵反問道：「甚麼故事？」

溫振眉道：「三十年前，曾白水已是武林後起之秀，武功高强，好勇鬥狠，但他有一次獨闖少林寺的時候，却被一名無名老僧制服，這無名老僧，佛號『無名』，又名『老僧』，故『無名老僧』便是他的名號，他三招之內便敗曾白水，曾白水敗得心服口服，拜無名老僧爲徒，得『長笑七擊』絕技，對無名老僧十分尊敬，服從，忠誠，待無名老僧傾囊相傳後，曾白水就以『長笑七擊』，殺了無名老僧，你聽這故事後，有何感想？」

霍無敵瞪着溫振眉，說道：「我明白了……」

溫振眉笑道：「你明白了甚麼？」

霍無敵冷笑一聲，道：「今日便是你的忌辰。」

溫振眉一面歎息一面笑道：「簡直是執迷不悟。」

霍無敵盯着溫振眉道：「你是在拖延時間。」

溫振眉揚眉道：「哦？」

霍無敵一字一句地道：「你根本是爲救此人，全身功力耗盡，一時回復不來，所以拖延時間。」

溫振眉有些笑不出了：「說下去。」

霍無敵冷冷地道：「不說了。」

溫振眉抬頭道：「爲甚麼？」

霍無敵臉色鐵青，道：「因爲我要殺你了。」

司徒輕燕與司徒天心驚得呆住了，司徒輕燕大叫道：「不是的，他已經回復功力了。」

霍無敵大笑如夜梟，道：「我看得出，你只差一頓飯的時間便可回復功力了，你現在若能有力量把一塊石子捏碎，我掉頭就走，我已不想再等了，你去死吧。」

溫振眉歎了一聲，雙目緩緩閉上。

霍無敵大笑一聲，一脚踩出。

忽然劍光一閃，直奔霍無敵之咽喉。

霍無敵踩出的脚忽然向上一抬，踢飛長劍。

只見地上之「雪花神劍」蔣清風大吼道：「他爲救我才如此耗損體力，我寧死也不讓你殺他！」一拳向霍無敵擊出。

這時司徒輕燕又衝了過來，一面哭叫道：「溫叔叔，我不怪你讓這怪物打我們了。」

霍無敵大笑：「螳螂之臂，也來擋車？」雙脚凌空而起，半空竟纏上了蔣清風的左臂，內外一收，蔣清風慘嚎一聲，臂骨折斷，霍無敵順脚一撑，把蔣清風撑飛，剛撞中司徒輕燕，一齊飛跌了出去。

地上的司徒天心却趁霍無敵往上躍起之際，立時抽回被踩的手，撲向溫振眉，想把溫振眉救走。

溫振眉虛弱地歎了一聲。

司徒天心手尚未觸及溫振眉，霍無敵已一脚撑開蔣清風，司徒輕燕，另一脚，「砰」地把司徒天心踢飛丈外！

霍無敵狂笑着道：「溫振眉，你認命吧。」

雙脚向溫振眉頭頂踩落。

忽聽一個聲音暴喝道：「小兔崽子，你去死吧！」

一拳飛了過去。

× × ×

我是誰一路急奔，趕到「涵碧樓」，天已大明。

但這却是我是誰一生最慘痛的時刻。

「涵碧樓」已毀，只剩下破垣亂瓦。

我是誰强壓心中之哀痛，瘋狂一般地衝上西廂！

一路上，我是誰看見「涵碧樓」姊妹們的屍體，半裸或衣衫破碎，令人慘不忍覩，其中也有「長笑帮」弟子的屍首。

我是誰心痛如焚，衝上樓梯，赫然看見公孫幽蘭的裸屍。

我是誰驚、怒、悲、憤，趨前，呆立，以布幔蓋在公孫幽蘭的屍首上，猛看見地上有三個小字，方中平。

這三個字是用手指在地板上劃出來的，敢情是公孫幽蘭死時，仍留下了這三個字。

我是誰點着頭，痛心疾首地悲憤說道：「幽蘭姊姊，妳放心，我一定會替妳報仇！」

忽然想起甚麼似的，猛衝上樓上，又看見歐陽掃月的屍首，橫在那兒，死不瞑目。

我是誰大叫，狂叫：「月蘭，月蘭！」衝入房中，揭開布簾，猛停住，呆了，死狀和公孫幽蘭一樣，只不過屍首旁有兩個血字：

屈雷。

屈雷！

我是誰怔怔地望着，痴痴地望着，也不知望了多久。

屈雷！

我是誰輕輕用布簾把公孫月蘭圍了起來，輕輕而憐惜地吻着她的髮、她的髻，喃喃地在說着話，像雨水一般，密密麻麻，天色陰暗，而不中斷。

屈雷！

我是誰猛地站起來，狂嘶道：「我要報仇，我要報仇，我要報仇！」

「屈雷！我要用拳頭，來打碎你的拳頭。」

「我要去『長笑帮』拚命。」

我是誰目盡眦裂，癲狂了一般衝出「涵碧樓」，踩過木梯，木梯塌，碰過木柱，木柱倒，奔過長亭，長亭潰，踏過石階，石階崩。

我是誰要奔出「涵碧樓」之際，忽見一青衣人居然還留在「涵碧樓」，正在把一名「涵碧樓」女子身上所佩戴之玉飾金飾，摘下來通通放進自己的袋子裏去。

我是誰像一頭怒虎般，猛頓住，注視着。

那青衣人身邊，還有四五名青衣人，也在做着同樣的工作。

但，那青衣人馬上發覺了我是誰，怔住。

我是誰一字一句地道：「你們是甚麼人？」

那青衣人傲然笑道：「『長笑帮』青旗堂堂主『天網』陳冠采。」

我是誰瘋狂一般大嘶道：「我告訴你們，我是我是誰——」

「誰」字變成了一聲癲狂的叫嘯，我是誰在所有的人還未來得及驚奇之前，已

像頭怒虎一般撲了過去——

換着平時，「天網」陳冠采尚能與我是誰交手幾招，但他平日慣於暗算別人，沒料到今日遇到了我是誰，他尚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小腹便兜心中了一拳。

「蓬！」

「喔！」陳冠采痛得彎下了腰，拚命喘息！

那五名青衣「長笑帮」子弟，紛紛怒喝，拔刀！

第一名拔刀的人立時碎了腦殼。

第二名拔刀的人馬上倒下地去！

第三名拔刀的人幾乎是同時地臉被打塌了。

第四名拔刀的人連刀還未拔出來便被打碎了頸骨。

第五名不拔刀了，拔腿，拔腿就跑，才跑了三步，背樑骨便被搥斷了。

第五名剛剛倒下去的時候，「天網」陳冠采才剛剛忍痛自彎腰中抬起頭來，看見我是誰正盯着他，「蓬」地又是一拳。

陳冠采慘叫，打得蹲下地去，嘔吐。

我是誰抓起了他，怪嘶道：「是誰？是誰殺歐陽樓主的？」

「是……方……方總堂主……」

「蓬！」又是兜心一拳。

「哇！」陳冠采被打得也軟了，黃豆大的汗珠涔涔而下。

「是誰領你們來殺人放火的？」

「是……是屈……是屈……屈副……」

「蓬！」兜肚一拳。

「哎！」陳冠采口水鼻血齊出，再也吐不出東西來。

「他們現在那裏？在那裏？」

「在……在……帮……內……回……回去……了……」

我是誰狠狠地喝道：「好，我去找他們。」

正想把陳冠采扔掉，忽又想起甚麼似的，揸住陳冠采的脖子，問：「你們爲甚麼又胆敢在這裏？」

陳冠采掙扎想說，但我是誰捏得太緊，他的眼睛向上翻，我是誰略鬆了手，吼道：「快說，你們在這兒幹甚麼？」

「……接……應……霍……供奉……」

「甚麼霍供奉？」

「是……霍……無……敵……供……」

我是誰立時清醒了一些。

「霍無敵去幹甚麼？」

「……不……知……道……好像……是去……是去……暗殺溫……振眉……我甚麼……都……說了，請大俠……哎呀……高抬貴……手，不……不，要……殺，殺我……求求……」

我是誰立時冷靜了許多，忖道：「溫振眉在自己臨來時言明要以內力救護蔣清風，若此時霍無敵下手，溫振眉豈不萬分危險？」

我是誰立時拎起「天網」陳冠采，冷冷地道：「好，我現在就去一趟，如果說的是眞話，饒你一死！」全力往「試劍山莊」的路上奔馳而去。

一番趕路之下，驟然看見溫振眉趺坐在地，而一人正踢開蔣清風，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雙腿往溫振眉頂上踩落，一面叫道：「溫振眉，你認命吧。」

我是誰馬上知道那人便是「北腿」霍無敵，當下大叫道：「小兔崽子，你去死吧！」一手摔開陳冠采，飛步上前，凌空一拳擊出，邊怪叫道：「我來也。」

霍無敵一見來人攻勢如此急猛，心中一震，雙腿變成往我是誰蹬去！

我是誰一見這兩脚又沉又猛，大喝一聲，另一拳也隨着飛出。

「砰砰！」

拳腿相擊，兩人落下。

霍無敵震飛丈外。

我是誰也是飛落丈外。

兩人怒視，對峙。

「你是誰？」

「我是誰。」

「你是我是誰？」

「我是我是誰。」

「你知道我是誰麼？」

「我知道，你若不是霍無敵，便是老鼠！」

「好！咱們『南拳北腿』，來決一死戰。」

「當然，現在你想不打也不行了。」

「好！今日我不殺你便不姓霍。」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不知你要不要聽？」

「甚麼？」

「你本來就不姓霍，你媽媽生下你時，看你喜歡滿地亂爬，所以給你改了姓，姓烏，名——」

我是誰這一番話，是別有用心的，高手動手時，最忌動了火氣，易被對方佔了以逸待勞的優勢，我是誰身經百戰，自然懂得這點，問題是他已悲憤若狂，再也收斂不來了，唯有把霍無敵激怒了，才有勝算。

但他話未說完，霍無敵便狂吼一聲，凌空飛踢過來。

這一番話，果然生了效。

但霍無敵的腿功是：一旦發動在先，則連綿不絕，決不中斷的，故天下能接者，幾乎沒有幾個人。

我是誰也接不下。

但我是誰有辦法。

他不退，也不是接，而是根本不接！

不接而反攻！

我是誰的拳，又快又準，你明知他出拳，但却不够他快，就算够他快，也扣不住他的手，誰也比不上他力道之猛，就算要避開，也不及他拳頭之準！

所以天下能接我是誰雙拳的人，寥寥無幾！

霍無敵也不能！

他也有辦法！

他唯一的辦法是，在我是誰未打倒他之前，把我是誰踢倒下來。

「砰砰砰砰！」

「碰碰碰碰！」

我是誰中了四腿！

霍無敵捱了四拳！

兩人落下，站地，再飛身，出招！

「砰砰」！

「蓬蓬」！

我是誰中了兩腿！

霍無敵吃了兩拳！

兩人再度落下，我是誰嘴角溢血，霍

無敵鼻血長流。

兩人虎視，對峙，準備第三度出擊！生死一擊！

那邊倒在地上的蔣清風，司徒輕燕，司徒天心，都看得愕住了，連站起來也忘了。

司徒天心緊張得心也幾乎從口裏跳了出來，忽然聽見有人低聲叫他道：「小兄弟。」

司徒天心突地一跳，看見地上一青衣人哀哀地望着他，司徒天心埋怨道：「嚷什麼，我幾乎給你嚇死了。」

那青衣人陪笑道：「小兄弟，十分抱歉，嚇着了你，你能救救我嗎？」

司徒天心好奇起來，道：「我如何救你呢？你叫什麼名字？」

陳冠采小聲道：「陳冠采。」

司徒天心奇道：「陳棺材？」

「小兄弟，你沒看見我被人點了穴道嗎？你解開就行了呀。」陳冠采哀求着說道。

司徒天心想了一會兒道：「我記得了，你是和我是誰叔叔一塊兒來的，既然如此，他爲什麼要點你穴道，你一定不是好人，不，我不解穴！」

陳冠采急得滿頭大汗，哀求道：「唉呀，小兄弟，你誤會了呵，不錯，我是『長笑帮』的人，可是我已經覺悟了呀。你看，我不是帶你的我是誰叔叔來救你們的溫大俠了嗎？就是我是誰大俠他一見敵人，即急暈了腦袋，也把我當是敵人，把我穴道也給封了，好寃枉呵！」

司徒天心沉吟道：「是眞的呀？但是……我問姊姊好了。」

陳冠采擅於心計，一見司徒天心有點動心了，心中大喜，急叫道：「唉呀，小兄弟，你自己是要成大事，立大業的呵，怎麼連一點事都要問你姐姐呢？小兄弟，就算你放了我，我也不是你的對手啦！」

司徒天心展顏笑道：「對，你也不是我的對手，就衝着你這句話，替你解穴吧——哦，哦，你被點的是什麼穴？」

陳冠采喜道：「小兄弟，只要你在我『玉枕穴』與『天樞穴』之間用力一拍便行了。」

司徒天心照辦了。「天網」陳冠采一個「鯉魚打挺」翻了上來，舒散了一下手臂，冷笑道：「謝了——」忽然一掌擊出，「砰」地擊中司徒天心之胸腔，司徒天心飛跌丈外，昏死過去！

司徒輕燕忽聞異聲，看見司徒天心已解開陳冠采之穴，正欲喝止，但這青旗堂主已翻身起了，傷了司徒天心，司徒輕燕姊弟情深，立時撲向司徒天心。

蔣清風也立時發覺，這時「天網」陳冠采正向場中的霍無敵及我是誰掩去，蔣清風忍痛用腋下的右臂，一劍擱向陳冠采，但陳冠采身爲「長笑帮」青旗堂主，功夫也十分了得，適才是遇到了憤怒中的我是誰，一時失手，變成了沙包，被我是誰打得三魂去了七魄，而今一旦脫困，雖渾身作痛，而且手足酸麻，但武功仍十分不弱，蔣清風這一擱，並未擱得着他，而陳冠采已閃在我是誰身後，伸手往腰間一掏，撒出一張大網，往我是誰迎頭罩落！

我是誰正全神貫注在霍無敵身上，沒料到大網由頭罩來，竟被罩住。

我是誰怒吼，揮臂，撕網！

這網雖是由「天蛛之絲」所製，刀劍不斷，但被我是誰怒撕之下，已有裂縫！

可是我是誰尚未及脫網而出之際，霍無敵便已撲到，雙脚向準網裏的我是誰，全力蹬去！

致命的一擊發動了！

我是誰却無法應付這一擊！

眼看霍無敵的雙足就要踏在我是誰胸膛上之際，忽然在他們二人之間，白衣一閃，一人擱在我是誰身前。

這一來，霍無敵的雙脚，變成是往這人的胸前蹬去了，疾快如電，勢不可當！

但這人出手更快，陡然已抓住霍無敵的一雙腿，猛地一扔！

霍無敵凌空一個大翻身，落下，怒瞪那人。

那人臉帶微笑，神色安詳地看着他，正是溫振眉！

溫振眉的體力，已經復原了！

霍無敵怒吼，衝近！

我是誰在這時已破網而出，以憤怒的目光搜尋陳冠采的踪影，但陳冠采一見溫振眉已然出手，便一早溜之大吉了。那裏還有踪影？

我是誰長嘶，反撲霍無敵。

溫振眉忽然擱在他身前，道：「這次讓我來！」

我是誰瞪着眼，終於道：「好。」

在這一刹那間，霍無敵已撲至，一連八腿，踢向溫振眉！

溫振眉本來面向霍無敵，此刻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反攻，把霍無敵傷於掌下，二是後退，避過勢不可當的攻擊，問題是，一旦對霍無敵退避，即毫無反攻之力，因爲霍無敵的攻勢是永不止歇的，可是溫振眉不想傷霍無敵，所以他選擇了後者！

溫振眉陡地退出八尺，避過八脚，邊道：「霍無敵，你甘心被曾白水利用？」

他才說了十三個字，霍無敵已踢出二十六脚。

溫振眉似閃電一般往後退，面猶向着霍無敵，但已退上山坡。

溫振眉大叫道：「霍無敵，我不想傷你，你快停手！」這次他只說了十二個字，但霍無敵已踢出三十六腿，溫振眉閃電一般退上了山坡，連說話也沒有辦法了！因爲他臉向着霍無敵，霍無敵攻勢之急，令他連轉身的機會也沒有，只有背向山頂的退去。

溫振眉仍然沒有還手。

正午時分。

山腰。

我是誰，蔣清風及司徒輕燕抱起司徒天心，跟着上了山坡，霍無敵攻勢不但沒有稍減，而且更爲凌厲，像窮兇極惡的魔鬼一般，不斷的出腿！

溫振眉依然閃避，但已汗濕衣衫。

霍無敵也滿臉是汗，但攻勢更烈，溫振眉只要稍一不愼，即要喪生在他的一雙腿下。

可是溫振眉仍不反擊！

蔣清風急得叫道：「溫公子，這種邪惡之徒，還留他幹什麼？」

溫振眉一連退了三，四丈遠，邊退邊道：「總要留人一個機會呀！」

蔣清風急得頓起脚來，我是誰看了看司徒天心的傷勢向司徒輕燕道：「我先替他療傷，他傷得很嚴重，那一掌震傷了他的內臟，那人是我帶回來的，所以應該由我負起這責任。他再也不能拖下去了，我要用眞力替他逼出掌毒，治療震蕩之傷處，現在由你替我護法，蔣先生，你追上去，莫讓溫公子着了霍無敵的道兒，一有變，快趕回來，我儘量保留眞力，拯救溫公子。」

這樣說着時，溫振眉與霍無敵又遠去數十丈遠了，蔣清風應了一聲，急忙追上前去。

霍無敵與溫振眉已「打」得滿身衣衫被汗濕透，但霍無敵攻勢依然。

他們已退到山頂之上了。

溫振眉仍是背向山上地退去，似乎並不知道已退到山巓上了。

而霍無敵却看得清楚。

這山不算太高，但也有好幾百尺，我是誰又不在，這山上有峋嶙尖石，只要能把溫振眉逼下山去，溫振眉就必死無疑。

霍無敵大叫一聲，身子在半空，雙腿左右伸展，像風車輪一般，急旋而起，像輪子一般，直砸溫振眉！

溫振眉急退，背離山崖，仍有三丈。

霍無敵人一落地，一記「橫掃千軍」，直掃溫振眉腿脛。

溫振眉躍起，霍無敵貼身而起，雙飛脚蹬出。

溫振眉猛吸一口氣，向後一扯，脫出丈遠！

霍無敵心中大喜，一提眞氣，撲了過去，左右成凌空迴蹴，直踢溫振眉左右太陽穴。

溫振眉足尖甫貼地面，即往後閃退丈餘，僅差一步，便踏下山崖去了。

溫振眉並不知道。

霍無敵見計已得逞，心中大喜，「單飛腿」一提起，連人帶腿，直飛向溫振眉。

蔣清風一直追上山來，已累得氣喘如牛，才定過神來，發現溫振眉背臨絕崖，尚不知道，心中大驚，急叫道：「溫大俠小心背後是——」

但已遲了！

霍無敵一腿飛出後，眼看要擊中溫振眉的刹那間，溫振眉已往後退出一步。

溫振眉只覺身子一輕，已往山崖下墜去！

這一下，已危險到了頂點。

溫振眉上身一沉，往下墜落時，他的雙足足尖，却仍然緊緊鈎着崖頂的泥土，居然支持着他，變成頭下脚上掛在崖邊。

而在同時間，却有一聲慘嚎！

原來霍無敵因求勝心切，這一腿在功力未聚足之前即發出，反而失了控制，溫振眉向山崖下一沉，他即收勢不住，直往崖下摔落！

這時溫振眉的身子正劃了個弧形，貼落在崖壁上，全憑雙足支持着全身重量！

而好個霍無敵，一見不妙，即全身功力放鬆，向下落去！

眼看霍無敵就要飛落懸崖下，但在刹那間，霍無敵已把腿上的力量消去，用「千斤墜」，硬生生向崖沿沉落。

霍無敵果然能落足於離懸崖一掌之所的崖沿上。

霍無敵心中一寬，直欲看溫振眉死狀如何之際，他忽然發現他所立之地，泥土崩陷，他的人，眼看落了下去！

霍無敵千算萬算，却忘了本來就不穩實的崖沿上，怎經得起他「千斤墜」的一踏呢？

霍無敵慘嚎一聲，已往崖下墜去。

這只不過是電光火石間的事！

溫振眉一鈎住崖面，正欲求翻身而起之際，忽見霍無敵頭上脚下地，向山崖墜落！

溫振眉當機立斷，大叫一聲：「抓住了！」這時說時遲，那時快，霍無敵頭部已掠過溫振眉的頭部，往下沉去之際，溫振眉猛一伸雙手，把霍無敵的雙手抓住，這一來，霍無敵半空被抓住便不再下沉。

只是溫振眉的雙足，又多了一層壓力，只見崖邊泥土簌簌掉落，眼看整塊泥土也要崩裂之際，溫振眉忽然大叫一聲：「起！」

手臂一抖，在半空劃了一個大半弧形，靠雙足一盪之力，把霍無敵扔上山頂，自己也跟着在半空一個觔斗，險險落回山崖上！

這幾下把蔣清風看得一顆心，幾乎躍出了口腔！

霍無敵自己却如在閻王殿上打了一個轉回來，驚魂甫定，一時說不出話來，胸膛急促的起伏着。

溫振眉只不過喘了幾口氣，即笑道：「你不要緊吧？」

霍無敵注視着溫振眉，忽然拜倒。

溫振眉急忙走前去扶起霍無敵，急道：「你怎可如此呢！」

霍無敵臉色死灰，歎道：「我要殺你，你還救我，我……」溫振眉正欲安慰他幾句，萬未料到霍無敵忽然一聳肩，雙腿急起，直踢溫振眉胸膛！

這一下，連溫振眉也始料不及，霍無敵竟會恩將仇報的！

這次事出突然，而後是絕崖，溫振眉避無可避！

在一旁的蔣清風，雖看得仔細，但霍無敵出招之快，令他欲救無從！

「蓬蓬」！

這兩脚擊在溫振眉胸前！

但在這兩脚未擊中之前，溫振眉已運足眞氣，聚集胸前，硬捱這一擊！

問題是，溫振眉不能借這兩脚之力，往後退去，消去力道，因背後便是絕崖。

溫振眉唯有硬吃下來！

兩脚一過，溫振眉幌了一幌，血氣翻騰，居然仍能把住步椿，但唇角間却滲出了一絲血漬。

這下連溫振眉也動了怒，雙掌一挾！

霍無敵一招得手，正是大喜，他自恃天下無人能捱得住他一脚，溫振眉縱不被踢死，也得被踢出崖外，不料溫振眉居然仍好生生的站在自己面前，一驚之下，雙腿被挾，溫振眉向前一推，把霍無敵凌空扔出丈外，怒道：「想不到，你乃無恥小人！」

溫振眉到此時此境，仍不欲殺他，只把他扔飛出去而已，但這一推的力道十分强大，霍無敵只覺景物急飛，連觔斗也翻不過來，直往後撞跌而去。

驀地他在半空頓住。

溫振眉也怔住了。

只見霍無敵胸前伸出一截血劍，霍無敵整個人，就被串在這一柄劍上。

霍無敵臉上充滿憤怒，不信及失望之色，痛苦的望向自己胸前的劍鋒。

溫振眉急道：「蔣先生，你——」

蔣清風仍手握劍鍔，冷笑道：「這種無情無義的小人，還留在世上幹什麼？」

溫振眉歎了一聲，抬頭，忽叫道：「小心——」

霍無敵垂死的臉上忽然充滿了仇恨，忽然雙腿向後撐出！

溫振眉欲圖搶救，已然遲了，蔣清風既刺霍無敵，仍不放開長劍，正是大錯！霍無敵雙腿以快稱絕，蔣清風與之距離極近，如何避得了，「蓬蓬」二聲，蔣清風肋骨全碎，插入胸肺間，飛出二丈，立時氣絕！

可是蔣清風被踢死，霍無敵也不好過，因爲蔣清風臨死前猶手握劍鍔，一被踢飛，連劍拔起，霍無敵胸中一道血箭標出，所有貯存之眞氣，立時消散，霍無敵搖搖欲墜。

溫振眉急欲上前，道：「快閉穴，否則失血必死！」

霍無敵灰敗着臉，陰狠地盯着溫振眉，咬牙道：「不必了……我已沒救……溫振眉……我認栽了……我哥哥……會替我報仇的！」

說完倒地而逝。

落日渾圓，溫振眉仰望長空，心頭只覺無比沉重，也無比虛空。

× × ×

夕陽西沉，黃昏將逝，漫天彩霞，像各種不同的鮮血一般，淡淡地鋪在「試劍山莊」的屋瓦上。

晚霞照在這古老而輝煌的山莊上，也照着它幾百年人屹立不倒的歷史，數百場戰爭，傲然的聳立，彩霞明麗，彩霞淒艷，像是歌頌，也像是哀悼。

「今日鎭守『試劍山莊』入口要道的主人是誰？」

「是陰陽黑。」路英風道。

「好，藍旗旗主何在？」屈雷冷冷地道。

「卑職在。」「枯屍」歐立仁恭身應道。

「你去闖一趟，看解決得了守關的人否！」

「是。」

× × ×

「試劍山莊」二莊主「雷山神拳」陰陽黑，痴痴地望着晚霞，也凝視着那被晚霞所籠罩的桃林，似在想着些什麼。

他，雷山神拳，陰陽黑，平素是絕不如此沉思的，他性子暴躁，很少有安坐的時刻。就是因爲他性子急，所以一天到晚，都不能停手讓自己歇息歇息。

只是今天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過去，想起「試劍山莊」怎樣在風雨飄搖中成立，莊主司徒十二怎樣栽培自己，使自己專心習武，揚名立萬，更想起自己可憐的身世，幾乎他一生下來，父母便遺棄了他，他自小便在窮巷裏捱，又黑，又瘦，身子又弱，後來却有一個富家公子看中了他，支助他練武，帮忙他闖江湖，這正是他的莊主，也是他們所敬重的莊主，司徒十二。

本來司徒十二，何不樂及他先爲結義的，後來才加入了路英風，馬二及銀絕崖。他又憶及這無數年來的江湖風雲，風風雨雨，他們六人，臨陣殺敵，幾時胆怯過？幾時分開過？而今却萬料不及，跟自己相當談得來的馬二，也被殺在「長笑帮」中！

想到這裏，他眞想不顧一切，到「長笑帮」去把一切人殺個乾淨算了。

他知道這樣做是司徒十二及何不樂所不能允許的，多少年來，陰陽黑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的性子急，口沒遮攔，易傷人心，不知已令大哥二哥等，爲自己難做了多少次，可是畢竟是二十年前的「三劍客」呵，這些自己的劣根性，也等於在風中忘懷了。

唯一不能隨風而逝的是什麼呢？陰陽黑看着落日，却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那是友情。

友情呵，令他的生命有了意義。他看着晴空萬里，夕陽渾圓得令人無法凝視，如血一般，滲着晚霞，而月兔初昇，尚在藍天中，並未成形，長空一雁，大概是失了羣而想回家的雁吧，長唳一聲，劃過長空，掠過月亮，往夕陽沉落的地方飛去。

就這樣地看着，陰陽黑却覺得眼睛也有些潮濕起來，別人以爲他拳走剛烈的一面，感情也必是如此，想不到他也有如此悃悵的時候，他幾乎要訕笑起自己來了。

就在這時，他聽到一種異聲，一個人倒下地去的聲音，這聲音雖然離他有十數丈遠，但他還是聽見了，而且立即衝了過去，似一頭豹子。

數十年來，沒有人能够獵得的一頭怒豹。

× × ×

當他撲至那兒時，已經是第六個人倒下去的聲音了。

陰陽黑一看，只看見一個像殭屍一般的藍皮人，十指箕張，血染滿掌，正在桀桀陰笑，而地上已倒下六個「試劍山莊」的弟子，創口都是五個指孔，鮮血汩汩流出。

旁邊還圍着七八名「試劍山莊」子弟，正怒喝，揮刀，其中一名頭目道：「快鳴警示衆！」

陰陽黑冷冷地說道：「不必了，讓我來！」

那幾名「試劍山莊」弟子一見陰陽黑，立時寬心了起來，因爲他們跟隨陰陽黑鎭守「試劍山莊」以來，還未看過陰陽黑敗過的。

有三莊主在，一切自然迎刃而解了！

陰陽黑峻冷的看着倒在地上背部中爪的「試劍山莊」弟子的屍體，忽然道：「你練的是『殭屍功』？」

「枯屍」歐立仁嘿嘿一笑，道：「你既知道，自殘算了。」

陰陽黑冷笑一聲，道：「這幾人是給你暗算致死的？」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硃砂井（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錢堃制服崔婆婆救出三手婆婆等，剛出地道便爲白剛攔着，錢堃怒施絕藝，欲斃白剛，白冰清適時出現求情，願交出解藥，重商共掘藏珍，錢堃命藍子欽夫婦和林一葦維護三手婆婆母女在內室養息，他則與白冰清重回大廳與楊百川、蕭桐夫婦重聚。林一葦等在內室又逢巨變，一自稱老爺子的老人命林一葦扮趙公玄，並着一劍童隨林一葦往取化裝用物，林一葦隨那童子前往客房，童子向他警告，切勿亂動歪腦筋，林一葦心中不甘，施展偷襲，詎甫出手便被童子所制，童子並沒發怒，只向他譏嘲——

巧排陷阱計　活葬殺人王

林一葦訕然一笑道：「小老弟，我不過是想試試你而已，在這龍潭虎穴之中，我還能存甚麼非份之想嗎？」

劍兒唔了一聲，道：「你明白這點就好。」

劍兒說完，鬆手掉頭就走，但他的脚步才邁出，白冰清已悄沒聲地擋在他的前面。

一直是面對着出口的林一葦，竟也沒看清白冰清是如何出現的，那情形，就像是突然之間由地底下冒出來的幽靈一樣，使得林一葦不由地暗中爲之倒抽口冷氣。

白冰清手中提着一個小行囊，也正是林一葦此行要去取回來的，裏面裝着扮演趙公玄的道具的小行囊。

但白冰清並未立即將行囊交出，只是瞅着他，似笑非笑地問道：「林一葦，試試的結果如何？」

林一葦苦笑道：「强將手下無弱兵，試試的結果，我林一葦口服心服。」

白冰清淺淺地一笑，這才一揚手中的小行囊，道：「接着。」

林一葦接過小行囊，注目問道：「白姑娘不是正在前廳宴客嗎？」

「是啊！」白冰清嬌笑道：「客人都散了，我總不能一個人呆在那兒呀！」

林一葦笑問道：「白姑娘怎會知道我需要這小行囊的？」

「林一葦，你自己明白，這問題，我不會回答你，爲甚麼不問對你有切身關係的問題呢？」

「白姑娘以爲我該問些甚麼？」

「比方說，錢大俠目前在哪兒，難道你不關心錢大俠的行踪？」

「我想，現在請教不算太遲吧！」

「唔……」

白冰清「唔」了一聲，她背後已傳來錢堃的語聲道：「不敢有勞尊唇，我已經趕來了呀！」

林一葦歡呼一聲，白冰清却退過甬道

一旁，訝問道：「錢大哥，你醉成那個樣子，怎麼一下子就醒過來了？」

錢堃笑道：「我如果不一下子就醒過來，又怎會及時趕上這一場熱鬧哩……」

白冰清給了一個嫵媚的白眼，道：「看情形，你認爲我是故意將你灌醉的。」

錢堃接口笑道：「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不能不提醒妳，白姑娘，吃飯可不能忘了種田人呀！」

白冰清訝然問道：「錢大哥，此話怎講？」

錢堃抬手向林一葦一指道：「白姑娘想揀現成便宜，沒有我這個原始策劃人去執行，行得通嗎？」

白冰清抿唇媚笑道：「錢大哥誤會了，我不否認，我但正準備背着你去追問三手婆婆，但這背着你可絕對不是表示要撇開你……」

「我想，一定還有很動聽的理由？」

「動聽的理由不一定切合實際。」

「好，說吧！我在聽。」

「理由很簡單，由於歐陽玉嬌的背叛你，三手婆婆對你，已失去信心，所以，你不在場，可能更易於獲得三手婆婆的合作。」

「雖然牽强了一點，却也算是理由，」錢堃點點頭道：「好！我暫時作一次壁上觀。」

不等對方接腔，又正容說道：「可是，不好聽的話我暫時不說，可千萬別玩甚麼花樣。」

「那是當然，」白冰清媚笑道：「其實，有林兄在場，還不是等於你親自在場一樣嗎！」

「但願如此。」

「好！我們要走了，你也回客房去養養神，靜候佳音……」

不等她說完，錢堃已掉頭走了。

白冰清向劍兒揮揮手，道：「劍兒，老爺子可能已等得不耐煩，你們趕快回去吧！」

× × ×

地下密室中，一切依舊，只是多了一張床。

床上躺着一個「活死人」林一葦。

不過，此刻的林一葦，已改扮成重傷未癒的白骨爪趙公玄的模樣——白蔴衣，山羊鬍，左眉上一道刀疤，骨瘦如柴。

粗粗看去，煞像一具屍體，但如果多注意一下，會發覺他還有着輕微的呼吸。

高坐堂皇的長鬚老人，向林一葦深深地端詳了一下之後，沉聲說道：「林一葦，現在，你成了最重要的關鍵人物，待會可不能出紕漏。」

林一葦含含糊糊地沉聲答道：「我知道。」

長鬚老人這才向白剛一揮手：「好了，讓三手婆婆母女倆清醒過來。」

「是……」

白剛恭應一聲之後，立即俯身向三手婆婆和小蘭的口中，分別餵了一粒解藥。

這解藥倒眞靈驗，前後也不過是半袋烟的工夫，三手婆婆母女倆都已清醒過來，雙雙欠伸而起。

趙小蘭一見乃母就在自己身旁，自然是驚喜交迸地，一頭鑽入乃母懷中，咽聲叫道：「娘，這不是在夢中吧？」

三手婆婆的頭腦非常清醒，她，一手摟住愛女的腰肢，一手撫摩着俏臉，顯得無比慈祥地說道：「不是夢，孩子，妳沒受苦吧？」

「還好……」趙小蘭漫應着，一面游目四顧。

當然！這地下密室中的人，她一個也不認識，但當她的目光接觸到另一張床上的林一葦時，不由尖呼一聲道：「娘！爹也在這兒。」

三手婆婆仍然表現得很沉着，一點也不激動地，問道：「妳沒看錯？」

「絕對錯不了，就跟錢大叔那口棺材中的爹一模一樣。」

「錢堃也在這兒？」

「沒看到。」

「這兒還有些甚麼人？」

「還有七八個，可是，我一個也不認識。」

「好！先瞧瞧妳爹，是死還是活。」

直到這時，白剛才接口笑道：「不用瞧，我保證趙公玄還活着。」

三手婆婆道：「你是誰？」

白剛道：「在下白剛，是白冰清姑娘的老僕。」

「這兒都是白姑娘身邊的人？」

「不錯。」

「我的老伴和小女，也都是白姑娘找來的？」

「當然！」白剛含笑接口道：「妳該知道，爲了這兩個人，咱們主人費了多少精神。」

三手婆婆道：「我先謝了，我要跟白姑娘說幾句話。」

「白姑娘暫時不能來，但她曾經交代過，說妳三手婆婆曾許下諾言，只要咱們能找到趙公玄和令嫒，妳就跟我們竭誠合作的。」

三手婆婆漠然地道：「不錯，我是這麼說過。」

白剛道：「現在，趙公玄和令嫒都已找來，妳怎麼說呢？」

三手婆婆道：「我當然會履行我的諾言，問題却在你們找的人是否是眞的。」

「趙小蘭就在妳懷中，是眞是假，妳應該能分辨出來。」

「小蘭不假，但是，趙公玄就很難說了。」

「這也不難，妳可親自問問他，不過，他的身體尚未復元，不能多說話……」

三手婆婆忽然向小蘭沉聲說道：「小蘭，帶我到妳爹身邊去。」

「是！」

小蘭嬌應着，扶着乃母走向林一葦身旁。

白剛居然很殷勤地搬過一張椅子，給三手婆婆坐下，並笑道：「現在，妳可以問問，揀緊要的問。」

三手婆婆仰臉問道：「白管家，趙公玄的傷勢還很嚴重？」

「是的，所以，他還不能多說話。」

「還要多久才能復元？」

「至少還要個把月。」

「這些，都是錢堃告訴你的？」

「不錯。」

「你給我將錢堃叫來。」

「這……錢堃目前不在這兒，你還是先問問趙公玄吧！」

「也好。」三手婆婆向小蘭說道：「小蘭，仔細瞧瞧，這個人是否跟妳錢大叔棺材中的那一個完全一樣？」

「是的，完全一樣。」

「丫頭，認錯了爹，可是天大的笑話呀！」

趙小蘭再度向林一葦端詳了一陣，才肯定地道：「娘，除非是錢大叔說的話不實在，這個人是錯不了的。」

「好！待爲娘摸摸看。」

三手婆婆伸手在林一葦的胸部和面頰上輕輕撫摩着，並俯身以耳朵貼在林一葦的胸部和鼻端來回傾聽着，好像是在查察林一葦的心跳和呼吸。

實際上哩！她是以最低的語聲，在試探林一葦的反應：「林一葦，你好大的狗胆！」

本來是作賊心虛的林一葦，怎禁得起這意外的衝擊。

儘管他還在躺着裝胡羊，但一顆心，幾乎要跳出口腔來。

試想，三手婆婆是何許人，她目前的這一神來之筆，所期待的，就是對方的這種反應。

對三手婆婆來說，她算是「求仁得仁」，獲得她所期待的反應了，但由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反應，却也是她所不希望獲得的。

因爲，她目前所獲得的反應，證實歐陽玉嬌所提供的消息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目前這個冒充趙公玄的人，的確是林一葦，同時，也等於證實她的丈夫趙公玄早已不在人世了。

如果依她以往的性格，在目前這種悲怒交迸的情況之下，她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將林一葦立斃掌下的。

但最近這一段日子的遭遇，磨掉了她不少火氣，同時，她也深恐自己萬一判斷錯誤，而遺憾終生，所以，她强忍着並未對林一葦立下殺手，但却激動得整個身軀都在顫抖着。

一旁的白剛，連忙沉聲喝道：「小蘭，快將妳娘扶起來，需知妳爹身子虛弱，經不起這種激動的……」

三手婆婆怒喝一聲：「放屁！」

白剛還沒有悟到自己是哪一點露出了馬脚，而爲之一楞之間，三手婆婆已兜胸一把，將林一葦抓了起來，順手四記耳光，並怒聲叱道：「林一葦，說……是誰教你冒充趙公玄的？」

由於變生意外，儘管週圍都是一些出類拔萃的一流高手，却是誰也來不及制止三手婆婆這一狀似瘋狂的行動。

被四記耳光摑得暈頭轉向，口角沁着血漬的林一葦，連聲苦笑道：「趙大嫂請息雷霆，我……我也是身不由己……」

高坐堂皇的長鬚老人，連鬍子都氣翹了起來，怒聲叱喝道：「白剛，你發甚麼呆！」

喝聲入耳，白剛身軀一顫，抬手凌空連點，已分別制住三手婆婆母女倆前胸三處大穴。

紊亂的局面，算是暫時控制住了。

三手婆婆身子雖已不能動彈，但由於未制啞穴，因而仍然怒聲嚷道：「白剛，你乾脆殺了老娘吧！」

長鬚老人冷笑一聲，道：「想死還不簡單！」

三手婆婆厲聲道：「白剛，那是甚麼人？」

「自然是我的主人。」

「是白冰清的父親，還是師傅？」

「趙大嫂，妳問得太多啦！」

「好，我不問，你們也別想由我口中問出甚麼名堂來。」

白剛陰陰地一笑道：「恰好相反，我們就是要由妳口中問出秘密來，而且，眼前事實很明顯，妳只有一條路可走。」

「那就是跟你們合作，將王府藏珍的秘密告訴你們？」

「不錯。」

「憑甚麼？」

「憑你們母女倆，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三手婆婆仰臉厲笑，道：「別作夢了！白剛，我早就不想活啦！有關王府藏珍的秘密，我會讓它成爲一個永久永久的秘密。」

「那又何苦哩，」白剛笑容可掬地道：「趙大嫂，妳這麼樣做，對妳有甚麼好處？」

三手婆婆道：「我連命都不要了，誰還管甚麼好處！」

「我相信，妳不怕死的話是眞實的，但我要提醒妳，世間還有比死更可怕，更難受的滋味。」

「即使你們要對我施用甚麼酷刑，我也認了！」

「妳也忍心妳的愛女，受到同樣的待遇？」

死與酷刑，都不能使三手婆婆屈服，但一提及她的愛女，却禁不住臉色一黯，默然垂首。

白剛心知擊中了對方的弱點，但却僞作不覺，反而有點貓哭耗子似地，輕輕一嘆道：「小蘭還是太陽剛出山的人，長得又這麼人見人愛的，憑良心說，如果不是上命所差，我實在狠不下心來整她……」

三手婆婆厲聲喝道：「住口！」

白剛笑問道：「大嫂有何指教？」

三手婆婆切齒恨聲說道：「白剛，我鄭重警告你，誰要是傷了我家小蘭一根汗毛，我死作厲鬼也不會饒他！」

白剛苦笑道：「趙大嫂，我已說過，我也不忍心下手，目前，掌握着妳們母女命運的，還是妳趙大嫂自己……」

三手婆婆道：「放屁！我憑甚麼掌握自己的命運！」

「只要妳肯跟我們合作，咱們就可以化敵爲友，不但小蘭有光明燦爛的前途，妳趙大嫂也可以舒舒服服地，渡過下半輩子，大嫂妳是聰明人，爲甚麼偏要鑽牛角尖，而不冷靜的想一想呢？」

這幾句話，好像發生了作用，三手婆婆暫時沉默下來了。

那長鬚老人一招手，道：「白剛，你過來！」

白剛疾趨而前，也不知他 在說些甚麼，只見長鬚老人咀唇噏張着，白剛却連點着頭。

三手婆婆忽然沉喝一聲，道：「林一葦！」

呆坐一旁的林一葦，連忙答道：「大嫂有何吩咐？」

三手婆婆沉思着道：「林一葦，你是最初跟錢堃串通，企圖矇蔽我的人……」

林一葦苦笑着接口道：「大嫂明鑒，我們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善意？哼！是黃鼠狼向鷄拜年？」

林一葦道：「大嫂，我跟錢兄的意思，是怕妳聽到趙兄的死訊後會難過，所以……所以……」

三手婆婆怒聲道：「別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你要老實回答我，趙公玄是不是你和錢堃二人謀害的？」

「不是。」

「那麼，殺害趙公玄的兇手是誰？」

「不知道。」

「不知道我就認定你和錢堃二人是兇手。」

林一葦抗聲道：「這種事，怎可含血噴人！」

三手婆婆沉聲道：「白剛，我已改變主意，願意跟你們合作。」

白剛笑答道：「好！這才是明智的抉擇。」

「不過，我有條件。」

「說吧，只要我們能辦得到的事情，決不打折扣。」

「聽着。」三手婆婆一字字地，沉聲說道：「第一，我要錢堃和林一葦二人，替我丈夫抵命。」

白剛笑道：「趙大嫂，請恕我說句題外話，妳該相信，錢林二位，都不是我們這一個組織中的人。」

「這一點，我相信，但事實上，你們現在是在一起。」

「現在一起是貌合神離，所以，妳該相信，如果錢林二位是殺害趙公玄的兇手，我們沒理由替他們開脫，更沒理由包庇他們。」

「這是說，我這第一個條件，你不能接受。」

「是的，但我們將會同錢林二位，合力將殺害趙公玄的兇手找出來。」

沉思了少頃，三手婆婆才輕嘆一聲道：「好！就這麼辦。」

「第二呢？大嫂。」

「第二，王府藏珍起出之後，我們母女倆一共只要分兩份。」

「沒問題！」

「白剛，你答得太爽快了，請恕我說句不應該說的話，你，不過是白家的一個老僕，我怎能相信你的承諾哩？」

那長鬚老人搶先接口道：「這兒由老夫主持一切，白剛所說的，就是代表老夫的意見，現在，妳該放心了吧！」

「你……是甚麼人？」

「老夫是主宰這兒一切的人。」

「沒有姓名，也沒有來歷？」

「這些，與妳不相干。」

「你連自己的姓名來歷都不敢說明，我又怎能相信你的承諾？」

「老夫爲妳借箸代籌，妳只有無條件絕對相信的一途可走。」

三手婆婆冷笑道：「現在無條件相信你，等你獲得王府藏珍之後，我們母女倆的性命，也勢將不保。」

長鬚老人怒聲道：「妳這個人，怎麼如此不開竅，儘朝壞的方向去想……」

三手婆婆道：「我總認爲，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憑老夫的身份地位，到時候殺了妳們這孤兒寡婦，對老夫有甚麼好處。」

「至少你可以省下兩份王府藏珍。」

「錯了，妳錯得太厲害了！」長鬚老人苦笑道：「妳以爲老夫不惜勞師動衆，耗費多年的時間，只不過是爲了那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金銀珠寶？」

「那你是爲了甚麼？」

「我不會告訴妳，反正妳不會相信。」長鬚老人邊說邊向白剛打了一個手式，示意他接着說下去。

這主僕倆似乎早先有某種默契，白剛立即很自然地一笑道：「趙大嫂，我要提醒妳一聲，我這位主人言出必踐，說話是一定算數，但她的脾氣可不太好……」

三手婆婆冷笑道：「你是威脅我？」

「我是爲妳好啊！」白剛陰陰地一笑道：「咱們好話都已說盡，你也已答應跟我們合作，我想，現在，該是妳說出藏寶地點的時候了。」

三手婆婆沉思了一陣子，才喟然一嘆道：「好！我認命了。」

白剛含笑接口道：「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

三手婆婆神色一整，道：「我可以將王府藏珍的地點告訴你，但我自己可不曾查看過，是否可靠，我却不敢保證。」

白剛也正容說道：「我相信世間不會有存心跟自己過不去的人，說吧大嫂。」

「那寶藏就在王府的後花園中。」

「後花園中的哪一部份？」

「硃砂井內。」

「硃砂井？」白剛皺着眉頭苦笑道：「這名字倒很有點兒詩情畫意，可是，王府後園，我曾暗探過很多次，似乎只有偏東南角上有一口廢井……」

三手婆婆飛快地接口：「那就是硃砂井。」

白剛道：「那些寶藏，是埋在井中的哪一部份？」

「很抱歉！我只知道這一點。」

「妳這話絕對眞實？」

「當然！」三手婆婆苦笑道：「你已說過，世間不會有跟自己過去不的人。」

白剛以目光向長鬚老人請示，長鬚老人點點頭道：「行，好在一口井的範圍有限，必要時，我們可將它整個翻轉來。」

緊接着，目注藍子欽沉聲說道：「這件事，還得要藍堡主多多費神。」

藍子欽連忙答道：「在下定當勉力以赴。」

長鬚老人目光一掠白剛和崔婆婆二人，道：「現在，讓趙大娘母女，藍堡主伉儷回客房歇息，好好招待，不得怠慢。」

「是……」

「還有，告訴白丫頭，將人手妥爲分配，今夜三更，即着手挖掘。」

長鬚老人邊說邊站了起來，接着說道：「白剛，行百里者半九十，目前，可不能掉以輕心！」

白剛恭應道：「是是……屬下會格外當心的……」

長鬚老人已偕同兩個髫齡童子消失於甬道中。

仍然是作趙公玄打扮的林一葦，這時才向白剛笑問道：「白管家，現在該可以恢復我的本來了吧？」

白剛含笑點首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此後你也毋須再扮演趙公玄了。」

崔婆婆却冷冷地接口道：「咱們走吧！我提醒諸位，好好在客房中休息，不可擅自行動……」

× × ×

這一陣子，錢堃表現得很沉着，一直在白冰清分配給他的客房中，和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

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他眼皮也懶得睜開一下，漫應道：「門沒上閂，自己進來。」

房門「呀」然而啓，一陣香氣，使得他瞿然張目。

欸步而入的，是白冰清的丫鬟玉兒，她，未語先笑地嬌聲說道：「錢爺，小姐有請。」

錢堃淡然一笑道：「玉兒，告訴妳家小姐，就說我錢某人不但不喜歡受人控制，受人支配，更不喜歡被人呼來喚去。」

玉兒抿唇媚笑道：「錢爺，我家小姐眞有未卜先知的本領。」

「此話怎講？」

「錢爺方才所說的話，我家小姐早就猜中了，說你一定會這麼說的。」

「既然知道，又何必多此一舉！」

「因爲，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那麼，叫她自己到這兒來。」

「這兒是客舍，人多咀雜，不是議事之所，」玉兒侃侃而談，顯得靈牙利齒：「我家小姐說，務請錢爺格外原諒，移駕前往，待慢之處，她會親自向你道歉！」

人家說得條條是道，合情合理，錢堃想再端端架子也不好意思了。

他懶洋洋站起身來，對玉兒注視了片刻，突然低聲道：「三手婆婆她們……」

「噓——」

玉兒以指壓唇，做了個「噤聲」的手勢，然後向錢堃招招手，道：「不要多問，跟我來。」

錢堃只好聳聳肩，跟着玉兒，走向後院。

由客房去白冰清的後院臥室，本有一條搭着木架花棚的長廊可通，路也最近，但是，玉兒却沒有經過花棚長廊，反而領着錢堃繞過外面花園，再從圍牆邊折向後院廚房，最後才由廚房內一道小小角門，抵達白冰清臥室的窗下。

錢堃心裏詫異，却沒有問。

玉兒推窗，應手而開，臥房內漆黑無燈。玉兒舉起手，做了個「請」的姿勢。

錢堃笑笑道：「這好像不是待客之道吧？」

玉兒低聲道：「錢爺，請不要多疑，小姐在房內等候，一切原因，小姐自然會跟銀爺爺解釋。」

錢堃皺眉道：「由窗口出入，倒還沒有什麼，但屋內總該有燈……」

玉兒催促道：「如果能夠點燈，豈有不點的道理，錢爺，你也太過了。」

錢堃仍然搖頭，道：「君子不欺暗室，錢某雖然說不上君子之流，至少……」

「好啦！我的爺，有話進去再說不行嗎？」

沒等錢堃說完，玉兒竟出其不意將他推向窗口，同時抱起他的雙脚，硬由窗口「塞」了進去。

錢堃沒防到她會來這一着，急忙吸氣提身，一個「巧燕穿簾」，落身房內。

他人一進房，窗戶立閉，幾乎就在同一刹那，兩截嫩藕般的臂膀，一下子抱住了他的腰，淡淡的幽香撲鼻而入。

稱那兩條手臂爲「嫩藕」，是因爲手臂赤裸，沒有衣袖！

那淡淡的幽香，說明手臂的主人，是位女性。

——一個女人，深夜邀約男人香閨晤面，房內不點燈，衣衫不整齊，一見面就張臂抱人……這怎麼會是白冰清的行徑？白冰清又怎會是這種人？

錢堃意念飛轉，怒從心起，力貫右掌就想出手。

可是，那黑暗中抱住他的女人，却適時低聲說道：「錢大哥，不要動手，我是冰清……」

錢堃一怔，沉聲道：「你眞的是白姑娘？」

其實，他已經從聲音分辨出她的確就是白冰清，但仍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也不敢相信這些事實，而且，白冰清的話音哽咽，似在哭泣，更令他困疑而不

敢遽下毒手。

白冰清不但在哭，整個身子都在輕微顫抖，哽咽着道：「錢大哥，請你相信我，我不是下賤的女子，這樣做，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錢大哥，你就當可憐我，救救我這個苦命人吧。」

錢堃詫道：「救你？要我怎救你？」

白冰清道：「事非三言兩語，能說明白……」

錢堃道：「那麼，就把燈點上，慢慢說……」

「啊！不！不能點燈！」白冰清焦急聲中充滿恐懼，就像對燈光有着無限畏懼，低聲道：「錢大哥，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話，如果一點上燈，或者你現在突然離開這間房間出去，不但你立刻有生命危險，我也活不成了。」

錢堃吃驚道：「這是什麼緣故？」

白冰清道：「現在別問，跟我到床上去，我會詳詳細細告訴你……」

「不行！」錢堃的怒意又生，斬釘截鐵地道：「白姑娘，你錯了，錢某不是那種人。」

「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所以才求你救救我，也是救你自己……」

「胡說，救人那有這種救法，錢某寧死不做這種事。」

「錢大哥，你是君子，我知道，正因爲你是坦蕩君子，但求無愧於心，又何必斤斤計較形式，只要你我都心地坦然，胸無邪念，即使赤身相對，又有何妨？」

「這……」

錢堃爲之語塞。想想自己雖非正人君子，胸中的確沒有絲毫邪念，但有無邪念是一回事，私入暗室，跟一個女孩子同榻而臥，總覺得是件蹩扭事。

正遲疑間，窗上突然響起「剝啄」輕響。

玉兒的聲音帶着無限焦急：「小姐，不要躭誤了，老爺子來了，快！快……」

白冰清倉惶地應道：「知道了，你先走開吧。」

沒等她話完，窗外已沉寂無聲，顯然，玉兒業已匆匆離去。

錢堃詫道：「老爺子是誰？」

白冰清急促地道：「求你現在別問，快跟我到床上去，不然就來不及了。」

一邊說着，一邊連拖帶拉，到了床邊，將錢堃推入床內，蓋上被褥，自己也迅速地鑽進被裏來。

錢堃有些身不由己，事實上不容他拒絕，更有些不忍拒絕。

但有一點，他感覺到白冰清顯然並非故意做作，而是的確有所恐懼，因爲她躲在被中曲蜷成一團，整個人都在簌簌的顫抖。

還有一點錢堃也感觸得很清楚，那就是，白冰清身軀半裸，僅着褻衣——但她並沒有進一步失態的舉動。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什麼原因使她不惜清白名譽，強將一個男人拉上自己的床？所謂「老爺子」，又是何許人物？

錢堃凝神注視，彷彿看見一條身裁魁梧的人影，屹立在窗外。

就在人影映現的同時，白冰清突然發出一陣陣奇妙，低沉，令人心弦震盪，似喜似悲，似快樂又似呻吟的聲音……

這聲音，使得錢堃混身血脈賁張，幾乎無法把持。

然而，這聲音又像一道靈驗的驅鬼咒語——窗外人影在聽到這陣聲音之後，很快就消失不見了。

人影消失，白冰清的聲音也變了，變得只有悲傷，不再有喜悅，變得使人心酸，不再有興奮……

白冰清在哭，却不敢哭出聲音。就像沸騰的水，被密封在不透風的鍋裏，而鍋下的柴火却燒得正旺。

不是傷心到極點，不會如此悲切的哭泣。

錢堃既詫訝，又同情，本能地伸過手臂，將白冰清輕輕攬進懷中。

這輕柔的一抱，就像一支利錐，在密封的鍋上穿了一個洞。

白冰清突然張開手臂，緊緊還抱住錢堃，淚水滂沱的臉，也緊緊偎進了錢堃的胸膛。

錢堃長吁了一口氣，默默承受着她的擁抱，靜靜傾聽着她的哭泣，讓那泉水般的淚水，濕透重衫，浸淫綉枕。

他知道，白冰清心裏湧塞着太多的悲傷積怨，如果不讓她盡情一哭，問她什麼都是白問。

良久，白冰清低沉的抽泣漸漸靜止，淚水也逐漸停竭，擁抱的力量也稍稍減弱了。

錢堃這才柔聲問道：「妳覺得好些了嗎？」

白冰清沒有回答，只輕輕點了點頭。

錢堃輕柔地道：「說吧，將心中的委屈說出來。」

白冰清沒答話，但才逐漸停止的飲泣和抽搐又加強了，同時他也感覺到，她的熱淚也再度泉湧而出。

錢堃心中明白，這是他那句「說吧……將心中的委屈都說出來」的話所引起。

由這一點，可以證明白冰清的心中，的確有着太多的委屈。

也足以證明，目前的白冰清不是在演戲，而這活色生香的場面也不是一個脂粉陷阱。

他，心念電轉着，同時也下意識地輕輕拍着她那滑如凝脂的背部，就像是一位慈母撫慰着懷中的愛兒。

他明白，當一個人感情激動時，最好是盡情發洩，使其自動地逐漸平靜下來。

眞是無言勝有言。

白冰清終於平靜下來了，幽幽地嘆了一聲。

她，調整了一下臥姿，使得雙方的身軀更密切一點，像依人小鳥似地，蜷伏在他懷中，輕柔地叫了一聲：「堃哥……」

這親暱的稱呼，雖然使得錢堃心弦震撼，但此情此景之下，有這樣的稱呼，也該算是很自然的了。

「唔……」錢堃緊了緊摟着她的猿臂道：「現在，是不是心頭輕鬆一點了？」

她默然點了點頭。

少頃過後，她才幽幽地問道：「堃哥，你是不是認爲我太輕賤？」

錢堃低頭笑道：「我很坦白說，起初我是有那麼的想法，但現在，沒有了。」

白冰清如釋重負地長吁一口氣：「謝謝你，塹哥！」

「這也要謝，不嫌太生疏了嗎？」

「應該謝的，塹哥，我心裏有好多的話，想要告訴你。」

「好，慢慢的說吧！」

「可是，要說的太多，我不知由何處說起才好。」

「先揀緊要的說吧！」

「我想，還是你問我答的好，你沒問到的，我再加以補充。」

「也好……」

「不過，雖然我們這樣子談話，語聲很低，但你還是要提高警覺，以防那老甲魚偷聽。」

「妳說的老甲魚，就是那個甚麼老爺子？」

「是的。」

錢塹含笑接口道：「好！那我就先由老甲魚問起，他是妳的甚麼人？」

「是師傅，也是……」

她，「是」了半天，却沒有接下去。

「怎麼不說下去？」

白冰清一挫銀牙，道：「也是我的丈夫。」

「丈夫，」錢塹身軀一震，道：「那怎麼可能呢？」

「你不相信？」

「我相信，但我也相信那一定是强迫妳的。」

「……」她幽幽地嘆了一聲。

錢塹忽有所憶地，道：「對了！冰清，妳不是也承認過，是長白天池白衣龍女的徒弟嗎？」

「那也是實情。」

「那麼，怎會又鑽出這麼一個混賬師傅來？」

「這事情，說來可話長！」

「不要緊，可以慢慢談！」

白冰清輕嘆一聲，道：「白衣龍女和老甲魚本來是夫妻，兩年前，老甲魚趁白衣龍女外出之際，恃强姦汚了我，事後，被白衣龍女發覺，絕裾而去，此後，我名義上是他的徒弟，暗地裏，却成了他的老婆。」

「這情形，白剛等人知道嗎？」

「知道，但白剛與崔婆婆都和老甲魚一鼻孔出氣，只有玉兒算是我的心腹。」

錢塹沉思了一下道：「妳也曾經說過是晉王的郡主？」

白冰清苦笑一聲，道：「塹哥，那是老甲魚教我這麼說的，你也明知這是謊話，是嗎？」

沉寂了少頃之後，錢塹忽然「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白冰清訝問道：「明白了甚麼呀？」

「由於方才的經過，使我聯想到，妳要玉兒叫我到這兒來，是出於老甲魚的授意？」

「是的。」

「是要以美人計攏絡我？」

「不錯。」

錢塹苦笑道：「我錢某人何德何能，值得他那麼看重我？」

「這個，就得由你的來歷說起了，」白冰清接口說道：「據老甲魚說，他曾暗中觀察過你的武功路數，斷定你是乾坤一絕劍的徒弟。」

「啊……」

「塹哥，你究竟是不是乾坤一絕劍的徒弟呢？」

「是的。」

「這就是了，據老甲魚說，他曾經和令師交手千招未分勝負，事後，他向令師說：『舉世滔滔，盡碌碌之輩，數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

「唔……」

「當代武林中，令師是他唯一最佩服，也最畏懼的一位，你是已獲令師眞傳的高手，所以，他對你也特別器重。」

「這就是他要以美人計，攏絡我的原因。」

「是的，他也曾說過，雖然他跟令師打成平手，但對你，他却有把握可以殺死你……」

錢塹濃眉一揚，道：「那他爲何不殺我呢？」

白冰清道：「他說，殺了你這樣的一個高手，未免太可惜了。」

「所以，他要先加利用，到了不需要的時候，再殺死我？」

「那是很可能的。」

「他那麼自信，認爲我一定受他的利用？」

「那是由於他自己是一個色鬼，所以，認爲任何男人都逃不過美人關。」

錢塹一緊猿臂，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他猜中了，我是沒法逃過這一關……」

兩人默默溫存了一陣子，錢塹才再問道：「冰清，妳爲甚麼要告訴我這些？」

白冰清不勝幽怨地道：「塹哥，你是眞的不懂，還是明知故問？」

錢塹說道：「也許我已懂得一點，但，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是那種討女人歡心的男人。」

「你要明白，女人對男人的愛好，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些女人喜歡小白臉，有些女人却喜歡有性格，有深度的男人，而我却是屬於後一類型的女人，再說，你的外表也不賴呀……」

她主動地吻了他。

錢塹苦笑道：「就這麼簡單？」

「當然……」

「妳不怕老甲魚知道了之後，會宰了妳？」

白冰清道：「有了你，我不怕，我正想擺脫他。」

「冰清，請莫忘了，照妳所說的情形，即使合咱們兩人之力，也不一定是他的對手。」

「慢慢來，咱們可以智取。」

頓了一下，她又接問道：「塹哥，老甲魚這個人，令師沒跟你提起過？」

錢塹道：「提過的，如果他是姓但的話……」

「對了，他正是姓但，名奇峯。」

錢塹道：「據家師說，姓但的是隱居興安嶺的一個煉氣士，武功很高，並無甚麼野心……」

「那是一頭披着羊皮的狼。」

「年紀一大把，居然還要到江湖上來掀風作浪，人必須蓋棺才能論定，眞是信不我欺。」錢塹感慨地接着說道：「冰清，我也有一個要求……」

白冰清飛快地接口：「塹哥，你說，只要我能做得到的，別說是一個，即使是一千個，一萬個要求，我都會答應你。」

錢塹道：「我這個要求，恐怕有點不好辦……」

「有這麼嚴重？」

「嚴重倒談不上，可是却牽涉到另一個人。」

「啊！何妨說出來試試看？」

「好！」錢塹語氣一沉，道：「從現在起，我不許但奇峯再碰妳一下。」

白冰清沒想到他提出的是這麼一個要求。

她雖深感意外，但芳心中却感到甜甜的，全身都覺得無比的充實。

男女之間，醋勁就代表愛。

目前錢塹的這一個要求，也正是他對她有了愛的具體證明。

因此，白冰清又主動給了他一個長長的甜吻。

這一個長吻，長得使錢塹幾乎無法把持，而不得不主動撤退，並苦笑道：「够了……冰清，我……消受不起了哩！」

「我還以爲你是木頭人哩！」白冰清媚笑道：「其實，我的身心全都屬於你的了，既然……那……那又何必矜持……」

說着，她又柔順地偎了過去。

「冰清，妳是要攷驗我的定力？」他深深地長吸了一口氣，强行抑平心中的綺念。

「瞧你，那麼緊張，眞把我當作蕩婦淫娃了。」她「吃吃」地笑着。

「我要是把你當作蕩婦淫娃，就不是這麼對待你了。」

「謝謝你！塹哥！」

「妳還沒回答我的話哩！」

「就是那個要求？」

「不錯。」

「放心，他要我以他徒弟的身份攏絡你，暫時不會向我糾纏的。」

「問題就怕萬一。」

白冰清道：「我寧可嚼舌自盡，也不會答應他……」

錢塹在她粉頰上親了一下，道：「爲了我，妳必須活下去，記着，今後，盡量的避免單獨和他在一起，萬一他要向妳糾纏，想法子說服他，擺脫他，可決不能輕易言死。」

「我知道。」

兩人又貼耳密談了將近盞茶工夫，錢塹才悄聲道：「有人來……」

白冰清揚聲問道：「誰？」

窗外傳來玉兒的聲音道：「小姐！是我。」

「有事嗎？」

「老爺子有請。」

「好！我馬上就去……」

白冰清在他臉上吻了一下，道：「記住我的話，你在這兒等着，可能馬上會有人來請你。」

她匆匆穿衣服，才點上燈，梳理了一下蓬亂的鬢髮，匆匆離去。

白冰清一走，玉兒悄然掩入，向着正在沉思着的錢塹扮了一個鬼臉，道：「錢爺，我沒騙你吧？」

「唔……」

「我這個紅娘怎麼樣？」

「很稱職。」

「如何謝我呢？」

「小丫頭，妳倒尋起我開心來……」

錢塹心中暗笑着，冷不妨在她的小臉上擰了一下，咧咀笑道：「等妳正式叫我姑爺時，就知道啦……」

玉兒俏臉一紅，一溜烟似地跑了。

人已出了房門，才「啐」了一聲，道：「原來你也不老實……」

× × ×

另一間密室中，但奇峯（即老爺子）道貌岸然地，端坐在一張太師椅上，白剛則垂手立在一旁，正在低聲密談着。

白冰清悄然進入，向着但奇峯檢衽施禮：「見過師傅。」

但奇峯手拈長鬚，注目問道：「師傅交代的事情，辦好沒有？」

白冰清有點嬌羞地低下頭，道：「托師傅洪福，辦好了。」

但奇峯道：「這與我的洪福無關，是妳的姿色佳，功夫好……」

白冰清的頭垂得更低了。

當然……是恨？是羞？只有她心中明白。

「冰清，抬起頭來。」

「……」她抬起了頭，俏臉上紅雲未褪，却仍未接腔。

「師傅交代的話，妳都告訴他了？」

「是的。」

「那小子怎麼說？」

白冰清道：「他說，願意全心全力，報効師傅。」

「那怕他不乖乖地聽我擺佈！」但奇峯冷笑一聲：「冰清，眼睛看着我。」

白冰清作賊心虛，深恐眼光中露出破綻來，臨在進門之前，心理上早已作好準備。

因此，儘管但奇峯老奸巨滑，却也並未在她的目光中，瞧出甚麼破綻來。

他，向着白冰清的美目注視了一陣之後，才沉聲說道：「冰清，我要提醒妳，妳和那小子，是作戲！」

「我知道！」

「如果假戲眞作，妳對他動了眞感情，那可是自討苦吃。」

「師傅……」白冰清苦笑道：「那怎麼會哩！」

「但願如此，妳要是背叛了我，」他冷哼一聲，說道：「那後果，妳自己心中明白。」

也不等白冰清接腔，扭頭向白剛問道：「現在甚麼時間？」

白剛恭應道：「約莫二更不到。」

但奇峯道：「在正式掘寶之前，我要和錢塹單獨談談。」

隨手一擺，沉聲接着說：「你們兩個都出去，立刻叫錢塹來……」

× ×

錢塹表現得很洒脫，也很恭順，一進門就躬身施禮：「參見老爺子。」

但奇峯也很客氣，一面點首答禮，一面含笑擺手，道：「坐！」

「謝老爺子！」錢堃在一旁的一張椅子上欠身坐了下來。

但奇峯目光烱烱地，在他的週身上下打量，半晌，才笑問道：「令師可好？」

錢堃正容道：「不瞞老爺子說，晚輩已有五年沒見到家師了。」

「啊……爲甚麼？」

「老爺子知道家師一向有如閑雲野鶴，俠踪不定，只有他老人家能找我，我沒法主動去找他老人家，同時，他老人家認爲我已挨得起兩下子，所以很放心……」

但奇峯截口笑道：「你很自負。」

不等他接腔，又立即點首讚許道：「年輕人本當如是，本當如是。」

錢堃洒脫地一笑道：「多謝老爺子寬恕我的狂妄。」

「老夫就欣賞你的這點狂妄，」但奇峯手拈長鬚，注目問道：「冰清那丫頭，是不是已將老夫的意見轉告給你了？」

「是的，已經轉告，多謝老爺子的抬舉！」

「你對冰清那丫頭，印象如何？」

「很好，白姑娘名師高徒，色藝雙絕，秀外慧中，我眞担心我配不上她。」

「這話就不够洒脫了！說實在的，錢堃，冰清這丫頭，除了你，可眞不易再找上合適的對象。」

「這話出於老爺子口中，我感到非常榮幸。」

「這倒是應該的，你有一位名震武林的師傅，現在，再娶上老夫的徒弟，已身兼兩家之長，稍假時日，必可成爲武林第一人。」

錢堃故作受寵若驚狀道：「以後，還得請老爺子多多栽培。」

「那還用說嗎！」但奇峯笑道：「老夫沒有子女，也只有冰清這一個徒弟，今後，你就等於是老夫的女婿，老夫去世之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們小兩口的。」

話鋒一頓，又正容接口道：「錢堃，目前，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是一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任務，明白嗎？」

錢堃注目問道：「是不是那王府的寶藏？」

「不錯！」

「但憑老爺子吩咐，不論是赴湯蹈火，我決不皺一下眉頭。」

「沒那麼嚴重，你只要協助冰清，不許旁人插手就行了。」

「老爺子請放心，憑目前麕集太原地區的這些人，我保證他們碍不了事。」

「不！老夫担心的是恐怕還有一些未曾出面的高手，在暗中窺伺。」

「啊……這個，我會特別當心的。」

「時間差不多了，」但奇峯站了起來，道：「你去跟冰清安排一下，然後逕行到王府後園去。」

「是……」錢堃向着但奇峯深深一躬，才轉身快步離去……

× × ×

時正三更。

沉沉夜色中，王府廢園內却是刁斗森嚴，戒備得如臨大敵。

原因是明爭暗鬥，擾攘已久的王府寶藏，已在進行挖掘了。

天醜帮，百花宮等被白冰清控制的羣豪們全體出動，但這批人只在外圍警戒。

圍在那口廢井——硃砂井邊的，才是核心人物。

白冰清，錢堃，崔婆婆，玉兒，琴劍雙僮，以及藍子欽夫婦都在井邊，却獨缺但奇峯和白剛二人。

還有，最主要的關鍵人物三手婆婆和趙小蘭母女，也沒在場。

担任現場總指揮的是白冰清。

首先以繩索測量井的深度，證實這口井深達百丈，却只有丈多深的水。

然後用繩子縋下挖掘工具，照明工具，和四個先遣人員。

可是，四個先遣人員下去之後，都是半天沒一點動靜，也沒見到燈光，按照事先約定的聯絡辦法，也得不到一絲反應。

白冰清扭頭向錢堃問道：「錢大哥，現在該怎麼辦？」

錢堃皺着濃眉道：「一定出了問題，一般廢井深處，往往會有毒氣。」

白冰清俏臉一變道：「你是說，他們中毒了？」

「很可能，」錢堃向井邊的工作人員道：「拉起來瞧瞧。」

四個先遣人員拉起來了，但活生生的人，已變成四具濕淋的屍體。

而且，每具屍體都是全身發青，顯然是中毒死的。

井邊的羣豪們，齊都臉色大變，面面相覷，却是誰都沒吭氣。

現場中一片死寂。

半晌，崔婆婆一聲怒喝：「帶三手婆婆來！」

外圍那些担任警戒的人，由於距離較遠，聽到崔婆婆的怒喝聲後，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一個個伸長頸子向裏面張望着。

當然，他們瞧不出甚麼名堂來，却不由地引起他們的滿腹疑雲。

三手婆婆母女倆很快就帶來了，很顯然，她們是被看管在廢園的附近。

而且，押解三手婆婆母女倆的就是白剛。

當白剛由崔婆婆口中了解情况時，本來對錢堃頗具好感，最近又接連受了不少委屈的趙小蘭，當她發現錢堃也在這兒時，竟像是突然見到親人似地，飛奔過去，並咽聲嬌呼道：「錢叔叔……他們好兇啊……」

錢堃殊感歉疚地，伸手撫着她的披肩秀髮，柔聲說道：「小蘭乖，以後，他們就不會兇了。」

三手婆婆怒聲喝道：「丫頭回來。」緊接着，又冷笑一聲：「姓錢的，你還沒死？」

錢堃苦笑道：「大嫂，妳對我誤解太深了……」

三手婆婆一頓楞杖道：「少廢話，還我丈夫來！」

白剛冷然叱道：「三手婆婆，妳給我安份一點。」

三手婆婆顯然對白剛很忌憚，儘管氣得老臉鐵青，咀唇噏張着，却是強忍着沒發作。

白剛的語氣略爲平和：「三手婆婆，王府寶藏果然是在這廢井中？」

「不錯。」

「可是，我們派下去的四個人都中毒死了。」

「如果那麼容易取得，我早就取走了，又何至於拖到今天！」

「這是說，妳還有秘密沒說出來？」

「你說呢？」

「這就太不上路了，妳要明白，這是等於跟妳自己過不去。」

三手婆婆嘆了一聲道：「人，沒有誰願意跟自己過不去的，儘管我已經是入土半截的人，但我女兒年紀還輕……」

白剛道：「是啊！爲了妳的女兒，妳也該誠心跟我們合作。」

「我明知你們說的話不可靠，但我仍然懷着萬一的希望，所以，我已經跟你們誠心合作了。」

「可是，這井中只有毒氣。」

「你怎能斷定這井中只有毒氣？」

白剛道：「這是說，王府寶藏的確在這井中？」

「當然！」

「那妳爲何不將尋寶秘密說明？」

「因爲你們態度太惡劣了，將我們母女當作階下囚，所以，這算是給你們的一點教訓。」

白剛方自苦笑了一下，白冰清向他擺手示意他退過一旁，她自己以較溫和的語氣說道：「趙大嫂，下人無知，開罪之處，請看我薄面，多多包涵。」

三手婆婆道：「妳是白姑娘？」

「是的。」

「妳這幾句話，還算有點人味，反正我已經認命了，不論你們說話算不算數，我已決定完全告訴你。」

白冰清嫣然一笑道：「多謝大嫂！」

三手婆婆漠然地道：「白姑娘，現在距立春還有多久？」

白冰清沒想到對方突然問出這麼一個題外的問題，不由呆了一呆，道：「大嫂，幹嗎問這個？」

三手婆婆道：「自然是跟王府寶藏有關。」

白冰清苦笑了一下道：「今天才是『大寒』，距『立春』還有半個月。」

「那麼，只有再等半個月才能動手掘寶了。」

「爲甚麼還要等半個月？」

「白姑娘，我不是說過，這井名爲硃砂井嗎？」

「唔……」

三手婆婆道：「這井的週圍，是不是有很多紅梅？」

「不錯。」

「現在，是不是梅花盛開着。」

「是的。」

「現在，這口井是廢井，也是見不到水的枯井？」

「唔……」

三手婆婆神秘地一笑道：「可是，一到立春那天，這口枯井就有水……」

白冰清訝問道：「爲甚麼一到立春那天就有水？」

「這是陰陽交泰的變化，個中原因我也說不出來。」

「有了水以後呢？」

「梅花也謝了，那片片紅梅落英，將井水染紅，所以才叫硃砂井。」

白剛對於這口廢井爲何叫作硃砂井，根本沒興趣，他關心的只是王府藏珍，因而立即插口問道：「有了水，豈不更增加挖寶的困難？」

三手婆婆臉色一沉道：「白剛，我是在跟你主人說話，你明白嗎？」

這句話的份量可够重的，使得白剛的臉色，刹那之間接連數變。

但他却強忍着沒發作。

白冰清笑了笑道：「趙大嫂，請別跟一個下人計較，但他的問題，却也是我要問的。」

三手婆婆道：「既然已說到這裏，我當然要全部說明，但我也有一個請求，必須現在說出。」

「說吧！只要我能辦得到的事情，一定不會使妳失望的。」

「白姑娘，我問你，在王府藏珍沒找到之前，妳不可能放我走，是嗎？」

「不錯。」

「也必須派人看管我。」

「是的，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的要求是，請另外派人看管我，我不想再受一個奴才的烏氣。」

「可以……」白冰清沉思着道：「由我和錢大哥親自看管……」

「好！咱們就這麼說定，現在，言歸正傳，」三手婆婆道：「硃砂井中有水，恢復它的本來面目之後，不但不會增加挖掘藏寶的困難，反而成了指示挖寶路綫的指標。」

「此話怎講？」

「因爲，井水每年都是一樣的深度，那寶藏的門戶，也就是在與水面平行的地方。」

「有這麼神秘？」

「這的確是有點不可思議。」

「那麼，那寶藏門戶的方向呢？」

「正北。」

白冰清向北方打量了一下，正北方是圍牆，圍牆外面是壘壘荒塚的墳山。

她，沉思了一下，才接問道：「趙大嫂，我想，妳自己一定探查過？」

「是的。」

「那妳爲何沒將寶藏取走，而仍然守在這兒？」

「問得好，」三手婆婆苦笑道：「我曾親自和趙公玄探查過，但所獲得的是犧牲兩條人命，和我自己這終身的殘廢。」

白冰清道：「啊！妳的眼睛，就是在裏面弄壞的？」

「不錯。」

「那裏面究竟有些甚麼寶物，妳總該見到過吧？」

三手婆婆道：「沒有，因爲我只進到第二道門戶。」

「當時，爲何半途而廢？」

「我的眼睛瞎了，那兩個懂得機關消息的行家，又不太精通，雙雙因誤觸暗器而當場死亡，那種情形之下，不罷手也不行呀！」

白冰清注目問道：「以後，有沒有再進去過？」

「沒有，我一直在等趙公玄，希望他

能找一個精通機關消息的人回來，可是……」她幽幽地長嘆一聲：「想不到，苦等多年，回來的却是一具屍體。」

白冰清沉思着道：「那裏面的機關很厲害？」

「那還用說！」

「趙大哥在外多年，想找甚麼人帮忙呢？」

「自然是想找精通土木機關的巧匠公孫祥。」

「却一直沒找到？」

「可能是的。」

「爲甚麼不找璇璣堡主藍子欽，他是公孫祥的師弟呀！」

「趙公玄有沒有去找過藍子欽，我不知道，但那兩個死在甬道中的半吊子，我却知道是來自璇璣堡，當時，趙公玄說，兩個都是藍子欽的徒弟。」

一旁的藍子欽苦笑道：「該死的叛徒，我還以爲他們遭了仇家的毒手哩！」

三手婆婆道：「藍堡主，這些年來，趙公玄是否去找過你？」

藍子欽苦笑道：「如果趙公玄去找過我，又何至於弄成目前這局面。」

「那你是怎麼來的？」

「我的耳朶又沒聾，各地的江湖好漢都趕來了，我爲何不能來……」

白冰清擺擺手，制止藍子欽說下去，然後，扭頭向白剛說道：「白剛，我們只好再等半個月了。」

白剛笑了笑道：「小姐，您那麼相信三手婆婆的話？」

白冰清臉色一沉道：「你認爲三手婆婆的話不可靠？」

「奴才可沒這麼說……」

「那你還囉嗦甚麼！」

白剛道：「小姐，有一點，奴才不能不提醒您。」

「好！你說。」

白剛神色一整道：「小姐，三手婆婆既然私自探查過寶藏門戶，至少她該記得那寶藏門戶的大概位置才對。」

白冰清點頭道：「唔……說下去。」

白剛道：「那麼，我們爲甚麼還要等半個月？」

白冰清皺了一下黛眉，向三手婆婆問道：「趙大嫂，妳認爲白剛的話，有理由嗎？」

三手婆婆道：「理由非常充足。」

「那麼，妳也自知，毋須再等半個月了？」

「是的，我現在就可以告訴妳，由井口量起，五丈深處，正北方，有一塊凸出約一尺許的圓椎形巨石，就是那寶窖的入口，妳可以叫白剛先行開道。……」

白剛目光一掠停在井旁的四具屍體，禁不住臉色一變道：「不！我會另外派人下去。」

「白剛，原來你也怕死。」三手婆婆冷笑道：「哼……派別人下去，別人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白剛精目中寒芒一閃道：「三手婆婆，別以爲老夫是怕了妳……」

白冰清喝道：「白剛，給我閉嘴！」

白剛恭應道：「是！小姐。」

白冰清向三手婆婆問道：「對了，趙大嫂，那井中的毒氣問題，如何解決？」

三手婆婆道：「只等立春那天，井水上昇時，毒氣也就自然消失。」

「如此說來，是必須等到立春那天，才能着手進行？」

「是的，即使沒有那毒氣的問題，平常日子也會徒勞無功。」

「啊！那又是爲甚麼？」

「爲了那巧奪天工的機關，如果不是立春那天，即使是精通土木機關的高手，也無法進去。」

「那是說，那寶窖，一年之中，只有立春那天才自動開放一次？」

「不錯。」

「那麼，即使是不懂土木機關的人，只要是立春那天，也都能進去？」

「不！」三手婆婆苦笑道：「小姐忘了，方才我所說的藍堡主的兩個叛徒，是怎麼死的？」

白冰清苦笑道：「趙大嫂，妳將我弄迷糊了，妳還是另加說明吧！」

三手婆婆道：「總而言之一句話，這寶窖的門戶，必須到立春那天才能開，同時還必須有精通土木機關的人開道，才可減少危險。」

「現在，我完全明白了。」白冰清點點頭，向白剛說道：「白剛，將這情形當衆宣佈一下，半個月後，咱們再來……」

× × ×

在通常情況之下，半個月的時間，應該是彈指即過。

但在麕集太原地區的羣豪們的心目中，這半個月可實在過得太慢了。

是的，期待中的日子是難挨的。

如果在期待中再加上接二接三的恐怖和血腥事件，使得人人自危，不知那飛來橫禍，幾時會降臨到自己頭上，那日子就更難挨了。

目前，麕集在太原地區的各路江湖好漢們，就是生活在期待與接二連三的恐怖和血腥事件之中。

最初是天醜帮的左右護法歐陽左，歐陽右兄弟倆，于一夜間，同時失去人頭。

第二晚，百花宮的冷秀才費天祥，被人一七首刺中心房，「壽終正寢」。

第三晚，天醜帮的刑堂堂主佘夢龍又死于非命。

第四晚，第五晚……每晚都有人神秘死亡……

而這些被害者，都是于毫無聲息的情況下，神不知，鬼不覺地丟了性命。

他們都是天醜帮，百花宮中的菁英人物，而被害時又都是在他們根本重地中。

是誰有那麼高明的身手，做得這麼乾淨俐落？其目的又何在？

答案只有一個白冰清（其餘羣豪還不知道白冰清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厲害的但奇峯），其目的，自然是殺一儆百，企圖迫使其餘羣豪們自動退出這一場奪寶紛爭。

光彩奪目的金銀珠寶固然可愛，但那畢竟是身外之物，生命應該更爲可愛。

人，只能死一次，生命是無價的。

在雙方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明知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條，爲甚麼不趁對方的刀鋒還沒光臨到自己頭上時，遠走高飛……

當距立春那天只剩三天工夫時，天醜

帮、百花宮中的高手，已死亡過半，倖留性命的，也不再聽頭兒們的約束，一個個悄然開溜了。

形勢不饒人，此情此景之下，眼看大勢已去的楊百川和蕭桐夫婦，也顧不了丟人，率領着殘餘部下，連夜開溜。

于是，局面歸于一統，在幕後操縱着白冰清的但奇峯，躊躇滿志地笑了。

現在，對但奇峯來說，已只剩下錢堃，林一葦、藍子欽夫婦，和三手婆婆母女等六個外人了。

三手婆婆母女和林一葦等三人，根本沒在但奇峯的眼中。

藍子欽夫婦還得借重他們倆才能進入寶窖，但奇峯自信，要打發這兩夫婦太簡單了。

這六個外人中，唯一值得但奇峯要多費點心思的，是錢堃，但他也自信，自己的安排已萬無一失。

× × ×

天地間，有些事情，的確是不可思議的。

立春那天，也不過是半夜之隔，那口被認爲是王府寶藏入口的廢井，已充滿了井水。

不！不是充滿，而是確如三手婆婆所說，只充滿到井面下五丈處。

同時，也確如三手婆婆所說，水面上飄浮着一層紅梅的落英，使得水面上一片殷紅，成爲名副其實的「硃砂井」。

由于有了這半個月的工夫，一切準備工作，可說是已做到盡善盡美。

不到盞茶工夫，水面上已搭起一層厚而堅實的木板。

但奇峯也由幕後轉到幕前。

在金色朝陽照映之下，但奇峯滿面紅光，神彩飛揚，有如一位將軍似地，下達一連串的命令。

他命令白剛率領琴劍二僮守在井口。

井水水面入口處，由崔婆婆把守。

再往裏的第二道門，則由白冰清，玉兒二人把守。

但奇峯自己率領錢堃、藍子欽夫婦等三人，深入寶窟，相機行事。

人手分配妥當後，立即開始行動。

當初構築這個寶窟的人，的確是一個罕見的奇人。

此人不但精通土木機關，也精通天文地理，否則，他不會選擇硃砂井這麼一個絕妙地點。

整個寶窟的外壳，都是用厚達三尺的生鐵鑄成，除了硃砂井中水平面的那道門戶之外，裏面一共還有三道門戶，每一道門戶都設有巧奪天工的機關，和威力無匹的暗器。

而且一道門戶比一道門戶更難通過。

當然，目前有着精通土木機關的藍子欽夫婦開道，雖然多耗了點時間，却還難不住他們。

由清晨開始，一直到正午時分，耗去了半天的時間，總算有驚無險地進入了寶窟的心臟地帶。

當最後一道門戶弄開時，但奇峯忍不住笑道：「誰要是葬身在這裏面，倒是够幸運的……」

他話中是否有威脅的意味，很難說。

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話中有着一些調侃的意味。

因爲，多年前死在第二道門戶前的藍子欽的兩個叛徒的屍體，還完好無損，就像是剛才才死去的一樣。

而這，也正是說這兒是一個絕妙地點的另一原因。

對于但奇峯這兩句自以爲很幽默的話，沒人接腔。

仍然是由藍子欽夫婦持着火熠子當先開道，但奇峯，錢堃二人魚貫地後隨。

由于已進入心臟地帶，藍子欽高擧着火把，徐徐地巡視一週之後，才停下來，扭頭說道：「老爺子，已到地頭了。」

那是一間約莫五丈見方的石室，前後左右上下六面都是堅硬的花岡石砌成。

自從進入第一道門戶以來，這是唯一沒見到生鐵的地方。

不過，那四週的花岡石究有多厚，一時之間，可沒法測知。

同時由一路行來的地勢和長度忖測，這石室應該是在圍牆外那座墳山中的十多丈深的地下。距離硃砂井已在箭遠以外。

但奇峯，錢堃二人雙目打量了一下之後，但奇峯才向藍子欽問道：「那寶藏藏在何處？」

藍子欽道：「回老爺子，可能就在我站立的地方的下面。」

「你是說，地下還有機關？」

「是的。」

「好！打開它。」

「是……」

石板下面別有天地，但却沒裝置殺人的利器。

那是一個丈許見方的鐵箱子，不過，由于它上面是一層石板，說它是鐵箱子是不恰當的。

現在，姑且就算它是鐵箱子吧！

大鐵箱正中擺着一隻小鐵箱。

其實，小鐵箱並不小，至少也有四尺見方，但與外面那大鐵箱相形之下，就顯得渺小了。

是由于年代太久了吧！小鐵箱的表面已是銹蝕斑斑，似乎只要用指頭一點，就可以點穿它。

藍子欽一指那小鐵箱道：「老爺子，應該是在這裏面了。」

但奇峯道：「下去！將鐵箱打開。」

「是……」

藍子欽一吸氣，跳進大鐵箱中，小心翼翼地，繞着小鐵箱察看一週，確是沒有危險之後，才抬手搭上箱蓋。

這時，藍子欽的老婆芸娘，却趁三個男人的注意力都投向那小鐵箱時，悄然向後退走……

那小鐵箱根本就沒鎖。

因此，藍子欽隨手一掀，就將箱蓋打開——

觸目所及，滿箱都是鴿卵大小的明珠、寶石，和黃澄澄的金磚，浮面上還擺着一本羊皮紙的小册子，和一枝古色斑斕的連鞘長劍。

也由于浮面上至少有着百十來顆夜明珠，因而箱蓋一開，頓使滿室明亮有如白晝，使得那插在一旁火熠子黯然失色。

「恭喜老爺子大功告成……」

隨着說聲，藍子欽已飛身躍出大鐵箱外，並飛快地向錢堃使了一個眼色。

也幾乎是藍子欽躍出大鐵箱外的同時，但奇峯却已跳進大鐵箱中。

他，俯身抓了一把明珠，頭也不回地陰笑道：「藍堡主，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幾句話你該懂得吧？」

藍子欽「噗」地一聲，跪了下去，連連叩首道：「老爺子，我甚麼都不要，只求您免我一死……」

但奇峯沉喝一聲：「錢堃，早點超度他……」

他，口中是在命令錢堃殺藍子欽，但人却忽然一個車轉，手中的一把夜明珠，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錢堃前胸的七處要穴疾射而來——

他的算盤打得好，藍子欽夫婦武功平平，隨時都可制其死命，而最厲害的對手是錢堃，只要將錢堃制住則天下大定了。

所以，他才以這種「聲東擊西」的方式，企圖出其不意，一下子將錢堃立斃當場。可是，他沒想到，錢堃、白冰清，藍子欽夫婦等四人，早已暗中有了默契，冷傲而又機智無比的錢堃，更早已防到了這一手。

因此，他手中的明珠一出手，錢堃已從容不迫地，大袖一揮，照單全收，並朗笑道：「多謝老爺子厚賜……」

也在這同時，甬道中傳出一陣機關運轉的「軋軋」之聲，而芸娘已沒了踪影。

但奇峯臉色一變，還沒來得及採取應變行動，「卡察」一聲，小鐵箱中忽然伸出一道鋼揄，將他攔腰鎖住，饒他功力奇高，盡力掙扎，也掙不動分毫，因而怒吼道：「藍子欽，你敢坑我……」

藍子欽笑道：「老爺子，這門戶快要關閉了，明年今日，我們再來看你……」

芸娘已在門口促聲喝道：「錢大俠，子欽，快走呀！……」

錢堃、藍子欽二人雙雙飛身疾射，剛剛通過門戶，「轟」地一聲，鐵門已閉，使得但奇峯的怒叱聲也聽不到了。

錢堃一馬當先，會合着白冰清，玉兒二人，以最快的速度，循甬道向外疾衝。

白冰清邊走邊低聲道：「堃哥，崔老婆子可能已起疑。」

「那是必然的……」

話沒說完，人已衝出甬道，後隨的白冰清，玉兒，藍子欽夫婦等四人也相隨衝出。

崔婆婆促聲問道：「錢堃，發生了甚麼事？」

冷不防錢堃順手一揮，抓住她的右腕，猛地一送，將她送入甬道中，並冷笑一聲：「妳自己進去瞧吧……」

崔婆婆雖然是難得一見的高手，但她所碰上的對手太高明了。

尤其是在冷不防的情況之下，被錢堃這全力一「送」，竟被送入甬道中一丈多遠，等她回身衝向出口處時，却以尺許之差，被及時關攏的鐵門關住了。

守在井口上的白剛和琴劍二僮，雖然主要任務在對付外敵，但對井下的動靜也在注意着。

這情形，錢堃和白冰清都非常清楚。

因此，他不等白剛有了解情況的工夫，當鐵門關閉的剎那之間，向白冰清低聲說道：「清妹，快助我一臂之力……」

話出同時，人已振劍騰拔而起，白冰清及時在他的足底一托，一式「潛龍昇天」，身劍合一地向井口飛射——

正俯身探查井中動靜的白剛，還來不及開口，連忙後退不迭。

錢堃登上井邊，立即向滿臉驚疑神色的白剛冷笑道：「白剛，我給你公平一搏的機會。」

白剛强行鎮定地，注目問道：「老爺子呢？」

「兩個老不死都已活埋寶窖中……」

答話的是跟踪而上的白冰清。

錢堃沉聲說道：「冰清，琴劍二僮交給妳，可以不殺，武功必須廢除。」

白冰清點點頭道：「我知道。」

白剛精目溜轉間，錢堃冷笑道：「白剛，別打鬼主意，今天你插翅難飛……」

白剛冷笑道：「你以爲我怕你……」

「怕不怕是你的事，但我不能不將話說明，並非是我要趕盡殺絕，是你們這批人太毒辣了，以往的姑且不說，光是這最近半個月中，你們就殺死了五十人以上，所以，你們這幾個，都是死有餘辜。」

「……」白剛臉色陰晴不定沒接腔。

「至于琴劍二僮，由于年紀還小，所以才網開一面。」

「……」白剛仍未接腔。

「白剛，聽着，只要你能逃過我一招而不死，我也可以對你網開一面……」

這時，玉兒和藍子欽夫婦也飛身上來，白冰清則正在向琴劍二僮低聲說話。

錢堃沉喝一聲：「藍堡主，諸位退後十丈……」

白剛却趁他說話分神之際，陡地大喝一聲，向錢堃打出一把淬毒鋼釘，同時頓足飛身，疾射而去。

錢堃揮劍護身，飛身啣尾疾追，一面怒叱一聲：「留下命來……」

此刻的錢堃，算是顯出了眞功夫。

他，雖然起步略遲，却有如匹練横空似地，後發先至，一下子超越白剛上空，劍花綻處，血雨紛飛，白剛已身首異地，慘死當場。

三手婆婆在愛女的牽引下，飛奔過來，趙小蘭並嬌呼道：「錢叔叔，我娘有話問你。」

錢堃心知還有些不甘心，也不怕死的人在暗中窺伺着，因而故意提高語聲道：「趙大嫂是想問王府寶藏的事？」

三手婆婆冷然道：「不錯。」

錢堃道：「我是決定放手了，武功高如那位老爺子，落得活埋寶窟中，精通土木機關如藍堡主，也沒辦法，大嫂，我勸妳也死了這條心吧……」

緊接着，却以最低的語聲說道：「大嫂，我有好消息奉告，但此間非談話之所，請隨我們一起去璇璣堡，可好？」

藍子欽立即以正常語聲苦笑道：「發財的夢醒了，擾攘匝月，總算還留下一條老命，諸位如不嫌棄，藍子欽謹以至誠，邀請駕臨璇璣堡，略作盤桓。」

錢堃笑道：「好！在下先謝了……」

一行人有點意興闌珊地快步離去。

（全文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二

朱羽・文
盧令・圖

徐如林（續完）

孫子兵法——

疾如風・徐如林・烈如火・靜如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姚春在懷塵山莊返回孟莊途中遇陷，憑他武功機智，終將設阱的姜伯泉擒獲，帶他往見孟滌塵，還未及迫問口供，驀即遭綏禁的賽蝶兒似欲離衆，姚春立往截住，當他與賽蝶兒返回書房，驚見孟滌塵負傷倒地，姜伯泉逃之夭夭，但孟滌塵却指證行兇者另有其人而非姜伯泉，由是姚春更懷疑是賽蝶兒搗鬼，雙方爭辯後終以同意交換各自說出受何人委托前來孟莊，意外地兩人都是受孟滌塵所托。孟滌塵重申要抓到謀害龍與泰兇手，姚春似很有把握地保證，在午餐桌上，他將會把兇手交出來——

智解千絲結　力擒殺人兇

姚春向莊外走去，迎面一陣清涼的風，姚春深深吸口氣，頭腦頓覺一清，回想過去，他彷彿作了一個渾渾噩噩的長夢。

賽蝶兒批評他經常走錯路，他眞是如此嗎？

其實，他知道，並不如賽蝶兒所料。

孟莊背後有一座花崗岩的丘陵，現在，姚春向那道丘陵爬去，爬到頂端，可以看到孟莊的一切動靜。

他這樣作的用意何在呢？監視孟莊一切行動嗎？

如果是的，難道他認爲孟滌塵有什麼問題嗎？

丘陵上有幾棵曲松，聊可遮陰，姚春就在松樹下坐定，現在他的視綫落在孟莊後院，那是孟二夫人母女倆住的地方，幽靜異常，和喧騰的前院形成强烈的對比。

如果姚春想居高臨下，去發掘後院的秘密，他是失望了；後院連一個人影都沒有。

可是，他依然靜靜地等待着。似乎有十足的信心。

一個人的目光老是集中一樣東西，或者看定一個方向，而那個方向的景象又沒有變化的話，就會產生催眠作用。姚春正是如此，現在，他已經進入矇矓階段。

一個人在熟睡中也可能被極輕微的响動所驚醒，可是，當一個人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下時，意識却非常混沌，他分不清楚任何動靜是來自外界還是出自內心幻覺。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輕輕地來到姚春的背後。

這個人的身裁頎長而削瘦，一件長衫鬆鬆寬寬地罩在身上，他戴着一頂斗笠，壓得很低，看不見他的臉。最令人注目的是他左手握着一把未出鞘的短劍，右手握着劍柄。儘管劍未出鞘，然而殺氣已開始瀰漫。

他相距姚春約莫十步，但他可以在一瞬間置姚春於死地。他一定有這種自信。如果有旁觀者，也會如此認定。

但他並沒有動，似乎還在觀察。

現在，姚春的上身逐漸前傾，已經無法保持垂直的坐姿了。他昨夜實在太果，

人畢竟是需要休息的。

現在，那個執短劍的人開始行動了。

他的動作是連貫性的，右脚一個大步，左右手向外一分，人已到了曲松之下，短劍同時刺出。

人飛躍，劍出鞘，都沒有發出一絲聲音。

這一擊必中，的確必中，他的短劍刺中松幹。

而他原來瞄準的對象——姚春却站在他的身側。

這是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情況。

然而情況却很簡單，姚春並未曚矓，他是以衝盹兒的姿態誘敵。這個狙擊者上了姚春的當。

有一點是令人驚異的，姚春的身法比那把犀利的短劍快了好幾倍，快得無法看出他是如何閃躲的。

「你終於來了。」姚春冷冷地說。

這個人沒有再攻擊，他似乎明知再度攻擊只是徒耗精神；當然也可能是在等待另一次機會。

「你知道我要來？」頭仍然沒有抬起來。

「我知道！而且我還知道你會用這種不光明的方法置我於死地。」

「那因爲你逼人太甚！」

「咱們都沒有見過面，我逼你什麼來着？」

「二十年前的舊案，與你何干？」

「二十年前有公理，二十年後仍然有公理。」

「難道你就能代表公理？」

「揭開你的斗笠如何？我知道你要來，却不知道你究竟是誰。撲滿巳經滿了，存錢的人也該將它打破啦！」

「姚春，你何不試試將我頭上的斗笠揭開。」

「你以爲我辦不到嗎？」

「你可以試試。」

「其實，我巳經用不着揭開你的斗笠了。」姚春似乎採取了以退爲進的策略。

「爲什麼？」

「我巳經知道你是誰了。」

「眞知道嗎？」

「知道。」

「說說看。」

「何必說，反正咱們待一會兒還要在孟莊見面的。」說完之後，姚春掉頭就走，似乎有十足的把握。

他這一招，很唬人，竟然將對方唬住了。

姚春眞是沉穩到了極點，那個人是低着頭的，竟然沒有看出他的脚步之間有何破綻。本來他就是一直向前的，可是當他經過那人身旁時，突然轉變了方向。

斗笠像一片落葉似地飄走了。

其實，姚春依然不認識對方是誰。

是一張眉清目秀的面孔，年齡大約四十餘歲，只是稍顯憔悴，看上去缺少那麼一點兒精，氣，神。

姚春道：「寶相金身露了，報個尊姓大名吧。」

「孟瀚塵！」大概是心虛的關係，他竟然報出了名字。

孟瀚塵！姚春似乎也沒有想到。

鼎鼎大名的江湖劍客，怎會作出這種暗殺偷襲的手段？

「孟二爺孟瀚塵？」姚春又再問了一次。

「難道這個世界上，還有第二個孟瀚塵？」

「你的行爲却不像孟瀚塵。」

「人是會變的。」

「但是，我沒有想到，你會變得這麼壞。」

「你又有多好？我托你追贓了嗎？你爲什麼要在別人面前假冒我之名義，就憑這點你就該死。」

姚春心中眞是高興萬分，他作了一個大胆的假設：賽蝶兒和孟瀚塵有連絡。於是他在寫姓名的時候寫孟瀚塵。當時沒有任何人在場，孟瀚塵怎麼知道的呢？

但他只有一點不明白，賽蝶兒爲何指稱孟瀚塵是殺龍興泰的兇手呢？事實上，姚春知道殺龍興泰的另有其人。

賽蝶兒和孟瀚塵暗中有連絡，而她明明知道殺害龍興泰的人不是孟瀚塵，爲什麼要寫出孟瀚塵的名字？這莫非又是一着詭計？

而且，她也應該知道委托姚春追贓的人不是孟瀚塵，爲什麼她不當場道破呢？

「你在想什麼？」孟瀚塵冷冷地問。

「我在想：你爲什麼一定要我死？」

「因爲，你知道了許多你不該知道的事。」

「我並不知道什麼。」

「最少，你巳知道那對漢玉鎭紙是贓物；而且，你還知道何莊主的私情……」

「我還不知道名揚江湖的孟瀚塵變成了八流殺手。」

「我用這種方法對付你，的確是很慚愧。」

「我也會諒解。」

「你很仁慈。」

「忠恕之道是我國傳統的美德。」

「你仁慈，我也厚道，你的死罪可免了。」

「孟二爺！難道你是手握生死大權的閻羅王？」

「不是。但我可以操縱你的生死。」

「是不是有條件？」

「這本來就是一個互惠的世界，你保全你的生命，我得到我想得到的秘密。」

「你想得到秘密我未必就知道。」

「你一定知道。」

「別太肯定。即使我知道我也未必會告訴你。」

「你必須告訴我。」

「爲什麼？」

「因爲你要活着。」

「說說看吧？」

「是誰委托你追贓的？」

「原主人。」

「原主人是誰？」

「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只知道他是原主人。」

孟瀚塵冷聲道：「姚老么！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七血盟兄弟當中，沒有一個是亡命徒。」

孟瀚塵道：「姚老么！我勸你還是說

實話的好。」

「我說的本來就是實話。」

「那麼，我換一個方式問：這個人在何處？」

「在不遠的地方等着我。」

「在什麼地方？」

「孟二爺！我發現你問的這些問題很愚蠢，我可以任意說一個地方，在你沒有走之前，怎知是眞是假？」

「我知道七血盟兄弟都是君子。」

姚春道：「那我就坦白告訴你，他也在孟莊。」

「當眞？」

「你剛才還說過，我不會說假話。」

「好！你們什麼時候還要碰頭。」

「當我追回那對漢玉鎭紙的時候。」

孟瀚塵沒有說話，雙掌用力地一擊。

樹叢中立刻走出一個大漢，手裏捧着一個盒子，在孟瀚塵目光示意下，那大漢將盒子遞到姚春的手裏。

姚春沒有問，但他知道盒子內必定是那對漢玉鎭紙。

漢玉鎭紙一直都在孟瀚塵那裏嗎？

那麼，昨晚失踪的那一隻又到那兒去了呢？

姚春緩緩將木盒揭開，裏面果然放着一對漢玉鎭紙。不管是眞是假，一眼看過去却是霞光萬道。

「行了！有了這對寶貝你就可以和委托的人碰頭了。」

「你會跟着我去嗎？」

「這不干你的事，你該怎麼辦你就怎麼辦吧！」

「孟二爺！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哦！你說說看，也許，我能讓你明白。」

「你方才露面，不問靑紅皂白就展開暗襲，好像是要置我於死地；而你另一個目的又是想知道委托的人是誰，如果方才我死了，你這個目的豈非就達不到了？」

「我並非眞的想置你於死地。」

「你出手快捷，招式狠毒，分明是想一劍殺死我。」

「哈哈！」孟瀚塵乾笑了一聲。「聽說七血盟兄弟武功高强，勇猛絕倫，所以我要試一試。」

「結果呢？」

「名不虛傳。」

「孟二爺方才說，人是會變的。我發現你變得最厲害了，才一會兒工夫，你變了好幾種嘴臉。」

「姚春，你可以去交差使啦！」

「孟二爺！我要請問一下，這對漢玉鎭紙是眞的嗎？」

「怎麼！難道你還見過假的嗎？」

「孟二爺！請你作正面回答。」

「當然是眞的。」

「那兒來的？」

「姚春！你追問這些幹嗎呀？」

「別忘了我是在追贓，當然要弄清楚贓物的來路。」

「姚春！你也別忘了你身在險地。」

「孟二爺！你是說，你仍然隨時置我於死地？」

「不錯。」孟瀚塵臉上掠過一絲陰冷的笑容。

「有把握嗎？」

「七血盟兄弟渾身是胆，勇猛蓋世，早就聞名，不過，我若是存心要你死，就一定辦得到。」

「我相信，不過，你要付出代價。」

「你是指人命而言嗎？」孟瀚塵指着肅立的大漢說：「像這種死士，在這樹林中最少也有十幾個。」

姚春暗暗打了一個寒噤，如果教他一個人去對付這樣十幾個彪形大漢，他的確會胆寒。

可是，他又怎甘心聽任孟瀚塵的擺佈呢？

姚春是經歷豐富的，他不必意氣用事，如果孟瀚塵還另有圖謀，他也同樣有機會。

於是，他拿着木盒向丘陵下走去。

突然，他發現樹林中有一個熟悉的人影閃動了一下。

是賽蝶兒。她向姚春打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手勢。

一向冷靜沉着的姚春也難免迷惑了。他雖然不明白賽蝶兒那個手勢的用意，但是從她的行動可以看出她很不願意和孟瀚塵照面。難道她是故弄玄虛嗎？

姚春只有一個應付的方法，裝着沒有看見似地走他應該走的路。

從丘陵的背面走下來，到了平地，賽蝶兒又在樹林中出現了。只聽她連聲叫喚：「喂……姚春……喂……」

姚春先回頭看有沒有人跟着，這才跟她打招呼：「你躲躲閃閃地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個人是誰？」

「怎麼啦！妳竟然不認識他？」

「我要是認識他，我還問你幹嗎？」

「他就是妳所說的兇手孟瀚塵。」

「眞的嗎？」

「賽蝶兒，我眞感到奇怪，你指稱他是謀害龍興泰的兇手，妳却是不認識他，又怎知他是兇手？」

「姚春，我的確不認識他，你爲什麼要懷疑我的話？」

「不是懷疑，是請教。」

「請教是客氣的措辭，其實，你是質問。」

姚春道：「就算是質問吧！妳總該有個答覆吧！」

「我會給你圓滿答覆的……你手裏拿着什麼呀？」

「漢玉鎭紙。」

「一個還是一對？」

這話又問得很奇怪，她沒有問是眞是假，或者問問是打那兒來的，却在問數目，莫非她手裏還有一個嗎？

「一對。」

「是原物嗎？」

「還沒有經過鑑定。」

「是孟二爺給你的？」

「嗯！」

「奇怪了，到了手的寶貝他爲什麼要給別人？」

「爲了物歸原主，孟二爺不是搶掠之輩。」

「來！給我看看。」

「不行，原主還在等着我哩！」

「姚春！你在玩什麼花樣呀？你說委托你追贓的人是孟二爺，那就應該由你將這一對漢玉鎭紙追回來交給他，如今却是由他交給你，還是原主在等着，可把我弄迷糊了。」

「我也同樣迷糊。」

「姚春，我不明白你這話的意思。」

姚春道：「我說孟二爺是委托我追贓的人，就跟妳說孟二爺是謀害龍興泰的兇手一樣。」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我們倆在孟老爺子書房裏都說了假話。」

「哼！說假話的是你，不是我。」

「賽蝶兒，到這樣節骨眼兒上，妳還來這一套幹嗎呀？妳根本不認識孟瀚塵，憑什麼指他是兇手？」

「我當然有憑據。」

「拿出來看看。」

「沒有必要給你看，如果我說我要看看那對漢玉鎭紙，你會答應嗎？」

「儘管拿去看好了。」

「當眞？」

姚春將手裏的木盒子遞過去：「儘管看個够！」

賽蝶兒遲疑了一下，才接過那隻木盒子。

她緩緩地揭開盒蓋，目不轉睛地看着盒子裏的那對寶貝。如果這兩隻漢玉鎭紙有知，它們一定大感慚愧，就因爲這一對寶貝才將孟莊攪得天翻地覆。

賽蝶兒道：「姚春，你眞的要拿去交給原主嗎？」

「是的。」

「原主是誰？」

「妳不必知道。」

「姚春，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原主，你知道了這對漢玉鎭紙的秘密，你就假借一個名義來斂財，是不是？」

任何人聽到這番話都會生氣，而他却笑了。

「你笑什麼？」

「我笑妳的心機完全白費，妳這麼說可能是想激我說出原主是誰，七血盟的名聲，以及我過去的作爲，都能證實我不會作出這種假貌僞善，藉機斂財的事。」

「哼！」賽蝶兒冷笑了一聲。「你實在太聰明了，也够冷靜，明明被我一語道破，還能故作鎭定。」

「賽蝶兒，我們別在這兒磨菇啦！妳有妳追求的目標，我也有我所追求的目標，我倆還會碰頭的，到那個時候，眞相自會大白，又何必急於一時呢？……對了……剛才妳隱藏在樹林中有多久啦？」

「有一陣子。」

「樹林中沒有埋伏嗎？」

「沒有。」

「可是，孟瀚塵說，樹林中最少也埋伏了十個人。」

「這是唬你的，他怕你展開反撲。」

「平心而論，眞要動手，我不是孟瀚塵的對手。」姚春伸出右手：「說這些閒話幹什麼？東西給我吧！」

「姚春，爲了證實你的確是在爲別人作事，而非爲自己圖利，我想跟你一起去見見那位原主。」

「這位原主不想見任何人。」

賽蝶兒道：「這只是你的說法，誰知道是眞是假？」

「賽蝶兒！如果我堅持不答應妳的要求，妳就不將這對漢玉鎭紙還給我，對不對？」

賽蝶兒臉上掠過一絲冷笑，冷冷地說：「我本來沒有這個打算，你這麼一說，反倒提醒我了。」

「賽蝶兒！如果你聰明，妳就不會這麼作。」

「我本來就很笨。」

「如此說來，妳已打定主意，不還我了？」

「教原主來拿，這是我的決定。」

「賽蝶兒，妳應該想想清楚：我費盡心機，就是要追回這對漢玉鎭紙，這麼重要的東西爲什麼要交給你？」

「那是因爲你一時大意，也許你沒有想到我會來這一套。姚春……今天我一定要揭開七血盟老么的假面具。」

「戴假面具的只怕是妳。」

「水落石就出，我在孟莊等着你。」

賽蝶兒說完之後，就掉頭走去。

姚春縱身一躍，攔截住了賽蝶兒的去路。

「姚老么……你最好不要動武。」

「我知道功力比不過妳，所幸我還有另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這樣東西是看不見的，却存在每個人心裏。」

「別賣關子，快說吧！」

「公道自在人心。」

「公道自在人心？姚春！七血盟兄弟就以這些動聽的言語欺騙世人，今天彩衣會要將你的陰謀揭穿。」

姚春不再說什麼，突地伸手向那隻木盒子奪過去。

他出手非常之快，可是，賽蝶兒仍然滑開了，同時，她手中的木盒，也脫手而飛。

木盒向樹林飛去，可是並沒有落地的聲音。

很顯然，樹林中還有人接應她。

姚春非常憤怒，但他在憤怒時竟然能保持冷靜。

「賽蝶兒！」姚春冷冷地問：「妳在四週埋伏了多少人？」

「就我一個。」

「彩衣會的人原來也會說假話。」

「難道七血盟兄弟，就不會說假話了嗎？」

「七血盟兄弟只對假人說假話。」姚春說到這裏，突然露出了滿臉笑容。「剛才那隻木盒子扔到那兒去了？」

「你明明看見我扔到樹林中去了。」

「爲什麼要扔掉？」

「因爲那是不值一顧的仿造品。」

姚春道：「哦？妳一眼之下就看出是仿造品？」

「沒錯。如果那是眞的，我可以賭我的腦袋。」

「可是，那隻木盒並沒有落地，好像在半空中就被人接着了。這明明是妳在樹林中安排了人。」

賽蝶兒臉色突然一變，彷彿非經姚春一提，她還沒有發現這種情況。

「姚春！」她壓低了嗓門：「你肯定那隻木盒子沒有落地嗎？」

姚春道：「賽蝶兒，妳自己也同樣可以肯定。」

賽蝶兒突然露出了笑容：「有人上當了！」

「我不會上當。」

「我說的不是你。」

「那會是誰？」

「別人。」

姚春道：「妳早就知道有人會接那個木盒子？」

「我並沒有料定那人會接住，但我能肯定那人會在附近，我扔掉木盒子，他沒有不去檢拾的道理。」

姚春道：「那人檢到木盒子之後，一定走了。」

「我認爲他還在。」

「東西既已到手，他還待在這兒幹什麼。」

「他想了解我爲什麼會將那個木盒子丟棄，所以我說那是仿造品，還一再跟你爭執——姚春……請你相信，我並不如你想像那樣惡劣，而且，我也絕對是跟你站在一邊的。」她的聲音很低，態度也很誠懇。

姚春不禁皺起了眉頭，很顯然，他又要重新對賽蝶兒估價；她反反覆覆，言行詭詐，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她。

姚春像是發現了什麼，突然縱身躍起，向那樹林中撲去；速度之快，像一頭攫食之蒼鷹。

賽蝶兒隨後也撲了進來。

樹林中並沒有發現什麼。

「姚春，怎麼啦？」賽蝶兒疾聲發問道。

「剛才，我明明看見一個人影，閃了一下……」

「沒看錯嗎？」

「我自信我雙眼睛絕不會看錯。」

「這麼說，那人的身法太快了。」

「的確很快……」姚春的話，突然停住。

他的目光望着地上，賽蝶兒跟着看去，發現那隻木盒子平穩的放在草地上。

「姚春，你也許是看錯了，你的聽覺可能也有問題，看……這不是那隻木盒子嗎？」

「我絕對沒有聽錯，木盒子當時是被人接住去的，只是後來他又送回來了。」

賽蝶兒道：「沒憑沒據，你怎麼說得如此肯定？」

「瞧！木盒子蓋向上，底向下，四平八穩地放在那兒。盒子有六面，妳隨手一扔，這樣落在地上的機會只有六份之一，妳能相信木盒子正巧這樣落下嗎？」

賽蝶兒道：「那人得手又送回，是什麼原因呢？」

「賽蝶兒，這個問題，只有你才能解答。」

「爲什麼？」

「因爲只有你才知道那個人是誰。」

「是何靜芝。」

「妳確定？」

「絕對能確定。」

「那麼，她送回的原因是發現那對漢玉鎭紙是贋品。」

「我想情況還不至於那樣單純。」

「其實，情況也不過份複雜。」

「姚春，這話是什麼意思？」

「現在我們看到的只是一隻木盒子，盒子裏的那對漢玉鎭紙是否還在呢？」

賽蝶兒的臉色突然地一變：「你認爲何靜芝將那對漢玉鎭紙拿走了，却又將木盒子送回來？」

「乍聽之下，這似乎極不近情理，可是，經常有人作出不合情理之事。」

賽蝶兒道：「那麼，你就去打開木盒子看看吧！」

「賽蝶兒，應該由妳去看。」

「這難道有什麼不同？」

「盒子是我交給你的，當時那對漢玉鎭紙還在盒子裏，在我沒有確定原物仍在之前我絕不碰那隻盒子。換句話說，我保留向妳追回那對漢玉鎭紙的權利。」

賽蝶兒道：「姚春！你應該加上仿造品三個字。」

「妳可以說是仿造品，我也同樣可以說是貨眞價實。」

「哼！」賽蝶兒回以冷笑。然後她去檢拾木盒子，木盒子剛一離地，她的臉色就變了。

很明顯，木盒子的份量已輕了許多。

她揭開盒蓋，抽出一張字條，上面寫着「物歸原主」四個字。

姚春很沉靜地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

賽蝶兒一揚手中的字條：「瞧！何靜芝將那對漢玉鎭紙拿走了。」

姚春走過去，拿過那張字條，看也不看就收進懷裏。

「姚春，你怎麼不說話？」

姚春回以微笑。

「你笑什麼？」

「我笑那些自以爲聰明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

「什麼意思？」

「那對漢玉鎭紙，並不是何靜芝拿去的。」

「何以見得？」

「這張字條是早就寫好的，何靜芝無法預料將要發生的情況。」

「那麼是誰？」

「是一個早就知道妳會把木盒子拋向樹林的人。」

「你說，是誰？」

「就是妳，除了妳自己之外，誰還會知道妳在打什麼主意？」姚春的態度很沉靜，似乎有十成十的把握。

賽蝶兒怒目相對，一句話也沒有說。

「這張字條上的筆跡該是最好的證據，賽蝶兒，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妳沒聽說過嗎？」

「姚春！」賽蝶兒的神色很冷。「你剛才說，那些自以爲聰明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是不是？」

「不錯。」

「那好像是在嘲弄你自己。」

姚春道：「你明明知道我不是在嘲弄我自己。」

「我認爲那正是你自己的寫照，我給你留了退步，你偏偏要往前鑽，鑽來鑽去，鑽進了死胡同。」

姚春道：「賽蝶兒！你這話好像在暗示什麼。」

「姚春，七血盟兄弟的名聲不惡，行爲也不壞，就是太死心眼兒。你們只認是非，却不管別人的恩恩怨怨，也不分那些事情該管，那些不該管。你闖過不少道，也走過不少險路，現在，你人生的路已經走到盡頭了。」

「哦？妳是說，我立刻就要死了。」

「就在眼前。」

「賽蝶兒，妳難道是催命閻羅嗎？」

「沒錯。」

「就憑妳？」姚春一副不屑的語氣。

「姚春！作人要謙虛一點，憑我，也許把你莫可奈何，所以，我早已在這裏佈下了天羅地網。」

「彩衣會的人也許一無是處，但我知道她們有一個長處，就是從不說大話。我想，今天我是死定了。」

「你倒有自知之明，身後事，有何交代？」

「一無牽掛。」

「挺瀟洒！」賽蝶兒突地雙掌一拍。

樹林中人影紛紛閃動，就像一隻隻蝴蝶穿梭花間，煞是好看，不過，誰恐怕都沒有欣賞的雅興。

是四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

毫無疑問，她們都是賽蝶兒的得力手下。

她們都是赤手空拳，可是姚春却知道她們每一個人都有一件歹毒的武器。

姚春很沉靜，就像風息林靜，一點响動也沒有。

「姚春！你可以在四個人當中選一個人。」

「如果我是帝王，還以爲妳教我選嬪妃哩！」

「姚春，我很佩服你的瀟洒和鎭定，可惜，這是生死一綫的時刻，你可以選中任何一個人送你歸天。」

「賽蝶兒！我有許多事都不明白，妳能指教嗎？」

「也許我可以在你死前滿足你的好奇心。」

「孟瀚塵到那裏去了？」

「姚春，你竟然以爲方才與你照面的是孟瀚塵？」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我應該想到那是一個冒牌貨。」

「你應該想到？這話什麼意思？」

「孟瀚塵永遠也不會偸襲。」

「對，在江湖道上只有一種人才會偸襲。」

「殺手。」

「對，只有殺手才會偸襲。他是除了魏雲之外的另一個殺手。江南道上有很多殺手，你不一定每一個都認識。」

「妳究竟請了多少殺手？」

「很多。」

「妳在浪費金錢，憑妳，以及妳的手下，還需要別人替你殺人嗎？」

「有許多人，不配我親自置他們於死地。」

「妳是說，除了我之外，妳還要殺許多人？」

「是的。」

「爲什麼？」

「因爲他們都該死。」

「那些人呢？」

「問這些幹什麼呀？你已經來不及通知他們了。」

「我只是好奇，妳剛才答應過要滿足我的好奇心。」

賽蝶兒道：「比方說何靜芝、孟瀚塵、甚至……」

「好啦，說下去一定是一長串名字，我也懶得聽了……賽蝶兒，我問你，聽說過一個名字傅青朋的人嗎？」

賽蝶兒的臉色突然一變。

「怎麼？沒聽說過？」

「你從什麼地方聽到這個名字的？」

「當然是在京城。晚清時他是九城名士，是古董界的權威，收藏之豐，聽說只有禁城大內差堪比擬。」

「往下說。」

「後來就因爲這些收藏而惹禍，幸虧他轉機甚快，透過一個王府的奴才搭綫，將收藏全部奉獻清廷。」

「往下說！」

「最後他只剩下了一對漢玉鎭紙，並不是這對東西格外值錢，而是他格外喜歡而已……想不到，經此一變，這位傅爺竟然到了衣食不週的境地，出於無奈，只得將那對漢玉鎭紙求售於市……」

「往下說呀！」賽蝶兒的臉色愈來愈難看了。

「妳一定要有耐性聽下去。」

「我是在聽。」

「顧成貴他家是開古玩店的，妳大概也知道了。」

「嗯！」

「傅青朋那對漢玉鎭紙就是托售於顧家，剛好何靜芝去京裏遊玩，何家與顧家本就互有走動，當時何靜芝對那兩隻漢玉鎭紙愛不釋手，顧家老先生就決定出錢買下，作了顧成貴與何靜芝的訂婚表記。」

「後來呢？」

「後來，傅青朋隔了兩個多月才去顧家，不是去收貨欵，而是要收回原物，因爲他突然後悔，不賣了。」

「那麼，這件事情，又是如何結束的呢？」

「在情理上說，傅青朋是理虧的，他只能接受貨欵，不能要求顧家交還原物，但他的脾氣倔强得很，堅持不接受，一定要追回原物，當時是鬧得不歡而散。」

「事情總該有個結果吧？」

姚春道：「結果不但令人惋惜，也出人意外。」

「哦？」

「就在發生執爭的第二天，傅青朋被人發現陳屍西山，顧家因此而蒙上了謀財害命的罪名。」

「難道不是顧家謀財害命嗎？」

「不是。」

「姚春，你爲何說得如此肯定？」

「當時顧家要付錢，傅青朋堅持不接受，有人在場作證，因此，他們沒有謀財害命的動機。」

「如果教我評論這件事，我却另有看法。」

「好吧，我倒很想聽聽你的高論。」

「如果顧家將那對漢玉鎭紙賣給別人了，他們的確無法收回，達成賣家想保留的心願，而他們却是自己買下的，如果厚道一些，就應該還給原主才對。」

「賽蝶兒，有一點妳忽略了，當時顧家已經將那對漢玉鎭紙作爲訂親信物，又如何能向何家索回呢？」

「對了！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正因爲顧家無法索回，而賣方又堅持收回原物，所以他們只有殺死原主，才能平息這場紛爭。」

「賽蝶兒！這種想法在妳心中存在多久啦？」

「姚春！」賽蝶兒怒目相向。「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現在才聽說這個故事呀！」

「以前沒聽說過？」

「沒有。」

「那麼，我再說個人，不知妳識不識她。」

「誰？」

「傅飛蝶。」

「傅飛蝶？莫非又與傅家，有什麼關係？」

「她是傅青朋的獨生女兒，當時還在襁褓，如今恐怕已有二十出頭了。」

「姚春，你現在提起她，莫非有何用意？」

「她是方才那個故事延續下來的主要人物。」

「她在何處？」

姚春笑了笑，却又將話題轉開，道：「咱們現在先別談她，談談另一個人，如何？」

賽蝶兒道：「好，在你死前，你有充份的自由。」

「妳眞仁慈。」

「對待死囚，應該格外寬大一些。」

賽蝶兒一副君臨天下的神態。「說吧！你要談誰？」

「顧成貴。」

「他怎麼樣？」

「他在傅青朋被害之後也失踪了。人們有許多推測，其實，只有一個正確的原因——他要追查謀害傅青朋的兇手，洗刷自己的淸白。」

「你好像對任何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

「賽蝶兒！七血盟兄弟生來都是勞碌命，似乎具有管閑事的天性，這些來龍去脈都是經過詳細調查的。」

「那麼，顧成貴的死亡，是誰造成的呢？」

「賽蝶兒：我應該提醒妳一件事，只有妳一個人說顧成貴已經死亡，別人從來都沒說過。」

「事實上，顧成貴的確已經死亡。」

「以前，我認爲他還活着，現在我已相信他的確不在人間；不過，他的死，是最近才發生的。」

「你那麼有把握嗎？」

「當然。天下雖大，想要殺死顧成貴的只有一個人。」

「誰？」

「傅飛蝶。」

「理由呢？」

「她一直認爲顧成貴是謀害她父親的兇手。」

「難道不是？」

「不是。」

「顧成貴犧牲半輩子的青春去追查兇手，竟然一點下落都沒有，那只有一種推測，兇手是他自己。」

「事實上，顧成貴早就知道兇手是誰了。」

「那他爲什麼不將眞情抖露出來？」

「只因爲謀害傅青朋的兇手是他所心愛的人，所以，這麼多年來，他一直痛苦的活着，傅飛蝶找上他的時候，我猜想他一定坦承自己是兇手，而且他是閉目受戮的。」

「姚春，你說謀害傅青朋的，是何靜芝？」

「是的。」

「動機呢？」

「當時何靜芝還年輕，衝動，好勝，因爲她喜歡那對漢玉鎭紙才爲顧家惹來了糾紛，她就採取了這樣一個不智的手段來平息紛爭。」

「你有憑據？」

「有。」

「什麼憑據？」

「說來妳也不太明白，如果有機會大夥兒在一起對質，我當然可以一一將證據擧出來。可惜傅飛蝶已經作錯了事，走錯了路，將整個情況都弄亂了。」

「傅飛蝶如今在什麼地方呢？」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賽蝶兒的一雙眼睜得非常大，目光中揉着訝異與欽佩，到最後，她突然笑了起來。

「姚春！七血盟兄弟，實在是名不虛傳。」

「但願妳是由衷之言。」

賽蝶兒道：「你什麼時候知道我就是傅飛蝶的？」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賽蝶兒重覆了一句。

「剛才我就說過，七血盟兄弟對任何一件事情，都經過詳細的調查……我現在應該改口稱妳一聲傅姑娘了。有一件事，我該向妳表明一下，我認爲，顧成貴並沒有死。」

「你說話反反覆覆的，實在是令人難測。」

「我很會從別人的目光中去觀察別人的心思，我方才說顧成貴已死的時候，妳流露了不屑的神色。」

「哦？」

「根據常情，人沒有不怕死的，也沒有人會坦承自己的過失。顧成貴的態度太反常，因而使妳生疑，所以妳決定暫時不殺他。」

「姚春，你的判斷力太正確了，正因爲如此，我也決定暫時不殺你。」

「因爲我還有用處，我早知道會有這種結果。」

「不錯，你活着，可以指證何靜芝的

罪狀，使這件歷時二十年的兇案得以大白。現在，咱們上懷塵山莊去吧！」

「去懷塵山莊幹嗎？」姚春的反應很冷淡。

賽蝶兒道：「去揭露何靜芝當年殺人的罪狀呀！」

「妳以為何靜芝就會老老實實的承認嗎？」

「姚春，我發現你並不如你咀吧上所說的那樣坦誠，方才你說，你已掌握了足夠的證據……」

「不錯。我的確巳掌握了足夠的證據，可是，那要當着許多人的面前指證她，單是咱們三個人她是不會承認的。」

「姚春，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賽蝶兒，現在還有許多情況沒有聯繫起來……」

賽蝶兒道：「姚春，你實在沒有必要了解太多。」

「這話錯了，我認為任何事情我都要了解。二十年前的舊案牽涉到今天，其間有許多情況都可以串連起來的。」

「好吧，如果你想知道什麼，你儘管發問。」

姚春道：「孟瀚塵和何靜芝那段戀情，妳知道嗎？」

「當然知道。」

「妳是否曾經懷疑過何靜芝可能與令尊的死亡有關？」

「我並沒有想到她就是兇手，但我依然認為她是主兇。如果不是她喜歡那對漢玉鎭紙，就不會起紛爭。」

「那麼，妳一定恨她入骨了？」

「是的。」

「妳打算如何報復呢？」

賽蝶兒道：「姚春，你好像很了解人的心理。」

「賽蝶兒，事實上，妳已經採取報復了？」

「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

「說說看。」

「何靜芝與孟瀚塵正打得火熱的時候你突然橫插一脚，使他們之間感情變化，到了相互懷恨的地步，是嗎？」

「哼，你的消息倒眞靈通。」

「我方才就說過，事先我曾下過一番工夫去調查。」

「那麼，你可知道何靜芝既然和孟瀚塵如膠似漆，怎麼又愛上一個有婦之夫的孟瀚塵呢？」

「也是報復。」

「哦？」

「外界的傳說，是因為何靜芝與顧成貴有婚約，所以，不願嫁給孟瀚塵，寧可保持超然的友誼，事實上，是孟瀚塵不願娶她。」

「孟莊主為什麼不願娶她？」

「因為孟莊主注重名譽，何靜芝與顧成貴婚約未解，而顧成貴又下落不明，如果他與何靜芝結為夫婦，外界將會有什麼樣的傳說，那是不難想像的。」

賽蝶兒沒有吭聲，顯然，姚春是說對了。

姚春又接着說：「因此何靜芝向孟瀚塵下手，偏偏孟瀚塵經不住誘惑，她的目的是存心讓孟老爺子難堪……結果，妳插進去了，妳比何靜芝年輕，這佔了很大的便宜，妳的目的則是存心使何靜芝難堪，，妳用她對付別人的方法對付她，這就是妳的報復。」

賽蝶兒仍然沒有吭聲。

「可是，妳和何靜芝都沒有想到，硬生生將孟瀚塵一個溫馨美滿的家庭，給毁掉了。」

「姚春，你是在替他抱不平嗎？」賽蝶兒氣呼呼地說：「你為什麼不替我想想？我自幼喪父，我的家又是誰毁了的？難道我這麼作有什麼不對嗎？」

「也許他們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可是，龍興泰，金七這些人又何辜？難道他們也有該死的理由？」

「你確定他們都是被我所殺？」

「不錯。」

「好，我承認。」

「為什麼殺他們？」

賽蝶兒咬牙切齒地說：「因為他們都該死。」

「為什麼？」

「其實，你可能早巳知道原因了。」

「我只知道一半。」

「你是說金七？」

「是的。妳化錢收買了金七，教他作妳的內綫；妳才知道孟老爺子和孟二爺交往的情形。」

「不錯，我就知道一定瞞不過妳。」

姚春道：「金七為妳作內綫，難道就該死嗎？」

「因為當我昨晚與他連絡的時候，被龍興泰發現了。」

「哦，因此妳就毒殺了龍興泰？」

「這是迫不得巳才這樣作的，後來你逼問金七，我又不得不殺金七滅口。」

「賽蝶兒，妳殺金七滅口的目的是防止內情外洩，而妳現在却又自動吐露出來，這不是前後矛盾嗎？」

「當時我無法控制你，而現在你的生死巳經控制在我的手裏，我再也沒有什麼顧忌了。」

「賽蝶兒，妳眞有這個把握嗎？」

「姚春！有人說，你像一座森林般深不可測，因此，我找到了攻破這座森林的方法，你逃不掉的。」

「一座深不可測的森林，你如何去攻破呢？」

「用火燒它。」

「哦？這不是攻破，而是澈底的毁壞它。」

「我正是要澈底毁壞這座深不可測的森林。」

「森林是根生蒂固，無法移動的；人却是活的，而且，妳還要我陪同妳去懷塵山莊指控何靜芝當年謀害妳父親的事，這有一段相當長的過程，妳能够絲毫不漏地控制我嗎？」

「能。」賽蝶兒只說了一個字，她似乎具有無比的信心。

「好，妳既然這麼有信心，我就跟妳走吧！」

「姚春，不要圖僥倖，也不要走絕路，情況隨時會轉變。也許我會突然轉變念頭，不想殺你了。」

姚春笑了笑，轉身向山岡下走去。那四個少女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後。

山岡下是一條黃泥道路，那裏早就停妥了一輛罩篷套車，駕車的漢子坐在高高的車座上。他像是一個木頭人，兩眼前視，山岡上來了一大羣人，似乎對他毫無關係。

六個人一起上了車，不待吩咐，大車就駛動了。

姚春宛如進了衆香國，可是沒有一點綺麗的情調。

不過，姚春也沒有一點緊張神色。他眞像一叢風靜林止的樹木。

大車直駛懷塵山莊，這條路姚春是熟悉的。

「姚春，」賽蝶兒忽然說：「你實在很鎭定。」

姚春報之以微笑，他似乎不願多傷精神。

「你一定認為我是說着玩玩的，不會動眞刀眞槍。」

「妳會，」姚春的語氣很肯定：「妳一定會。」

「可是，死亡的陰影，似乎影响不了你。」

「因為我自信，別人想殺死我並不簡單。」

賽蝶兒回以鄙夷的冷笑，在她看來，姚春的性命如螻蟻，一根指頭兒就可以將他的生命結束。

「對了！我們談談許多無關緊要的話，却忽略了正題，那對漢玉鎭紙已經物歸原主了吧！」

「不錯，就是剛才你見過的，那就是眞貨。」

「那個頭戴斗笠，要殺我的人又是誰呢？」

「你應該想得到。」

「我當然想得到，他就是昨夜我在龍泉寺前見到的那個假和尚，冒充顧成貴的人，對嗎？因為他是光頭，所以要戴上斗笠。故作殺我的姿態，事後又將那對漢玉鎭紙交給我，我眞不明白妳究竟在耍什麼把戲。」

「我要試探一下你的反應，你究竟與這對漢玉鎭紙有着深厚密切的關係，或者只是一個單純的旁觀者。」

拉車的大麥騾突然發出一聲低鳴，大車也停了。

賽蝶兒揚聲叱喝問：「為什麼停車了啦？」

沒有回應，車夫彷彿變成了啞吧。

賽蝶兒飛身躍下了車，姚春也跟着躍下。

就在這一瞬間，突然有十幾個人將大車圍住了；他們穿的都是黃色軍裝，手裏拿着漢陽造的單打一，一看就知道是縣城保安隊的。

賽蝶兒想衝，可是一見外面還圍了一圈，也就放棄了，回過頭來，向姚春冷冷地說：「姚老么！這就是七血盟兄弟的高明作為麼？連絡吃公事飯的，算是那門子呀！」

姚春緩緩地說：「現在，我要稱妳一聲傅姑娘了……有一件事妳一定要弄明白，咱們不是為了江湖恩怨，是在追查命案……瞧瞧那邊是誰？」

賽蝶兒抬頭看去，看到了何靜芝；她被兩個保安隊的兵士一左一右地呵護着，看上去好像變成了犯人。

「傅姑娘，何莊主也被捕了，她謀害妳的父親，要負法律責任；妳殺害金七，龍興泰，也要負責。」

「故事就這麼完了嗎？」

「還沒有完。」

「哦？」

姚春道：「顧成貴和孟瀚塵如今還下落不明。」

「我將他們囚禁在一個山洞裏。」

「妳會指明方向嗎？」

「我會那麼作，因為顧成貴和孟二爺都是無辜的。」

「孟二爺夫人和她的女兒一定非常感激。」

「姚春，我有一個問題務必要請你答覆。」

「好的。」

「你到底是受了誰的委托才出面管這件事？」

「一定要回答嗎？」

「我滿足了你的好奇心，你難道不予回報嗎？」

「好的，」姚春一字一字地說：「委托我的人就是孟滌塵孟老爺子！」（完）

新派武俠長篇



魚躍塵飛

蕭逸·文　盧令·圖



恃强施毒手　惜玉釋嬌娃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捕頭劉昆生命垂危之際，雷鐵軍仗義伸手，爲他解圍，但雷鐵軍本人却被向陽君火雷掌所傷，其妹雷金枝也險死向陽君掌下。雷金枝爲雷鐵軍放血醫治魚龍毒掌傷勢後，雷鐵軍昏睡過去，雷金枝心頭煩躁，信步走出客棧，遇着青冠羽士鄧雙溪，曲意結交，說要請雷氏兄妹聯手，以除向陽君爲詞，婉言推却，鄧雙溪仍不死心，懇雷金枝考慮，雷金枝對鄧雙溪這人，其實喜她心目中份量甚輕，不知怎麼一來，此刻已使她修正先前觀念，她一時也想不明白——

雷鐵軍仍然在沉睡之中，那張原本就白皙的臉，顯得更爲蒼白——此刻看上去，使得雷金枝猝然大吃了一驚。

她靜靜坐在雷鐵軍床邊，端詳着他削瘦的臉，心裏生出一種新的畏懼，試着用手探了一下他的脈搏，再觀察了一下他的鼻息，覺得與先前無異樣，心裏這才勉強鎮定下來。

人在極度驚恐之下，腦子裏常常是一片空白，會聯想到很多莫明其妙或是潛伏在內心深處的事情，的確是很奇妙。

這一剎，她腦子裏反映出的，已不再是外表瀟洒英俊的鄧雙溪，竟然是那個殺人魔王「向陽君」！——那種粗獷的男性氣味，凌厲的出手，奇異的武功……確能予她一種強烈的震撼！

她今年十九歲了，活了十九年，似乎還從來沒見過這麼意態軒昂可怕厲害的怪人。

一想到「岳陽樓」那番搏殺情況，眞不禁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她想到殺他的那一刀！

想到了他奪刀抓住自己手腕的那一刻——對方那雙充滿了殺機凌厲的眼睛。

驀然間，她心裏由衷的起了一陣强烈的畏懼……思念再轉，對方那雙充滿了凌厲的眼睛，在釋放自己前一剎，似乎又有一種特別的光采——總之，他竟然會饒過了自己，能夠在這個殺人魔王手裏逃過活命，的確不能不說是異數！

雷鐵軍發出了一聲微吟，翻動了一下身子——一縷細細的血漬，仍然掛在他的唇角。

一種兄妹手足情誼，驀然帶給她深切的傷痛感觸，從而使得她加深了對「向陽君」這個人的仇恨。

這個世界上，哥哥是她最親近的人，兄妹二人相依爲命，她不禁想到自己之所以能有今日，無異全係哥哥所賜，萬一這個唯一的親人有個三長兩短，自己今後將何以爲生？一想到這裏，她的心紊亂極了，兩行淚水，情不自禁的奪眶而出。

她不禁又想到了鄧雙溪這個人，剛才他自承精通醫術，願爲哥哥療治傷病，也許他說的是眞話，可是，當時爲甚麼自己竟然會一口拒絕了他呢？——這又爲甚麼？是自己的矜持；抑或是自己在逃避些甚麼？如係前者，顯然不合情理，因爲事關哥哥性命，豈能會容有「矜持」作祟？如果屬於後那者，可就更令人費思了。

她不禁暗暗的問自己：「這個鄧雙溪豈能在我心裏佔有一席？否則我又何必逃避他呢？」

喝了幾口冷茶，使她的思維更趨於明銳與冷靜。她開始靜靜的分析「青冠客」鄧雙溪這個人。

第一：鄧雙溪必然跟隨自己兄妹二人有一段相當的時間了，是以他才會與自己兄妹同住在一個客棧。

第二：岳陽樓與「向陽君」搏鬥時，他雖不在現場，但是現場情形他却知悉得很清楚，他所以沒有現身而出來對付向陽君，關於這一點，有兩個因素，第一：他自信武功不能勝過向陽君，冒然出手，必遭奇禍，第二，因爲以上的原因，所以他只能躲在暗處，設法計劃對向陽君暗中下手，以圖對向陽君不利。

因爲以上兩點理由，所以他想到了拉

其攏自己兄妹二人，以圖聯手來對付向陽君人。

至於他爲甚麼不在雷鐵軍負傷之前，現身表明心跡，這一點雷金枝猜想到可能出於他的自私與「借刀殺人」心理所致。

她自信這一番分析頗盡情理。

從而使她又想到，鄧雙溪很可能與向陽君之間根本無仇無怨，他對向陽君的敵視當然另有原因——

這個原因，其實，雷金枝老早已經猜想到了，關鍵就在於「南嶽論劍」這件事上。

事情分析到這裏，實在已極爲鮮明。

誠如鄧雙溪所說，諸如老一輩的「五柳先生」「崔奇」「任秋蟬」諸人或因疾病或因仇怨，俱都不可能在「南嶽論劍」時有所施展，甚至於不可能出現，那麼能夠構成他威脅的當然只有年輕的幾個人。

是以暗中打擊「向陽君」這類強敵，使之在「南嶽論劍」時喪失實力，自是對他大大有利。

想到這裏，雷金枝幾乎有點鄙視鄧雙溪的爲人了。

然而，如果站在「同仇敵愾」這條綫上來說，能夠結交鄧雙溪這類強而有力的助手，在未來對付向陽君來說，實在是極具力量。

雷金枝忽然發覺到自己所以並不厭惡鄧雙溪這個人，主要原因，正是如此，別的原因當然也有，諸如他的翩翩風采，他的精湛武技，以及他在江湖上响亮的名號等等，只是這些原因却因爲附屬在「同仇敵愾」這個主要的因素之上，才會被發覺出來罷了。

床上的雷鐵軍翻了個身子，倏地睜開了眼睛。

雷金枝驚喜的看着他，問道：「哥——你醒了？」

雷鐵軍比了個要坐起來的手式，雷金枝忙把他扶起，背後墊上一個枕頭，要他舒服的坐着，又爲他倒上一杯茶水，雷鐵軍接過杯子喝了幾口。

他臉上終於帶出了一絲微笑——淒慘的笑容。

「哥——你的傷勢好些了沒有？」雷金枝極爲關心的問他：「要不要緊？」

雷鐵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眸子掠向窗戶，又轉回來，含着幾許欣慰，更多辛酸：「托天之倖，我這條命總算暫時保住了。」

雷金枝先是一喜，接着皺了一下眉：「暫時？」

「好厲害的『火龍毒掌』……」雷鐵軍伸延了一下身子，接道：「如非妳及時助我放出那股上衝的血箭，我已經不在人世了……」

他臉上帶着一抹悽涼，由雷金枝扶着緩緩下地，慢慢的走了一圈，然後站住腳步——

「嗯——」他苦笑了一下：「妹子，妳可知道，我如今功力已經廢了麼？」

雷金枝陡然一驚：「甚麼，你的功力已經……廢了？」

「除非……除非……唉……唉……」是那麼失望的搖着頭，頻頻苦笑着：「除非能有人擅『金切玉膏』之術，才能得使我功力恢復，卻又須有『內提丹爐』的罕世內功，才得能使我身上遺留的火毒盡去，否則，我這條命即使還能繼續活下去，也不會超過三年。」

雷金枝由不住打了個寒顫：「……『金切玉膏』……『內提丹爐』……？誰又會這些功夫？」

「難！」雷鐵軍苦笑道：「事實上，我也不知道，『金切玉膏』並非是一種武功，而是最上乘內外兼理的一種醫術——『內提丹爐』才是武功中的一種境界，這兩種造詣迥然不同，卻又必須一人兼領，試想，這種人，在茫茫人海裏，該是多麼難覓？」

聽了他的這番話，雷金枝不禁一陣黯然，緩緩的垂下了頭，只覺得眼睛一陣子發痠，淌下了兩行眼淚。

雷鐵軍苦笑道：「妳也不要太難受了，這一切都是命——是非皆因強出頭，這只能怪我自不量力，卻是怨不得人……」

「哼！」雷金枝冷笑一聲：「我今生只要有三分氣在，就絕不會與那個向陽君善罷干休。」

雷鐵軍搖搖頭，臉色愈加的悽苦：「妳最好打消了這個念頭，向陽君這個人絕非等閒之輩——」

他臉上現出了一片呆滯，吶吶的接道：「——我只看出了他深擅太陽功力，竟然不知道他的功力竟然加此之深，而且我不該一上來就下毒手，操住了他的髮辮，打算由他的練門出手，他爲了自衛，才不得不厲手相加，所以嚴格說起來，這個人的居心，倒不是我先前意想的那麼狠毒：：我眞是很後悔！」

「後悔？」

雷鐵軍點頭道：「這個人原可與我爲友，使我獲益良多，現在反倒成了敵人：……也害了我自己！」

雷金枝氣不過的道：「他把你傷成這個樣子，你居然還幫着他說話……哼！在我看起來，這個人仗着他有一身武功，目空四海，到處殺人，簡直不足可取，我眞後悔那一刀下手太輕了。」

「妳知道甚麼？」雷鐵軍苦笑道：「除了頭頂那一處練門之外，這人全身上下一經運氣，已是刀槍難犯，妳那一刀所以得手，只是出其不意的偶然例子，以後再也不會有第二次的機會，妳要記住，以後千萬不可再冒然出手，否則，他可不會再對妳手下留情……」

雷金枝嘴裏沒有吭聲，心裏却是一千個不服，看着哥哥這個樣子，却也不願再頂撞他，她心裏不禁又想到了「青冠客」鄧雙溪，正再盤算着是不是應該把與他的一番邂逅告訴哥哥。

就在這時，門外傳來叩門的聲音。

一人朗聲道：「雷相公在麼？衙門裏的劉爺看你來了！」

雷金枝皺眉道：「劉爺？——啊！莫非是那個劉大班頭？」

雷鐵軍盡力的坐下來，點點頭：「他們來幹甚麼？開門讓他們進來就是——」

房門打開，一連進來了四個人，全是公門裏的人，其中二人正是日間岳陽樓見過的劉氏三昆仲之二——「鐵掌」劉昆，劉吾，另外兩個人，一個黑胖的個頭兒，

一個黃臉漢子，這兩個人却是生臉沒有見過。外面顯然還有人，只是沒有進來，燈籠火把煊照得一片通明！

「鐵掌」劉昆顯然已不是日間所見時的那副興頭了，黑紫的臉膛上，就像是抹了一層灰般的凄涼，那雙眸子也像失去了原有的神采——他雙腕全折，這時經過一番包紮，用吊帶吊在頸子上。

雷金枝面色沉重的道：「劉大班頭——天這麼晚了，你們來有甚麼事麼？」

「鐵掌」劉昆雙手不便抱拳，勉强的欠了一下身子道：「在下聽說雷大俠與姑娘下榻這裏，特爲來拜謝白天救命之恩，雷大俠與姑娘在上，請受我一拜！」

一邊說一邊眞的就要拜下。

雷金枝忙上前扶住他，說道：「不敢當——大班頭你們請坐，我這兒招呼你們倒茶。」

劉吾忙攔阻道：「這就不敢當了，姑娘快請坐下說話。」

雷金枝倒也不客氣，老實的坐下來，心裏可是對於這一羣不速之客並不甚表歡迎。

四個人都相繼坐下來——

「鐵掌」劉昆注意的看着雷鐵軍道：「雷大俠後來負傷的事，在下也聽說了，爲此前來探望，敝衙府呂大人，聽說雷大俠仗義援手之事，極表感激，特差在下奉贈紋銀百兩，以及手寫表揚義行的立軸一幅，請賢兄妹先行收下，至於雷大俠傷勢，在下也有妥善安排，一切皆可無慮。」

說完向着他兄弟點了一下頭，劉吾遂即將早已備好的一個綢子包裹雙手送上。

雷鐵軍苦笑道：「貴上可眞太客氣了，愚兄妹愧不敢當，貴大人手賜墨寶理當敬收，銀兩却不便收受，仍請大班頭代爲璧還才好！」

「鐵掌」劉昆怔了一下道：「這——賢兄妹外出的人，身上總該也有個路費的呀！」

雷鐵軍一哂道：「這個就不勞劉兄你費心了……」

幾個人又爭執了半天，雷鐵軍仍是執意不肯收下，劉昆當然知道這類人物說一不二的脾氣，恭敬不如從命，只好將銀子全數收下。

雷金枝沉鬱的道：「我哥哥傷勢很重，大班頭你剛才說——」

「啊！」劉昆臉上堆滿了笑容：「這件事姑娘放心，在下已經有了妥善安排，聯絡了一位高人，承他答應，令兄的傷勢必然是無妨了。」

雷鐵軍微微苦笑了一下，抱持着懷疑的態度道：「實不相瞞，在下此刻功力已廢，氣走玄關，非比等閑，只怕絕非一般庸醫所能奏功，劉兄的好意我心領了……我看也就不要再麻煩了。」

「鐵掌」劉昆冷冷的道：「雷大俠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閣下的傷勢，在下也能瞧出個八成兒，不是我劉某人說一句狂話，錯非是我剛才提到的那位高人肯賜以援手，只怕閣下走遍天下，訪遍了當世名醫，也是枉然！」

「大班頭，你說的是眞的？」雷金枝心裏一動：「甚麼人有這麼高明醫術？」

「這個——」劉昆微微一笑：「在下此行，已備好了一輛騾車，只請賢兄妹隨在下一去便知！」

雷鐵軍冷漠的搖了一下頭：「劉兄必須先請賜告，愚兄妹此去是會見的甚麼人，當與不當，我才能再作決定！」

劉昆知道這拗他不過，嘿嘿一笑，左右看了一眼道：「其實這裏倒也沒有外人，說出來也沒有甚麼，只是因爲在下當初曾親口答應這位高人，不得洩露他的行藏……這個，雷大俠如有見疑，在下也只好實話實說了。」

聽到這裏，劉吾自動的回身掩上了房門。

「雷大俠——」劉昆乾咳了一聲，道：「這位高人不是別人，就是駐錫『西塘』達西寺，已經退休坐塔的『靜虛』老和尚！」

「靜虛和尚？」雷鐵軍凝神想了一下，搖搖頭道：「竟是一位出世的長老？我倒是沒有聽說過！」

雷金枝也由不住心裏好笑，她原當是甚麼驚天動地的人物，想不到只是一個默默無名的和尚！

「鐵掌」劉昆的表情却十分嚴肅，冷冷一笑道：「賢兄妹也許還有所不知，這位靜虛老方丈可不是一個平常的和尚！」

說到這裏他輕咳一聲，吩咐他兄弟與二位陪行的公差道：「你們三個先到外面照顧一下，我們用不了多久就擱！」

劉吾情知他這位大哥口風最是嚴謹，這種情形，分明是不想叫自己三個人聽見——對於這位老和尚的一切，他早就心存好奇，好容易就要揭曉一切，想不到始終仍然還是被支了出去，一時好不沮喪，聆聽之下，只得遵命，當下站起來，同着兩個夥伴踱出門外。

雷金枝關上房門，轉回來十分好奇的道：「怎麼，這個靜虛老方丈莫非還有不爲外人所知的隱情麼？」

「鐵掌」劉昆挑動着一雙濃眉道：「怎麼沒有？這件事……除了我劉某人之外，整個岳陽地面上，大概還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也正因爲這樣，所以，和尚對我劉某人不得不給些面子，要不然，憑着他目前一個跳出三界出家人，憑什麼要買我的賬？」

雷鐵軍緩緩點了一下頭，徐徐的道：「劉兄這麼一說，我明白了，這麼看起來，莫非這位老方丈過去也是……武林道上的一位朋友麼？」

劉昆愕了一下道：「怎麼雷大俠你也聽說過？」

雷鐵軍搖搖頭道：「我只是這麼隨便猜猜罷了！」

「一點都不錯！」劉昆點點頭：「雷大俠你可是猜對了！這個老和尚過去確是武林道上的朋友，而且還是大大有名的一位朋友！」

雷金枝道：「是誰？」

劉昆一笑道：「這件事還不爲外界所知，賢兄妹務請代爲守口，否則消息一經外洩，要是因此而引起了一些想不到的事故，可就是在下的罪過了！」

雷金枝冷冷的道：「大班頭要是信不過我們兄妹，就不要多說，我們也絕不多問就是！」

一面說時，這位姑娘臉上罩起了淺淺一層薄怒，却把一張清水臉容望向窗外！

劉昆這才知道對方兄妹敢情沒有一個好說話的，當下陪笑道：「姑娘不要見疑，只是在下爲了愼重其事，不得不這麼關照就是了！」

雷鐵軍生怕妹子又使性子說出對方臉上掛不住的話，當下遂即點頭道：「我們不會對外人洩露一字，劉兄大可放心！」

劉昆點頭道：「這就是了，這位靜虛老方丈，不是別人，正是二十年前，武林中極負盛名的『紅葉居士』任秋蟬任老前輩！」

雷氏兄妹登時吃了一驚——尤其是雷金枝更見驚異，因爲就在剛才不久，她還與鄧雙溪談起過這個人，想不到竟會突然又聽到了他的消息！

他們兄妹雖然年歲甚輕，可是像「紅葉居士」任秋蟬這等當年武林知名前輩，却是久仰之至，萬無不知之理，而且江湖上有關這位「紅葉居士」當年的盛事傳說，更是膾炙人口，只要略有武林閱歷的人，無不知悉甚清，是以當他二人一旦聞知這位前輩的身份；並且搖身一變遁跡空門時，怎不大吃一驚！

兄妹二人都愕住了。

良久之後，雷鐵軍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這實在是令人萬萬想不到的事情，有關這位前輩的往事，我們實在聽得太多了……想不到他老人家原來遁跡佛門……這就難怪了！」

「可不是！」劉昆微微搖了一下頭：「有關這位老人家的種種傳說，江湖上衆說紛紜，我們也實在是難辨眞假，不過有一點，却是眞的！」

雷金枝忍不住道：「劉大班頭莫非指的是這位前輩是在逃避仇家的糾纏？」

「鐵掌」劉昆驚訝的道：「姑娘竟然也知道這件事！不錯，據我看他老人家確是在避免與當年那個厲害仇家見面——」

雷鐵軍道：「劉兄指的是二十年前；與居士名列併重的『野鶴』崔奇——崔老前輩？」

「誰說不是——」劉昆氣餒的道：「據說，他們是死冤家活對頭；這一輩子只要一碰上，必然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然而這麼多年下來，雙方年事都已經大了，況且雙方之一既已遁跡空門，對於生死仇恨，未必沒有另一番新的見解，在我看來，這位任老前輩雖然忘不了當年舊恨，倒也未必非要尋着故人一了宿仇不可，否則，他老人家也就不會皈依佛門了——」

雷氏兄妹不禁俱都點了一下頭。

劉昆臉上帶出一種神秘，微微笑了一下：「眞正使得這位老人家逃避的原因，只怕到現在，並不爲外人所知——似乎也只有在下我能道其詳，這也就是希望賢兄妹千萬代爲守口的原因！」

「大班頭，你就別賣關子了，快說吧！」雷金枝眞有些忍不住了。

「鐵掌」劉昆却是不慌不忙的道：「賢兄妹雖然都知道他當年結仇之事，却絕不會知道這位老人家還是當年大內親衞重賞緝拿的欽命要犯吧！」

雷氏兄妹對看了一眼，却是大大的出乎意外！

「鐵掌」劉昆冷笑一聲道：「就在我身上，還保留了一張二十年前大內頒傳下來的海捕公文，就憑着這一紙細述，經過我每年的留心暗訪，終於使我查出了這一椿當年的無頭公案……却也使得這位遁跡空門的老和尚，也不得不當面向我吐實一切——他求我法外施仁，對他網開一面，我也就權衡當年之勢，眼睜睛閉，多年來聽憑他法外逍遙，我們之間的這一秘密，已經保留了許多年了，若非是賢兄妹今天問及，我也不會隨便說出。」

「原來如此……」雷鐵軍喟然道：「劉兄雖是公門中人，倒也有些江湖義氣，愚兄妹實在是失敬了！」

「鐵掌」劉昆哼了一聲，冷冷的道：「在下雖然吃的是公糧，拿的是官銀，却不忘出身武林世家，對於江湖上的朋友常常心存關懷，剛才所說的那位任老前輩，更是在下自童子時即心存敬仰的人物，自不會賣友求榮，賢兄妹顯然對在下爲人還不够清楚！」

「劉大班頭這句話可就說錯了！」雷金枝微微一笑：「我們眞要是不知道你劉大班頭的爲人，豈會甘冒性命之危與那個殺人魔王今天在酒樓一拚生死，我哥哥又豈能落下這一身重傷呢？」

「鐵掌」劉昆臉上一紅，點點頭道：「姑娘這麼一說，劉某人眞是愧疚得無地自容了！」

說到這裏長長嘆息了一聲道：「——這一次『向陽君』挾技南來之事，我早已有了耳聞，沿途州府更不斷的發下緝拿追捕的公文，案落之後，府台大人更是面諭有加限期拿人，但我久聞此人非比等閑，深知自己絕非是他對手，左思右想之下，才想到去求助於老和尚幫忙——那裏知道，適值老方丈坐關之期，在達雲寺一直等了三天也不見他醒轉，衙門裏快馬一日三催，無可奈何這才匆匆趕回來，若非是遇見了你們兄妹，只怕這條性命已葬送在那厮手中了！看來這都是命中註定之事，如果那一天眞能請動了這位老和尚，說不定事情又自不同了！」

雷金枝面色一喜，道：「對了——如果他老人家眞肯出手對付那個向陽君就好了！」

微微搖了一下頭，雷鐵軍面現苦笑道：「事情怕不會有這麼容易——這位老前輩如今到底已非武林中人，佛門戒殺，想要請他老人家再出來拿刀動劍，只怕是千難萬難！」

「鐵掌」劉昆愕了一下，搖頭道：「話可也不能這麼說，他老人家果眞還有點江湖公義之心，這種事豈能不與聞問？再說別人的事他儘可不聞不問，我劉某人的事他却不能袖手不管！」

言下之意，無非是指他多年來對於這老和尚的知情不報，道義袒護，老和尚果眞心存感激，就該知恩答報——雷氏兄妹當然省得。

雷鐵軍微微一笑，並不樂觀的道：「人各有志，豈能相强，況乎這位前輩，早已放下屠刀，即使他以此推卸，劉兄亦不能怪他無義——」

「鐵掌」劉昆赫赫笑道：「當然，當然，不過，這件事關係我得失榮辱太大，

老和尙他絕不能袖手旁觀！」

說到這裏，他忽然想起來，道：「天不早了，此去西塘達雲寺，還有一段路，我看雷大俠你的傷勢不輕，事不宜遲，我們這就走吧！」

雷鐵軍原來對於求醫之事；絲毫也沒有信心，然而現在旣知求醫的對像竟是私心極具敬仰的一位武林前輩俠隱人物，却不禁油然自內心潛生出一綫希望，當下也就不再堅持，點頭答應。

當下即由雷金枝小心摻扶着哥哥，一行人步出客棧。

棧外早已備好了一輛寬敞的騾車，劉昆，雷氏兄妹上車之後，餘人分騎四匹健馬，當即向西塘出發。

「西塘」雖然距離不遠，却也費了有一個多時辰才到，「達雲寺」建築西塘鎭北的一個半山之上。

由於劉昆早已着人去寺裏關照，是以在山道入口處，早已有人等候在那裏。

雙方見面之後，雷鐵軍見對方是一個六十上下的年老比丘，面相清癯，骨瘦如柴。

劉昆上前客套的道：「有勞師父久候，罪過！不知靜虛老師父醒轉也未？」

老比丘道：「劉施主不必客氣，施主一早剛剛離開，老上人就醒了過來，住持大師將施主來寺之事面禀老上人之後，上人起了一卦，算定施主今夜當與貴客上門，所以特着老衲在此恭候，老衲才出得寺門，就見施主派來的快馬官差，說是施主一行等隨後就到，不一會工夫，施主等一行可就來了。」

言罷，雙手合十輕輕喧了一聲佛號：「無量佛——善哉！善哉——」

一雙深深陷在眶子裏，陰沉而多皺紋的眸子注視向雷鐵軍兄妹，欠下腰道：「這兩位施主，想必就是敝寺上人恭候的貴客了；阿彌陀佛——」

雷鐵軍抱拳道：「大師父太客氣了，在下兄妹不速之行，太打擾了！」

老比丘呵呵笑道：「不然，不然——荒林野寺，無以待客，敝寺簡陋——老上人還在恭候，各位請吧——」

言罷單手一揖，另一隻手高擧着燈籠，遂即頭前帶路，各人後隨，不一刻來到了「達雲寺」前。

寺廟雖然並不寬大，更稱不上金碧輝煌，却有一種幽深致遠的莊嚴氣息——

小小茅亭懸掛着一面青銅巨鐘，時當夜深時間，一個年輕的和尙手持鐘撞正在撞鐘，一聲聲鐘鳴，迂迴在眼前這個山窪子裏，洋溢起漫天的迴响，却給人一種無比的「寧靜」感覺。

兩排蒼松拔雲直起，妙在那松樹高矮如一，雙雙對立，却在整齊的松樹幹上，相對的平支着一盞盞紙燈，燈籠上書寫着一個「佛」字，拉遠了看，宛似兩條蜿蜒的火龍，一路伸展直下，盡頭處的那個月亮洞門，就是寺院的入口之處。

一行人隨着那個年老比丘之後，踐踏着滿地的枯枝一路進入寺門——

雷氏兄妹乃是初次來廟，尤其緬懷着這位當今的佛門高僧亦即當年的風塵俠隱；這一段特殊的身世變遷，又不知包含着多少不足爲外人道及的辛酸，誠所謂佛門禪語：「不可說！不可說！」乎。

堵在月亮洞門正前面的；是一方「隱蔽牆」。牆邊有一塊佔地頗大的「放生池」，牆上龍飛鳳舞的書寫着四個大字——「三湘淨土」。

却有一條蜿蜒曲折的羊腸石道，直通內殿，燈光下道上石板一式的六角形，色澤紅紫不一！足步踏踐時，散發出清脆的一種異响之音，雷金枝好奇細問之下，才知道這條蜿蜒石道名叫「琵琶徑」，道上石塊名叫「琵琶石」，爲來自天台山的佛門特產。

至此，前殿已在眼前，一片木魚誦經聲傳出來——透過大殿敞開的一排軒窗，可見數十僧人正在夜課。

一行人不敢打擾，在老比丘引道之下，繞過了正殿，前行了一段路，眼前益顯黑暗。

有一座平矮的偏小殿舍，掩藏在松柏之間，那裏有一盞高挑燈，散發着一片濛濛的光華，照見着道邊的一方青石。

青石上雕刻着「俗止」兩個大字，却有一個唇紅齒白的小沙彌立在石邊。

見了各人，小沙彌雙手合十的行了個禮道：「老上人交待，因地方太小，僅請劉施主與貴客二人入內，餘下各位施主，請至前面佛堂侍茶休息！」

劉昆遂向劉吾等四人道：「你們就先在佛堂裏坐一坐了，我們去去就來。」

老比丘乃向四人比着手勢道：「四位施主請暫隨老衲到前院看茶，請！」

劉吾等四人原是心存瞻仰而來，聆聽之下，未免失望，却也無可奈何，當下乃隨着那個年老比丘轉向前面佛堂，這裏却由那個年輕的小沙彌同着雷氏兄妹等三人，繼續向那座偏小殿舍行進。

一縷淡淡的檀香，由舍房裏發出來，微風襲處，只見靜懸在簷前的兩列風鈴，發出極其輕微的一陣叮叮聲——

却聞得禪舍裏傳出一聲深沉的嘆息——這聲嘆息聲，使得行近門前的幾個人俱都爲之止步。

即聽見一個蒼老但却含磁性的聲音喃喃自語道：「遇路上事，樂其便而姑爲染指，一染指，便深入萬仞，理路上事，毋憚其難而稍爲退步，一退步，便遠隔千山！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雷氏兄妹不覺對看了一眼，蓋話中涵意，却似對自己兄妹有所影射，又像是在自我解嘲。「鐵掌」劉昆微微一笑，正想上前出聲招呼，即聽得房中那蒼老聲音道：「三位來得正好，若再等不至，却累了老衲的晚課時間，請進來吧！」

劉昆笑道：「大師父眞是神機妙算，怎麼知道我們來的是三個人？」

房內聲音道：「你等未來之前，老衲已由卦上測知，劉施主請照顧貴客兄妹進來吧，不必拘禮！」

雷氏兄妹聆聽之下，更不禁暗暗吃驚，蓋對方非但事先知道有客人登門拜訪，甚至於更能測出來者爲兄妹二人，當眞是神機妙算了。

當下，劉昆答應着，遂即同着雷氏兄妹步入禪舍，正面偏殿俱有一金身如來寶相；靜虛上人的禪房却在偏右的那一間。

但見房門前懸有兩面粉色的貝殼，其薄如紙，大如巴掌，旣非門簾，更不知用作何用？

禪房裏亮有栲栳大小一團燈光，那燈盞式樣古雅，爲一隻青銅仰首的仙鶴，燈蕊即由長長的鶴咀內吐出，色作碧青，滿室生華。

三人先向着那尊金身如來佛像行禮膜拜之後，才轉向亮有燈光禪房走近，那個引導他三人來此的小沙彌，却站立在殿門外，未曾跟入。

劉昆同着雷氏兄妹二人，方自行近門前，距離禪房尙有丈許，即聽得眼前傳出一陣清徹的脆响之聲，雷氏兄妹不禁猝然一驚，才見竟是那懸在門扉上的兩片貝片作祟——

敢情那兩片貝殼打磨得極其薄又，垂繫在細若無睹的兩根垂絲上，殿堂內風息不染，那片原絲靜止狀態，一沾微風，那怕即是人身轉動時所帶起的細微風力也能使其激盪出聲，設計巧妙確是極盡靈思。

那陣子貝鈴聲息，直到三人深入禪房之後，才行自止，才見一個貌相清癯，皓首長眉的瘦高和尙，盤坐在一樽薄團上。

禪房內擺設極爲簡單，除去和尙坐的一撙蒲團之外，另外尙有兩撙，分設左右，外有矮几一張，白木矮櫈一張。

老和尙身披杏色袈裟，迎着三人單手打了個問訊，口喧佛號道：「無量佛——三位施主遠來辛苦，請各自落座，不必客氣。」

雷鐵軍合十一揖道：「弟子雷鐵軍與舍妹金枝參見大師！」

靜虛上人側身道：「當不得——雷檀樾兄妹請坐！」

兄妹落座之後，劉昆才嘆息道：「老上人，在下晨間離開時，正好你老坐關未醒，因有要緊公務在身，不能久候，來不及請示就匆匆去了，適才聽那位接引的師父說，在下剛走了不久，老上人就已醒轉，可眞是太湊巧了，現在又來打擾，實在是罪過之至！」

和尙清癯的臉上，未着絲毫表情，淡淡一吁道：「老衲記得前歲與施主曾經有過一度長談，當時老衲將心跡向施主說得甚爲明白，出家人心如古井，凡俗事被視爲魔障，不宜沾得——阿彌陀佛——老衲這一點苦心，尙希施主垂注，賜以諒解才是！」

雷鐵軍心中一怔，暗忖着果如自己所料，這和尙必然已事先知道劉昆來此心意，是以不待對方開口說話，先自推脫個乾淨。

無奈劉昆自有其應付方法，聆聽之下，臉上並不失望，呵呵一笑，說道：「好說，好說，在下當然不會忘記，老上人，這件事我們等一會再談，這位雷兄，眼前遭了暗傷，却是刻不容緩，還要先請大師父你施展妙手，賜以活命之機，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大師父，這可是善功一件呀！」

靜虛方丈吶吶道：「阿彌陀佛，老衲雖然深擅醫術，却因課業繁忙，已經多年不曾以此濟世，這位少施主的傷勢看來甚重，老衲是否能有把握醫好，却是不得而知！」

一面說他目光視向雷鐵軍，點頭道：「雷施主請進前來看看。」

雷鐵軍答應一聲，遂即合十欠了一下身子，走向老和尙身邊站定。

靜虛上人就着面前燈光，先察看了一下他的臉上氣色，一雙長眉微微一皺，遂即伸出一隻手來，把向雷鐵軍之脈門略閉雙目，少頃，他倏地睜開，那雙眼神裏顯現出無比驚訝！

「哼！看起來，你眞氣俱虛，上中元氣渙散，僅下丹田能獨守，好危險——」

一面說，他不停的搖着頭，臉上更是無比驚嚇的表情：「你可是受了敵人的掌傷？」

雷鐵軍黯然點了一下頭，沮喪的發出了一聲嘆息。

靜虛上人又切問了一下他的脈門，才收回了手。

一旁的雷金枝忍不住道：「大師父，你老人家看這個傷要緊麼？」

「姑娘！」老和尙臉上籠罩着一片森嚴：「老衲有幾句話，容令兄回答之後，才好再論傷情！」

話聲微頓，他目光轉向雷鐵軍：「雷施主請坐！」

雷鐵軍見他表情如此，心中不免微存不解，當下一揖落座，道：「大師父有話請講當面，小可知無不言。」

靜虛上人冷冷的道：「不瞞施主說，老衲早年亦爲武林中人，自皈依佛門後，這三十年，早已不再過問武林中事，這一點施主可曾知道？」

雷鐵軍怔了一下，遂道：「這個……小可倒是不知。」

靜虛上人冷冷一笑道：「莫非這位劉施主，不曾把老衲出身向賢兄妹道及？」

劉昆赫赫一笑道：「老上人這可是你自己先說出來的，在下可是沒有說過。」

靜虛上人「唉！」的嘆息一聲道：「自那年劉施主你上山道出老衲昔年底細後，這多年以來老衲無時無刻不心懷隱憂，就已預料着總有一天老衲必得爲你所累，果然，今日不幸而應驗！」

「鐵掌」劉昆臉色一紅，甚是汗顏的笑了笑：「老上人，可眞是神機妙算了，在下還不曾開口道出來意，你老却顯然已經知道在下將要說些什麼了。」

這幾句話明面上是借着老和尙的話頭發揮，暗中却已表明了態度，很是老練——靜虛上人聆聽之下，更斷定所料不差，微微呆了一下，臉上現出了一片苦笑！

「劉施主——」老和尙冷冷的道：「老衲自知欠了你一份人情，只是有關江湖武林中事，請恕老衲如今身份不便，萬難干預……耿耿此心，萬望見諒！」

「鐵掌」劉昆楞了一下，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強自作出一副笑容道：「好說——老上人，這件事咱們等會再談，只要你老人家，決心不爲，在下亦無勉強之理！」

「阿彌陀佛——」老和尙口喧佛號道：「劉施主萬請海涵！」

言罷，他的一雙眸子才轉向雷鐵軍道：「雷施主，老衲已由你脈相上探知，施主所受掌傷極爲嚴重，且掌力迥異，大不尋常，由此可知掌傷施主之人，必係一武林中極爲罕見的奇人，不是老衲佛門中人

怕事，這等厲害仇家，施主萬萬不得招惹……俗謂：寃家宜解不宜結，忍一時之氣，保百年之身，確是爲人明哲保身之至理，施主宜切記之！」

雷鐵軍黯然一笑道：「老師父教誨甚是，小可謹記不忘，請問小可傷勢如何，是否有救？」

靜虛上人道：「不瞞你說，施主身中掌傷，乃係脫胎於自然界中一種奇異功力，因此老衲可以大胆推斷掌傷施主的這個人，必係一酷愛自然之士，方才老衲在施主近身時，已試以本身所練之無相元罡，週行施主全身上下，探知你所中乃係一種奇熱氣功，以此而思之自然，捨太陽眞熱元罡，只得地磁陰煞才能具有此等功力！說到這裏，請恕老衲打上一個岔，倒要問一下那位掌傷施主之人，有多大年歲？」

雷鐵軍心中甚是欽佩，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老和尚初初一見，即能有這番觀察見解，果然是個大行家，眞所謂「一針見血」！

當下，他乃據實回答道：「看來約在三十上下！」

「唔！」老和尚微微點了一下頭，驚異的道：「這麼年輕？——如此看來，此人必係體魄魁梧，聲音宏亮，性近魁罡之人了？」

雷鐵軍點頭道：「大師高見，正是如此！」

「這就是了，」老和尚冷冷的道：「那麼此人所練必係太陽眞熱罡元之功，一名『元罡功』！或稱『火龍功』、『太陽功』均可……好險。」

劉昆在旁插口說道：「老上人有什麼高見？」

靜虛上人口喧佛號，唱了一聲：「無量佛——」乃道：「幸虧這人所練的功力，乃係元罡一門，苟或採自地煞，只怕華陀在世，也是無能爲力！」

雷金枝不禁欣喜的道：「這麼說，我哥哥的傷大師父你能夠醫治了？」

「老衲不能如此自信！」靜虛上人長長吁嘆一聲：「這些年老衲武功雖不曾全拋，却也大爲生疏……如要令兄不死，先得要施展『內提丹爐』之極上內功，將令兄身存之太陽丹毒提吸而出……」

頓了一下他苦笑道：「這只是第一步，雷施主既中有這類毒掌，內罡眞氣必已渙散，却要以『金切玉膏』之術，一一使之連接，兩者相輔配合，施展得體，方能初步論吉——」

雷鐵軍聽他這麼一說，證明與自己觀察相符合，不禁由衷欽佩，立時站起來深深一揖道：「大師所言極是——尚請破格成全，雷鐵軍若得條命，今世必効犬馬以報大恩。」

「阿彌陀佛！施主言重了！」靜虛上人面色平和的道：「出家人以慈悲爲懷，這件事施主等既已上門，老衲萬無見却之理，只是有一點施主你却要答應老衲。」

雷鐵軍欠身道：「大師賜告！」

靜虛上人冷冷的道：「施主既是武林中人，當知武林規矩，老衲今日爲你治療之事，切忌走口，否則那人斷斷不會與老衲干休，這一點施主你可明白？」

雷鐵軍點頭道：「大師何需關照，小可省得！」

聽到這裏，一旁的「鐵掌」劉昆忽然冷冷笑道：「任大俠呀任大俠，你當年居龍搏虎的萬丈豪氣那裏去了？如今一入空門，居然連一個剛剛出道的黃口小兒也有所畏懼不成？眞正是天大的笑話了！」

靜虛上人面色猝然一變，一雙長眉倏地挑動了一下，似已動了無名——畢竟數十年佛門深修，練成了「不動心」的涵養心性。

聆聽之下，他雙手合十輕聲喧道：「阿彌陀佛——在佛言佛，老衲跳出三界之人，自不宜再納入江湖是非漩渦，劉施主如不以老衲爲然，老衲也就不擬多事，怠慢之處，尚所海涵——阿彌陀佛！」

一連喧了幾聲佛號，這位老和尚雙手合十，雙目下簾，大有肅客之意。

「鐵掌」劉昆頓時僵怔當場——驀地跺了一下脚道：「你好——」

雷金枝眼看着雙方一言不合，生怕爲此激出事端，當下匆匆站起道：「劉大班頭，你就不要再說了——」

接着她轉向閉目合十的靜虛上人道：「大師父，你的話我們都聽好了，你老人家如今是出家人，自然不能再强逼你老人家干預武林中事，這一點你請放心，我們一定不會對外宣揚的！」

劉昆無奈之下，也帮陪着說了許多好話，奈何靜虛上人始終目不開簾，毫不理睬。

雷鐵軍眼看無望，長嘆一聲，苦笑道：「人各有志，豈能相强，既然如此，愚兄妹先行向大師告辭了！」

深深一揖，轉身離開。

他身子才自轉過，却聽得老和尚發出了一聲嘆息：「阿彌陀佛——雷施主請稍安毋躁，老衲既應之事，豈有反悔之理，蓋乎順心理性，作一番自我檢討，即使是劉施主有所要求，亦在老衲忖度之中，此事看來已是無可避免，老衲惟當在可能之內略盡心力，以期順應此一刦數而已！」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嘴裏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言罷，但見他坐着的軀體，遂即左右搖幌，一雙銀眉更是頻頻眨動不已，却是滿臉痛苦模樣，甚久之後，才霍地睜開了一雙瞳孔，搖動的身子也緩緩定住——

這番形樣，室內各人俱都看得莫明其妙，殊不知和尚在短短時間之內，已運用「佛智」作了一番天人交戰，更對自身眼前的一步塵刦不得甩脫，那搖動的形相，正爲清醒內外靈智的「倒禪」工作，旨在「明心見性」而已，各人佛緣單薄，自是不解，對於和尚的前拒後納，出爾反爾，不禁更爲心存迷惑。

靜虛上人既然進一步有了一番參透，也就不爲已甚，當時向着雷鐵軍道：「雷施主你請盤膝坐定，老衲就爲你施展功力，內却丹毒，看看是否能够奏功吧！」

雷鐵軍想不到對方一經承諾，立刻劍及履及，心中大生感激，深深一揖，遂即在和尚對面坐定。

靜虛上人看向雷金枝點頭道：「煩請姑娘將那盞燈移近眼前。」

雷金枝答應一聲，應言將那盞青銅鶴形古燈，移到眼前，老和尚抬手捏住鶴頸

燈嘴一轉動，光華下傾，遂即照射在雷鐵軍臉上。

靜虛上人一雙眸子，靜靜在對方臉上，尤其注意對方一雙眸子，甚久之後，他才微微點頭道：「施主瞳孔光華已呈散亂，色作殿紫，此乃眞氣內精大耗之故，所幸神智尚能守舍，當此重創之下，竟得如此，倒是難能可貴，足見施主平素精於練功之過，此功修來不易，武林之中，據老衲所知，惟『四明山』之一陽神君與『東海七巧嶺』之『青蟒客』雷……」

說到這裏微微一驚，喃喃道：「無量佛——善哉，善哉！莫非賢兄妹竟是東海七巧嶺『青蟒客』雷蛟的後人不成？」

雷鐵軍輕嘆一聲，點頭道：「大師所料不差，雷蛟太君，乃是愚兄妹祖父，小可一身武學亦爲太君親自傳授，只可惜學藝不精，罹此重傷，爲家門蒙羞，慚愧之至！」

靜虛上人道：「阿彌陀佛——如此說來，老衲與你們兄妹倒有些淵源了！」

雷鐵軍恭聲道：「大師莫非與家祖有舊麼？」

靜虛上人喟然一嘆：「那已是太久的事情了……蛟兄生性豪放，怪絕天下，自不幸墮崖傷足之後，據聞性情更異，我二人平生只得三面之緣，自老衲皈依佛門之後，已不聞故人音訊，他如今可好？」

雷鐵軍臉上强作笑容，恭聲回道：「還好……」

上人苦笑道：「蛟兄練神之功，堪稱天下無雙，以其所練『青蟒胎術神功』，獨步宇內，若非東海距離遙遠，少施主你這一身傷勢，正可請令祖代勞，當能手到病除，却又要較諸老衲高明多了。」

雷鐵軍兄妹二人對看一眼，各人臉上俱都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番悽慘。

靜虛上人銀眉微微一皺道：「怎麼……莫非令祖他……？」

雷金枝凄然道：「大師父還不知道麼？我爺爺自東海採藥墮崖之後，手足爲毒蒺藜所傷，昏迷一百天之後爲神醫馬玄子剁去手脚，已是一個……十足的廢人！」

「阿彌陀佛！」靜虛上人雙手合十十分黯然的道：「這件事老衲竟是不知……罪過！罪過！莫怪乎數十年未聞其行踪……可惜，可惜！」

一邊說連聲浩嘆不已，一雙眸子才又落向雷鐵軍臉上，點頭道：「這麼說，令祖傳授汝兄妹武功，只得口述心法了？」

雷鐵軍點頭道：「正是如此！」

「這就是了！」靜虛上人苦笑道：「那『青蟒胎術神功』必欲內習於神，外見於形，失去手足，自難百尺竿頭，再上層樓，少施主不得令祖之示範，僅憑口述，自是大打了一個折扣，可惜，可惜，否則，那『青蟒胎術』一功，絕不至輸於那人『火龍毒掌』之下，若滲以五行功力，更有制勝之可能，少施主你也就不會有眼前這一步厄運了，廢話少說，且待老衲看看你的傷吧！」

一邊說，這個老和尚雙手連連搓動不已，忽然同時遞出，分按在雷鐵軍一雙「乳中穴」上。

雷鐵軍登時宛若觸電般的打了一個哆嗦，那張臉刹時間變爲鐵青之色——只見他上軀一挺，竟自由嘴裏沁出了一口鮮血。

雷金枝見得神色一變，忙即伸手扶住他欲倒下的身子——靜虛上人已自收回了雙手。

「施主氣血大耗，已不足担受老衲功力……這便如何是好？」一眼看見雷金枝，微微點頭道：「有了，姑娘妳可曾習過令祖『定神歸元』之術？」

雷金枝點頭道：「習過——只是我造詣不深！」

靜虛上人大喜道：「這樣就好，既然如此，妳可助令兄一臂之力！」

雷金枝怔了一怔，點頭道：「行麼？那麼就請大師關照！」

上人道：「姑娘內提丹田，以右掌直抵令兄後背『志堂』一穴，默運『定神歸元』之術，將本身功力徐徐注入，注意，要不急不緩，隨着老衲丹爐之力，共爲反哺，一週天之後，即可慢慢收回！」

雷金枝問清楚之後，點頭答應。

只見雷鐵軍盤膝墊上，早已是全身汗下，模樣憔悴之極，只是容得雷金枝的手掌一經按抵之後，登時神情大振，疲態盡消。

靜虛上人見狀點頭道：「吉人自有天相，少施主得力令妹一掌之助，看來這條命是保住了！」

說時雙掌再搓，如前樣按在了對方一雙「乳中穴」上，這一次果然較諸前一次大見不同，身子只是在初一着掌時抖動了一下，遂即穩住。倒是他身後的雷金枝却像是吃力不小，一張粉臉漲得通紅。

雷鐵軍只覺得透過老和尚一雙手掌，發射出兩股奇寒氣息，一經入體，如着冰露！那開始時的連連抖動，正是由此而起，可是緊接着即覺出下腹奇熱如焚，隨着上人氣機行過之處，一絲絲導引而起——

如此一來，一熱一寒相互對消，體內即生出無限溫煦感受，嘴裏雖不便出聲說話，心裏却是明白，知道老和尚正在運施「內提丹爐」極上功力，將自己身中之丹火劇毒逼發而起，雙方對消，這一步驟似乎運施得甚是順利，配合雷金枝的內力支援，已是大見功效。

當時雷鐵軍只覺得身上無限舒泰，宛若「入定」時之陰陽交泰，有了這番見識，他於是守定神舍，不驚不喜。慢慢的已能配合着二人功力有所接引。

如此一炷香後，靜虛上人才向雷金枝點頭示意，陡地收了雙掌。

雷金枝配合着對方掌勢，猝然抽回了手，由不住長長的呼了一口氣，已是汗透羅衫。

靜虛上人輕聲喧道：「無量佛——雷少施主看來已是無妨了！」

一面說，他輕起大袖揩拭着臉上的汗珠，緩緩自蒲團上站起，向窗前走近……

這時雷鐵軍已是雙目下簾，顯然已入定過去。

「鐵掌」劉昆直到此刻才插上嘴：「大師父，這位雷兄弟已經不碍事了？」

靜虛上人默默點了一下頭，伸手指了一下外間殿房，遂即步出。

劉昆與雷金枝隨後跟出。

三人行至佛殿，落座之後，老上人才

武林名師軼聞

袁楚材以筆論戰

海雲

萬籟聲這個武林高手寫了一本書，叫做「武術滙宗」，因此名氣响噹噹，事實上這本書只是描寫武林中的一部份，並非全部，另有一人叫做袁楚材，他是萬籟聲的師兄弟，寫了一本叫做「武技秘訣」，可以補萬籟聲那本書的不足，但因他的爲人非常謙虛，只是喜歡著書立說，身懷絕技，極少打鬥，因此，他的名氣就比不上萬籟聲。要是兩人眞的交手，誰勝誰負，却未可知。

本文是報道袁楚材的，他是湖北人，年紀很輕就在學校攻讀，奇怪得很，對於讀書方面，他似乎沒有甚麼興趣，對於武術却非常愛好，那時在各處學校都有「國操」這一科，等於國術，代替普通的體育，培養尙武精神，他到了十八歲那一年，已經是體格雄偉，根基做得極好了，後來他偶然獲悉了一位武林高手，叫做九華山隱俠曹金標，他就向曹金標拜師，正式學習少林門的拳脚，如是者苦學多年，武功方面更加出類拔萃了。事有湊巧，他偶然到南京逛逛，跟杜心五相遇，杜心五認爲他是可造之才，雖然不願意收門徒，仍然敎他，於是他就兼習自然門的拳脚，跟萬籟聲同是一派，以輩數而論，萬籟聲屬於大師兄，第二個師兄就是汪精武。

那時中央國術館的敎師人才鼎盛，俱是極有名氣的武林高手，劍術方面由馬良指導，楊澄甫負責敎太極拳，李景林則敎武當劍，另有北方的高手孫祿堂敎八卦掌，袁楚材能够置身於幾個師傅之旁敎少林拳，可見他的拳脚相當出色。

一般而論，喜歡練習拳脚的人，總是苦練不已，只知道有本門的招式，對於另一門派，並不高興研究，袁楚材就大不相同，單是他從九華山隱俠曹金標學習到的功夫已經有許多種，包括少林拳，五形掌，以及金鐘罩，鐵布衫，梅花樁，金錢鏢等，另有彈弓箭和彈丸，後來他能够寫得出一本巨著，包羅萬有，得力於隱俠曹金標不少。

中央國術館本來是由李景林與張之江兩人合作籌備的，因爲張之江是館長，李景林屈居副館長，十分不滿，憤然離開南京，一口氣的走到山東去，在山東組織國術館，自任館長，而且邀請袁楚材做少林門的主任，那時袁楚材的名氣漸响，他在中央國術館只是一名拳師，到山東國術館去，却是少林拳的主任，當然是願意前往該處的，不過，他在那邊敎授拳脚，過了一年，中央國術館張之江想派一帮人到河南嵩山的少林寺，以及湖北武當山這兩地方實地考察中國武術的遺跡，而且想知道兩個大門派是否確有武林高手，一來袁楚材是少林門的專家，二來袁楚材是湖北人，故此，兩個地方都是適合他去的，張之江拍電到山東去，向李景林借用袁楚材，於是，袁楚材就負起這個任務，領導一隊人，花了幾年的時間，由河南到湖北，澈底研究武當山拳脚，以及少林門的武功，後來他把考察所得的資料寫了一本書叫做「武當少林考」，送交張之江，完成了這一宗壯舉。

考察兩大門派之後，他就回到山東，經過漢口，剛巧那時湖北省的國術風起雲湧，知道袁楚材是湖北人，有些籌備委員當面懇求他留在漢口協助另外一間國術館，把他的名字列爲籌備委員。

袁楚材認爲湖北雖然有許多人設立國術館，但在事實上，所有各地的國術館都是應該由中央統轄的，於是他就拍電報到南京向張請命。

張之江允許在湖北設國術館，而且叫他策劃一切，暫時不必到南京或到山東去，於是，湖北國術館就正式成立，他也留在漢口。

世事變化萬千，他剛剛留下不久，便因抗戰關係，各地民衆都從事救亡工作，有許多處的國術館停辦，包括了湖北國術館在內，袁楚材認爲大丈夫應該拿出眞本領來，從事抗戰工作，便率領五十多人北上，參加戰鬥，那些人都是經過長期訓練的，刀槍拳棒，十分出色，分別充任軍中的敎練，袁楚材本人却受到宋哲元的聘請，充任軍中敎練。

袁楚材本人身材雄偉，所握的單刀也特別闊大，組織大刀隊，由他親自敎授，在喜峯口大戰之役，他率領大刀隊夜間突襲，一個人連殺三十多人，毫無損傷，武林中看做奇蹟。

袁楚材極少跟武林的高手交戰，但却對外抗戰之際，却非常勇猛，有如雄獅，可見他對於國術方面不但是功夫精湛而且很有修養，明白友敵之分。

喜峯口大戰之後，由於戰略關係，許多地方的重鎭撤退到重慶去，那一處叫做大後方，國術中的高手亦到該地相叙，他也在重慶國術館任職。

那時戰火仍未燒到重慶，他的工作很悠閒，他一向就喜歡壯遊的，趁着休假的機會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峨嵋山遍尋高手，終於訪知峨嵋道士當中最出色的一個人叫做眞一道長，他前往謁見。

平時他心裏還有點不服，以爲眞一道長又高又瘦，形如竹竿，未能够戰勝他，殊不料一經交手，他就被眞一道長的擒拿手制服，不能動彈，於是，跪地拜師，再學峨嵋正宗的擒拿手，又學眞一道長的純陽劍。

戰後他南下，跟別的拳師相同，抵達香港，住在九龍，除了敎授拳脚之外，在百忙中還寫了幾本書，他本人拍照附印在書內，使別人看了容易領悟。

他寫的十多本書當中，最詳細的一本就是「武技秘訣」，不過，這本書他沒有發售，只是屬於個人的記錄，一方面帮忙他自己從事拳脚的記載，另一方面對於入室弟子，就借給他們看，容易上手，僅此而已，他並非想把該書刋售，借此圖利。

那本書第一章就從步法說起，分南派北派兩種，他認爲南派的馬步屬於地盤的步法，先要練習紮馬，也稱站馬，北派則以飛脚爲主，一攻一守，頗有差異，普通來說，約有四平大馬，弓箭步，蟠龍步，金鷄獨立等，另一方面，北派的脚法亦分五種，包括：「掃堂腿，蟠龍腿，切膝腿，穿心腿以及攔腰腿」等。

手法相當複雜，分爲前擊手，纏手，分龍手，較剪手，挑手，撲手，插手。拳法則分：平拳，牛角拳，截拳，螺拳以及鳳眼拳。

掌法則有柳葉掌，羅漢掌，螳螂手以及鷹爪。

單是上述那些話，已經可以反映出他本人是熟習各門派拳脚的了，他認爲眞的交手有四忌六宜，他這樣說：第一忌揮拳過高，如果把自己的拳向對方迎頭劈下，提防中部空虛，給人連消帶打撲攻。第二忌就是出拳打到盡，而並非連續出擊。第三忌就是馬步鬆弛，毫無樁法，給人一碰就跌。第四忌則指心理而言的，怒火過盛，進則太猛，退則太速，容易給對方乘虛而入。

所謂六宜，作如此解釋：一，敵人勢猛，應該由側門發招進攻。

二，敵人氣力均强，應該借力壓制。

三，敵人的橋手較硬，己方便要用脚出擊。

四，敵人從背後抱住，立刻要沉低半步馬，先用頭部向後撞擊他的臉孔，然後出踭。

五，與敵人搏鬥時，所發的第一招應用虛招，不宜碰頭就硬打。

六，施展擒拿手，應該看清楚敵人是否擅長這一套，如果敵人也擅長它，便要放棄，改用靈活的脚法出擊。

上述的話是指外家拳脚而言的，該書的第二章，詳述內功或氣功，包括固精，凝神，練氣，養氣以及調整呼吸。

又有特殊練習外功之法，包括打沙包，擊木人，以及滾沙桶等，此外還有他從隱俠曹金標學習得來的羅漢百日功以及混元氣功，練氣兼練力。

第三章所寫的是輕功，輕功的練法相當複雜，較爲高級的能够飛簷走壁。

第四章是龍虎功，專練硬勁。

第五章敎授梅花樁，分天罡地煞，專用脚法，練習梅花樁，並非眞的想邀請敵人在豎高的木樁上面交手，只是想練習脚法穩定，一進一退，完全符合天罡地煞而已。

他十分注重脚法，特別是低脚，那些脚踢盡也不會高過膝頭，而且可以反踢，順踢等，除了切膝腿，撩陰腿之外，還有掃堂腿，反掃堂腿，左右勾簾腿，倒掛腿，較剪脚，以及跪踢等幾種，當年他率領大刀隊北上，殺敵建功，就全靠脚法，他認爲兩刀交加之際，突然用脚出擊，踢中對方膝蓋骨，跟着一刀斬下，那一個招式非常有勁，學習刀法之人，必須兼練脚法，確是至理名言。

他還有獨門絕技，只是知道如何練習，本人却無暇逐項練習，那些絕技包括了金鐘罩，鐵布衫，鐵砂掌，金錢鏢等，非常精彩。

他寫了許多本書，有些比較高深的作品，放在家裏，並非刋售，在外邊刋售的作品也有十幾種，精通拳棒的人，文墨方面不一定好，像他那種文武雙全的人，而又十分謙虛，當然是很容易結交武林中人了，他在香港敎授拳脚之際，跟劉法孟，耿德海，以及董英傑等，都很談得來，因爲湖北人有許多是喜歡練武的，身型高大，故此，他的武館敎授出來的高手，仍是湖北人居多。

袁楚材一直都是練拳兼醫跌打的，他在九龍那邊敎授拳脚，兼有醫館，後來荃灣方面的居民漸多，他就到荃灣尋求進一步的發展，至今在荃灣區仍有許多武林中人是他的高徒。

吩咐殿前弟子侍茶，遂即向雷金枝道：「姑娘武功已甚見火候，以此推想令兄更非弱者了，他功力並非喪失，只限於氣血兩虧，無能施展，經過方才老衲『丹爐九轉』之後，已將其五行眞氣一一啣接，如調養得宜，將可在七日之內，恢復功力，是無可疑——」

雷金枝喜道：「老上人成全之功，愚兄妹刻骨銘心，今生今世永遠也不敢少忘——大師在上，請受弟子一拜！」

說完她眞個行禮拜謝。

靜虛上人點點頭，說道：「罷了……令兄此刻正在引功內行，約半盞茶之後，即可醒轉行動，那時，老衲當以『金切玉膏』之術，略擊其十三節脊骨，即可大功完成，此一功德所以能稱圓滿，姑娘亦功不可沒，老衲出世之人，何敢以此居功，倒是——」

微微一頓，他遂即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喟嘆，目光乃轉向一旁的劉昆，苦笑道：「劉施主，如果老衲料想不差，你對老衲尙有所求，且直言說出來吧！」

「鐵掌」劉昆面色微微一紅，輕咳一聲道：「在下不敢，唉——這都怪在下學藝不精，却給大師平添了許多痲煩！」

靜虛上人溫聲道：「有話直說，不必客氣！」

「鐵掌」劉昆輕咳一聲，面色甚窘的道：「既承大師見愛，在下就直說了吧，事情是這樣的……最近我們三湘地面上，出了一個武功極高，却又生性兇惡，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阿彌陀佛！」靜虛上人喧了一聲佛號，打岔道：「施主可是親眼所見？或只是道聽途說？」

劉昆嘿嘿冷笑道：「罪證確實，鐵案如山，在下與雷氏兄妹也都親眼看見！」

靜虛上人看了雷金枝一眼，道：「是麼？」

雷金枝點點頭：「這個人也就是打傷我哥哥的那個向陽君！」

老和尚苦笑了一下，看向劉昆道：「劉施主請說下去，那人殺死的都是些什麼人？」

「是……」劉昆道：「有洞庭神君『蒼海客』之稱的齊大俠齊老太爺，想必大師不會陌生吧？」

靜虛上人點點頭：「你說的是齊天野？老衲久仰之至！」

「不錯！」劉昆冷笑一聲道：「他就是在岳陽第一個遭受那個向陽君所殺害的人！」

老和尚一雙長眉倏地一蹙，遂即點點頭道：「這位施主十年前與老衲曾經有過一段交往，此老乃是『六合門』武術出身，自練成六合門神劍之功後，一身武功已深入堂奧——怎麼，莫非連他也敵不過那個人麼？」

「唉！說的是呀！」劉昆哭喪着臉道：「他老人家死的好慘，經衙門裏驗屍證明，齊老爺子是爲對方一劍穿心而亡！」

「唔！」老和尚留神的在傾聽。

「只是，怪的是——」劉昆神色突變道：「齊老身上的衣服，並無絲毫破損，大師父你老說怪是不怪？」

「阿彌陀佛！」靜虛上人喃喃的唸了

一聲，唇角掛出一絲冷笑：「這件事並不怪異，却足驚人，施主既是習武之人，當知『劍以氣使』這四個字的涵意。」

劉昆點點頭表示知道。

老和尚乃冷冷的道：「這就是了，這人殺害齊天野的手法，正是如此，乃是以本身眞氣，貫注入劍身，形成了上乘劍道中所謂的『劍罡』，是以才可以殺人後，外面仍能保持原狀，絲毫不顯露痕跡！」

他雖然對於「蒼海客」—齊天野的死，作了精確的分析，却也由不住下意識在內心生出了一番激動。

「無量佛——善哉，善哉——好高明的劍道！」冷笑了一聲，老和尚銀眉頻眨：「只是手法未免太過於狠毒了，阿彌陀佛！」

劉昆「哼！」了一聲道：「齊老劍客爲洞庭有名的大善士，平素熱心地方公益，樂善好施，又與敝衙大人私交甚篤，就是布政使那裏，他老人家都有交情，大師父請想，這件案子衙門裏豈能不有所追究，不限期破案嗎？」

「哼哼——」靜虛上人平和的道：「齊天野落籍洞庭之後的一切，老衲不得而知，只是此人前身，却是爲惡多端，阿彌陀佛——老衲無意再對死者有所置貶，少說一點吧，此人那雙手掌上，少說也曾沾染了百十條命案血腥——不過，這些也都是三數十年以前的往事了！」

雷金枝「啊——」了一聲，大爲驚異。

劉昆也顯然不知，他怔了一下才道：「這件事在下倒是不知，不過洞庭居民，誰不知這位齊老爺子是個大善士，再說上面有所交待，這案子是非破不可！」

靜虛上人點點頭道：「施主所見甚是，站在佛道來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齊天野果眞已洗心革面，悟却前非，既往就大可不究！」

「是啊！」劉昆恨聲道：「再說這人的罪狀更不止一樁，說起來眞是數不盡！大師父也許不知道，湘陰的『盛氏雙英』盛世勇、盛世平兄弟二人，今晨在岳陽樓也遭了這斯毒手，雙雙死於非命！」

靜虛上人面色一怔，遂即又喧了一聲佛號。

劉昆乃緩緩不絕將盛氏兄弟遇害經過講說了一遍，靜虛上人聆聽之後，沉默了許久，未曾說話。

劉昆冷冷一笑，接下去道：「大師父請想，岳州府有此狂徒存在，地方上豈能還有安寧在麼？府台大人限在下三天破案……大師父你老可也看見了，在下這一雙手？……唉……」頓了一下，他哭喪着臉道：「……若不是雷氏兄妹仗義援手，在下這條命只怕早也完了……是在下萬般無奈，這才想到了大師父你老人家，看來也只有你才能對付得了這個人，才能助在下一臂之力，是以不惴冒昧，這才登門求見……還望大師父千萬不見拒才好！」

靜虛上人冷冷的哼了一聲，緩緩站起來，走了幾步，站住脚道：「劉施主之意，莫非要老衲脫下這襲袈裟，再行拿刀動劍不成？」

「這個——」劉昆愣了一下，苦笑道：「大師父本係武林一代宗師——『紅葉居士』任秋蟬大名，武林中人，那一個不知道？」

「阿彌陀佛！」靜虛上人打岔道：「劉施主不必再提任秋蟬其名，任某人在老衲心中早已物化子虛，全然不存在，無量佛——罪過，罪過！」

劉昆吶吶道：「話雖如此——大師父那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却不會拉下，在下之意，只須大師略現身手，即可將那厮手到擒來！」

「施主對老衲太見抬愛了！」靜虛上人苦笑了一下：「總結施主方才所說，那人確實極見傑出，不怕施主見笑，即使老衲全力與其一拚，亦未見得是其敵手！」

劉昆不禁呆了一呆，面上訕訕的道：「這麼說，大師父是決計不肯帮在下這個忙了？」

靜虛上人長長太息一聲，苦笑道：「劉施主萬祈見諒，這件事，只怕老衲無能爲力。」

劉昆冷笑道：「好說，大師父雖是出家之人，但到底出身俠義之門，豈能見義不爲？」

靜虛上人忽然嘆息一聲道：「罷！罷——劉施主，老衲如今有一變通之計，要老衲親自出山勢所不能，只是老衲却可指點施主你一條明路——如果你遵照老衲之言行事，却不啻老衲親自出手一樣！」

「鐵掌」劉昆原已大失所望，聆聽之下，不禁心中大喜，但表面上却並不絲毫現出，乾笑一聲道：「在下願聞其詳！」

靜虛上人雙手合十道了聲「阿彌陀佛」才又說道：「雷姑娘，妳果眞傷中了此人一刀麼？」

雷金枝點頭道：「不錯，確是刺中了他一刀！」

上人道：「那人可曾失血？」

雷金枝又點頭道：「流了不少血——但是，却不曾刺中他身上要害！」

靜虛上人吶吶道：「無須傷中要害，只要見了血就好——老衲實在心中奇怪，因爲如照你二人所說，這個向陽君分明已具有『金剛不壞』之能，豈能爲姑娘短刀所傷？」

雷金枝道：「大師說的甚是，我那一刀所以能傷得了他，乃係出其不意，聽家兄說，對方所練的乃是內氣之功，平素不經運氣，功力不顯，一經運息才會刀劍不入，我那刀的確是出其意外，只可惜我刀力不足，否則必可當場置他於死地了！」

靜虛上人聆聽之下，微微頷首道：「令兄與老衲所見略同，情形正是如此，只是令兄似乎還不知道，向陽君目前生命亦在垂危之中！」

「咦？」雷金枝大爲驚奇的道：「老上人你是說因爲我那一刀……？」

「不錯！」靜虛上人冷冷一笑：「正因爲妳那一刀！」

「可是……我那一刀並不曾傷中他的要害！」

「無須傷中要害！」靜虛上人道：「他只失血就足够了——你們也許還不知道，像他那般練習自然功力之人，惜血如寶，即使失落點滴，亦有關連，更何況如妳所說，竟是失了那麼多，尤其他身習『太陽元罡』之功，一旦失血，必會引發一種叫『反潮』的奇怪現象！」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